

世说新语

〔南朝宋〕刘义庆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世说新语

[南朝宋] 刘义庆 著
侯占虎
王彩云 译
侯文学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|-------|
| 前言 | (1) |
| 德行第一 | (1) |
| 言语第二 | (18) |
| 政事第三 | (54) |
| 文学第四 | (64) |
| 方正第五 | (99) |
| 雅量第六 | (124) |
| 识鉴第七 | (140) |
| 赏誉第八 | (151) |
| 品藻第九 | (182) |
| 规箴第十 | (202) |
| 捷悟第十一 | (213) |
| 夙惠第十二 | (217) |
| 豪爽第十三 | (221) |
| 容止第十四 | (226) |
| 自新第十五 | (235) |
| 企羨第十六 | (237) |
| 伤逝第十七 | (239) |
| 栖逸第十八 | (245) |
| 贤媛第十九 | (251) |
| 术解第二十 | (266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巧艺第二十一..... | (271) |
| 宠礼第二十二..... | (275) |
| 任诞第二十三..... | (277) |
| 简傲第二十四..... | (295) |
| 排调第二十五..... | (303) |
| 轻诋第二十六..... | (323) |
| 假譎第二十七..... | (332) |
| 黜免第二十八..... | (340) |
| 俭嗇第二十九..... | (343) |
| 汰侈第三十..... | (346) |
| 忿狷第三十一..... | (351) |
| 逸险第三十二..... | (354) |
| 尤悔第三十三..... | (356) |
| 纰漏第三十四..... | (363) |
| 惑溺第三十五..... | (367) |
| 仇隙第三十六..... | (371) |

前 言

《世说新语》原称《世说》，唐时称《世说新书》，最迟至宋代，始称《世说新语》，两宋之交的王藻作《世说叙录》，其中就提到“今以《世说新语》为正。”据《南史·列传第三》载，此书为刘义庆所撰，《隋志》、《两唐志》均同此说，而鲁迅则以为“或成于众人之手，未可知也。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刘义庆（公元403—444），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人，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，永初元年（420）袭封为临川王，曾随武帝北伐，历任丹阳尹、荆州刺史、江州刺史、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等职。他为人好学，招纳文士，寄情文史，在选录魏晋诸家史书以及郭澄之《郭子》、裴启《语林》等文人笔记的基础上，编成《世说新语》这部清谈之书。

《世说新语》是当时志人小说的集大成者，是我国传统笔记小说的精品之一。它主要记述了后汉至东晋的高士言论和名流轶事，内容涉及到当时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学等许多方面，是研究魏晋时期士族阶层生活及社会一般状况的重要文献。全书分门类编写，共三十六门，所记人物故事，计1130则。该书的艺术特色，正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所说：“记言则玄远冷俊，记行则高简瑰奇”，对后世小说和戏剧影响深远。南朝梁刘峻（孝标）为《世说新语》作注，它注释严谨详审，对原作纰谬多有订正。尤其可贵的是，刘孝标《注》引书四百余种，其中绝大多数今已亡佚，依赖刘注才得

以流传，这为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。

目前流传的《世说新语》主要版本有：明嘉靖间袁^①嘉趣堂本，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初编据以影印；清光绪间王先谦思贤讲舍校订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据以影印，后附日本影印宋本《世说新语》中汪藻的《叙录》以及罗振玉影印《唐写本〈世说新语〉残卷》；日本影印宋绍兴刻本，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，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。

本书所录原文以《四库全书》本为底本，主要参校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王先谦思贤讲舍本，其他各本亦多有参照。翻译时参考了刘盼遂《世说新语校笺》、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、徐震堦《世说新语校笺》，对于近年来出版的《世说新语》注译本亦多有借鉴，恕不一一列出，在此谨表谢忱。

德行第一

陈仲举言为士则，行为世范，登车揽辔，有澄清天下之志。为豫章太守，至便问徐孺子所在，欲先看之。主簿白：“群情欲府君先入廨。”陈曰：“武王式商容之闾，席不暇暖。吾之礼贤，有何不可！”

周子居常云：“吾时月不见黄叔度，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。”

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，车不停轨，鸾不辍轭；诣黄叔度，乃弥日信宿。人问其故，林宗曰：“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，澄之不清，扰之不浊，其器深广，难测量也。”

李元礼风格秀整，高自标持，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。后进之士，有升其堂者，皆以为登龙门。

李元礼尝叹荀淑、钟皓曰：“荀君清识难尚，钟君至德可师。”

陈太丘诣荀朗陵，贫俭无仆役，乃使元方将车，季方持杖后从，长文尚小，载著车中。既至，荀使叔慈应门，慈明行酒，余六龙下食，文若亦小，坐著膝前。于时太史奏：“真人东行。”

客有问陈季方：“足下家君太丘，有何功德，而荷天下重名？”季方曰：“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，上有万仞之高，下有不测之深；上为甘露所沾，下为渊泉所润。当斯之时，桂

树焉知泰山之高，渊泉之深？不知有功德与无也。”

陈元方子长文，有英才，与季方子孝先，各论其父功德，争之不能决。咨于太丘，太丘曰：“元方难为兄，季方难为弟。”

荀巨伯远看友人疾，值胡贼攻郡，友人语巨伯曰：“吾今死矣，子可去！”巨伯曰：“远来相视，子令吾去，败义以求生，岂荀巨伯所行邪！”贼既至，谓巨伯曰：“大军至，一郡尽空，汝何男子，而敢独止？”巨伯曰：“友人有疾，不忍委之，宁以我身代友人命。”贼相谓曰：“我辈无义之人，而入有义之国。”遂班军而还，一群并获全。

华歆遇子弟甚整，虽闲室之内，严若朝典。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，而二门之里，而不失雍熙之轨焉。

管宁、华歆共园中锄菜，见地有片金，管挥锄与瓦石不异，华捉而掷去之。又尝同席读书，有乘轩冕过门者，宁读如故，歆废书出看，宁割席分坐，曰：“子非吾友也！”

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。歆腊日尝集子侄燕饮，王亦学之。有人向张华说此事，张曰：“王之学华，皆是形骸之外，去之所以更远。”

华歆、王朗俱乘船避难，有一人欲依附，歆辄难之。朗曰：“幸尚宽，何为不可？”后贼寇至，王欲舍所携人。歆曰：“本所以疑，正为此耳。既已纳其自托，宁可以急相弃邪？”遂携拯如初。世以此定华、王之优劣。

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。家有一李树，结子殊好，母恒使守之。时风雨忽至，祥抱树而泣。祥尝在别床眠，母自往暗斫之。值祥私起，空斫得被。既还，知母憾之不已，因跪前请死。母于是感悟，爱之如己子。

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，每与之言，言皆玄远，未尝臧否人物。

王戎云：“与嵇康居二十年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。”

王戎、和峤同时遭大丧，具以孝称。王鸡骨支床，和哭泣备礼。武帝谓刘仲雄曰：“卿数省王、和不？闻和哀苦过礼，使人忧之。”仲雄曰：“和峤虽备礼，神气不损；王戎虽不备礼，而哀毁骨立。臣以和峤，王戎死孝。陛下不应忧峤，而应忧戎。”

梁王、赵王，国之近属，贵在当时。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，以恤中表之贫者。或讥之曰：“何以乞物行惠？”裴曰：“损有余，补不足，天之道也。”

王戎云：“太保居在正始中，不在能言之流。及与之言，理中清远，将无以德掩其言。”

王安丰遭艰，至性过人。裴令往吊之，曰：“若使一恸果能伤人，浚冲必不免灭性之讥。”

王戎父浑，有令名，官至凉州刺史。浑薨，所历九郡义故，怀其德惠，相率致贖数百万，戎悉不受。

刘道真尝为徒，扶风王骏以五百疋布赎之，既而用为从事中郎。当时以为美事。

王平子、胡毋彦国诸人，皆以任放为达，或有裸体者。乐广笑曰：“名教中自有乐地，何为乃尔也。”

郗公值永嘉丧乱，在乡里，甚穷馁。乡人以公名德，传共饴之。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，乡人曰：“各自饥困，以君之贤，欲共济君耳，恐不能兼有所存。”公于是独往食，辄含饭著两颊边，还，吐与二儿。后并得存，同过

江。郗公亡，翼为剡县，解职归，席苫于公灵床头，心丧终三年。

顾荣在洛阳，尝应人请，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，因辍己施焉，同坐嗤之。荣曰：“岂有终日执之，而不知其味者乎？”后遭乱渡江，每经危急，常有一人左右己，问其所以，乃受炙人也。

祖光禄少孤贫，性至孝，常自为母炊爨作食。王平北闻其佳名，以两婢饷之，因取为中郎。有人戏之者曰：“奴价倍婢。”祖曰：“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邪？”

周镇罢临川郡还都，未及上住，泊青溪诸，王丞相往看之。时夏月，暴雨辛至，舫至狭小，而又大漏，殆无复坐处。王曰：“胡威之清，何以过此！”即启用为吴兴郡。

邓攸始避难，于道中弃己子，全弟子。既过江，取一妾，甚宠爱。历年后，讯其所由，妾具说是北人遭乱，忆父母姓名，乃攸之甥也。攸素有德业，言行无玷，闻之哀恨终身，遂不复畜妾。

王长豫为人谨顺，事亲尽色养之孝。丞相见长豫辄喜，见敬豫辄嗔。长豫与丞相语，恒以慎密为端。丞相还台，及行，未尝不送至车后。恒与曹夫人并当箱篋。长豫亡后，丞相还台，登车后，哭至台门；曹夫人作箴，封而不忍开。

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，辄曰：“此公既有宿名，加先达知称，又与先人至交，不宜说之。”

庾公乘马有的卢，或语令卖去，庾云：“卖之必有买者，即复害其主，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？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，古之美谈。效之，不亦达乎？”

阮光禄在剡，曾有好车，借者无不皆给。有人葬母，意欲借而不敢言。阮后闻之，叹曰：“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，何以车为？”遂焚之。

谢奕作剡令，有一老翁犯法，谢以醇酒罚之，乃至过醉而犹未已。太傅时年七、八岁，著青布袴，在兄膝边坐，谏曰：“阿兄，老翁可念，何可作此！”奕于是改容曰：“阿奴欲放去邪？”遂遣之。

谢太傅绝重褚公，常称“褚季野虽不言，而四时之气亦备。”

刘尹在郡，临终绵惓，闻阁下祠神鼓舞，正色曰：“莫得淫祀！”外请杀车中牛祭神，真长答曰：“丘之祷久矣，勿复为烦！”

谢公夫人教儿，问太傅：“那得初不见君教儿？”答曰：“我常自教儿。”

晋简文为抚军时，所坐床上尘不听拂，见鼠行迹，视以为佳。有参军见鼠白日行，以手板批杀之，抚军意色不说。门下起弹，教曰：“鼠被害，尚不能忘怀，今复以鼠损人，无乃不可乎！”

范宣年八岁，后园挑菜，误伤指，大啼。人问：“痛邪？”答曰：“非为痛，身体发肤，不敢毁伤，是以啼耳。”宣洁行廉约，韩豫章遗绢百匹，不受；减五十匹，复不受。如是减半，遂至一匹，既终不受。韩后与范同载，就车中裂二丈与范，云：“人宁可使妇无裨邪？”范笑而受之。

王子敬病笃，道家上章，应首过，问子敬：“由来有何异同得失？”子敬云：“不觉有余事，惟忆与郗家离婚。”

殷仲堪既为荆州，值水，俭食，常五碗盘，外无余肴，饭粒脱落盘席间，辄拾以啖之。虽欲率物，亦缘其性真素。每语子弟云：“勿以我受任方州，云我豁平昔时意，今吾处之不易。贫者士之常，焉得登枝而捐其本？尔曹其存之！”

初，桓南郡、扬广共说殷荆州，宜夺殷颍南蛮以自树。颍亦即晓其旨。尝因行散，率尔去下舍，便不复还，内外无预知者。意色萧然，远同门生之无愠。时论以此多之。

王仆射在江州，为殷、桓所逐，奔窜豫章，存亡未测。王绥在都，既忧戚在貌，居处饮食，每事有降。时人谓为“试守孝子”。

桓南郡既破殷荆州，收殷将佐十许人，咨议罗企生亦在焉。桓素待企生厚，将有所戮，先遣人语云：“若谢我，当释罪。”企生答曰：“为殷荆州吏，今荆州奔亡，存亡未判，我何颜谢桓公？”既出市，桓又遣人问：“欲何言？”答曰：“昔晋文王杀嵇康，而嵇绍为晋忠臣。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。”桓亦如言宥之。桓先曾以一羔裘与企生母胡，胡时在豫章。企生问至，即日焚裘。

王恭从会稽还，王大看之。见其坐六尺簟，因语恭：“卿东来，故应有此物，可以一领及我。”恭无言。大去后，既举所坐者送之。既无余席，便坐荐上。后大闻之甚惊，曰：“吾本谓卿多，故求耳。”对曰：“丈人不悉恭，恭作人无长物。”

吴郡陈遗，家至孝，母好食铛底焦饭，遗作郡主簿，恒装一囊，每煮食，辄佻录焦饭，归以遗母。后值孙恩贼出吴郡，袁府郡即日便征。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，未展归家，遂带以从军。战于沪渎，败。军人溃散，逃走山泽，皆多饥死，

遗独以焦饭得活。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。

孔仆射为孝武侍中，豫蒙眷接。烈宗山陵，孔时为太常，形素羸瘦，着重服，竟日涕泗流涟，见者以为真孝子。

吴道助、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，遭母童夫人艰，朝夕哭临。及思至宾客吊省，号踊哀绝，路人为之落泪。韩康伯时为丹阳尹，母殷在郡，每闻二吴之哭，辄为凄恻，语康伯曰：“汝若为选官，当好料理此人。”康伯亦甚相知。韩后果为吏部尚书。大吴不免哀制，小吴遂大贵达。

【译文】

陈仲举的言谈是士人的准则，行为是世间的典范。他登上公车手持缰绳为官赴任时，就怀有使天下清平的志向。他出任豫章太守，刚一到任就询问徐孺子的住处，想要先去拜访他。主簿禀告说：“众人的心愿是希望府君您先进官署。”陈仲举说：“周武王即位后，连垫席都来不及坐暖，就急忙驱车到商容居住的里巷表示敬意。我礼敬贤人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”

周子居经常说：“我如果几个月见不到黄叔度，那种鄙俗贪吝的心思就又会滋生出来了。”

郭林宗到汝南拜访袁奉高，下车时间极短，登车离去极快，车不停驶，马不歇足。去拜访黄叔度，竟逗留整日，还留宿两夜。有人问他其中缘故，郭林宗说：“黄叔度就像那浩瀚万顷的水塘，你去澄清它也不显得清亮，你去搅扰它也不显得浑浊，他的器度渊深博大，难以测量啊。”

李元礼风度高雅，品格端肃，在德行操守方面他自视甚高，想把弘扬正定名分的儒家礼教和品评天下的是非得失作

为自己的责任。那些资历浅、辈分低的读书人，有能登上李元礼家里厅堂作客的，都认为是登上了龙门。

李元礼曾经赞叹荀淑、钟皓说：“荀君见识清明，别人难以企及；钟君品德极高，足可为人师表。”

陈太丘（陈寔）去拜访荀朗陵（淑），他因为家境贫寒没有仆役，就让长子元方（陈纪）驾车，小儿子季方（陈谌）拿着拐杖在后面跟随着，孙子长文（陈群）年纪还小，载在车中。到了荀家，荀朗陵就让第三个儿子叔慈（荀靖）候门迎客，让第六个儿子慈明（荀爽）斟酒劝饮，其余六个儿子上菜供食，孙子文若（荀彧）也还小，坐在荀朗陵膝前。当时太史上奏皇上说：“从星象来看，贤德之人向东出行了。”

有位客人问陈秀方：“您的父亲太丘先生，究竟有什么功业和德行，而承受天下如此的盛名？”陈季方说：“我父亲就如同桂树生长在泰山山坳里，上有万仞高的山峰，下有深不可测的深渊；上面受到甜美的雨露滋润，下面被清冽的深泉浸染。在这样的时候，桂树怎能知道泰山有多高、渊泉有多深呢？我不知道家父有功德还是没有功德。”

陈元方的儿子长文（陈群），有杰出的才智，他和陈季方的儿子孝先（陈忠），各自谈论自己父亲的功德。两人争论相持不下，就去请教祖父陈太丘。太丘说：“元方有这样的弟弟当兄长不容易，季方有这样的兄长当弟弟也不容易，两人才德俱优，难以分出高下。”

荀巨伯远道去看望朋友的病情，正好赶上胡人攻打郡城。朋友对荀巨伯说：“我今天是活不成了，你还是离开这里吧！”荀巨伯说：“我远道来探视您，您让我离开，则坏道义以求生

存，难道是我荀巨伯该做的事吗！”胡人进城以后，对荀巨伯说：“大军一到，全城人都跑光了，你算个什么好汉，竟敢单独停留在这里？”简巨伯说：“朋友有病，我不忍心抛下他，宁愿用我自身来换取友人的性命。”胡人听了互相议论说：“我们这些没有道义的人，却进入了有道义的国家。”于是撤军回去，整个郡城都获得保全。

华歆对待子侄晚辈非常严肃，即使在私室之内，也庄严得好像在朝廷上必须遵守典制一样。陈元方兄弟任情施行温柔亲爱的原则。不过华、陈两家，都不失和谐快乐之道。

管宁和华歆一起在园中刨地种菜，看见地上有片金子，管宁依旧挥动锄头，把金子看得同瓦片石块没有什么两样，华歆却捡起来又扔了出去。他们又曾经同在一张坐席上读书，有乘坐华丽车子的高官经过门前，管宁和往常一样照旧读书，华歆却丢下书本跑出观看。管宁就割断席子，跟华歆分开来坐，说：“你不是我的朋友！”

王朗经常推崇华歆的见识、气度。华歆在腊祭那天曾经召集子侄一起宴饮，王朗也模仿去做。有人向张华说起这件事，张华说：“王朗模仿华歆，都是外表皮毛的东西，所以距离华歆就更远了。”

华歆和王朗一道乘船避难，有个人想要搭他们的船，华歆则认为这事难办。王朗说：“幸好船还宽敞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”后来贼寇追来，王朗想要丢下所带的搭船人。华歆说：“我当初所以犹豫，正是因为怕出现这种情况。既然已经接纳了他托身依附的请求，怎么可以因为情况紧急就抛弃他呢？”于是就同开始一样携带救助他。世人就以这件事来评定华歆、

王朗的品德优劣。

王祥事奉后母朱夫人非常恭谨。家里有一棵李树，结的李子很好吃，后母经常让王祥看守这棵李树。有时风雨突然来临，王祥就抱着树哭泣。王祥曾经在另一床上睡觉，后母亲自前往悄悄去杀他。恰好王祥出去小便，后母徒然只砍了被子。王祥回来，知道后母为此遗憾不止，就跪在后母面前自请处死。后母因此而感悟，从此爱王祥像爱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。

晋文王称赞阮嗣宗（阮籍）为人极其谨慎，每次跟他谈话，他的言谈都玄虚高远，从来不曾褒贬过别人的长处和短处。

王戎说：“我和嵇康相处了二十年，从来不曾看见他脸上露出喜悦或恼怒的表情。”

王戎、和峤同时遭遇大丧，他们都以孝敬父母著称。王戎瘦如鸡骨躺在床上支撑，和峤痛苦流涕丧礼周到完备。晋武帝对刘仲雄说：“你经常去探望王戎、和峤没有？我听说和峤哀伤痛苦超出了礼数，叫人替他担忧。”刘仲雄说：“和峤虽然备办丧礼周到完备，但是精神元气并未损伤；王戎虽然不备礼，却因悲哀而消瘦得只剩一副骨架子支撑着了。我以为和峤尽孝道而不毁生，王戎是以死去尽孝道。陛下不应该为和峤担忧，而应该为王戎担忧。”

梁王、赵王都是朝廷的宗室近亲，官高禄厚显赫一时。裴令公请求这两个郡国每年交纳数百万钱租，用来周济二王亲戚中的贫困者。有人讥笑他说：“为什么要靠乞求来的东西施恩惠？”裴令公说：“减损富裕的，用来补偿不足的，这是天

道啊。”

王戎说：“王祥太保处于正始年间，未被纳入善谈者之列。当和他谈论起来，才知道他的言谈切中道理，清雅高远，莫非因为他的德望掩盖了善谈的名声。”

王安丰（王戎）丧母，他的纯孝之性超过常人。裴令（裴楷）前去吊丧，说：“如果悲哀过度果真能伤损人的身体，那么王戎免不掉受到人们以孝伤生的讥刺。”

王戎的父亲王诤，享有美名，任官至凉州刺史。王诤去世，凉州所辖九郡下属官吏，怀念他的德行恩惠，争相致送丧礼达数百万，王戎全都不收。

刘道真曾经是服苦役的犯人，扶风王司马骏用五百匹布把他赎了出来，不久又任用他为从事中郎。当时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。

王平子、胡毋彦国等人，都把任性放纵做为通达的表现，有的人甚至赤身裸体。乐广笑道：“礼教中自有快乐的境界，何必竟要这样呢？”

郗公（郗鉴）遭逢永嘉之乱，避居在家乡，穷饿不堪。乡里人因为他以德行为而知名，就轮流请他吃饭。他常常带着侄子郗迈和外甥周翼两个孩子去吃。乡里人说：“大家都很饥饿穷困，因为您贤德，才打算共同救济您而已，恐怕不能兼顾到两个孩子的存活了。”郗鉴于是便独自一人前去吃饭，每次总是把饭含在两颊，回去以后，再把饭吐给两个孩子。后来两个孩子都得以存活下来，一同过了长江。郗鉴去世时，周翼任郟县令，他辞职回来，在郗鉴的灵床前铺上居丧用的草垫，穿丧服期满后，还守了三年心丧。

顾荣在洛阳时，曾经应人之请赴宴，发觉端送烤肉的人流露出想吃烤肉的神色，于是自己不吃，把自己的那份给了他。同席的人都讥笑顾荣。顾荣说：“哪有整日端着烤肉，却不知道烤肉滋味的道理呢？”后来遭逢永嘉之乱，顾荣渡长江避难，每到危急之时，常有一人在身旁保护他。一问原因，原来那人就是接受顾荣烤肉的人。

光禄大夫相纳年少时孤苦贫穷，性情极为孝顺，常常亲自给母亲烧火做饭。平北将军王义听到他的好名声，就赠送他两个婢女，并且任用他为从事中郎。有人跟祖纳开玩笑说：“男奴的身价比婢女贵一倍。”祖纳说：“百里奚的身价为什么一定要比五张黑公羊皮的价值低呢？”

周镇被罢免临川郡太守后返回京都建康，还没来得及上岸居住，船停泊在青溪渚。丞相王导去看望他。当时正是夏天，暴雨突然降临，周镇的船舫极其狭窄，又漏得非常厉害，几乎没有可坐的地方。王丞相说：“即便是胡威那样的清廉，又怎能超过此种情形呢？”随即奏请启用周镇为吴兴郡太守。

邓攸当初逃难时，在半路上丢弃了自己的儿子，而保全了弟弟的孩子。过江以后，娶了一妾，非常宠爱她。一年之后，讯问她的来历，小妾详尽地叙说自己原来是江北人，遭遇战乱才渡江避难的，回忆她父母的姓名，竟是邓攸的外甥女。邓攸在德行功业上一向有好名声，言行没有任何污点，听了她的话后悲哀悔恨终生，从此不再养妾。

王长豫（王悦）为人恭谨和顺，事奉父母能顺承父母脸色曲尽孝道。丞相王导看到长子长豫总是高高兴兴的，看见次子敬豫（王恬）就生气。王长豫与丞相谈话，总是把谨慎

周密看作最要紧的事。丞相返回尚书省，临走时，王长豫从来没有不送到车后的。他常常和母亲曹夫子一起收拾箱子什物。王长豫死后，丞相回尚书省时，登车后，一直哭到尚书省门口。曹夫人整理箱笼，望着封着的箱子不忍心打开。

散骑常侍桓彝听到有人议论高僧竺法深时，总是说：“这位深公既是一向有名的人物，加上前辈名流的知遇推举声望更高，又与我的先人是至交，不应该议论他。”

庾公（庾亮）骑乘的马中有一匹“的卢”，有人跟他说把这匹凶马卖出去。庾公说：“若是卖它，一定有买的，那就会伤害它新的主人，怎么可以因为此马对自己不平安而转卖给他人呢？从前孙叔敖杀死了两头蛇，为的是不让后来的人看到它，成为古来的美谈，我效仿他，不也是通达事理吗？”

光禄大夫阮裕，曾经有一辆好车，凡来借用的，没有不借给的。有个人要安葬母亲，想要借车而不敢开口。阮裕后来听说这件事，慨叹地说：“我有车却使别人不敢来借，要车子有什么用呢？”于是就把车子烧了。

谢奕作剡县令时，有个老翁犯了法，谢奕就用喝烈性酒来罚他，竟使老翁大醉过量，但是谢奕还不罢休。太傅谢安当时只有七、八岁，穿着青布裤，在哥哥谢奕的膝边坐着，劝道：“阿哥，老翁很可怜，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”谢奕听了，立即改变了神色，说：“小家伙想要放他走吗？”于是打发这老翁走了。

谢太傅（谢安）极为敬重褚季野（褚裒），常常称赞说：“褚季野即使不说话，但是内心里就像四季那样分明，褒贬之意是具备的。”

丹阳尹刘惔在郡城，临终弥留之际，听到楼阁前祭祀神灵击鼓舞蹈的声音，脸色庄重地说：“不要滥行祭祀！”外面的人请求杀掉驾车的牛来祭神，刘惔回答说：“正像孔子说的‘我祈祷已经很久了’，不必再麻烦了。”

谢安夫人教育子女，她问太傅谢安：“怎么从来不见你教育孩子？”谢安回答说：“我常常以自身的言行教育孩子。”

晋简文帝司马昱任抚军的时候，他所坐的榻上积了尘土也不让擦拭，看见上面有老鼠行走的痕迹，认为挺不错。有个参军看见老鼠白天出来行走，就用手板打死了它，抚军露出很不愉悦的神情。下属群起抨击这个参军，抚军告谕说：“老鼠被杀，你们尚且能挂在心上，现在又因为老鼠而损害到人，恐怕不可以吧！”

范宣八岁时，在后园挖菜，不小心把手指弄伤了，就大哭起来。别人问他：“疼吗？”范宣回答说：“并不是因为疼，身体发肤是父母赐予的，不敢毁伤，我为此而哭。”范宣廉洁俭朴，豫章太守韩伯送他一百匹绢，他不接受；减至五十匹，还是不接受。这样依次一半一半地减少，直到一匹，最终还是不接受。韩伯后来跟范宣同乘一辆车，就在车中扯了二丈绢给范宣，说：“一个人难道可以让妻子连裤子都没有吗？”范宣才笑着接受了。

王子敬（王献之）病重，请道家向天神上表祈求消灾除病，照规矩病人应当自陈罪过。道士问王子敬：“历来有什么过失？”子敬说：“没感到有什么其它错事，只回想起与郗家离婚的事。”

殷仲堪任荆州刺史以后，正遇上水灾，食物不丰足，他

吃饭常常只用五碗盘，此外没有别的荤菜了。有时饭粒散落到盘席上，他总要捡起来吃掉。这样做虽然是想为人表率，但也由于他生性自然淳朴。他常常告诫子侄晚辈们说：“不要因为我担任了大州的刺史，就认为我丢掉了平素的志向。如今我坚守我的夙愿，不会改变。清贫是读书人的本分，怎么能登上高枝就丢弃了根本呢？你们要记住我说的话！”

当初，南郡公桓玄和杨广一起游说荆州刺史殷仲堪，劝他夺取堂兄殷凯的南蛮校尉官职而自代。殷凯也随即了解了他们的意图。一次，他趁着服用五石散出去行散调理的时机，迅速地离开所住的馆舍，就再也没有回来，里里外外没有人预先知道他这一打算的。他神态超然潇洒，同遥远的古人相比，就像楚国令尹门谷於菟先生离开官位而无怨怒一样。当时的舆论因此而称赞他。

仆射王愉在江州刺史任上时，被殷仲堪、桓玄驱逐，逃窜到豫章郡，生死难以预测。儿子王绥在京都，就先已满脸愁容，在起居饮食等各方面都自我抑制。当时人把王绥称为未测父亲生死而先有丧容的“试守孝子”。

南郡公桓玄打败了荆州刺史殷仲堪之后，逮捕了他的将吏十多人，咨议参军罗企生也在其中。桓玄一向对罗企生很好，将要处决一批俘虏时，先派人对企生说：“如果向我谢罪，一定免去你的死罪。”罗企生回答说：“我是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属吏，现在他兵败逃亡，生死不明，我有什么脸面向桓公认错求生？”已经到了刑场之后，桓玄又派人问他：“还有什么想要说的？”罗企生说：“从前晋文王杀了嵇康，但是他的儿子嵇绍却成了晋朝的忠臣。我想向桓公请求留下我弟弟的

性命，来奉养年迈的老母。”桓玄根据他的请求，赦免了他的弟弟。桓玄先前曾经送给企生的母亲胡氏一件羔羊皮袄，胡民当时在豫章郡，企生遇难的消息传来，当天就把那件皮袄烧了。

王恭从会稽回来，王大去看望他。见到王恭坐着一领六尺长的竹席，就对王恭说：“你从东边来，所以必然会有这种东西，可以拿一领给我。”王恭没说什么。王大走了以后，王恭就把自己所坐的那领竹席送给了王大。已经没有多余的席子，便坐在草垫子上。后来王大听说了非常吃惊，说：“我本以为你有多余的，所以才向你要的。”王恭回答说：“老人家您不了解我，我做人从来没有多余的东西。”

吴郡人陈遗，在家极为孝顺。他母亲喜欢吃锅底的锅粬，陈遗任吴郡的主簿时，总是带着一只口袋，每次烧饭，都要把锅粬收藏在口袋里，回家时送给母亲。后来正值孙恩在吴郡叛乱，太守袁山松当天就出兵讨伐。陈遗已经收集到的几斗锅粬，来不及送回家，便带在身边跟随部队出征。在沪渎作战，官军失败了。军队溃散，逃到山林水泽，很多人都饿死了，陈遗却凭借这些锅粬活了下来。当时人都认为这是他笃行孝道的善报。

仆射孔安国任晋孝武帝侍中时，蒙受过优厚的宠遇。晋孝武帝去世时，孔安国当时任太常卿，他身体素来瘦弱，身穿重孝服，整日眼泪鼻涕不止，看见他的人都认为他是真孝子。

吴道助（吴坦之）、吴附子《吴隐之》兄弟住在丹阳郡太守府宅的后面，他们遭逢母亲童夫人的丧事，每天早晚举行

仪式痛哭哀悼母亲，至守孝时宾客前来祭吊慰问，他们号哭踴跳，路人看到了也为之落泪。韩康伯当时任丹阳尹，母亲殷氏住在署衙中，每当听到吴氏兄弟的哀哭，总是为了悲伤。她对康伯说：“你如果做了选拔人材的选官，应当好好这兄弟俩。”韩康伯也很常识他们。韩康伯后来果真做了吏部尚书。吴坦之因守尽丧礼哀痛而死，吴隐之终于非常富贵、显达。

言语第二

边文礼见袁奉高，失次序。奉高曰：“昔尧聘许由，面无愧色。先生何为颠倒衣裳？”文礼答曰：“明府初临，尧德未彰，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。”

徐孺子年九岁，尝月下戏，人语之曰：“若令月中无物，当极明邪？”徐曰：“不然。譬如人眼中有瞳子，无此必不明。”

孔文举年十岁，随父到洛。时李元礼有盛名，为司隶校尉。诣门者，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。文举至门，谓吏曰：“我是李府君亲。”既通，前坐。元礼问曰：“君与仆有何亲？”对曰：“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，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。”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。太中大夫陈韪后至，人以其语语之，韪曰：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”文举曰：“想君小时，必当了了。”韪大踖踖。

孔文举有二子，大者六岁，小者五岁。昼日父眠，小者床头盗酒饮之，大儿谓曰：“何以不拜？”答曰：“偷，那得行礼！”

孔融被收，中外惶怖。时融儿大者九岁，小者八岁，二儿故琢钉戏，了无遽容。融为使者曰：“冀罪止于身，二儿可得全不？”儿徐进曰：“大人岂见覆巢之下，复有完卵乎？”寻亦收至。

颍川太守髡陈仲弓。客有问元方：“府君如何？”元方曰：

“高明之君也。”“足下家君何如？”曰：“忠臣孝子也。”客曰：“《易》称：‘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’何有高明之君，而刑忠臣孝子者乎？”元方曰：“足下言何其谬也！故不相答。”客曰：“足下但因佞为恭，而不能答。”元方曰：“昔高宗放孝子孝己，尹吉甫放孝子伯奇，董仲舒放孝子符起。唯此三君，高明之君；唯此三子，忠臣孝子。”客惭而退。

荀慈明与汝南袁闾相见，问颖川人士，慈明先及诸兄。闾笑曰：“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？”慈明曰：“足下相难，依据者何经？”闾曰：“方问国士，而及诸兄，是以尤之耳！”慈明曰：“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，外举不失其仇，以为至公。公旦《文王》之诗，不论尧、舜之德而颂文、武者，亲亲之义也。《春秋》之义，内其国而外诸夏。且‘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’不为悖德乎？”

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，正月半试鼓，衡扬枹为《渔阳掺挝》，渊渊有金石声，四坐为之改容。孔融曰：“祢衡罪同胥靡，不能发明王之梦。”魏武惭而赦之。

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颖川，故二千里候之。至，遇德操采桑，士元从车中谓曰：“吾闻丈夫处世，当带金佩紫，焉有屈洪流之量，而执丝妇之事？”德操曰：“子且下车。子适知邪径之速，不虑失道之迷。昔伯成耦耕，不慕诸侯之荣；原宪桑枢，不易有官之宅。何有坐则华屋，行则肥马，侍女数十，然后为奇？此乃许、父所以慷慨，夷、齐所以长叹。虽有窃秦之爵，千驷之富，不足贵也。”士元曰：“仆生出边垂，寡见大义，若不一叩洪钟，伐雷鼓，则不识其音响也！”

刘公干以失敬罹罪。文帝问曰：“卿何以不谨于文献？”桢答曰：“臣诚庸短，亦由陛下网目不疏。”

钟毓、钟会少有令誉，年十三，魏文帝闻之，语其父钟繇曰：“可令二子来。”于是敕见。毓面有汗，帝曰：“卿面何以汗？”毓对曰：“战战惶惶，汗出如浆。”复问会：“卿何以不汗？”对曰：“战战栗栗，汗不敢出。”

钟毓兄弟小时，值父昼寝，因共偷服药酒。其父时觉，且托寐以观之。毓拜而后饮，会饮而不拜。既而问毓何以拜，毓曰：“酒以成礼，不敢不拜。”又问会何以不拜，会曰：“偷本非礼，所以不拜。”

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，既成，自行视，谓左右曰：“馆当以何为名？”侍中缪袭曰：“陛下圣思齐于哲王，罔极过于曾、闵。此馆之兴，情钟舅氏，宜以‘渭阳’为名。”

何平叔云：“服五石散，非唯治病，亦觉神明开朗。”

嵇中散语赵景真：“卿瞳子白黑分明，有白起之风，恨量小狭。”赵云：“尺表能审玑衡之度，寸管能测往复之气。何必在大，但问识如何耳。”…

司马景王东征，取上党李喜，以为从事中郎。因问喜曰：“昔先公辟君不就，今孤召君，何以来？”喜对曰：“先公以礼见待，故得以礼进退；明公以法见绳，喜畏法而至耳。”

邓艾口吃，语称“艾艾……”。晋文王戏之曰：“卿云‘艾艾……’，定是几艾？”对曰：“‘凤兮凤兮’，故是一凤。”

嵇中散既被诛，向子期举郡计入洛，文王引进，问曰：“闻君有箕山之志，何以在此？”对曰：“巢、许狷介之士，不足多慕。”王大咨嗟。

晋武帝始登阼，探策得“一”。王者世数，系此多少。帝既不说，群臣失色，莫能有言者。侍中裴楷进曰：“臣闻天得‘一’以清，地得‘一’以宁，侯王得‘一’以为天下贞。”帝说，群臣叹服。

满奋畏风。在晋武帝坐，北窗作琉璃屏，实密似疏，奋有难色。帝笑之，奋答曰：“臣犹吴牛，见月而喘。”

诸葛靓在吴，于朝堂大会。孙皓问：“卿字仲思，为何所思？”对曰：“在家思孝，事君思忠，朋友思信，如斯而已！”

蔡洪赴洛，洛中人问曰：“幕府初开，群公辟命，求英奇于仄陋，采贤俊于岩穴。君吴、楚之士，亡国之余，有何异才而应斯举？”蔡答曰：“夜光之珠，不必出于孟津之河；盈握之璧，不必采于昆仑之山。大禹生于东夷，文王生于西羌。圣贤所出，何必常处。昔武王伐纣，迁顽民于洛邑，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？”

诸名士共至洛水戏，还，乐令问王夷甫曰：“今日戏，乐乎？”王曰：“裴仆射善谈名理，混混有雅致；张茂先论《史》、《汉》，靡靡可听；我与王安丰说延陵、子房，亦超超玄著。”

王武子、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。王云：“其地坦而平，其水淡而清，其人廉且贞。”孙云：“其山崑巍以嵯峨，其水洿渌而扬波，其人磊砢而英多。”

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，王兄长沙王执权于洛，遂构兵相图。长沙王亲近小人，远外君子，凡在朝者，人怀危惧。乐令既允朝望，加有婚亲，群小谗于长沙。长沙尝问乐令，乐令神色自若，徐答曰：“岂以五男易一女？”由是释然，无复

疑虑。

陆机诣王武子，武子前置数斛羊酪，指以示陆曰：“卿江东何以敌此？”陆云：“有千里莼羹，但未下盐豉耳！”

中朝有小儿，父病，行乞药。主人问病，曰：“患疟也。”主人曰：“尊侯明德君子，何以病疟？”答曰：“来病君子，所以为疟耳。”

崔正熊诣都郡，都郡将姓陈，问正熊：“君去崔杼几世？”答曰：“民去崔杼，如明府之去陈恒。”

元帝始过江，谓顾骠骑曰：“寄人国土，心常怀惭。”荣跪对曰：“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，是以耿、毫无定处，九鼎迁洛邑，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！”

庾公造周伯仁，伯仁曰：“君何所欣说而忽肥？”庾曰：“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？”伯仁曰：“吾无所忧，直是清虚日来，滓秽日去耳。”

过江诸人，每至美日，辄相邀新亭，藉卉饮宴。周侯中坐而叹曰：“风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异！”皆相视流泪。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：“当共戮力王室，克复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对！”

卫洗马初欲渡江，形神憔悴，语左右云：“见此茫茫，不觉百端交集。苟未免有情，亦复谁能遣此！”

顾司空未知名，诣王丞相。丞相小极，对之疲睡。顾思所以叩会之，因谓同坐曰：“昔每闻元公道公协赞中宗，保全江表。体小不安，令人喘息。”丞相因觉，谓顾曰：“此子圭璋特达，机警有锋。”

会稽贺生，体识清远，言行以礼。不徒东南之美，实为

海内之秀。

刘琨虽隔阂寇戎，志存本朝。谓温峤曰：“班彪识刘氏之复兴，马援知汉光之可辅。今晋祚虽衰，天命未改，吾欲立功于河北，使卿延誉于江南，子其行乎？”温曰：“峤虽不敏，才非昔人，明公以桓、文之姿，建匡立之功，岂敢辞命！”

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。于时，江左营建始尔，纲纪未举。温新至，深有诸虑。既诣王丞相，陈主上幽越、社稷焚灭、山陵夷毁之酷，有《黍离》之痛。温忠慨深烈，言与泗俱，丞相亦与之对泣。叙情既毕，便深自陈结，丞相亦厚相酬纳。既出，欢然言曰：“江左自有管夷吾，此复何忧！”

王敦兄含，为光禄勋。敦既逆谋，屯据南州，含委职奔姑孰。王丞相诣阙谢。司徒、丞相、扬州官僚问讯，仓卒不知何辞。顾司空时为扬州别驾，援翰曰：“王光禄远避流言，明公蒙尘路次，群下不宁，不审尊体起居何如？”

郗太尉拜司空，语同坐曰：“平生意不在多，值世故纷纭，遂至台鼎。朱博翰音，实愧于怀。”

高坐道人不作汉语。或问此意，简文曰：“以简应对之烦。”

周仆射雍容好仪形。诣王公，初下车，隐数人，王公含笑看之。既坐，傲然啸咏。王公曰：“卿欲希嵇、阮邪？”答曰：“何敢近舍明公，远希嵇、阮！”

庾公尝入佛图，见卧佛，曰：“此子疲于津梁。”于时以为名言。

挚瞻曾作四郡太守、大将军户曹参军，复出作内史，年始二十九。尝别王敦，敦谓瞻曰：“卿年未三十，已为万石，亦太蚤。”瞻曰：“方于将军少为太蚤，比之甘罗已为太老。”

梁国杨氏子九岁，甚聪惠。孔君平诣其父，父不在，乃呼儿出。为设果，果有杨梅。孔指以示儿曰：“此是君家果。”儿应声答曰：“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。”

孔廷尉以裘与从弟沈，沈辞不受。廷尉曰：“晏平仲之俭，祠其先人，豚肩不掩豆，犹狐裘数十年，卿复何辞此？”于是受而服之。

佛图澄与诸石游，林公曰：“澄以石虎为海鸥鸟。”

谢仁祖年八岁，谢豫章将送客。尔时语已神悟，自参上流。诸人咸共叹之，曰：“年少，一坐之颜回。”仁祖曰：“坐无尼父，焉别颜回？”

陶公疾笃，都无献替之言，朝士以为恨。仁祖闻之，曰：“时无竖刁，故不貽陶公话言。”时贤以为德音。

竺法深在简文坐，刘尹问：“道人何以游朱门？”答曰：“君自见朱门，贫道如游蓬户。”或云卞令。

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，从猎，将其二儿俱行，庾公不知，忽于猎场见齐庄，时年七、八岁，庾谓曰：“君亦复来邪？”应声答曰：“所谓‘无小无大，从公于迈’。”

孙齐由、齐庄二人，小时诣庾公。公问齐由何字，答曰：“字齐由。”公曰：“欲何齐邪？”曰：“齐许由。”齐庄何字，答曰：“字齐庄。”公曰：“欲何齐？”曰：“齐庄周。”公曰：“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？”对曰：“圣人生知，故难企慕。”庾公大喜小儿对。

张玄之、顾敷是顾和中外孙，皆少而聪惠，和并知之，而常谓顾胜。亲重偏至，张颇不恹。于时，张年九岁，顾年七岁，和与俱至寺中，见佛般泥洹像，弟子有泣者，有不泣者。

和以问二孙。玄谓：“被亲故泣，不被亲故不泣。”敷曰：“不然。当由忘情故不泣，不能忘情故泣。”

庾法畅造庾太尉，握麈尾至佳。公曰：“此至佳，那得在？”法畅曰：“廉者不求，贪者不与，故得在耳。”

庾稚恭为荆州，以毛扇上武帝，武帝疑是故物。侍中刘劭曰：“柏梁云构，工匠先居其下；管弦繁奏，钟、夔先听其音。稚恭上扇，以好不以新。”庾后闻之，曰：“此人宜在帝左右。”

何骠骑亡后，征褚公入。既至石头，王长史、刘尹同诣褚。褚曰：“真长，何以处我？”真长顾王曰：“此子能言。”褚因视王，王曰：“国自有周公。”

桓公北征，经金城，见前为琅邪时种柳，皆已十围，慨然曰：“木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”攀枝执条，泫然流泪。

简文作抚军时，尝与桓宣武俱入朝，更相让在前，宣武不得已而先之，因曰：“伯也执殳，为王前驱。”简文曰：“所谓‘无小无大，从公于迈。’”

顾悦与简文同年，而发蚤白。简文曰：“卿何以先白？”对曰：“蒲柳之姿，望秋而落；松柏之质，经霜弥茂。”

桓公入峡，绝壁天悬，腾波迅急，乃叹曰：“既为忠臣，不得为孝子，如何？”

初，苻惑入太微，寻废海西，简文登阼，复入太微，帝恶之。时郗超为中书，在直。引超入曰：“天命修短，故非所计。政当无复近日事不？”超曰：“大司马方将外固封疆，内镇社稷，必无若此之虑。臣为陛下以百口保之。”帝因诵庾仲初诗曰：“志士痛朝危，忠臣哀主辱。”声甚凄厉。郗受假还

东，帝曰：“致意尊公，家国之事，遂至于此。由是身不能以道匡卫，思患预防。愧叹之深，言何能喻？”因泣下流襟。

简文在暗室中坐，召宣武，宣武至，问上何在。简文曰：“某在斯。”世人以为能。

简文入华林园，顾谓左右曰：“会心处不必在远，翳然林水，便自有濠濮间想也，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。”

谢太傅语王右军曰：“中年伤于哀乐，与亲友别，辄作数日恶。”王曰：“年在桑榆，自然至此，正赖丝竹陶写，恒恐儿辈觉，损欣乐之趣。”

支道林常养数匹马。或言：“道人畜马不韵。”支曰：“贫道重其神骏。”

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《礼记》。桓云：“时有入心处，便觉咫尺玄门。”刘曰：“此未关至极，自是金华殿之语。”

羊秉为抚军参军，少亡，有令誉，夏侯孝若为之叙，极相赞悼。羊权为黄门侍郎，侍简文坐。帝问曰：“夏侯湛作《羊秉叙》，绝可想。是卿何物？有后不？”权潸然对曰：“亡伯令问凤影，而无有继嗣；虽名播天听，然胤绝圣世。”帝嗟慨久之。

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，王谓刘曰：“卿更长进。”答曰：“此若天之自高耳。”

刘尹云：“人想王荆产佳，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！”

王仲祖闻蛮语不解，茫然曰：“若使介葛卢来朝，故当不昧此语。”

刘真长为丹阳尹，许玄度出都，就刘宿，床帷新丽，饮食丰甘。许曰：“若保全此处，殊胜东山。”刘曰：“卿若知吉

凶由人，吾安得不保此！”王逸少在坐，曰：“令巢、许遇稷、契，当无此言。”二人并有愧色。

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，谢悠然远想，有高世之志。王谓谢曰：“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；文王旰食，日不暇给。今四郊多垒，宜人人自效；而虚谈废务，浮文妨要，恐非当今所宜。”谢答曰：“秦任商鞅，二世而亡，岂清言致患邪？”

谢太傅寒雪日内集，与儿女讲论文义，俄而雪骤，公欣然曰：“白雪纷纷何所似？”兄子胡儿曰：“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”兄女曰：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公大笑乐。即公大兄无奕女，左将军王凝之妻也。

王中郎令伏玄度、习凿齿论青、楚人物，临成，以示韩康伯，康伯都无言。王曰：“何故不言？”韩曰：“无可无不可。”

刘尹云：“清风朗月，辄思玄度。”

荀中郎在京口，登北固望海云：“虽未睹三山，便自使人有凌云意。若秦、汉之君，必当褰裳濡足。”

谢公云：“贤圣去人，其间亦迥。”子侄未之许，公叹曰：“若郗超闻此语，必不至河汉。”

支公好鹤，住剡东岫山。有人遗其双鹤，少时，翅长欲飞，支意惜之，乃铄其翮。鹤轩翥不能复飞，乃反顾翅垂头，视之如有懊丧意。林曰：“既有陵霄之姿，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！”养令翮成，置使飞去。

谢中郎经曲阿后湖，问左右：“此是何水？”答曰：“曲阿湖。”谢曰：“故当渊注渟著，纳而不流。”

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，谢太傅以问子弟，车骑答曰：“当由欲者不多，而使与者忘少。”

谢胡儿语庾道季：“诸人莫当就卿谈，可坚城垒。”庾曰：“若文度来，我以偏师待之；康伯来，济河焚舟。”

李弘度常叹不被遇。殷扬州知其家贫，问：“君能屈志百里不？”李答曰：“《北门》之叹，久已上闻；穷猿奔林，岂暇择木？”遂授剡县。

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，叹曰：“非唯使人情开涤，亦觉日月晴朗。”

谢万作豫州都督，新拜，当西之都邑，相送累日，谢疲顿。于是高侍中往，径就谢坐，因问：“卿今仗节方州，当疆理西蕃，何以为政？”谢粗道其意。高便为谢道形势，作数百语。谢遂起坐。高去后，谢追曰：“阿鄙故粗有才具。”谢因此得终坐。

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，都下诸人送至濑乡。将别，既自凄惘，叹曰：“江山辽落，居然有万里之势！”

孙绰赋《遂初》，筑室吠川，自言见止足之分。斋前种一株树，恒自手壅治之。高世远时亦邻居，语孙曰：“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，但永无栋梁用耳！”孙曰：“风柳虽合抱，亦何所施？”

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，会宾僚出江津望之，云：“若能目此城者，有赏。”顾长康时为客在坐，目曰：“遥望层城，丹楼如霞。”桓即赏以二婢。

王子敬语王孝伯曰：“羊叔子自复佳耳，然亦何与人事，故不如铜雀台上妓。”

林公见东阳长山，曰：“何其坦迤！”

顾长康从会稽还，人问山川之美，顾云：“千岩竞秀，万

壑争流，草木蒙笼其上，若云兴霞蔚。”

简文崩，孝武年十余岁立，至暝不临。左右启：“依常应临。”帝曰：“哀至则哭，何常之有？”

孝武将讲《孝经》，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。车武子难苦问谢，谓袁羊曰：“不问则德音有遗，多问则重劳二谢。”袁曰：“必无此嫌。”车曰：“何以知尔？”袁曰：“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，清流惮于惠风？”

王子敬云：“从山阴道上行，山川自相映发，使人应接不暇。若秋冬之际，尤难为怀。”

谢太傅问诸子侄：“子弟亦何预人事，而正欲使其佳？”诸人莫有言者，车骑答曰：“譬如芝兰玉树，欲使其生于阶庭耳。”

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，从都下还东山，经吴中。已而会雪下，未甚寒，诸道人问在道所经。壹公曰：“风霜固所不论，乃先集其惨澹；郊邑正自飘瞥，林岫便已浩然。”

张天锡为凉州刺史，称制西隅。既为苻坚所禽，用为侍中。后于寿阳俱败，至都，为孝武所器。每入言论，无不竟日。颇有嫉己者，于坐问张：“北方何物可贵？”张曰：“桑椹甘香，鸱鹞革响，淳酪养性，人无嫉心。”

顾长康拜桓宣武墓，作诗云：“山崩溟海竭，鸟鱼将何依！”人问之曰：“卿凭重桓乃尔，哭之状其可见乎？”顾曰：“鼻如广莫长风，眼如悬河决溜。”或曰：“声如震雷破山，泪如倾河注海。”

毛伯成既负其才气，常称：“宁为兰摧玉折，不作萧敷艾荣。”

范宁作豫章，八日请佛，有板，众僧疑或欲作答。有小

沙弥在坐末，曰：“世尊默然，则为许可。”众从其义。

司马太傅斋中夜坐，于时天月明净，都无纤翳，太傅叹以为佳。谢景重在坐，答曰：“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。”太傅因戏谢曰：“卿居心不净，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？”

王中郎甚爱张天锡，问之曰：“卿观过江诸人，经纬江左轨辙，有何伟异？后来之彦，复何如中原？”张曰：“研求幽邃，自王、何以还；因时修制，荀、乐之风。”王曰：“卿知见有余，何故为苻坚所制？”答曰：“阳消阴息，故天步屯蹇，否剥成象，岂足多讥？”

谢景重女适王孝伯儿，二门公甚相爱美。谢为太傅长史，被弹；王即取作长史，带晋陵郡。太傅已构嫌孝伯，不欲使其得谢，还取作咨议，外示縻维，而实以乖间之。及孝伯败后，太傅绕东府城行散，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。时谓谢曰：“王宁异谋，云是卿为其计。”谢曾无惧色，敛笏对曰：“乐彦辅有言：‘岂以五男易一女？’”太傅善其对，因举酒劝之曰：“故自佳，故自佳。”

桓玄义兴还后，见司马太傅，太傅已醉，坐上多客。问人云：“桓温来欲作贼，如何？”桓玄伏不得起。谢景重时为长史，举板答曰：“故宣武公黜昏暗，登圣明，功超伊、霍，纷纭此议，裁之圣鉴。”太傅曰：“我知，我知。”即举酒云：“桓义兴，劝卿酒！”桓出谢过。

宣武移镇南州，制街衢平直。人谓王东亭曰：“丞相初营建康，无所因承，而制置纡曲，方此为劣。”东亭曰：“此丞相乃所以为巧。江左地促，不如中国。若使阡陌条畅，则一览而尽，故纡余委曲，若不可测。”

桓玄诣殷荆州，殷在妾房昼眠，左右辞不之通。桓后言及此事，殷云：“初不眠，纵有此，岂不以‘贤贤易色，也？’”

桓玄问羊孚：“何以共重吴声？”羊曰：“当以其妖而浮。”

谢混问羊孚：“何以器举瑚琏？”羊曰：“故当以为接神之器。”

桓玄既篡位后，御床微陷，群臣失色。侍中殷仲文进曰：“当由圣德渊重，厚地所以不能载。”时人善之。

桓玄既篡位，将改置直馆，问左右：“虎贲中郎省应在何处？”有人答曰：“无省。”当时殊忤旨。问：“何以知无？”答曰：“潘岳《秋兴赋叙》曰：‘余兼虎贲中郎将，寓直散骑之省。’”玄咨嗟称善。

谢灵运好戴曲柄笠，孔隐士谓曰：“卿欲希心高远，何不能遗曲盖之貌？”谢答曰：“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。”

【译文】

边文礼去拜访袁奉高，举止失措。袁奉高说：“从前唐尧礼请许由，许由面无愧色，边先生为什么像穿倒了衣裳那样惊慌失措呢？”边文礼回答说：“太守大人刚到，像唐尧那样的德行还没有表现出来，所以我这个贱民才颠倒失序。”

徐孺子九岁时，曾经在月光下玩耍。有人对他说：“如果月亮中没有东西，那一定会极其明亮吧？”徐孺子说：“不是这样，这就好比人的眼睛中有瞳仁，没有瞳仁，人的眼睛一定不会亮。”

孔文举（孔融）十岁时，跟随父亲到了洛阳。当时李元礼名气很大，做司隶校尉。登门拜访的，都是才子名流和李

氏近亲才得以通报。孔融到了李府门前，对守门的小吏说：“我是李府君的亲戚。”通报以后，孔融进去落坐。李元礼问他：“你与我有什么亲戚关系？”孔融回答说：“从前我的祖先孔仲尼与您的祖先李伯阳有过师友之谊，所以我与您是世代通家之好啊。”李元礼和在场的宾客没有不为此感到惊奇的。太中大夫陈韪后来也到了，有人把孔融的话告诉了他，陈韪说：“小时候聪明伶俐，长大以后未必会出色。”孔融说：“想来您小的时候，一定是聪明伶俐的了！”陈韪非常尴尬。

孔融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六岁，小的五岁。一次趁白天父亲睡觉时，小儿子到父亲床头偷酒喝，大儿子对弟弟说：“为什么不向父亲行了礼再喝？”小儿子回答说：“既然是偷，怎么还能行礼！”

孔融被逮捕，朝廷内外都惊恐不安。当时孔融的儿子大的九岁，小的八岁。两个孩子依旧玩琢钉游戏，没有一点儿惊惧的容色。孔融对来逮捕他的官员说：“希望加罪只限于我一人身上，两个孩子能否保全性命呢？”孩子从容地走上前说：“大人您难道见过打翻了的鸟窝下面，还有完整的鸟蛋吗？”不久两个儿子也被抓了起来。

颍川太守对陈仲弓（陈寔）施了髡刑。有人问陈仲弓的儿子陈元方（陈纪）：“颍川太守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元方说：“是高明的府君。”那人又问：“您的父亲是怎样的人？”回答说：“是忠臣孝子。”那个人说：“《周易》中说：‘二人同心同德，其力量如利刃可以切断金属；同心同德的话，其气味如兰花一样芬芳。’怎么会有高明的府君，而施刑于忠臣孝子的呢？”元方说：“你的话多么荒谬啊！所以我不想回答。”那

个人说：“您只不过是驮背之躯装做恭敬的样子，不能回答罢了。”元方说：“从前殷高宗武丁放逐孝子孝己，周尹吉甫放逐孝子伯奇，汉董仲舒放逐孝子符起。这三个人，都是高明的君子；被放逐的三个人，都是忠臣孝子。”那人听后惭愧地走了。

荀慈明（荀爽）与汝南人袁闾相见，袁闾问颖川有哪些知名人士，荀慈明首先提及自己的几位兄长。袁闾笑着说：“知名人士，难道仅仅因为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才算吗？”荀慈明说：“您这样责难我。依据的是什么义理？”袁闾说：“刚才我问的是国家名士，而你提及的是几位令兄，所以才责问你。”荀慈明说：“从前祁奚举荐人才，家族之内不漏掉他的儿子，家族之外不舍弃他的仇人，世人认为他极其公正。周公旦作《文王》之诗，没有论及尧、舜的盛德，而是颂扬文王、武王的丰功伟绩，这体现了敬爱自己亲人的义理。《春秋》的旨义，是以自己的鲁国为内，以华夏各国为外。况且《孝经》上说的‘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’，不是违背道德吗？”

祢衡被魏武帝曹操贬为鼓吏，正月十五试鼓时，祢衡扬起鼓槌击奏《渔阳掺挝》鼓曲，鼓声深沉凝重，如同金石撞击，满座宾客被感到得神情都变了。孔融说：“祢衡的罪与古代刑徒传说相同，但他不能激发明君思贤之梦。”魏武帝听后，感到惭愧，赦免了祢衡。

南郡庞士元（庞统）听说司马德操（司马徽）在颖川，就特地跋涉两千里去探望他。到了以后，正遇上司马德操采桑，庞士元在车上对他说：“我听说大丈夫立身处世，应当成为带金印、佩紫绶的显贵，哪能委屈自己洪流般的器量，而去做

治丝养蚕的妇女所做的事？”司马德操说：“您暂且先下车。您只知道走斜道可以快些，却不考虑有可能迷失道路。从前伯成从事农耕，不羡慕诸侯的荣华；原宪住着以桑条编门的破屋，而不愿为官去住高官的宅第，哪有居住则有华丽的房屋，出行则有轻车肥马，身边环绕数十侍女，然后才做出让人惊奇业绩的人呢？这正是许由、巢父之所以慷慨辞让天下，伯夷、叔齐之所以长叹国家灭亡而不食周粟的原因。所以即使有吕不韦窃取到秦相那样的显贵，齐景公有四千匹马那样的巨富，也不足为贵啊。”庞士元说：“我出生在边远之地，很少听到宠论高议，如果不是敲响洪钟，扣击雷鼓，就不能识得它的宏大深沉的音响啊！”

刘公干（刘祯）因对世子夫人失敬而获罪。魏文帝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在遵奉法纪方面这样不谨慎呢？”刘祯回答说：“臣确实才干平庸，见识短浅，也是由于陛下的法网太密，不够宽容。”

钟毓、钟会少年时就有美好的声誉，十三岁时，魏文帝听说了他们的名声，就对他们的父亲钟繇说：“应当让你的两个儿子来我这里。”于是下令召见。钟毓脸上有汗水，魏文帝问：“你的脸上为什么出汗？”钟毓回答说：“颤抖而惊慌，汗出如水浆。”魏文帝又问钟会：“你为什么不出汗？”钟会回答说：“恐惧而战栗，汗都不敢出。”

钟毓、钟会小时候，一次在父亲白天睡觉时，趁机一同偷喝药酒。其父钟繇这时候醒了，姑且假装睡着来观察他们的行动。钟毓是先行礼拜揖后才饮酒，钟会却饮而不拜。事后父亲问钟毓为何要拜揖，钟毓说：“酒是用来使礼仪完备的

东西，不敢失礼不拜。”又问钟会为什么不拜，钟会说：“偷酒本来就不符合礼仪，所以不拜。”

魏明帝在甄后的后园为外祖母建造馆舍，建成以后，亲自前去察看，对左右随从的人说：“这个馆舍应当起个什么名字？”侍中缪袭说：“陛下圣明的思想与古代的贤明君主一样，无限的孝心超过了曾参、闵子骞。这个馆舍的兴建，体现了您对舅家的钟爱，应当以‘谓阳’命名。”

何平叔（何晏）说：“服用五石散，不但可以治病，也感觉精神爽快，思绪开朗。”

嵇中散（嵇康）对赵景真（赵至）说：“你眼中瞳仁黑白分明，有战国时秦将白起的风采。遗憾的是器量有些狭小。”赵景真说：“一尺来长的测目标竿能够察验天体运行的度，一寸来长的津管可以测出来回往返的气。为什么一定要大，只要了解才识智慧如何就可以了。”

司马景王（司马师）东征毋丘俭、文钦时，挑选上党人李喜，让他担任从事中郎。便问李喜说：“以前先父征聘您，您不就职，现在我招聘您，您为什么来了呢？”李喜回答说：“您的先父以礼待我，所以我能以礼决定我的进退去留；而明公您是用法令约束我，我是畏惧法令才来任职罢了。”

邓艾说话口吃，跟别人说话自称名字时总是连说：“艾艾……”。晋文王司马昭同他开玩笑说：“您叫说‘艾艾……’，到底是几个‘艾’？”邓艾回答说：“古人说‘凤兮凤兮’，本来是一个凤。”

嵇中散（嵇康）被杀以后，向子期（向秀）应郡的推荐，随同上计吏到了洛阳，晋文王司马昭召见了，问他说：“听

说您有巢父、许由那样归隐山林的志向，怎么会在这里呢？”向子期回答说：“巢父、许由只是洁身自好狐傲不群之士，不值得赞扬和羡慕。”晋文王对他的回答大为赞赏。

晋武帝（司马炎）刚登上皇位时，占卜抽签，抽到了“一”。帝王传代之数，与占卜抽签所得的数字有关。晋武帝很不高兴，群臣也惊惶失色，没有谁能说出话。侍中裴楷走上前说：“我听说天得到‘一’就清明，地得到‘一’就安宁，王侯得到‘一’就能成为天下的首领。”晋武帝很高兴，群臣也赞叹佩服。

满奋怕风，一次在晋武帝（司马炎）座位旁陪侍时，北窗为琉璃屏风制成，实际上是很严密的，可是看上去却好像稀疏透风，满奋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。晋武帝笑话他，满奋回答说：“臣下好比吴地的水牛，看见月亮误以为是太阳，因怕热而喘。”

诸葛靓在东吴，有一次在朝堂大会上，孙皓问他：“你的字叫仲思，所思的是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在家里思考，事奉君王思忠，与朋友相交思信，如此而已。”

蔡洪来到洛阳，洛阳城中有人问他：“将军幕府刚刚开设，军政要员都在征召幕僚，在出身卑微者中寻求英才奇士，在山居隐者中选拔贤能俊杰之人。您是吴、楚一带的士人，是东吴亡国的遗民，有什么特殊的才能，来应这次召选？”蔡洪回答说：“夜光明珠，不一定出在孟津河中；满握大璧，不一定采自昆仑山上。大禹出生在东方的部落，文王出生在西部羌人之中。圣贤的出现，为什么必须在固定的地方？从前周武王讨伐纣王时，把殷商愚顽的百姓迁到了洛邑，莫非各位

先生就是他们的后代子孙吗？

计多名士一起到洛水边游乐，回来年，乐广问王夷甫（王衍）：“今天的游玩，快乐吗？”王夷甫说：“裴颀仆射善于谈论名理之学，谈起来滔滔不绝，有高雅的情致；张茂先（张华）论说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娓娓动听；我和王安丰（王戎）评说延陵季子（季札）、张子房（张良），也超远玄妙。”

王武子（王济）和孙子荆（孙楚）各自赞扬自己家乡的土地人物之类。王武子说：“家乡晋阳的大地坦而平，晋祠那个水淡而清，晋阳那里的人廉洁而坚贞。”孙子荆说：“我的家乡山高而巍峨，河水层层涟漪扬清波，家乡人物俊伟卓越英才众多。”

尚书令乐广的女儿嫁给了大将军成都王司马颖，成都王的哥哥长沙王司马乂在京城洛阳执掌大权，成都王便发兵想要谋取朝政。长沙王亲近小人，疏远君子，凡是在朝廷的，人人都怀有恐惧之心。乐广在朝廷上本来就有威望，再加上与成都王有姻亲关系，一群小人就在长沙王面前说他的坏话。长沙王曾经责问乐广，乐广神色自若，慢慢地回答说：“难道我竟会用五个儿子的性命来换取一个小女子吗？”从此长沙王才放了心，不再有疑虑。

陆机去拜访王武子（王济），王武子在席前放了几斛羊奶酪，指着羊奶酪对陆机说：“你们江东有什么东西可以与它媲美？”陆机说：“有千里湖莼菜羹，只是还没放进食盐和豆鼓罢了！”

西晋时有个小男孩，父亲病了，他去向人家讨药。主人问得了什么病，他回答说：“患了疟疾。”主人说：“令尊大人

是有美好德行的君子，怎么会得疟疾呢？”小男孩回答说：“它来伤害君子，所以才叫做疟（虐）呀。”

崔正熊（崔豹）到都郡去拜见郡守，郡守姓陈，他问崔正熊说：“您上距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有多少代？”崔正熊回答说：“我与崔杼相隔的代数，就像大人您距离春秋时齐国大夫陈恒的世代一样。”

晋元帝（司马睿）刚过江建国，对骠骑将军顾荣说：“寄居在别人郡国土地上，心里常常有惭愧之感。”顾荣跪下回答说：“臣下听说帝王是以天下为家的，所以殷商的首都先在耿，后来迁到亳，并无固定之处，周武王打败商纣王以后，把国家重器迁移到洛邑。希望陛下不要把迁都放在心上。”

庾亮去拜访周伯仁，周伯仁说：“您有什么高兴的事而忽然发胖了呢？”庾亮说：“您又有什么忧伤痛苦的事而忽然消瘦了呢？”周伯仁说：“我没有什么忧虑，只是觉得清虚淡泊之情天天来到，渣滓污秽日日离去罢了。”

南渡过江避难的一些士大夫，每逢风和日丽的日子，就相邀来到新亭，坐在草地上饮酒会宴。周伯仁在坐中叹息说：“风景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山河有变异之感！”在座的人互相对视，流下了眼泪。只有王丞相（王导）沉下脸来说：“大家应当齐心协力报效朝廷，恢复中原，怎么能像楚囚那样相对哭泣呢？”

太子说马卫玠当初要渡江避难的时候，形容憔悴，神情忧伤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看到这茫茫的长江，不觉百感交集。如果人难免有情的话，谁又能排遣这诸多感慨啊！”

司空顾和在尚未出名的时候，去拜访丞相王导。王丞相

当时略感劳累，对着他竟疲倦地打瞌睡了。顾和思索同王丞相见面交谈的办法，就对同坐的人说：“从前经常听到家叔元公（顾荣）谈起丞相辅佐中宗，保全了江南地区。丞相贵体略有不适，让人喘息不安。”丞相于是醒来了，对顾和说：“你这个人才能出众，机智灵敏而有锋芒。”

会稽郡贺贺循先生，品质清明，见识高远，一切言行遵循礼仪。不仅是东南一带的美才，实在是海内的英杰。

刘琨虽然被入侵中原的匈奴阻隔在北方，但是他志在忠于晋朝，他对温峤说：“从前班彪认识到汉朝刘家天下必然复兴，马援知道东汉光武帝值得辅佐。现在晋朝帝位虽然衰弱，但是上天赋予晋朝统治天下的大命并未改变，我打算在黄河以北建立功业，而派你到长江以南广造舆论，您能去吗？”温峤说：“我温峤虽然不够聪明，才能也比不上前人，但您以齐桓公、晋文公的气魄，要建立匡复王室的大功，我怎敢辞命不行呢！”

温峤当初作为刘琨的使者渡江而来。当时，江东东晋政权刚刚建立，纲常法纪还不健全。温峤初到，深感重重忧虑。不久他去拜见丞相王导，陈述晋愍帝被囚禁颠越、社稷祭坛被焚烧毁灭、先帝陵寝被削平挖毁等种种惨状，大有《黍离》诗篇所描写的那种哀痛。温峤忠于王室，慷慨激列，说得声泪俱下，王丞相也同他相对垂泪。陈述情况完毕，温峤又深深地倾诉心事，与王丞相殷勤结交，王丞相也深情厚意地酬答接待。辞别出来，温峤高兴地说：“江东原来有管夷吾（管仲）那样的贤相，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！”

王敦的哥哥王含，任光禄勋之职。王敦已经谋篡造反，屯

兵占据南州（姑孰），王含丢弃光禄勋职位南奔姑孰。丞相王导是王含、王敦的从弟，到皇宫门前向晋元帝谢罪。当时王导以丞相的身份兼任司徒（按：应为司空）、扬州刺史，他属下的官吏前来问候王导，仓促之间竟不知说什么好。顾和当时是扬州别驾，拿起笔来写道：“光禄勋王含为了躲避流言而远遁，明公您却在宫门的路边奔走蒙受风尘，我们这帮僚属很是不安，不知道您的贵体是否康健，起居如何？”

太尉郗鉴被任命为司空时，对同座的人说：“我平生的愿望不多，适逢世事纷乱，才位至三公。就像朱博任西汉丞相那样徒有虚名而得以晋升，心中实在惭愧。

高坐道人（尸黎密）不学汉语。有人问这是为什么。简文帝（司马昱）说：“这是为了减少应酬的麻烦。”

周仆射（周顗）举止温文尔雅，仪表堂堂。他去拜访王导，刚一下车，就有几个人扶持簇拥着，王导含笑看着他。入坐以后，就高傲地啸咏起来。王导说：“您想仿效嵇康、阮籍吗？”周仆射回答说：“我怎敢舍弃眼前的明公，而去希慕离我很远的嵇康、阮籍呢！”

庾亮曾经进入一座佛寺，看到一尊卧佛，说：“此人忙于普渡众生太疲倦了。”当时人把这句话作为名言。

挚瞻曾任四郡太守、王大将军（王敦）的户曹参军，后来又出任内史，这时年龄才二十九岁。他曾向大将军王敦告别，王敦对他说：“你年龄不满三十，已成为高官显贵了，也太早了。”挚瞻说：“与大将军相比稍微早了些，和战国时的甘罗比，已经是太晚了。”

梁国一户姓杨人家的孩子，才九岁，非常聪明。孔君平

(孔坦)去拜访他的父亲，他父亲不在家，家人就把他叫出来。他为客人摆设了果品，果品中有杨梅。孔君平指着杨梅给小孩看，说：“这是您家的果品。”小孩随声回答说：“没听说孔雀是先生家的家禽。”

廷尉孔坦把一件皮衣送给堂弟孔沈，孔沈推辞不肯接受。廷尉孔坦说：“像晏平仲（晏婴）那样以节俭著称的人，祭礼祖先时，虽然所用的祭品猪腿小得装不满一豆，却仍然穿了几十年狐皮裘衣，您又何必推辞呢？”于是孔沈接受了裘衣，穿在身上。

佛图澄与石勒、石虎交游，支道林说：“佛图澄是把石虎当作海鸥鸟。”

谢仁祖（谢尚）八岁时，他父亲豫州太守谢鲲带着他去送客。这时他的言谈已经极有悟性，可以达到上流水平。大家都一致赞扬他，说道：“年纪轻轻，是一座之中的颜回。”谢仁祖说：“座中没有孔夫子，怎么能分辨出谁是颜回？”

陶侃病重，没能留下一点对皇帝谏诤的话，朝廷上的士大夫都引为憾事。谢仁祖听到后，说：“当前并没有像齐桓公时竖刁那样的乱臣贼子，所以就不须陶公留下谏诤之言。”当世贤达认为这是有德者的善言。

竺法深在简文帝（司马昱）的客座上，丹阳君刘惔问他说：“道人怎么也与富宦之家交游？”竺法深回答说：“在您看去是朱门大户，在贫道看来就像出入蓬户一样。”有人说是尚书令卞壶问的。

孙盛担任庾亮的记室参军，有一次他随从庾亮打猎，带了他的两个儿子同行。庾亮事前不知道，在猎场上忽然看见

了孙盛的次子孙齐庄（孙放），当时齐庄的年龄只有七、八岁，庾亮对他说：“你也来了？”齐庄随声回答说：“这正是《诗经》上所说的‘无小无大，从公于迈’。”

孙齐由（孙潜）、孙齐庄（孙放）兄弟二人，小时候去谒见庾亮。庾亮问孙潜的字怎么称呼，孙潜回答说：“字齐由。”庾亮说：“要向何人看齐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向尧时的贤士许由看齐。”庾亮又问孙放的字怎么称呼，孙放回答说：“字齐庄。”庾亮说：“向谁看齐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向庄周看齐。”庾亮说：“为什么不仰慕孔子而仰慕庄子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孔圣人生而知之，所以难以企及仰望。”庾亮非常喜欢小孩齐庄的回答。

张玄之、顾敷是顾和的外孙和孙子，小时候都非常聪明，顾和都很看重他们，但是常常说顾敷更胜一筹，对顾敷更加偏爱和看重，张玄之颇有不满。当时，张玄之九岁，顾敷七岁，顾和带他们一起到寺庙中，看到释迦牟尼园寂之像，其弟子有哭的，有不哭的。顾和拿这个问题问两个孙辈。张玄之说：“蒙受到佛的亲爱所以才哭，没受到亲爱的所以不哭。”顾敷说：“不对。应当是由于忘却世俗之情所以才不哭，不能忘却世俗之情所以要哭泣。”

庾法畅去拜会太尉庾亮，他手持的麈尾极好。庾亮说：“这麈尾好极了，怎么还能够保存在你手里呢？”法畅说：“廉洁的人不要，贪婪的人不给，因此得以保存在我手中。”

庾稚恭（庾翼）做荆州刺史时，曾把一把羽毛扇进献给晋武帝（司马炎），晋武帝怀疑羽扇是用过的旧东西。侍中刘劭说：“柏梁台是高耸入云的建筑，造台的工匠先居在台下；管弦乐器变幻无穷的合奏，知音的钟子期、夔首先听到它的

音响效果。稚恭进献羽毛扇，是因为它好而不是新。”庾稚恭后来听说了这件事，说：“这个人适合在皇帝身边。”

骠骑将军何充去世以后，朝廷征召褚裒入朝，想要让他参掌朝政。他到了石头城后，长史王濛、丹阳尹刘惔（刘真长）一同去拜访他，褚裒说：“真长，朝廷将怎样安排我？”刘惔回间望着王胡之说：“这位会说。”褚裒于是看着王胡之，王胡之说：“国家已经有周公了。”

桓温发兵北征，途经金城，看到他从前做琅邪内史时所种的柳树，都已经长到十围粗了，感慨地说：“树木尚且如此，人怎么能禁得起岁月的流逝呢？”于是握住柳树枝条，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。

简文帝（司马昱）做抚军大将军的时候，曾经和桓宣武（桓温）一同上朝，两人互相谦让，请对方在前面走。桓宣武不得已而走在前面，便说：“我走在前面，正如《诗经》上说的‘伯也执殳，为王前驱’一样。”简文帝说：“我走在后面，也正如《诗经》上说的‘无小无大，从公于迈’一样。”

顾悦和简文帝（司马昱）同岁，而头发却早白了。简文帝说：“你的头发怎么先白了？”顾悦回答说：“蒲柳那样的柔姿，临近秋天就落叶了；松柏那样的坚质，经霜之后却更加茂盛。”

桓温伐蜀进入三峡，两岸陡峭的山壁像从天空悬挂而下，奔腾的波澜又快又急，便感叹地说：“既然做忠臣，就不能做孝子，怎么办呢？”

当初，火星进入太微，不久就发生了桓温废晋废帝（司马奕）为海西公的事。简文帝（司马昱）登基之后，火星又

进入太微，简文帝很厌恶这个征兆。当时郗超任中书侍郎，正在宫中值班。简文帝召郗超进内殿说：“做皇帝的天命是长还是短，本来就是不可以估计的，政局该不会再发生前些日子的事情吧？”

简文帝在暗室中坐着，召见宣武（桓温），宣武来到暗室，问皇上在哪儿。简文帝引用了孔子见盲人乐师师冕时所说的话，说道：“某在斯！”当时人认为简文帝很善于言辞。

简文帝来到华林园，环顾身边的随从人员说：“令人心有所悟的地方不必在远处，荫翳深邃的林木溪水间，就会产生庄周游于濠梁之上、垂钓于濮水之间的怀怀，觉得飞鸟走兽鸣禽游鱼都自然来和人亲近。”

太傅谢安对右军将军王羲之说：“中年以来常常为一些哀苦的事情而伤感，和亲友别离，就要好几天心境不好。”王羲之说：“桑榆晚年，自然会达到这种地步，正该靠音乐来陶冶性情和渲泻忧闷，还常常担心被晚辈们发觉，减少了这种娱情养性的欣喜快乐的情趣。”

支道林常常养着几匹马。有人说：“僧人养马不够风雅。”支道林说：“贫僧看重的是马的骏逸超凡。”

刘尹（刘惔）与桓宣武（桓温）一同听讲《礼记》。桓温说：“时而有心得神会的地方，就觉得离玄妙境界近在咫尺了。”刘惔说：“这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，仍然是金华殿上儒生讲解经书的常谈。”

羊秉担任抚军参军，年纪很轻就死了，有很好的名声，夏侯孝若（夏侯湛）为他写了一篇《羊秉叙》，对他备加赞叹痛悼。羊权做黄门侍郎，在简文帝身边侍坐。简文帝问：“夏侯

湛写了一篇《羊秉叙》，极合我心。他是你的什么人？有后代吗？”羊权流着眼泪回答说：“过世的伯父声名早著，但是没有后代；虽然他的声名传播到君王耳中，却没有为当今圣世留下后嗣。”简文帝为此慨叹了很久。

长史王濛与刘真长（刘惔）分别后又相见，王濛对刘惔说：“您学问修养又长进了。”刘惔回答说：“这就像本来就高罢了。”

刘尹（刘惔）说：“人们想象王荆产（王微）的优秀，这是想象高大的松树之下应当有清风而已！”

王仲祖（王濛）听了南方少数民族的言语不懂，神情迷惘地说：“假如从前能通牛语的介国国君葛卢前来朝拜，肯定不会听不懂这种话。”

刘真长（刘惔）做丹阳尹时，许玄度（许询）路经京都，在刘家住宿，床帐簇新而华丽，饮食丰盛而甘美。许玄度说：“如果能保全这个地方，实在胜过东山隐居的生活。”刘真长说：“你如果懂得吉凶取决于人的道理，我怎会不设法保全这地方呢？”当时王逸少（王羲之）在座，说：“假如当年巢父、许由遇到了稷、契，该不会说这种话。”刘、许二人听了都面有愧色。

右军将军王羲之与太傅谢安一同登上冶城，谢安悠然遐想，有超脱世俗的志向。王羲之对谢安说：“夏禹为国事辛劳，手脚都长满了老茧；周文王政务繁忙，到晚上才能进食，每日没有一点儿空闲时间。现在国家处于四野都是军营堡垒的动荡之中，人人都应当主动为国效力，如果一味空谈而荒废政务，讲究浮华的文辞而妨碍国家要务，恐怕不是当今该做

的事吧。”谢安回答说：“秦国任用商鞅，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，难道也是清谈导致的祸患吗？”

太傅谢安在一个寒冷的雪天会集家人，给子侄们讲论文章义理，不一会儿雪下大了，谢太傅高兴地问：“这扬扬洒洒的大雪像什么？”侄儿胡儿说：“空中撒盐大略可以比拟吧。”侄女说：“还不如比作柳絮随风而飘舞。”谢太傅大笑，十分高兴。这个侄女就是谢安的大哥谢无奕（谢奕）的女儿，左将军王凝之的妻子。

王中郎（王坦之）让伏玄度（伏滔）和习凿齿评论青州、楚地的人物。写成之后，拿给韩康伯看。韩康伯一句话都没说，王坦之说：“为什么不说话？”韩康伯说：“无可无不可。”

刘尹（刘惔）说：“每到风清月朗之时，就会想起名流高士许玄度（许询）。”

荀中郎（荀羨）在京口时，登上北固山眺望大海，说：“虽然没有看到海中三座仙山，就已然有使人凌云的豪气。如果是秦始皇、汉武帝那样的皇帝，一定要撩起衣裳沾湿双足，到海上神山去求仙药了。”

谢安说：“贤人圣人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，这中间也是很近的。”他的子侄们不同意这种说法，谢安叹息地说：“假如郗超听到这句话，一定不至于认为这话迂远而不切实际。”

支道林喜爱鹤，他住在剡县东边的岬山。有人赠送给他两只鹤，不多久，鹤的翅膀长成了想要飞走。支道林心里舍不得它们，就弄伤了鹤翅的硬羽。鹤振动翅膀却不能再飞，就扭过头来去看翅膀，然后将头低了下来，看上去好像很懊丧的样子。支道林说：“既然有直上云霄的姿质，怎么会肯于给

人作耳目之娱的宠物呢？”于是细心调养，让鹤的翅膀长好，放走他们使其飞走。

谢中郎（谢万）路经曲阿后湖，问身边随从的人：“这是什么水？”回答说：“曲阿湖。”谢中郎说：“那自然是深水流入而积聚起来，收纳各方之水而不流出。”

晋武帝（司马炎）每次给山涛的赏赐总是很少，太傅谢安问子侄们如何看待这件事。车骑将军谢玄说：“想必是由于受赏的人要求不多，从而使赏赐者忘了给少了。”

谢胡儿（谢朗）对庾道季（庾龢）说：“众名士或许来找你清谈，你可要坚固城垒，作好准备。”庾道季说：“假如文席（王坦之）来，我只用偏师对待他；假如韩康伯来，我就渡河焚舟，背水一战。”

李弘度经常慨叹自己没有得到赏识，扬州刺史殷浩知道他家境贫困，问他：“您能委屈一下心意去做县令吗？”李弘度说：“我的郁郁不得志，正像《诗经》里《北门》篇所发出的感叹一样，您早已知道了；一只走投无路的猿猴投奔树林，哪还有闲暇去选择栖身之树？”于是殷浩就授予他任剡县县令。

王司州（王胡之）到吴兴印渚察看，感叹地说：“这里不但使人胸襟开阔，思想得以净化，也使人觉得日月更加清澈明朗。”

谢万出任豫州都督，刚就任，将要西行去豫州治所，送行的人连日不断，谢万疲惫不堪。这时侍中高崧去了，径直走到谢万的身边坐下，接着就问：“您现在奉命去治理地方州郡，将要治理西部区域，打算怎样处理政务呢？”谢万大略说

了自己的想法。高崧便为谢万讲述了豫州的形势，说的话达数百句之多。谢万被吸引得竟起身离座倾听。高崧走了以后，谢万回想高崧的话说道：“阿鄱（高崧小字）确实有点才干。”谢万从此能陪客人坐到最后。

袁彦伯（袁宏）做安南将军谢奉的司马，京都的朋友们送他到濂乡。将要分别之际，袁彦伯本来已经就感到很凄凉帐惘，这时他感叹地说：“江山空旷辽远，确实有万里之势。”

孙绰作《遂初》赋，在山谷间的平川上造了居室，自称已经看清知止知足不慕名利的本分。他在房前种了一件松树，经常亲手培土施肥侍弄它。高世远当时和他是邻居，对孙绰说：“这小松树并非不纤弱可爱，但它永远不能做栋梁用啊！”孙绰说：“枫树、柳树即使长到两臂合抱那么粗，又有什么地方可派用场呢？”

征西大将军桓温把江陵城营建得极为壮丽，他会集宾客、僚属到长江渡口远望城景，说：“能给这座城以恰当品评的，有赏。”顾长康（顾恺之）当时作为桓温的宾客在坐，品评说：“遥望江陵，好似天上层城，红色楼阁，灿如傍晚彩霞。”桓温当即赏给他两个婢女。

王子敬（王献之）对王孝伯（王恭）说：“羊叔子自然是人才出众，但是这和别人有什么关系，所以还不如铜崔台上的歌妓。”

支道林见到东阳郡的长山，说：“多么坦荡而连绵不断啊！”

顾长康（顾恺之）从会稽郡回来，有人问那边的山川美在何处，顾长康说：“千峰竞秀，万壑争流，草木茂密覆盖其

上，好似绚烂的云雾升腾，彩霞弥漫。”

晋简文帝（司马昱）逝世，孝武帝（司马曜）年仅十几岁立为皇帝，一直到傍晚没有去哭吊。左右的侍从启奏说：“依照常例应该去哭吊。”孝武帝说：“悲哀到了极点就会哭，有什么常例可言？”

晋孝武帝（司马曜）要讲习《孝经》、谢安、谢石兄弟和众人事先在家里讲论研习。车武子（车胤）不好意思过多地向谢氏兄弟请教，对袁羊（袁乔）说：“不问就怕高论有所遗漏，多问则过于烦劳二谢。”袁羊说：“不必有这种疑虑。”车武子说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嫌麻烦呢？”袁羊说：“你何曾见过明镜因屡照而感到疲劳，清澈的溪流怕微风吹拂呢？”

王子敬（王献之）说：“从山阴的道路上行走，山川景色交相辉映，使人目不暇接。如果到了秋冬之交的时节，尤其令人难以忘怀。”

太傅谢安问他的子侄晚辈：“晚辈的事跟别人有什么相干，而父母却一心想着要使他们好？”大家都没有说话，车骑将军谢玄说：“这就好像芝兰玉树，人人都希望它生长在自家庭院阶下而已。”

道壹和尚喜欢雕饰言辞。他从京都建康返回东山，路经吴郡。不久赶上下雪，但天气不甚寒冷。许多僧人问他路上经历的情景，道壹和尚说：“一路风霜就不必说了，不过下雪时倒是先凝聚起惨淡的云气；城外城里的雪花在眼前倏忽飘过，林木、山峰已的白花花一片。”

张天锡任凉州刺史，在西部地区割据称王。不久他被苻

坚擒获，被任命为侍中。后来他随苻坚在寿阳战败降晋，到了东晋京都，受到孝武帝的器重，每次进宫与孝武帝谈论，没有不是一整天的。当时很有些嫉妒他的人，在座席间问张天锡：“北方有什么可贵之物？”张天锡说：“桑葚甘甜芳香，引来鸚鵡振翅飞响，淳厚的奶酪可以养性，使人没有嫉妒之心。”

顾长康（顾恺之）去拜祭桓宣武（桓温）的坟墓，写诗道：“高山崩塌，大海枯竭，飞鸟游鱼，何所依托！”有人问他说：“你这样倚重桓宣武，以往哭他的情景可以给我们描述吗？”顾长康说：“鼻子抽吸像刮起寒冷的长风，眼泪落下像瀑布倾泻河堤决口。”还有人说是另外两句：“哭声如雷霆劈山破石，眼泪像倾泻的河流注入大海。”

毛伯成（毛玄）对自己的才华很自负，常常宣称：“宁可做遭受摧折的兰花、玉石，也不作繁衍茂盛的萧、艾之类的恶草。”

范宁任豫州太守时，于四月初八佛诞日礼请佛像，并有礼请佛像的文书。众僧人猜想太守或许希望佛作个答复。有个小沙弥坐在末座，说：“佛祖默然不语，就是认可。”众人都赞同他的说法。

太傅司马道子夜晚在书斋静坐，当时天净月明，连一点微细的云丝都没有，太傅大为赞叹，以为美极了。谢景重在座，答话说：“我认为竟不如稍微有点云点缀一下更好。”太傅于是同他开玩笑说：“你存心不清净，竟然还想强行玷污这晴朗的天空吗？”

王中郎（王坦之）非常喜爱张天锡，问他说：“你看渡江南下的朝廷诸公，他们治理江东的思路和业迹，有哪些伟大

特异之处？后起的贤士与当初中原的贤士相比又怎么样？”张天锡说：“研讨探求玄理的深度，达到自王弼、何晏以来的高峰；因时制宜修订法制，有荀颢、荀勖、乐广的遗风。”王坦之说：“你的识见绰绰有余，为什么会受制于符坚？”张天锡回答说：“阴气消亡，阴气增长，所以国运艰辛不顺，割裂之象形成，难道这也值得多加讥讽吗？”

谢景重的女儿嫁给了王孝伯的儿子，两亲家相互关系很亲近友好。谢景重做太傅司马道子的长史，被弹劾，王孝伯就任用他为自己的长史，兼晋陵郡太守。太傅早已与王孝伯结下仇怨，不愿让王孝伯得到谢景重，就又请谢景重做咨议参军，表面上对谢表示挽留，实际上是以这种办法来离间两家的关系。等到王孝伯起兵反对司马道子失败之后，司马道子服用五石散绕着东城府行散，他的僚属都在南门迎候拜见。当时司马道子对谢景重说：“王孝伯起兵图谋不轨，听说是你替他出谋划策。”谢景重竟无惧色，收起笏板回答说：“乐彦辅有句话说：哪能用五个儿子的性命去换一个小女子。”司马道子认为他回答得很好，于是举杯劝酒说：“确实好！确实好！”

桓温的儿子桓玄从义兴郡回来后，去拜见太傅司马道子。太傅已经喝醉了，座中有许多客人，他问别人说：“桓温晚年想要谋反，怎么回事？”桓玄吓得伏在地上不敢起来。谢景重当时任太傅长史，举起手板回答说：“已故的桓宣武公（桓温）废除昏暗的海西公（司马奕），拥立圣明的简文帝登基，功劳超过了商代的伊尹、汉代的霍光，那些七嘴八舌的议论，还请太傅明鉴裁决。”太傅说：“我明白，我明白。”于是举起酒杯说：“桓义兴（桓玄），我劝你一杯酒！”桓玄这才起来到

太傅面前谢罪。

宣武（桓温）换防镇守南州，修建的街道又平又直。有人对王导的孙子东亭侯王珣说：“王丞相（王导）当年营建建康时，没有可供承袭的现成东西，街道规划建设得迂回曲折，比起这里差多了。”王珣说：“这正是丞相安排巧妙的地方。江东地方狭小，比不得中原地区。如果让街道平直畅达，那就一览无余了；故意修造得迂回曲折，让人感到像是深不可测。”

桓玄去拜访荆州刺史殷仲堪，殷正在小妾房里白日睡觉，左右近侍不给桓玄通报。桓玄后来谈起这件事，殷仲堪说：“根本没有睡觉，即使有此事，怎么能不以敬贤之心来替代好色之欲呢？”

桓玄问羊孚说：“为什么人们都重视吴地的民间歌曲？”羊孚说：“大概因为它妩媚而浮艳。”

谢混问羊孚说：“为什么器皿中推重瑚琏？”羊孚说：“当然是因为用它作为迎神之器的缘故。”

桓玄篡位之后，他的坐榻稍有所下降，群臣大惊失色。侍中殷仲文上前说道：“想必是由于皇上恩德深重，厚重的大地也不能承载。”当时人认为这话说得很好。

桓玄篡位以后，打算调整办公的官署，他问左右侍从：“虎贲中郎省应该设在什么地方？”有人回答说：“没有虎贲中郎省。”当时这是严重违旨的话。桓玄问：“怎么知道没有虎贲中郎省？”回答说：“潘兵在《秋兴赋叙》中说：‘我兼任虎贲中郎将，寄住在散骑省里值班。’”桓玄赞叹不已，夸他答得好。

谢灵运喜欢戴曲柄斗笠，隐士孔淳之对他说：“你向往高

超旷远的境界，为什么不能够放弃象征富贵荣华的曲柄伞的仪态呢？”谢灵运回答说：“莫非害怕影子的人不能忘记那影子？”

政事第三

陈仲弓为太丘长，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。事觉，收之，令吏杀焉。主簿请付狱考众奸，仲弓曰：“欺君不忠，病母不孝，不忠不孝，其罪莫大。考求众奸，岂复过此？”

陈仲弓为太丘长，有劫贼杀财主，主者捕之。未至发所，道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，回车往治之。主簿曰：“贼大，宜先按讨。”仲弓曰：“盗杀财主，何如骨肉相残？”

陈元方年十一时，候袁公。袁公问曰：“贤家君在太丘，远近称之，何所履行？”元方曰：“老父在太丘，强者绥之以德，弱者抚之以仁，恣其所安，久而益敬。”袁公曰：“孤往者尝为邺令，正行此事。不知卿家君法孤，孤法卿父？”元方曰：“周公、孔子，异世而出，周旋动静，万里如一。周公不师孔子，孔子亦不师周公。”

贺太傅作吴郡，初不出门，吴中诸强族轻之，乃题府门云：“会稽鸡，不能啼。”贺闻，故出行，至门反顾，索笔足之曰：“不可啼，杀吴儿。”于是至诸屯邸，检校诸顾、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，悉以事言上，罪者甚众。陆抗时为江陵都督，故下请孙皓，然后得释。

山公以器重朝望，年逾七十，犹知管时任。贵胜年少若和、裴、王之徒，并共宗咏。有署阁柱曰：“阁东有大牛，和峤鞅，裴楷鞞，王济剔鬣不得休。”或云潘尼作之。

贾充初定律令，与羊祜共咨太傅郑冲，冲曰：“皋陶严明之旨，非仆暗懦所探。”羊曰：“上意欲令小加弘润。”冲乃粗下意。

山司徒前后选，殆周遍百官，举无失才，凡所题目，皆如其言。唯用陆亮，是诏所用，与公意异，争之，不从。亮亦寻为贿败。

嵇康被诛后，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。绍咨公出处，公曰：“为君思之久矣。天地四时，犹有消息，而况人乎！”

王安期为东海郡。小吏盗池中鱼，纲纪推之。王曰：“文王之囿，与众共之。池鱼复何足惜！”

王安期作东海郡，吏录一犯夜人来。王问：“何处来？”云：“从师家受节还，不觉日晚。”王曰：“鞭挞宁越以立威名，恐非致理之本。”使吏送令归家。

成帝在石头，任让在帝前戮侍中钟雅、右卫将军刘超。帝泣曰：“还我侍中。”让不奉诏，遂斩超、雅。事平之后，陶公与让有旧，欲宥之。许柳儿思妣者至佳，诸公欲全之；若全思妣，则不得不为陶全让。于是欲并宥之。事奏，帝曰：“让是杀我侍中者，不可宥！”诸公以少主不可违，并斩二人。

王丞相拜扬州，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，人人有说色。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。公因便还到过任边，云：“君出，临海便无复人。”任大喜悦。因过胡人前，弹指云：“兰菹，兰菹”群胡同笑，四坐并欢。

陆太尉诣王丞相咨事，过后辄翻异。王公怪其如此。后以问陆，陆曰：“公长民短，临时不知所言，既后觉其不可耳。”

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，庾公正料事。丞相云：“暑，

可小简之。”庾公曰：“公之遗事，天下亦未以为允。”

丞相末年，略复不省事，正封箴诺之。自叹曰：“人言我愤愤，后人当思此愤愤。”

陶公性检厉，勤于事。作荆州时，敕船官悉录锯木屑，不限多少。咸不知此意。后正会，值积雪始晴，听事前除雪后犹湿，于是悉用木屑覆之，都无所妨。官用竹，皆令录厚头，积之如山。后桓宣武伐蜀，装船，悉以作钉。又云，尝发所在竹篙，有一官长连根取之，仍当足。乃超两阶用之。

何标骑作会稽，虞存弟謩作郡主簿，以何见客劳损，欲白断常客，使家人节量，择可通者。作白事成，以见存，存时为何上佐。正与謩共食，语曰：“白事甚好，待我食毕作教。”食竟，取笔题白事后云：“若得门庭长如郭林宗者，当如所白。汝何处得此人？”謩于是止。

王、刘与林公共看何标骑，标骑看文书，不顾之。王谓何曰：“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，望君摆拨常务，应对玄言，那得方低头看此邪？”何曰：“我不看此，卿等何以得存？”诸人以为佳。

桓公在荆州，全欲以德被江、汉，耻以威刑肃物。令史受杖，正从朱衣上过。桓式年少，从外来，云：“向从阁下过，见令史受杖，上捎云根，下拂地足。”意讥不著。桓公云：“我犹患其重。”

简文为相，事动经年，然后得过。桓公甚患其迟，常加劝勉。太宗曰：“一日万机，那得速！”

山遐去东阳，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，云：“承藉猛政，故可以和静致治。”

殷浩始作扬州，刘尹行，日小欲晚，便使左右取襜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刺史严，不敢夜行。”

谢公时，兵厮逋亡，多近甯南塘下诸舫中。或欲求一时搜索，谢公不许，云：“若不容置此辈，何以为京都？”

王大为吏部郎，尝作选草，临当奏，王僧弥来，聊出示之。僧弥得，便以己意改易所选者近半，王大甚以为佳，更写即奏。

王东亭与张冠军善。王既作吴郡，人问小令曰：“东亭作郡，风政何似？”答曰：“不知治化何如，唯与张祖希情好日隆耳。”

殷仲堪当之荆州，王东亭问曰：“德以居全为称，仁以不害物为名。方今宰牧华夏，处杀戮之职，与本操将不乖乎？”殷答曰：“皋陶造刑辟之制，不为不贤；孔丘居司寇之任，未为不仁。”

【译文】

陈仲弓（陈寔）做太丘县长，当时属下官吏有个谎称母亲有病而请假的人，事情被发觉后，陈仲弓逮捕了他，并命令小吏杀掉他。主簿请求把他交给狱吏考问他的其它罪行，陈仲弓说：“欺骗长官是不忠，咒母生病是不孝，不忠不孝，他的罪行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了。考问他的其它罪行，难道还有超过如此大罪的吗？”

陈仲弓（陈寔）做太丘县长，有个强盗劫财杀人，主管官吏去搜捕案犯。还没有到达案发现场，路上听说有个妇女分娩以后弃婴不养的事情，就调转车头前往查处。主簿说：

“强盗杀人案情重大，应该先去追究查办。”陈仲却说：“强盗杀死物主，怎能比得上骨肉相残？”

陈仲弓的长子陈元方（陈纪）十一岁时，去拜访袁公。袁公问他：“令尊在太丘任职，远近的人都称赞他，他实施了哪些德政呢？”元方说：“老父在太丘，对于强者用德行去安抚，对于弱者以仁爱去抚慰，让他们顺心地过着安乐的生活，久而久之，人们对他越加敬重。”袁公说：“我以往做邳县县令时，正是这样做的，不知道是令尊效法我，还是我学令尊？”元方说：“周公、孔子，出现在不同时代，但是他们的谋画措施和行动举止，虽然相隔很远却是一样的。周公没有学孔子，孔子也没有学周公。”

贺太傅（贺劭）做吴郡太守时，初到任不出府门，吴郡的豪族们很轻视他，竟然在郡府门上题词说：“会稽鸡，不能啼。”贺劭听说后，特意出去，走到门外回头看，要来笔补足两句说：“不可啼，杀吴儿。”于是他到各世家豪族的屯邸，查核顾、陆诸家役使官兵及隐匿逃亡农户之事，把情况全部报告给上级，获罪的人很多。陆抗当时任江陵都督，特地从江陵顺流而下向吴主孙皓求情，然后才得以免罪。

山涛以其才干在朝廷中享有很高的声望，年过七十，还掌管着当时官吏任免的事务。那些权贵子弟如和峤、裴楷、王济这一辈人，全都尊崇称赞他。有人在尚书省的台阁柱子上题词道：“阁东有一头大牛，和峤是栓在牛脖上的皮带，裴楷是套在牛后股的皮带，王济忙前忙后闹腾不休。”有人说这是潘尼写的。

贾初开始制定法令，和羊祜一起去请教太傅郑冲，郑冲

说：“像皋陶那样制定刑律有严明的宗旨，不是我这样愚昧无能的人所能探讨的。”羊祜说：“皇上的意思是想让你稍加补充润色。”郑冲才大略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。

司徒山涛前后选拔的人才，几乎遍及百官，举荐人才没有遗漏，凡是品评过的人物，事实证明都同他说的一致。只有用陆亮，是皇上下诏用的，与山涛的意见不同，山涛谏诤，皇上不听。陆亮不久也因受贿而被罢官。

嵇康被杀以后，山涛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任秘书丞。嵇绍向山涛征询出来就任还是居处不仕的方略，山涛说：“我为你想了很久了。天地四时，尚有盈虚盛衰的变化，何况是人事呢！”

王安期（王承）做东海郡太守。有一名小吏偷了池塘中的鱼，郡主簿要查处他。王安期说：“周文王打猎的苑囿，与众人共同享用。池塘里的鱼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！”

王安期（王承）做东海郡太守，吏役拘捕了一名违犯宵禁的人。王安期问：“从哪儿来？”回答说：“从老师家受教读书回来，不觉天已经晚了。”王安期说：“鞭打一名像战国时宁越一样勤奋学习的人来树立声威，恐怕不是达到社会清明安定的根本。”于是就派吏役送他回家。

晋成帝（司马衍）被苏峻挟持在石头城，助苏峻起兵的任让在成帝面前杀戮护卫成帝的侍中钟雅、右卫将军刘超。成帝哭着说：“还我的侍中！”任让不听皇帝的命令，于是斩了刘超和钟雅。苏峻之乱平定以后，陶侃和任让有旧交，想要宽恕任让。同苏峻一同作乱的许柳的儿子思妣（许永）声誉极好，朝中官员想要保全他。假如保全思妣，就不能不替陶

侃保全任让。于是想一起宽恕这两个人。事情启奏后，成帝说：“任让是杀我侍中的人，不能宽恕！”众官员因小皇帝的命令不可违背，就将两人一起处死了。

丞相王导被任为扬州刺史的时候，对前来的数百名宾客都施与恩惠，热情款待，人人都很高兴。只有临海郡一位姓任的客人和几个胡人未照顾周到。王导于是趁便绕到任姓客人身边，说：“您一出来，临海郡就没人了。”任姓客人非常高兴。王导又来到胡人面前，弹着手指说：“兰阁！兰阁！”那群胡人一同大笑，满座的人都很欢快。

陆太尉（陆玩）到王丞相（王导）那里去请教事情，过后总是推翻先前的说法，不按已经商量好的意见办事。王丞相奇怪他为什么会这样，后来以此来问陆玩。陆玩说：“您官高名大，我官低名小，临到议事时我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，过后细想又觉得不妥。”

丞相王导曾在夏天到石头城去看望庾冰，庾冰正在料理公务。王丞相说：“天气热，政务可以稍微从简。”庾冰说：“您身为丞相如果遗漏政务，天下人也未必认为恰当。”

王导丞相晚年，完全不再处理政务，只是签署文书画诺。他自己感叹地说：“人们说我糊涂，后人会思念我这糊涂。”

陶侃生性严肃认真，勤于政事，担任荆州刺史时，命令监造船只的官员把锯木屑全都收集起来，不限多少。大家都不理解他的用意。后来正月初一大会僚属，正赶上接连大雪之后天刚放晴，官府大堂前的台阶仍然很潮湿，于是全用锯木屑覆盖在上面，走路时一点不妨事。官府用的竹子，他总是叫人收存厚粗的竹头，堆积得像山一样。后来桓宣武（桓

温)讨伐西蜀时,要装备船只,便把这些竹头全都做成竹钉来用。又听说,他曾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征调竹篙,有个官员把竹子连根拔起来取下,以坚硬的竹根代替竹篙的铁竹,陶侃就给此人连升两级而重用他。

标骑将军何充任会稽内史时,虞存的弟弟虞睿做郡主簿,因为何充会客太多,身体劳累亏损,虞睿拟起草报告建议何充断绝一般的来客,让家人控制数量,选择应当接见的才去通报。报告文书写好后,拿着去见虞存。虞存当时是何充的高级僚属。正在和虞睿一起吃饭时,虞存对虞睿说:“报告文书写得很好,等我吃完饭再作批复。”吃完饭,虞存拿起笔在报告文书后面写道:“如果能找到一个像郭林宗那样的门亭长,就可以按你的意见办。你到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人呢?”虞睿于是中止了他的建议。

王蒙、刘惔和支道林一起去看望标骑将军何充,何充只管看文书,没有回过头来理睬他们。王蒙对何充说:“我们今天特意与林公来看望你,希望你能摆脱手头的日常政务,和我们共同谈谈精微的玄理,怎能还低头看这些东西呢?”何充说:“我如果不看这些文书,你们这些人怎能够得以保全?”大家都以为何充说得好。

桓温在荆州任刺史,一心想用德政来治理江汉地区,耻于以威势刑罚威慑别人。令史受杖责。刑杖只从朱红官服掠过。桓温的三儿子桓式当时还年轻,从外面进来,说:“刚才从衙署旁边经过,看见令史受杖责,刑杖上边扫着云根,下边拂着地皮。”意思是讥讽刑杖没有打着人身。桓温说:“我还担心打重了。”

简文帝（司马昱）做丞相时，事情动不动经过一年，然后才得以办完。桓温非常忧心他办事太慢，常常对他加以劝说勉励。简文帝说：“日理万机，怎么快得了呢？”

山遐离任东阳太守之后，王濛向简文帝请求任职东阳郡，他说：“我承接在威猛苛刻的政治之后，自然可以用温和清静的措施来达到大治。”

殷浩刚做扬州刺史时，丹阳尹刘惔出行，太阳稍稍偏西。将近傍晚，就叫左右侍从取来衣被行李准备歇宿。有人问是什么缘故，刘惔回答说：“刺史严厉，我不敢夜行而犯宵禁。”

谢安执政时，兵士和仆役逃亡，大多就近流窜到秦淮河南塘一带的各船中。有人请求对各船同时进行搜查，谢安不同意，说：“如果不能容纳安置这些人，怎么称得上天子所居的京城呢？”

王大（王忱）任吏部郎，曾经写好一份选用官吏名单的草案，临到将要上奏的时候，王僧弥（王珉）来了，就随手拿出来给王僧弥看。王僧弥拿到手，就按自己的意见将其中的人选改掉将近一半，王大认为非常好，就重新誊写随即上奏。

王东亭（王珣）与张冠军（张玄之）友善，王珣做了吴郡太守之后，有人问他的弟弟王珉说：“东亭侯王珣去担任郡守，不知教化和政绩怎么样？”王珉回答说：“不知道治理的政绩和教化怎么样，只知道和张玄之的交情一天比一天深厚罢了。”

殷仲堪将要去荆州任刺史，王珣问道：“德是以成全为善，仁是以不害人为本。现在您治理华夏，处于职掌生杀大权的

地位，这与您原来的操守不相违背吗？”殷仲堪回答说：“从前皋陶制定刑狱的制度，不能说他不贤；孔子身居掌管型狱的司寇之职，不能说他不仁。”

文学第四

郑玄在马融门下，三年不得相见，高足弟子传授而已。尝算浑天不合，诸弟子莫能解；或言玄能者，融召令算，一转便决，众咸骇服。及玄业成辞归，既而融有“礼乐皆东”之叹，恐玄擅名而心忌焉。玄亦疑有追，乃坐桥下，在水上据屐。融果转式逐之，告左右曰：“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，此必死矣。”遂罢追。玄竟以得免。

郑玄欲注《春秋传》，尚未成时，行与服子慎遇，宿客舍。先未相识，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《传》意，玄听之良久，多与己同。玄就车与语，曰：“吾久欲注，尚未了。听君向言，多与吾同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。”遂为《服氏》注。

郑玄家奴婢皆读书。尝使一婢，不称旨，将挞之，方自陈说，玄怒，使人曳著泥中。须臾，复有一婢来，问曰：“胡为乎泥中？”答曰：“薄言往诉，逢彼之怒。”

服虔既善《春秋》，将为注，欲参考同异；闻崔烈集门生讲传，遂匿姓名，为烈门人凭作食，每当至讲时，辄窃听户壁间。既知不能逾己，稍共诸生叙其短长。烈闻，不测何人，然素闻虔名，意疑之。明蚤往，及未寐，便呼：“子慎！子慎！”虔不觉惊应，遂相与友善。

钟会撰《四本论》，始毕，甚欲使嵇公一见，置怀中，既定，怀不敢出，于户外遥掷，便回急走。

何宴为吏部尚书，有位望，时谈客盈坐。王弼未弱冠，往见之。宴闻弼名，因条向者胜理，语弼曰：“此理仆以为极，可得复难不？”弼便作难，一坐人便以为屈。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，皆一坐所不及。

何平叔注《老子》，始成，诣王辅嗣，见王注精奇，乃神伏，曰：“若斯人，可与论天人之际矣！”因以所注为《道》、《德》二论。

王辅嗣弱冠诣裴徽，徽问曰：“夫无者，诚万物之所资，圣人莫肯致言，而老子申之无已，何邪？”弼曰：“圣人体无，无又不可以训，故言必及有；老、庄未免于有，恒训其所不足。”

傅嘏善言虚胜，荀粲谈尚玄远，每至共语，有争而不相喻。裴冀州释二家之义，通彼我之怀，常使两情皆得，彼此俱畅。

何宴注《老子》未毕，见王弼自说注《老子》旨。何意多所短，不复得作声，但应诺诺，遂不复注，因作《道德论》。

中朝时有怀道之流，有诣王夷甫咨疑者，值王昨已语多，小极，不复相酬答，乃谓客曰：“身今稍恶，裴逸民亦近在此，君可往问。”

裴成公作《崇有论》，时人攻难之，莫能折，唯王夷甫来，如小屈。时人即以王理难裴，理还复申。

诸葛宏年少不肯学问，始与王夷甫谈，便已超诣。王叹曰：“卿天才卓出，若复小加研寻，一无所愧。”宏后看《庄》、《老》，更与王语，便足相抗衡。

卫玠总角时，问乐令梦，乐云“是想。”卫曰：“形神所不接而梦，岂是想邪？”乐云：“因也。未尝梦乘车入鼠穴、捣齏啖铁杵，皆无想无因故也。”卫思“因”，经日不得，遂成病。乐闻，故命驾为剖析之，卫即小差。乐叹曰：“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。”

庾子嵩读《庄子》，开卷一尺便放去，曰：“了不异人意。”

客问乐令“旨不至”者，乐亦不复剖析文句，直以麈尾柄确几曰：“至不？”客曰：“至。”乐因又举麈尾，曰：“若至者，哪得去？”于是客乃悟服。乐辞约而旨达，皆此类。

初，注《庄子》者数十家，莫能究其旨要。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，妙析奇致，大畅玄风，唯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二篇未竟，而秀卒。秀子幼，义遂零落，然犹有别本。郭象者，为人薄行，有俊才，见秀义不传于世，遂窃以为己注，乃自注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二篇，又易《马蹄》一篇，其余众篇，或定点文句而已。后秀义别本出，故今有向、郭二《庄》，其义一也。

阮宣子有令闻，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：“老庄与圣教同异？”对曰：“将无同。”太尉善其言，辟之为掾。世谓“三语掾”。卫玠嘲之曰：“一言可辟，何假于三？”宣子曰：“苟是天下人望，亦可无言而辟，复何假于一！”遂相与为友。

裴散骑娶王太尉女，婚后三日，诸婿大会，当时名士、王裴子弟悉集。郭子玄在坐，挑与裴谈。子玄才甚丰赡，始数交，未快。郭陈张甚盛，裴徐理前语，理致甚微，四坐咨嗟称快，王亦以为奇，谓诸人曰：“君辈勿为尔，将受困寡人女婿。”

卫玠始度江，见王大将军，因夜坐，大将军命谢幼舆。玠见谢，甚说之，都不复顾王，遂达旦微言，王永夕不得豫。玠体素羸，恒为母所禁，尔夕忽极，于是病笃，遂不起。

旧云，王丞相过江左，止道“声无哀乐”、“养生”、“言尽意”，三理而已，然宛转关生，无所不入。

殷中军为庾公长史，下都，王丞相为之集，桓公、王长史、王蓝田、谢镇西并在。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，语殷曰：“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。”既共清言，遂达三更。丞相与殷共相往反，其余诸贤略无所关。既彼我相尽，丞相乃叹曰：“向来语，乃竟未知理源所归。至于辞喻不相负，正始之音，正当尔耳。”明旦，桓宣武语人曰：“昨夜听殷、王清言，甚佳，仁祖亦不寂寞，我亦时复造心；顾看两王掾，辄翬如生母狗馨。”

殷中军见佛经，云：“理亦应阿堵上。”

谢安年少时，请阮光禄道《白马论》，为论以示谢。于时谢不即解阮语，重相咨尽。阮乃叹曰：“非但能言人不可得，正索解人亦不可得！”

褚季野语孙安国云：“北人学问渊综广博。”孙答曰：“南人学问清通简要。”支道林闻之，曰：“圣贤固所忘言。自中人以还，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，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。”

刘真长与殷渊源谈，刘理如小屈，殷曰：“恶，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？”

殷中军云：“康伯未得我牙后慧。”

谢镇西少时，闻殷浩能清言，故往造之。殷未过有所通，为谢标谤诸义，作数百语，既有佳致，兼辞条丰蔚，甚足以

动心骇听。谢注神倾意，不觉流汗交面。殷徐语左右：“取手巾与谢郎拭面。”

宣武集诸名胜讲《易》，日说一卦。简文欲听，闻此便还，曰：“义自当有难易，其以一卦为限邪？”

有北来道人好才理，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，讲《小品》。于时竺法深、孙兴公悉共听。此道人语，屡设疑难，林公辩答清析，辞气俱爽。此道人每辄摧屈。孙问深公：“上人当是逆风家，向来何以都不言？”深公笑而不答。林公曰：“白旃檀非不馥，焉能逆风？”深公得此义，夷然不屑。

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，往反精苦，客主无间。左右进食，冷而复暖者数四。彼我奋掷麈尾，悉脱落满餐饭中，宾主遂至莫忘食。殷乃语孙曰：“卿莫作强口马，我当穿卿鼻！”孙曰：“卿不见决鼻牛，人当穿卿颊！”

《庄子·逍遥篇》，旧是难处，诸名贤所可钻味，而不能拔理于郭、向之外。支道林在白马寺中，将冯太常共语，因及《逍遥》。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，立异意于众贤之外，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。后遂用支理。

殷中军尝至刘尹所，清言良久，殷理小屈，游辞不已，刘亦不复答。殷去后，乃云：“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！”

殷中军虽思虑通长，然于才性偏精，忽言及《四本》，便若汤池铁城，无可攻之势。

支道林造《即色论》，论成，示王中郎，中郎都无言。支曰：“默而识之乎？”王曰：“既无文殊，谁能见赏？”

王逸少作会稽，初至，支道林在焉。孙兴公谓王曰：“支道林拔新领异，胸怀所及，乃自佳，卿欲见不？”王本自有一

往隼气，殊自轻之。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，王都领域，不与交言。须臾支退。后正值王当行，车已在门，支语王曰：“君未可去，贫道与君小语。”因论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。支作数千言，才藻新奇，花烂映发。王遂披襟解带，留连不能已。

三乘佛家滞义，支道林分判，使三乘炳然。诸人在下坐听，皆云可通。支下坐，自共说，正当得两，入三便乱。今义弟子虽传，犹不尽得。

许掾年少时，人以比王荀子，许大不平。时诸人士及支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，王亦在焉。许意甚忿，便往西寺与王论理，共决优劣，苦相折挫，王遂大屈。许复执王理，王执许理，更相覆疏，王复屈。许谓支法师曰：“弟子向语何似？”支从容曰：“君语佳则佳矣，何至相苦邪！岂是求理中之谈哉？”

支道林诣谢公，东阳时始总角，新病起，体未堪劳。与林公讲论，遂至相苦。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，再遣信令还，而太傅留之。王夫人因自出，云：“新妇少遭家难，一生所寄，唯在此儿。”因流涕，抱儿以归。谢公语同坐曰：“家嫂辞情愴慨，致可传述，恨不使朝士见！”

支道林、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。支为法师，许为都讲。支通一义，四坐莫不厌心；许送一难，众人莫不抃舞。但共嗟咏二家之美，不辩其理之所在。

谢车骑在安西艰中，林道人往就语，将夕乃退。有人道上见者，问云：“公何处来？”答云：“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。”

支道林初从东出，住东安寺中。王长史宿构精理，并撰其才藻，往与支语，不大当对。王叙致作数百语，自谓是名理奇藻。支徐徐谓曰：“身与君别多年，君义言了不长进。”王

大惭而退。

殷中军读《小品》，下二百签，皆是精微，世之幽滞。尝欲与支道林辩之，竟不得。今《小品》犹存。

佛经以为祛练神明，则圣人可致。简文云：“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？然陶练之功，尚不可诬。”

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，后精渐归支，意甚不忿，遂遁迹剡下。遣弟子出都，语使过会稽。于时支公正讲《小品》。开戒弟子：“道林讲，比汝至，当在某品中。”因示语攻难数十番，云：“旧此中不可复通。”弟子如言诣支公。正值讲，因谨述开意，往反多时，林公遂屈。厉声曰：“君何足复受人寄载！”

殷中军问：“自然无心于禀受，何以正善人少，恶人多？”诸人莫有言者。刘尹答曰：“譬如写水著地，正自纵横漫流，略无正方圆者。”一时绝叹，以为名通。

康僧渊初过江，未有知者，恒周旋市肆，乞索以自营。忽往殷渊源许，值盛有宾客，殷使坐，粗与寒温，遂及义理，语言辞旨，曾无愧色，领略粗举，一往参诣。由是知之。

殷、谢诸人共集。谢因问殷：“眼往属万形，万形来入眼不？”

人有问殷中军：“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，将得财而梦矢秽？”殷曰：“官本是臭腐，所以将得而梦棺尸；财本是粪土，所以将得而梦秽污。”时人以为名通。

殷中军被废东阳，始看佛经。初视《维摩诘》，疑“般若波罗密”太多；后见《小品》，恨此语少。

支道林、殷渊源俱在相王许。相王谓二人：“可试一交言。

而才性殆是渊源崑函之固，君其慎焉！”支初作，改辄远之，数四交，不觉入其玄中。相王抚肩笑曰：“此自是其胜场，安可争锋？”

谢公因子弟集聚，问：“《毛诗》何句最佳？”遏称曰：“‘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’”公曰：“‘讫谟定命，远猷辰告。’”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。”

张凭举孝廉，出都，负其才气，谓必参时彦。欲诣刘尹，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。张遂诣刘，刘洗濯料事，处之下坐，唯通寒暑，神意不接。张欲自发无端。顷之，长史诸贤来清言，客主有不通处，张乃遥于末坐判之，言约旨远，足畅彼我之怀，一坐皆惊。真长延之上坐，清言弥日，因留宿。至晓，张退，刘曰：“卿且去，正当取卿共诣抚军。”张还船，同侣问何处宿，张笑而不答。须臾，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，同侣惋愕。即同载诣抚军，至门，刘前进，谓抚军曰：“下公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。”既前，抚军与之话言，咨嗟称善，曰：“张凭勃率为理窟。”即用为太常博士。

汰法师云：“‘六通’、‘三明’同归，正异名耳。”

支道林、许、谢盛德共集王家，谢顾诸众曰：“今日可谓彦会。时既不可留，此集固亦难常，当共言咏，以写其怀。”许便问主人：“有《庄子》不？”正得《渔父》一篇。谢看题，便各使四坐通。支道林先通，作七百许语，叙致精丽，才藻精拔，众咸称善。于是四坐各言怀，毕，谢问曰：“卿等尽不？”皆曰：“今日之言，少不自竭。”谢后粗难，因自叙其意，作万余语，才峰秀逸，既自难干，加意气拟托，萧然自得，四坐莫不厌心。支谓谢曰：“君一往奔诣，故复自佳耳。”

殷中军、孙安国、王、谢能言诸贤，悉在会稽王许，殷与孙共论《易象妙于见形》，孙语道合，意气干云。一坐咸不安孙理，而辞不能屈。会稽王慨然叹曰：“使真长来，故应有以制彼。”即迎真长，孙意已不如。真长既至，先令孙自叙本理，孙粗说己语，亦觉殊不及向。刘便作二百许语，辞难简切，孙理遂屈。一坐同时拊掌而笑，称美良久。

僧意在瓦官寺中，王荀子来，与共语，便使其唱理。意谓王曰：“圣人有情不？”王曰：“无。”重问曰：“圣人如柱邪？”王曰：“如筹算。虽无情，运之者有情。”僧意云：“谁运圣人邪？”荀子不得答而去。

司马太傅问谢车骑：“惠子其书五车，何以无一言入玄？”谢曰：“故当是其妙处不传。”

殷中军被废，徙东阳，大读佛经，皆精解，唯至“事数”处不解。遇见一道人，问所签，便释然。

殷仲堪精核玄论，人谓莫不研究。殷乃叹曰：“使我解《四本》，谈不翅尔。”

殷荆州曾问远公：“《易》以何为体？”答曰：“《易》以感为体。”殷曰：“铜山西崩，灵钟东应，便是《易》耶？”远公笑而不答。

羊孚弟娶王永言女，及王家见婿，孚送弟俱往。时永言父东阳尚在，殷仲堪是东阳女婿，亦在坐。孚雅善理义，乃与仲堪道《齐物》，殷难之。羊云：“君四番后当得见同。”殷笑曰：“乃可得尽，何必相同？”乃至四番后一通。殷咨嗟曰：“仆便无以相异！”叹为新拔者久之。

殷仲堪云：“三日不读《道德经》，便觉舌本间强。”

提婆初至，为东亭第讲《阿毗昙》。始发讲，坐裁半，僧弥便云：“都已晓。”即于坐分数四有意道人，更就余屋自讲。提婆讲竟，东亭问法冈道人曰：“弟子都未解，阿弥那得已解？所得云何？”曰：“大略全是，故当小未精核耳。”

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，每相攻难。年余后，但一两番，桓自叹才思转退，殷云：“此乃是君转解。”

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，不成者行大法。应声便为诗曰：“煮豆持作羹，漉菽以为汁。萁中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；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”帝深有惭色。

魏朝封晋文王为公，备礼九锡，文王固让不受。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。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。籍时在袁孝尼家，宿醉扶起，书札为之，无所点定，乃写付使。时人以为神笔。

左太冲《三都赋》初成，时人互有讥訾，思意不惬。后示张公，张曰：“此《二京》可三。然君文未重于世，宜以经高名之士。”思乃询求于皇甫谧。谧见之嗟叹，遂为作叙。于是先相非贰者，莫不敛衽赞述焉。

刘伶著《酒德颂》，意气所寄。

乐令善于清言，而不长于手笔。将让河南尹，请潘岳为表。潘云：“可作耳，要当得君意。”乐为述己所以为让，标位二百许语，潘直取错综，便成名笔。时人咸云：“若乐不假潘之文，潘不取乐之旨，则无以成斯矣。”

夏侯湛作《周诗》成，示潘安仁，安仁曰：“此非徒温雅，乃别见孝悌之性。”潘因此遂作《家风诗》。

孙子荆除妇服，作诗以示王武子。王曰：“未知文生于情，

情生于文？览之凄然，增伉俪之重。”

太叔广甚辩给，而挚仲治长于翰墨，俱为列卿。每至公坐，广谈，仲治不能对；退，著笔难广，广又不能答。

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，亦有辩讷之异。扬州口谈至剧，太常辄云：“汝更思吾论。”

庾子嵩作《意赋》成，从子文康见，问曰：“若有意邪，非赋之所尽；若无意邪，复何所赋？”答曰：“正在有意无意之间。”

郭景纯诗云：“林无静树，川无停流。”阮孚云：“泓峥萧瑟，实不可言。每读此文，辄觉神超形越。”

庾阐始作《扬都赋》，道温、庾云：“温挺义之标，庾作民之望。方响则金声，比德则玉亮。”庾公闻赋成，求看，兼赠贖之。阐更改“望”为“俊”，以“亮”为“润”。

孙兴公作《庾公诔》，袁羊曰：“见此张缓。”于时以为名赏。

庾仲初作《扬都赋》成，以呈庾亮。亮以亲族之怀，大为其名价，云可三《二京》、四《三都》。”于此人人竞写，都下纸为之贵。谢太傅云：“不得尔。此是屋下架屋耳，事事拟学，而不免俭狭。”

刁凿齿史才不常，宣武甚器之，未三十，便用为荆州治中。凿齿谢笺亦云：“不遇明公，荆州老从事耳！”后至都见简文，返命，宣武问：“见相王何如？”答云：“一生不曾见此人。”从此忤旨，出为衡阳郡，性理遂错。于病中犹作《汉晋春秋》，品评卓逸。

孙兴公云：“《三都》、《二京》，五经鼓吹。”

谢太傅问主簿陆退：“张凭何以作母诔，而不作父诔？”退答曰：“故当是丈夫之德，表于事行；妇人之美，非诔不显。”

王敬仁年十三作《贤人论》，长史送示真长，真长答云：“见敬仁所作论，便足参微言。”

孙兴公云：“潘文烂若披锦，无处不善；陆文若排沙简金，往往见宝。”

简文称许掾云：“玄度五言诗，可谓妙绝时人。”

孙兴公作《天台赋》，以示范荣期，云：“卿试掷地，要作金石声。”范曰：“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。”然每至佳句，辄云：“应是我辈语。”

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，看竟，掷与坐上诸客曰：“此是安石碎金。”

袁虎少贫，尝为人佣载运租。谢镇西经船行，其夜清风朗月，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，甚有情致；所诵五言，又其所未尝闻，叹美不能已。即遣委曲讯问，乃是袁自咏其所作《咏史》诗。因此相要，大相赏得。

孙兴公云：“潘文浅而净，陆文深而芜。”

裴郎作语林，始出，大为远近所传。时流年少，无不传写，各有一通。载王东亭作《经王公酒垆下赋》，甚有才情。

谢万作《八贤论》，与孙兴公往反，小有利钝。谢后出以示顾君齐，顾曰：“我亦作，知卿当无所名。”

桓宣武命袁彦伯作《北征赋》，既成，公与时贤俱看，咸嗟叹之。时王珣在坐，云：“恨少一句。得‘写’字足韵当佳。”袁即于坐揽笔益云：“感不绝于余心，溯流风而独写。”公谓王曰：“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。”

孙兴公道曹辅佐：才如白地明光锦，裁为负版绔，非无文采，酷无裁制。”

袁彦伯作《名士传》成，见谢公，公笑曰：“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，特作狡狴耳，彦伯遂以著书。”

王东亭到桓公吏，既伏阁下，桓令人窃取其白事，东亭即于阁下更作，无复向一字。

桓宣武北征，袁虎时从，被责免官，会须露布文，唤袁倚马前令作。手不辍笔，俄得七纸，殊可观。东亭在侧，极叹其才。袁虎云：“当令齿舌间得利。”

袁宏始作《东征赋》，都不道陶公。胡奴诱之狭室中，临以白刃，曰：“先公勋业如是！君作《东征赋》，云何相忽略？”宏窘蹙无计，便答：“我大道公，何以云无？”因诵曰：“精金百炼，在割能断。功则治人，职思靖乱。长沙之勋，为史所赞。”

或问顾长康：“君《箏赋》何如嵇康《琴赋》？”顾曰：“不赏者作后出相遗，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。”

殷仲文天才宏赡，而读书不甚广博，亮叹曰：“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，才不减班固。”

羊孚作《雪赞》云：“资清以化，乘气以霏。遇象能鲜，即洁成辉。”桓胤遂以书扇。

王孝伯在京，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，问：“古诗中何句为最？”睹思未答。孝伯咏“所遇无故物，焉得不速老”：“此句为佳。”

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，云：“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。”因吟啸良久，随而下笔，一坐之间，诔以之成。

桓玄初并西夏，领荆江二州、二府、一国。于时始雪，五处俱贺，五版并入。玄在听事上，版至，即答版后，皆粲然成章，不相揉杂。

桓玄下都，羊孚时为兖州别驾，从京来诣门，笺曰：“自顷世故睽离，心事沦蕴。明公启晨光于积晦，澄百流以同源。”桓见笺，驰唤前，云：“子道，子道，来何迟！”即用为记室参军。孟昶为刘牢之主簿，诣门谢，见云：“羊侯，羊侯，百口赖卿。”

【译文】

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，三年没能见到老师，只是由马融的高徒传授学习而已。有一次马融曾用浑天仪测算天体位置，得不出准确结果，众弟子也没有谁能够解决的。有人说郑玄能解决，马融就叫郑玄来测算，郑玄转动浑天仪，一运算就解出了结果，大家都很惊讶佩服。等到郑玄学业完成辞别老师回家的时候，随之马融便发出了“儒学都传到东边去”的感叹，他怕郑玄独享盛名而心怀妒忌。郑玄也疑心有人来追赶，就坐在桥下，脚穿木屐踏在水上。马融果然按照旋转栝盘推算的兆象追赶他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郑玄在土之下水之上，并挨着木头，这表明他一定死了。”于是停止追赶。郑玄竟然因此而得以逃脱。

郑玄想为《春秋左氏传》作注释，还没有完成时，有一次出行同服子慎（服虔）相遇，同宿一家客舍。开始两人并不相识，服子慎在店外车上与别人谈自己注《春秋左氏传》的想法，郑玄听了很久，发现他的见解大多与自己相同。郑玄

就走近车子对服子慎说：“我早就想为《春秋左氏传》作注，尚未完成。听您刚才所言，大多意见跟我相同，现在应当把我所作的注全部给您。”于是《春秋左氏传》就有了《服氏注》。

郑玄家的奴婢都读书。有一次郑玄使唤一名婢女，不合自己的心意，要鞭打她，婢女仍然辩解，郑玄大怒，让人把她泥水中去。不一会儿，又有一名婢女过来，问道：“为什么站在泥里？”婢女回答说：“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我去向他陈述，适逢他在发怒。’”

服虔（服子慎）已经精通《春秋》，将要给他作注，想参考其它人相同或不同的见解。听说崔烈聚集学生在讲解《春秋传》，便隐姓埋名，受雇替崔烈的学生做饭。每当崔烈讲解时，总是在门口壁旁偷听。后来知识崔烈不能超过自己，他才逐渐地和学生们评论崔烈所讲内容的短长。崔烈听说后，猜想不出是什么，然而平素就听说过服虔的大名，心里怀疑是他。第二天一早前往服虔住处，趁着服虔尚未醒来，便喊：“子慎，子慎！”服虔惊醒不知不觉答应了，于是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。

钟会撰写《四本论》刚完，很想让嵇康看看，便把它揣在怀中，已经到了嵇康住处，又怕嵇康诘问驳难，揣在怀里不敢拿出来，便在门外远远地把稿子扔进去，立即转身急急忙忙跑了。

何晏任吏部尚书，有很高的地位和名望，当时到他家去清谈的客人经常座无虚席。王弼当时不到二十岁，去拜见何晏。何晏听说过王弼的名字，就把往日谈的精妙的玄理分条

讲给王弼听，他对王弼说：“这玄理我以为精妙到了极点了，你能够再提出驳难吗？”王弼便予以驳难，满座的人都认为何晏理屈。于是王弼一人担当主客正反两方角色，自己提出问题，自己驳辩论证，来回进行了几个回合，都是满座的人所不及的。

何平叔（何晏）注解《老子》刚刚完成，去拜访王辅嗣（王弼），看到王弼注解的《老子》精湛非凡，就从心底里佩服，说：“像这样的人，真可以同他谈论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问题了。”因此把自己所作的注释写成《道》《德》二论。

王辅嗣（王弼）二十岁时去拜见裴徽，裴徽问道：“说到‘无’，确实是万物存在的依据，孔圣人不肯论及，而老子却一再申述不已，是什么道理呢？”王弼说：“孔圣人体察到‘无’，而‘无’又不能解释清楚，所以言必谈‘有’；老子、庄子不能超脱世间之“有”，但是总是经常地训释他们把握不足的‘无’。”

傅嘏善于谈论虚无之理的美妙，荀粲的言论崇尚玄奥高远的性理天道，两人到一起清谈，总有争论而互相不能说服对方。裴徽解释两人的义理，沟通彼此胸意，常常使得双方心情都很融洽，彼此都很舒畅。

何晏注《老子》尚未完成，见到王弼以后听到他陈述注《老子》的意旨。何晏感到自己的见解多有不足，就不再说些什么，只是嗯嗯地答应，于是他不再为《老子》作注，而改作《道德论》。

西晋时有位仰慕道家学说的人，去拜访王夷甫（王衍）请教一些疑难问题，恰好王夷甫因为头一天说话过多，略感疲

倦，不再应酬回答，就对客人说：“我今天身体稍感不适，裴逸民（裴颢）也近在此地，你可以去问他。”

裴颢写了《崇有论》，当时一些人攻击诘问他，可是没有谁能使他折服，只有王夷甫（王衍）来，他似乎稍有屈从。当时有人就用王夷甫的理论来驳难裴颢，但是裴颢的理论最后仍然得以申发。

诸葛玄年轻时不肯学习，但是一开始同王夷甫（王衍）谈论时，便已达到了很高的造诣。王夷甫感叹地说：“你天才卓越出众，如果再稍加研究探索，便无愧于任何人。”诸葛玄后来看了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，再与王夷甫谈论，就完全与他相抗衡了。

卫玠童年时，向尚书令乐广梦是怎么回事，乐广说：“梦是心中所想。”卫玠说：“物象和精神不接触而做了梦，怎么会是心中所想呢？”乐广说：“那是有因缘关系的。人们未曾梦见乘车进入鼠穴、把菜捣成细末会把铁杵吃掉的事，这是因为平素没有想过，也没有因缘关系的原因。”卫玠思考做梦的因缘终日不得其解，竟然痴想成病。乐广听说后，特地乘车前去为他分析解释，卫玠的病才稍微好转些。乐广感叹地说：“这孩子心中搁不住事情，有问题就要弄清楚，想来必定不会有膏肓之疾。”

庚子嵩读《庄子》，展开书卷一尺左右就放在一边，说：“和我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有个客人请教乐广“旨不至”的含义，乐广也不去剖析文句，只是用麈尾柄去敲几案说：“达到没有？”客人说：“达到了。”乐广于是又举起麈尾，说：“如果达到了，怎么又离

开了？”于是客人大悟而心服。乐广言简而意明，都与此相类似。

当初，注释《庄子》的有数十家，但是没有哪一家能探究到庄子学说的宗旨。向秀在旧注之外为《庄子》解义，分析得相当奇妙，使谈玄之风大为畅兴，只是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两篇尚未完成，向秀就死了。向秀的儿子年幼，向秀所作的“解义”于是四散零落了，然而还有另外的写本存留。郭象这个人，为人缺少端正品行，却有才气，他看见向秀的“解义”没有在社会上流传，于是就剽窃过来作为自己的注释，自注了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二篇，又改换了《马蹄》一篇的注释，其余各篇，有的只是把文字句读修改一下而已。后来向秀“解义”另一个本子发现了，所以现在有向秀、郭象两个《庄子》注本，其解义是一样的。

阮宣子（阮修）有好名声，太尉王夷甫（王衍）见到他问道：“老庄学说与孔圣之道是相同还是不相同？”阮宣子说：“恐怕相同。”太尉认为他说得好，就任他为掾。当时人称阮修是凭三个字就被征召任掾的人。卫玠嘲笑他说：“一个字就可以被任为掾这个官职，何必借助三个字？”阮宣子说：“假如是天下众望所归的人，也可以不说什么而被征召任官，又何必借助一个字？”于是两个彼此交往成了好朋友。

裴散骑（裴遐）娶了太尉王衍的女儿，婚后第三天，几个女婿聚会，当时的名士、王家裴家的子弟全都来了。郭子玄（郭象）在座中，挑头与裴遐辨名析理。郭子玄才学渊博，开头几个回合，双方交锋并不爽利。于是郭象铺陈展开论述，气势很盛，裴遐则从容地申辩前面提到的见解，阐述的义理

和情致极其精深微妙，满座宾客都赞叹称好，王太尉也很惊奇，对大家说：“各位不要再谈了，否则将要被我女婿弄困窘了。”

卫玠刚渡江南下，拜见大将军王敦，趁夜坐谈，王大将军召来谢幼舆（谢琨）陪客。卫玠一见谢幼舆，就非常喜欢他，完全不再理睬王大将军，就和谢幼舆通宵达旦清谈玄理，王大将军整夜都没有插上话。卫玠身体一向瘦弱，常被母亲禁止应酬，这一夜忽然过度劳累，从此病情严重，于是卧床不起。

以前人们说，丞相王导到江东以后，只讲论“声无哀乐”、“言尽意”、“养生”三个论题而已，但是展转相连而派生出许多观点，万事万物无所不包。

殷中军（殷浩）做庾亮的长史，顺江下至京都建康，丞相王导为他举行集会，桓公（桓温）、王长史（王濛）、王蓝田（王述）、谢镇西（谢尚）都在座。丞相王导亲自解下挂在帐带上的麈尾，对殷浩说：“我今天要和你一起谈玄析理。”交谈开始之后，一直延续到三更时分。王丞相与殷浩反复辩难，其余各位概不参与。等到双方发挥道理已尽之后，王丞相便感慨地说：“方才说了许多话，竟然还是没有弄清义理的根本到底在哪里。至于言辞所要表达的意思同所用的譬喻不相违背，正始年间的谈玄析理，大概也是如此罢了。”第二天早晨，桓温对人说：“昨天夜里听殷中军、王丞相请谈，非常精妙，当时谢尚也不感到寂寞，我也有会心之处；回头看两位姓王的属官，就活脱脱地像见不得人的母狗一样直发楞。”

殷中军（殷浩）看了佛经，说：“玄学义理也应该在这里

面。”

谢安年轻的时候，请光禄大夫阮裕讲解《白马论》，阮裕就写了文章给谢安看。当时谢安不能立即理解阮裕的话，便又一再向他请教。阮裕便感叹地说：“不仅能谈论《白马论》的人不可多得，就是寻求理解的人也不可多得。”

褚季野（孙哀）对孙安国（孙盛）说：“北方人做学问，深广渊博而能兼收并蓄。”孙安国回答说：“南方人做问，透彻通达而能简明扼要。”支道林听后说：“圣贤本来就是领会意趣不拘于记诵言语的人。就中等才质以下的人来看，北方人读书像在明处看月亮，视野开阔而不周密；南方人读书像从窗中看太阳，目标集中而不宽广。”

刘真长（刘惔）和殷渊源（殷浩）谈论玄理，刘惔辩论玄理略处劣势，殷浩说：“咳！你不想制造一架好云梯来仰攻吗？”

殷中军（殷浩）说：“韩康伯未曾得到我口头上的褒奖赞誉。”

镇西将军谢尚年轻时，听说殷浩善于清谈，特意前去拜访他。殷浩没有过于有所阐发，只是为谢尚揭示几条义理，说了几百句，既有美好的情趣，又加上文辞丰美华丽，很足以动人心弦。谢尚全神贯注，倾意聆听，汗流满面竟未觉察。殷浩从容地对左右侍从说：“拿手巾来给谢郎擦擦脸。”

桓温召集了许多名流讲解《易经》，每天讲一卦。简文帝本来想去听，听说这种情况以后就回来了，说：“各卦的义理本当有难有易，怎么能以讲一卦为限呢？”

有个北方来的僧人喜欢谈论哲理，与支道林在瓦官寺相

遇，讲论《小品经》。当时竺法深、孙兴公（孙绰）都在座听讲。这位僧人的言语之中，屡次提出疑难，支道林答辨应对都很清析，辞清气爽。这个道人每次论辩总是遭到挫败。孙兴公向竺法深：“上人您应当是逆风而上的雄辩大家，刚才为什么全不讲话呢？”竺法深笑而不答。支道林说：“白檀香并不是不香，但它的香气怎么能逆风而闻到呢？”竺法深听到了这种说法，平静坦然，毫不介意。

孙安国（孙盛）到殷中军（殷浩）的住所一起谈论玄理，双方辩难竭尽心力，为客为主的两方都直来直去没有隔阂。身边的侍从送上饭食，饭冷了又重新热过连续好多次。双方用力挥动麈尾，以致麈尾毛全都脱落到饭菜之中，宾主二人一直到日落时分都忘了吃饭。殷中军便对孙安国说：“你不要做执拗的烈性马，我一定会穿透你的鼻子！”孙安国说：“你难道没见过豁了鼻子的牛，我一定要穿透你的面颊。”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，长久以来是很难探究的一篇。各知名贤达能够钻研体味的境界，都不能超越郭象、向秀阐述的义理之外。支道林在白马寺中，和冯太常（冯怀）一起谈论，论及《逍遥游》。支道林超越郭、向两家之上揭示了新的义理，在各知名贤达之外提出了不同的见解，都是那些知名贤达探讨玩味而未能得到的。于是后来人就采用了支道林解释的义理。

殷中军（殷浩）曾经到刘尹（刘惔）那里，清谈了很长时间，殷中军稍处劣势，便东拉西扯说个没完没了，刘惔也不再作答。殷中军走后，刘惔就说：“乡巴佬强学别人这样清谈。”

殷中军（殷浩）虽然对各种理论的思辩全都擅长，然而在才性之学方面特别精深，如果谈到关于和性的《四本》，就好像汤池铁城，有无懈可击之势。

支道林撰写《即色论》，写成以后，给王中郎（王坦之）看，中郎看完一句话都没说。支道林说：“你是默默地记在心里了吗？”王中郎说：“既然没有像文殊菩萨那样的大智慧者，谁还能被赏识呢？”

王逸少（王羲之）任会稽内史，刚到任时，支道林正在那里。孙兴公（孙绰）对王羲之说：“支道林标新立异，他胸中研究思考所及的义理，确实很精妙，你想见他不？”王羲之本来自负有一腔才气，很轻视支道林。后来孙兴公与支道林共乘一辆车到王羲之的住处，王总是设界自守，不与之交谈。不一会儿，支道林退了出去。后来正值王羲之要出行，车子已在门口等着，支道林对王羲之说：“请您不要离开，贫僧与您略谈几句。”就谈论起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。支道林论述数千言，才思辞藻新奇，就像烂漫的花朵争相开放，交相辉映。王羲之于是敞开衣襟，解开衣带，沉迷于谈论之中，恋恋不舍，不想离去。

佛教三乘教义是晦涩难懂的，支道林对三乘作了剖析解说，使三乘教义清楚明白。众人在坛下坐听，都说可以弄通了。支道林下坛落坐，大家在一起讲论，只能讲通两乘，涉及三乘就纠缠不清了。如今三乘的教义虽然弟子们传了下来，但仍然没有完全得到三乘之义。

许椽（许珣）年轻的时候，有人拿他和王荀子（王修）相比，许珣极为不平。当时众名士和支道林法师都在会稽西寺

谈玄析理，王修也在那里。许珣心中很忿恨，就到西寺去与王修辩论玄理，要决个胜负优劣，经过激烈的诘难辩驳，王修终于被挫败。许珣又持王修的论点，王修持许珣的论点，重新颠倒过来疏通义理进行驳辩，王修又受挫败阵。许珣对支道林法师说：“弟子刚才的辩辞怎么样？”支道林从容地说：“你的辩辞好倒是好的，但是何必要苦苦为难人家呢？这哪里是探求得当之理的辩论呢？”

支道林去拜访谢安，谢安的侄子谢朗还在童年，生病刚好，身体还经不住疲劳，就与支道林讲论起义理，谈着谈着就相互诘问驳难起来。谢朗的母亲王夫人在屏风后听到了，两次派人让谢朗回去，太傅谢安却留住他不放。王夫人因而亲自出来，说：“新妇我年轻时就遭遇家难守寡，一生所寄托的，只有这个孩子了。”于是流着眼泪，把儿子抱回去了。谢安对同坐说：“家嫂言辞感人，情绪激昂，很值得传扬称述，遗憾的是这情景不能够使朝廷官吏亲眼见到。”

支道林、许椽（珣）等人都在会稽王司马昱的斋室里，支道林做说经的法师，许珣做唱经的都讲。支道林阐明一项义理，四座之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；许珣唱诵一段经文，众人没有不欢欣鼓舞的。众人只顾赞叹二人讲说唱诵之美妙，也不去分辨他们讲唱的义理所在。

车骑将军谢玄在为其父亲安西将军谢奕守丧期间，支道林前去和他清谈，将近傍晚才回去。有人在路上见到他，问道：“您从哪儿来？”支道林回答说：“今天跟谢孝子畅谈了一番。”

支道林刚从东边会稽郡到建康，住在东安寺中。长史王

濛预先构思了精深的道理，并且恃其有才思辞藻，前去与支道林谈说玄理，但是却不能与支道林相匹敌。王濛陈述义理说了几百句，自以为是名理奇辞。支道林缓缓地对王濛说：“我与您相别多年，您的义理词藻一点儿没有长进。”王濛大为羞惭而告辞。

殷中军（殷浩）读佛经《小品》，有二百多处加了书签做标记，都是内容精微深奥，世人感到疑难之处。他曾经想和支道林辨析这些难点，竟没能实现。至今《小品》经还在。

佛经认为去除杂念，修练精神，就可以成佛。简文帝说：“不知道是否可以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？不过陶冶性情修练精神的功夫，还是不可抹杀的。”

于法开起初与支道林争名位，后来人心逐渐归向支道林，于法开心中很不服气，于是隐居到剡县一带。他派遣弟子到京都去，嘱咐弟子经过会稽。当时支道林正在会稽讲佛经《小品》。于法开告诫弟子说：“支道林讲《小品》，等到你到那里时，该是正在讲论某品。”于是教给弟子往来数十番的辩驳诘难的内容，并且说：“过去这些内容都是人们搞不通的。”弟子按照他的话去拜访支道林。正逢支道林在讲经，弟子就谨慎地陈述了于法开教给他的意见，同支道林往返辩论了多时，支道林终于理屈受挫，厉声说：“您何苦接受他人的旨意，做别人的传声筒！”

殷中军（殷浩）问：“大自然并没有存心赋与人以某种品质，但为什么恰恰是好人少，坏人多？”听众没有一个能作答的。刘惔回答说：“这就好比把水泼在地上，水只是自然地纵横流淌，绝对没有正方或圆形的。”当时人极为赞叹，认为这

是至理名言。

康僧渊刚来江东时，还没有人了解了，总是在街市上游逛，以乞讨为生。一天他忽然来到殷渊源（殷浩）的住处，恰好赶上有许多宾客。殷浩让他坐下，略作寒暄，便谈及义理。康僧渊的言辞意旨，竟毫不逊色，把所领悟的略加，就一直深入高深境界。从此人们都知道他了。

殷浩、谢安等人一起聚会。谢安便问殷浩：“眼睛去接触万物的形状，万物的形状是不是来进入人的眼中呢？”

有人问殷中军（殷浩）：“为什么将要得到官位时就会梦见棺材，将要得到钱财时就会梦见粪便？”殷中军说：“官位本是腐臭的东西，所以将要得到时就会梦见棺木尸体；钱财本是粪土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将要得到时就会梦见污秽之物。”当时人都认为这是至理名言。

殷中军（殷浩）被罢黜住在东阳郡时，开始看佛经。起初看《维摩诘经》，他为经中“般若波罗密”这句话太多而感到疑惑不解；后来看到《小品经》，又为这句话太少而感到遗憾。

支道林、殷渊源都在相王司马昱的府上。司马昱对他们二人说：“你们不妨试着辩论一场，不过才性之学或许是殷渊源之所长，会象崑山、函谷关那样难以攻破，支道林可要谨慎一点啊！”支道林刚开始辩难时，改变路数远避才性问题，然而交锋三四个回合之后，竟不知不觉陷入了才性的玄理之中。司马昱拍着支道林的肩膀笑着说：“这本来是他胜过别人之处，怎么能和他争高低！”

谢安趁子侄们聚在一起的机会，问：“《毛诗》中哪句最

好？”谢玄称引说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谢安说：“讵谟定命，远猷辰告。”说这一句颇有雅士的深远情致。

张凭被推荐为廉以后，来到京都，恃其才气，认为自己必定会加入名流行列。他想去拜访丹阳尹刘惔（刘真长），同乡和其它同时被举为孝廉的人都笑话他。张凭于是去拜访刘惔，刘惔正在洗涮处理一些杂事，安排张凭在下座，只是寒暄了几句，神情意态显出不想搭理的样子。张凭想主动引起话头又没有缘由。一会儿，长史王濛等名士来清谈，客主双方有阐述不清的地方。张凭就在远远地末座予以剖析，言语简约而意旨深远，完全畅通了彼此的思路，满座的人都为之惊奇。刘惔把他请到上座，清谈了一整天，并留他住宿。次日拂晓，张凭告退，刘惔说：“您暂且先回去，我将要接您一起去拜会抚军大将军。”张凭回到船上，同伴们问他昨夜住在哪儿，张凭笑而不答。不一会儿，刘惔派遣传达教令的小吏来寻找张凭的船，同伴们都感到惊诧。当即一起乘车去拜访抚军，到了门口，刘惔先进去，对抚军说：“下官今天为您找到了一个太常博士的最佳人选。”把张凭引进来以后，抚军和他交谈，大为赞叹夸赞，说：“张凭才情焕发辞采缤纷，头脑富于义理，堪称义理之窟。”随即任用他为太常博士。

竺法汰法师说：“佛教中所说的‘六通’、‘三名’旨意相同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。”

支道林、许珣、谢安等有德望的名士一同聚集在王濛家，谢安环顾各位说：“今天可以说是群贤聚会。时光既然不能挽留，这样的集会自然也难能常有，我们应当共同畅谈吟咏，来

抒发胸怀。”许珣便向主人：“有没有《庄子》？”恰好得到其中的《渔父》一篇。谢安选了题目，就请四座的人分别阐释义理。支道林首先阐述，说了七百句左右，叙述事理简捷清丽，才思文采非凡超群，众人都称赞说好。于是四座的人各自抒发胸怀，畅述完毕，谢安问：“各位尽意了没有？”大家都说：“今日的谈论，很少有不倾尽胸臆的。”谢安随后对众人的谈论大略地驳难了几句，接着阐述了自己的见解，讲了一万多句，才华秀美飘逸，既难以驳辨，再加上抒发胸臆不断比拟假托，潇洒自如，悠然自得，四座的人无不心悦诚服。支道林对谢安说：“您的论述一气贯底，直奔高深的境界，确实是高妙啊。”

殷中军（殷浩）、孙安国（孙盛）、王濛、谢尚等擅长清谈的各位贤达，都聚在会稽王司马昱那里，殷浩和孙盛一起谈论《易象妙于见形论》，孙盛的谈论周道圆通，气势凌云。满座的人都认为孙盛所谈的义理不够妥贴，但又不能驳倒他。会稽王司马昱感慨地叹道：“如果刘真长（刘惔）来，必当有制服他的办法。”于是立即去接刘真长，孙盛心中知道不如刘真长。刘真长到了以后，先让孙盛陈述自己的见解，孙盛大略地复述了自己的话，也觉得大不如先前说得那样理直气壮了。刘真长就谈了二百多句，驳难的言辞简明贴切，孙盛终于理屈受挫。满座的人同时拍掌而笑，对刘真长赞美了很久。

僧意在瓦官寺中，王荀子（王修）来，同他交谈，于是就让他谈论哲理。僧意对王荀子说：“圣人有感情没有？”王说：“没有。”僧意又问道：“圣人像木头柱子吗？”王说：“圣人像运算用的筹码。虽然本身没有情感，但是运用它的人

有情感。”僧意说：“谁运用圣人呢？”王修回答不出来便走了。

太傅司马道子问车骑将军谢玄：“惠施写的书有五车，为什么没有一句涉及玄理呢？”谢玄说：“或许是其中的奥妙之处没有流传下来吧。”

殷中军（殷浩）被罢黜，迁移到东阳郡，大量阅读佛经，都能透彻理解，唯有到“事数”处不理解。后来遇见一位僧人，将自己书中作标记的地方向他请教，便弄明白了。

仇仲堪深入地钻研玄学理论，人们说他对玄学没有什么不去研究的。殷仲堪感叹地说：“如果我能理解《四本》，清谈起来就不止如此了。”

荆州刺史殷仲堪曾经问慧远法师：“《周易》以什么为根本依据。”慧远回答说：“《周易》以感应为根本依据。殷仲堪说：“铜山在西边崩塌，灵钟在东边响应，这就是《周易》吗？”慧远笑而不答。

羊孚的弟弟娶了王永言的女儿，等到王家要见女婿那天，羊孚送弟弟一起去王家。当时王永言的父亲东阳太守王临之还健在，殷仲堪是东阳太守的女婿，也在座。羊孚善谈玄理，就与殷仲堪谈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，殷仲堪驳难羊孚。羊孚说：“您四个回合之后定会和我的观点相同。”殷仲堪说：“宁可辩论到底，何必一定相同。”到四个回合之后双方观点竟然完全一致。殷仲堪赞叹说：“我提不出与你不同的观点了。”殷仲堪为有这样的后起之秀感叹了很久。

殷仲堪说：“三天不读《道德经》，就觉得舌头根发硬。”

僧伽提婆刚到建康，为东亭侯王珣在宅第里讲《阿毗昙》。刚开讲，座上的人才到一半，王珣的弟弟僧弥（王珉）

便说：“都已经明白了。”随即在座中找了三四个有悟性的僧人，另行到别的屋子里自己去宣讲。僧伽提婆讲完了，东亭侯王珣问法冈和尚说：“弟子我还不理解，王珉怎么已经都懂了呢？”法冈说：“他大体上理解得都对，只是给人一种稍微有些未加深入研究的感觉罢了。”

桓玄与殷仲堪一起谈玄，每每互相辩驳诘难。一年多以后，只一两个回合就辩论完了。桓玄慨叹自己的才思逐渐衰退了，殷仲堪说：“这是您对辩论的问题转为理解了”

魏文帝曹丕曾经命令弟弟东阿王曹植在七步之内做出诗来，做不成就要处以死刑。文帝的话刚落地，曹植应声作成一首诗说：“煮熟豆子做成羹，滤去豆瓣留下汁。豆萁在锅下燃烧，豆子在锅中哭泣；本是同根生长，相煎何必太急！”文帝听了以后大为惭愧。

魏朝封司马昭为晋公，准备赐予九锡大礼，司马昭坚决辞让而不接受。公卿将校们将要到他府上敦促劝喻他接受，司空郑冲派遣使者骑马去找阮籍，请求阮籍写劝进司马昭接受封爵的文章。阮籍当时在袁孝尼（袁准）家，头天晚上的余醉未消，昏睡中被人扶起来，提笔书写信札，一点儿也没涂改，于是抄写交付来使。当时人认为他是神笔。

左太冲（左思）的《三都赋》刚写成，当时的人交相讥讽诋毁，左思心里很不愉快。后来拿给张华看，张华说：“这篇赋可与张衡的《二京赋》鼎足为三，然而你的文章还没有被世人重视，你应当通过高名之士给予推荐。”

刘伶撰写《酒德颂》，是寄托了他生平的志趣。

乐广善于清谈，却不擅长写文章。他想要辞让河南尹的

职位，请潘岳代写表章。潘岳说：“可以代作，但是需要了解您心中的想法。”乐广就向他陈述了自己所以要辞让职位的原因，述说了二百多句，潘岳直取其意加以归纳整理，便写成名篇。当时人都说：“如果乐广不借助潘岳的文笔，潘岳不取乐广的心意，就无法写成这样的名篇。”

夏侯湛写好了《周诗》以后，拿给潘安仁看，潘安仁说：“这诗写得不仅温文尔雅，而且特别表现了孝顺父母、敬受兄长的性情。”潘安仁因此就作了《家风诗》。

孙子荆（孙楚）为妻子服丧期满之后，写了一首悼亡诗给王武子（王济）看。王武子说：“真不知道这文采是由于感情深厚而激发出来的呢，还是这感情由于文采飞扬而呈现出来的。看了你的诗不觉悲从中来，使人增添了夫妻间情深意重之感。”

太叔广口才敏捷雄辩，而挚仲治擅长笔墨文章，两人都列九卿之位。每当在大庭广众之中，太叔广谈论，挚仲治不能答对；回去以后，挚仲治写文章驳难太叔广，太叔广又不能回答了。

江东殷太常（殷融）、殷扬州（殷浩）叔侄两人都能清谈玄理，但两人的口才也有犀利和木讷的区别。殷扬州口头谈论极为机敏，殷太常总是说：“你再思考一下我的立论。”

庚子嵩（庚敞），写成《意赋》之后，侄儿文康（庾亮）见到了，问道：“如果是有意呢，不是用赋所能表达得尽的；如果是有意无意呢，又要写赋做什么呢？”庚子嵩回答说：“恰恰是在有意无意之间。”

郭景纯（郭璞）的诗写道：“林中沒有安静的树，河中没

有停滞的水。”阮孚说：“诗中体现了水深山高风声萧瑟的意境，这意境实在不可言传。每当读到这首诗，总是觉得精神和肉体都超然于尘世之外。

庾阐起初作《扬都赋》，写到温峤、庾亮时道：“温峤是行大义的楷模，庾亮是民望之所归。两人比名望，则都响亮有金石声；比德行，则都像玉石一样光亮。”庾亮听说赋已写成，请求看一看，并且赠送财物给庾阐。庾阐又将“望”字改为“俊”，把“亮”改为“润”。

孙兴公（孙绰）写了《庚公诔》，袁羊（袁乔）说：“见到这篇哀悼死者的诔文，感到一张一弛很得体。”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著名的鉴赏。

庾仲初（庾阐）刚写成《扬都赋》之后，呈送给庾亮看。庾亮出于同一宗族的情意，给它极高的评价，说此赋可以同《二京赋》并列而成“三京”，同《三都赋》并列而成“四都”。从此人人争相传抄，京都的纸价因此而贵起来。太傅谢安说：“不能这样。这篇赋是在高屋之下架屋而已。处处模仿人家，就免不了狭小而显得局促。”

习凿齿的史学才能不同寻常，桓宣武（桓温）很器重他，不到三十岁，就被任用为荆州治中。习凿齿在给桓温表示感谢的书信中也说：“若不遇见明公您，我不过是个荆州的老从事罢了！”后来到京都见了相王司马昱，回来复命时，桓宣武问他：“你看相王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我一生不曾见过相王这样的人。”从此违逆了桓温的旨意，被发派出去任衡阳郡太守，于是神志错乱。他在病中还写了《汉晋春秋》一书，品评历史人物和事件，见解卓越超群。

孙兴公（孙绰）说：“《三都赋》和《二京赋》，是宣扬儒家五部经书的鼓乐。”

太傅谢安问主簿陆退：“张凭为什么只给亡母做诔文，而没有给亡父作诔文？”陆退回答说：“当然是因为男子的德行，表现于他的事迹行为之中；而女子的美德，没有诔文就无法传扬开来。”

王敬仁（王修）十三岁时写了《贤人论》，他的父亲长史王濛把文章拿去送给刘真长（刘惔）看，刘真长答复说：“看了王敬仁所作的文章，说明他完全可以参与谈玄了。”

孙兴公（孙绰）说：“潘岳的诗文光彩灿烂有如铺开锦缎，没有一处不好；陆机的诗文有如沙里淘金，常能从中见到珍宝。”

简文帝称赞许珣（许玄度）的诗说：“玄度的五言诗，可以说非常精妙，超过了当时诗人。”

孙兴公（孙绰）写成《天台赋》之后，拿给落荣期（范启）看，并说：“你试着把它扔到地下，一定会发出金石之声。”范荣期说：“我怕你所说的金石之声，不切合宫商之声的音律。”但是每读到好的文句，他总是说：“确实是我们这一流人物能说得出来的话。”

桓温看到谢安石（谢安）作的简文帝（司马昱）的谥号奏议，看完以后，掷给在座的各位客人说：“这是谢安石的零篇佳作。”

袁虎（袁宏）小时家境贫穷，曾经受人雇用运载租谷。谢镇西（谢尚）从船边经过，那夜风清月朗，他听到江中洲边商船上有诵诗声，极有韵味情趣；所吟诵的五言诗，又是他

从未听到过的，因而赞美不已。随即派人去详细询问，才知道是袁虎在吟诵自己所作的《咏史》诗。于是邀请袁虎过来叙谈，大为赏识亲近。

孙兴公（孙绰）说：“潘岳的文章浅白而简洁，陆机的文章深奥而芜杂。”

裴启作《语林》，刚问世，就被远近的人们大加传扬。当时的风流年少无不传写，每人各有一部。书中载录的东亭侯王珣所作的《经黄公酒垆下赋》，极有才情。

谢万写了《八贤论》，与孙兴公（孙绰）反复论辩，稍稍受挫。谢万后来将《八贤论》拿给顾君齐（顾夷）看，顾君齐说：“我也写了一篇，知道你这篇大概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。”

桓宣武（桓温）让袁彦伯（袁宏）作《北征赋》，写成以后，桓温和当时名士一起欣赏，大家都赞叹称好。当时王珣在座，说：“遗憾的是少了一句，以‘写’字补足一韵就更好。”袁彦伯在座上拿起笔增补道：“感不绝于余心，溯流水而独写。”桓温对王珣说：“当今作赋，不得不推重袁氏了。”

孙兴公（孙绰）评论曹辅佐（曹毗）：他的才气如同白底子的明光绵，却裁成差役穿的裤子，不便没有文采，实在是没能很好的剪裁制作。

袁宏写成了《名士传》，拿去见谢安，谢安笑道：“我曾和众人谈起南渡前江北的事情，不过是说笑罢了，袁宏竟用来写成了书。”

王珣到桓温手下任属吏，拜伏在官署下等着奏事，桓温派人偷走了他的报告文书，王珣当即在官署前另写了一份，

没有重复原文书的一个字。

桓温北征鲜卑，当时袁宏随征，因事被处分免官，恰好需要一份文告，桓温叫袁宏靠在马前写作。袁宏手不停笔，一会儿就写了七张纸，文笔相当好。王珣在他身边，十分赞赏他的才华。袁宏说：“应当让我在言语辞令上得点好得。”

袁宏起初写了《东征赋》，完全没有提到陶侃。陶范把他骗到一间小屋，用雪亮的刀逼着他说：“先父的功勋业绩如此辉煌，你写作《东征赋》，为什么忽略不写？”袁宏十分窘迫，无计可施，便说：“我大大地称道了陶公，怎么说没提到呢？”于是朗诵道：“他象精美的金属，经过千锤百炼，无坚不摧。功勋在于治理人事，职责在于平定叛乱。他的丰功伟绩，为史家所称赞。”

有人问顾恺之：“您的《箏赋》比起嵇康的《琴赋》来，怎么样？”顾恺之说：“不赏识的人认为《箏赋》是后出的作品而不予重视，见识高远的人则因为它高超拔俗而看重它。”

殷仲文很有才华，但读书不是很多，傅亮感叹道：“如果殷仲文读的书有袁豹的一半，那么他的文才不会比班固差。”

羊孚作《雪赞》诗道：“借清凉化为雪，乘云气纷纷而下。遇万物则越发鲜明，接触高洁则顿生光辉。”桓胤就把它写在扇子上。

王恭在京都，服五石散后为使药性发散，散步到他的弟弟王爽家门前，问道：“古诗中哪一句最好？”王爽思考着没有答复。王恭吟着“所遇无故物，焉得不速老”说：“这句最好。”

桓玄有一次登上江陵城的南楼，说：“我如今要为王恭写

一篇诔文。”于是吟咏了很久，随即落笔，大家坐谈之间，诔文便写成了。

桓玄当初兼并中原的西部，统领两州、两府和一国。当时刚降初雪，五个地方都来祝贺，五份贺笺同时送到。桓玄坐在厅堂上，贺笺一到，就在贺笺背面作答谢，答辞全都斐然成章，几份答辞内容又不相混杂。

桓玄起兵攻入京都建康，羊孚当时任袞州别驾，从京口来拜访桓玄，拜帖上写着：“近来世事违离，心事郁结。您能开启晨光于昏暗之中，澄清百流而统一水源。”桓玄看了拜帖，急忙传唤他前来相见，说：“子道啊子道，你来得怎么这么迟啊！”立即任命他为记事参军。孟昶是桓玄参军刘牢之的主簿，到桓玄处谢罪，看见羊孚，说：“羊侯，羊侯，我全家百口人就依靠您啦。”

方正第五

陈太丘与友期行，期日中。过中不至，太丘舍去，去后乃至。元方时年七岁，门外戏。客问元方：“尊君在不？”答曰：“待君久不至，已去。”友人便怒曰：“非人哉！与人期行，相委而去。”元方曰：“君与家君期日中，日中不至，则是无信；对子骂父，则是无礼。”友人惭，下车引之，元方入门不顾。

南阳宗世林，魏武同时，而甚薄其为人，不与之交。及魏武作司空，总朝政，从容问宗曰：“可以交未？”答曰：“松柏之志犹存。”世林既以忤旨见疏，位不配德。文帝兄弟每造其门，皆独拜床下。其见礼如此。

魏文帝受禅，陈群有戚容。帝问曰：“朕应天受命，卿何以不乐？”群曰：“臣与华歆服膺先朝，今虽欣圣化，犹义形于色。”

郭淮作关中都督，甚得民情，亦屡有战庸。淮妻，太尉王凌之妹，坐凌事，当并诛，使者征摄甚急。淮使戎装，克日当发。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，淮不许。至期遣妻，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。行数十里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。于是文武奔驰，如徇身首之急。既至，淮与宣帝书曰：“五子哀恋，思念其母。其母既亡，则无五子；五子若殒，亦复无淮。”宣帝乃表特原淮妻。

诸葛亮之次渭滨，关中震动，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，乃遣辛毗为军司马。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，亮设诱谲万方，宣王果大忿，将欲应之以重兵。亮遣间谍觇之，还曰：“有一老夫，毅然仗黄钺，当军门立，军不得出。”亮曰：“此必辛佐治也。”

夏侯玄既被桎梏，时钟毓为廷尉，钟会先不与玄相知，因便狎之。玄曰：“虽复刑余之人，未敢闻命。”考掠，初无一言，临刑东市，颜色不异。

夏侯泰初与广陵陈本善，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，本弟骞行还，径入至堂户。泰初因起曰：“可得同，不可得而杂。”

高贵乡公薨，内外喧哗。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：“何以静之？”泰云：“唯杀贾充以谢天下。”文王曰：“可复下此不？”对曰：“但见其上，未见其下。”

和峤为武帝所亲重，语峤曰：“东宫顷似更成进，卿试往看。”还，问：“何如？”答云：“皇太子圣质如初。”

诸葛靓后入晋，除大司马，召不起。以与晋室有仇，常背洛水而坐。与武帝有旧，帝欲见之而无由，乃请诸葛妃呼靓。既来，帝就太妃间相见。礼毕，酒酣，帝曰：“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？”靓曰：“臣不能吞炭漆身，今日复睹圣颜。”因涕泗百行。帝于是惭悔而出。

武帝语和峤曰：“我欲先痛骂王武子，然后爵之。”峤曰：“武子俊爽，恐不可屈。”帝遂召武子苦责之，因曰：“知愧不？”武子曰：“尺布斗粟之谣，常为陛下耻之！它人能令疏亲，臣不能使亲疏。以此愧陛下。”

杜预之荆州，顿七里桥，朝士悉祖。预少贱，好豪侠，不

为物所许。杨济既名氏雄俊，不堪，不坐而去。须臾，和长舆来，问：“杨右卫何在？”客曰：“向来，不坐而去。”长舆曰：“必大夏门下盘马。”往大夏门，果大阅骑，长舆抱内车，共载归，坐如初。

杜预拜镇南将军，朝士悉至，皆在连榻坐，时亦有裴叔则。羊稚舒后至，曰：“杜元凯乃复连榻坐客！”不坐便去。杜请裴追之，羊去数里住马，既而俱还杜许。

晋武帝时，荀勖为中书监，和峤为令。故事：监令由来共车。峤性雅正，常疾勖谄谀，后公车来，峤便登，正向前坐，不复容勖。勖方更觅车，然后得去。监、令各给车，自此始。

山公大儿着短帽，车中倚。武帝欲见之，山公不敢辞，问儿，儿不肯行。时论乃云胜山公。

向雄为河内主簿，有公事不及雄，而太守刘淮横怒，遂与杖遣之。雄后为黄门郎，刘为侍中，初不交言。武帝闻之，敕雄复君臣之好。雄不得已，诣刘，再拜曰：“向受诏而来，而君臣之义绝，何如？”于是即去。武帝闻尚不和，乃怒问雄曰：“我令卿复君臣之好，何以犹绝？”雄曰：“古之君子，进人以礼，退人以礼。今之君子，进人若将加诸膝，退人若将坠诸渊。臣于刘河内，不为戎首，亦已幸甚，安复为君臣之好？”武帝从之。

齐王冏为大司马辅政，嵇绍为侍中，诣冏咨事。冏设宴会，召葛旂董艾等共论时宜。旂等白冏：“嵇侍中善于丝竹，公可令操之。”遂送乐器。绍推却不受。冏曰：“今日共为欢，卿何却邪？”绍曰：“公协辅皇室，令作事可法。绍虽官卑，职

备常伯。操丝比竹盖乐官之事，不可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业。今逼高命，不敢苟辞，当释冠冕，袭私服。此绍之心也。”旂等不自得而退。

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：“陆逊、陆抗是君何物？”答曰：“如卿于卢毓、卢珽。”士龙失色，既出户，谓兄曰：“何至如此，彼容不相知也？”士衡正色曰：“我父、祖名播海内，宁有不知？鬼子敢尔！”议者疑二陆优劣，谢公以此定之。

羊忱性甚贞烈，赵王伦为相国，忱为太傅长史，乃版以参相国军事。使者卒至，忱深惧豫祸，不暇被马，于是帖马而避。使者追之，忱善射，矢左右发，使者不敢进，遂得免。

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，庾卿之不置。王曰：“君不得为尔。”庾曰：“卿自君我，我自卿卿；我自用我法，卿自用卿法。”

阮宣子伐社树，有人止之，宣子曰：“社而为树，伐树则社亡，树而为社，伐树则社移矣。”

阮宣子论鬼神有无者。或以人死有鬼，宣子独以为无，曰：“今见鬼者云，著生时衣服；若人死有鬼，衣服复有鬼邪？”

元皇帝既登阼，以郑后之宠，欲舍明帝而立简文。时议者咸谓舍长立少，既于理非伦，且明帝以聪明英断，益宜为储副。周、王诸公并苦争恳切，唯刁玄亮欲奉少主以阿帝旨。元帝便欲施行，虑诸公不奉诏，于是先唤周侯、丞相入，然后欲出诏付刁。周、王既入，始至阶头，帝逆遣传诏遏，使就东厢。周侯未悟，即却略下阶；丞相披拨传诏，径至御床前，曰：“不审陛下何以见臣？”帝默然无言，乃探怀中黄纸诏裂掷之。由此皇储始定。周侯方慨然愧叹曰：“我常自言胜茂弘，今始知不如也！”

王丞相初在江左，欲结援吴人，请婚陆太尉。对曰：“培楼无松柏，薰莸不同器。玩虽不才，义不为乱伦之始。”

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，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。亮子被苏峻害，改适江彪。恢儿娶邓攸女。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，恢乃云：“羊、邓是世婚，江家我顾伊，庾家伊顾我，不能复与谢裒儿婚。”及恢亡，遂婚。于是王右军往谢家看新妇，犹有恢之遗法，威仪端详，容服光整。王叹曰：“我在遣女，裁得尔耳！”

周叔治作晋陵太守，周侯、仲智往别，叔治以将别，涕泗不止。仲智恚之曰：“斯人乃妇女，与人别，唯啼泣！”便舍去。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，临别流涕，抚其背曰：“阿奴，好自爱。”

周伯仁为吏部尚书，在省内，夜疾危急。时刁玄亮为尚书令，营救备亲好之至。良久小损。明旦，报仲智，仲智狼狽来。始入户，刁下床对之大泣，说伯仁昨危急之状。仲智手批之，刁为辟易于户侧。既前，都不问病，直云：“君在中朝，与和长舆齐名，那与佞人刁协有情？”径便出。

王含作庐江郡，贪浊狼藉。王敦护其兄，故于众坐称：“家兄在郡定佳，庐江人士咸称之。”时何充为敦主簿，在坐，正色曰：“充即庐江人，所闻异于此。”敦默然。旁人为之反侧，充晏然神意自若。

顾孟著尝以酒劝周伯仁，伯仁不受，顾因移劝柱，而语柱曰：“讵可便作栋梁自遇。”周得之欣然，遂为衿契。

明帝在西堂会诸公饮酒，未大醉，帝问：“今名臣共集，何如尧舜时？”周伯仁为仆射，因厉声曰：“今虽同人主，复

那得等于圣治！”帝大怒，还内，作手诏满一黄纸，遂付廷尉令收，因欲杀之。后数日，诏出周，群臣往省之，周曰：“近知当不死，罪不足至此。”

王大将军当下，时咸谓无缘尔。伯仁曰：“今主非尧舜，何能无过？且人臣安得称兵以向朝廷？处仲狼抗刚愎，王平子何在？”

王敦既下，住船石头，欲有废明帝意。宾客盈坐，敦知帝聪明，欲以不孝废之。每言帝不孝之状，而皆云：“温太真所说。温尝为东宫率，后为吾司马，甚悉之。”须臾，温来，敦便奋其威容，问温曰：“皇太子作人何似？”温曰：“小人无以测君子。”敦声色并厉，欲以威力使从己，乃重问温：“太子何以称佳？”温曰：“钩深致远，盖非浅识所测。然以礼侍亲，可称为孝。”

王大将军既反，至石头，周伯仁往见之。谓曰：“卿何以相负？”对曰：“公戎车犯正，下官忝率六军，而王师不振，以此负公。”

苏峻既至石头，百僚奔散，唯侍中钟雅独在帝侧。或谓钟曰：“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古之道也。君性亮直，必不容于寇仇。何不用随时之宜，而坐待其弊邪？”钟曰：“国乱不能匡，君危不能济，而各逊循以求免，吾惧董狐将执简而进矣！”

庾公临去，顾语钟后事，深以相委。钟曰：“栋折榱崩，谁之责邪？”庾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不容复言，卿当期克复之效耳！”钟曰：“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。”

苏峻时，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。王丞相保存术，因众

坐戏语，令术戏群酒，以释横塘之憾。群答曰：“德非孔子，厄同匡人。虽阳和布气，鹰化为鸠，至于识者，犹憎其眼。”

苏子高事平，王、庾诸公欲用孔廷尉为丹阳。乱离之后，百姓凋弊。孔慨然曰：“昔肃祖临崩，诸君亲升御床，并蒙眷识，共奉遗诏。孔坦疏贱，不在顾命之列。既有艰难，则以微臣为先。今犹俎上腐肉，任人脍截耳！”于是拂衣而去，诸公亦止。

孔车骑与中丞共行，在御道逢匡术，宾从甚盛。因往与车骑共语。中丞初不视，直云：“鹰化为鸠，众鸟犹恶其眼。”术大怒，便欲刃之。车骑下车抱术曰：“族弟发狂，卿为我宥之！”始得全首领。

梅颐尝有惠于陶公，后为豫章太守，有事，王丞相遣收之。侃曰：“天子富于春秋，万机自诸侯出；王公既得录，陶公何为不可放？”乃遣人于江口夺之。颐见陶公拜，陶公止之。颐曰：“梅仲真膝，明日岂可复屈邪！”

王丞相作女伎，施設床席。蔡公先在坐，不说而去，王亦不留。

何次道、庾季坚二人并为元辅。成帝初崩，于时嗣君未定。何欲立嗣子，庾及朝议以外寇方强，嗣子冲幼，乃立康帝。康帝登阼，会群臣，谓何曰：“朕今所以承大业，为谁之议？”何答曰：“陛下龙飞，此是庾冰之功，非臣之力。于时用微臣之议，今不睹盛明之世。”帝有惭色。

江仆射年少，王丞相呼与共棋。王手尝不如两道许，而欲敌道戏，试以观之。江不即下。王曰：“君何以不行？”江曰：“恐不得尔。”傍有客曰：“此年少戏乃不恶。”王徐举首

曰：“此年少，非唯围棋见胜。”

孔君平疾笃，庾司空为会稽，省之，相问讯甚至，为之流涕。庾既下床，孔慨然曰：“大丈夫将终，不问安国宁家之术，乃作儿女子相问！”庾闻，回谢之，请其话言。

桓大司马诣刘尹，卧不起。桓弯弹弹刘枕，丸迸碎床褥间。刘作色而起曰：“使君如馨地，宁可斗战求胜？”桓甚有恨容。

后来年少多有道深公者。深公谓曰：“黄吻年少，勿为评论宿士。昔尝与元明二帝、王庾二公周旋。”

王中郎年少时，江彪为仆射，领选，欲拟之为尚书郎。有语王者，王曰：“自过江来，尚书郎正用第二人，何得拟我？”江闻而止。

王述转尚书令，事行便拜。文度曰：“故应让杜、许。”蓝田云：“汝谓我堪此不？”文度曰：“何为不堪！但克让自是美事，恐不可阙。”蓝田慨然曰：“既云堪，何为复让？人言汝胜我，定不如我。”

孙兴公作《庾公诔》，文多托寄之辞。既成，示庾道恩。庾见，慨然送还之，曰：“先君与君自不至于此。”

王长史求东阳，抚军不用。后疾笃，临终，抚军哀叹曰：“吾将负仲祖。于此命用之。”长史曰：“人言会稽王痴，真痴。”

刘简作桓宣武别驾，后为东曹参军，颇以刚直见疏。尝听记，简都无言。宣武问：“刘东曹何以不下意？”答曰：“会不能用。”宣武亦无怪色。

刘真长、王仲祖共行，日旰未食。有相识小人贻其餐，肴案甚盛，真长辞焉。仲祖曰：“聊以充虚，何苦辞？”真长曰：

“小人都不可与作缘。”

王修龄尝在东山，甚贫乏。陶胡奴为乌程令，送一船米遗之，却不肯取。直答语：“王修龄若饥，自当就谢仁祖索食，不须陶胡奴米。”

阮光禄赴山陵，至都，不往殷、刘许，过事便还。诸人相与追之。阮亦知时流必当逐己，乃遄疾而去，至方山不相及。刘尹时为会稽，乃叹曰：“我入，当泊安石渚下耳，不敢复近思旷傍。伊便能捉杖打人，不易。”

王、刘与桓公共至覆舟山看，酒酣后，刘牵脚加桓公颈，桓公甚不堪，举手拨去。既还，王长史语刘曰：“伊讵可以形色加人不？”

桓公问桓子野：“谢安石料万石必败，何以不谏？”答曰：“故当出于难犯耳。”桓作色曰：“万石挠弱凡才，有何严颜难犯？”

罗君章曾在人家，主人令与坐上客共语，答曰：“相识已多，不烦复尔。”

韩康伯病，拄杖前庭消摇。见诸谢皆富贵，轰隐交路，叹曰：“此复何异王莽时？”

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，桓为儿求王女，王许咨蓝田。既还，蓝田爱念文度，虽长大，犹抱著膝上。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。蓝田大怒，排文度下膝，曰：“恶见文度已复痴，畏桓温面？兵，那可嫁女与之！”文度还报云：“下官家中先得婚处。”桓公曰：“吾知矣，此尊府君不肯耳。”后桓女遂嫁文度儿。

王子敬数岁时，尝看诸门生樗蒲，见有胜负，因曰：“南

风不竞。”门生辈轻其小儿，乃曰：“此郎亦管中窥豹，时见一斑。”子敬瞋目曰：“远惭荀奉倩，近愧刘真长。”遂拂衣而去。

谢公闻羊绥佳，致意令来，终不肯诣。后绥为太学博士，因事见谢公，公即取以为主簿。

王右军与谢公诣阮公，至门，语谢：“故当共推主人。”谢曰：“推人正自难。”

太极殿始成，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，谢送版使王题之，王有不平色，语信曰：“可掷着门外。”谢后见王，曰：“题之上殿何若？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。”王曰：“魏祚所以不长。”谢以为名言。

王恭欲请江庐奴为长史，晨往诣江，江犹在帐中。王坐，不敢即言，良久乃得及。江不应，直唤人取酒，自饮一碗，又不与王。王且笑且言：“那得独饮？”江云：“卿亦复须邪？”更使酌与王。王饮酒毕，因得自解去。未出户，江叹曰：“人自量，固为难。”

孝武问王爽：“卿何如卿兄？”王答曰：“风流秀出，臣不如恭，忠孝亦何可以假人！”

王爽与司马太傅饮酒，太傅醉，呼王为“小子”。王曰：“亡祖长史，与简文皇帝为布衣之交；亡姑、亡姊，伉俪二宫。何小子之有！”

张玄与王建武先不相识，后遇于范豫章许。范令二人共语。张因正坐敛衽，王孰视良久，不对。张大失望，便去。范苦譬留之，遂不肯住。范是王之舅，乃让王曰：“张玄，吴士之秀，亦见遇于时，而使至于此，深不可解。”王笑曰：“张

祖希若欲相识，自应见诣。”范驰报张，张便束带造之。遂举觞对语，宾主无愧色。

【译文】

陈寔与朋友约定时间一同出行，约好中午见面。过了中午朋友还没来，陈寔就不再等他，自己先走了。他走后，朋友才到。陈纪当时七岁，在门外玩耍。客人问陈纪：“令尊在不在？”陈纪答：“等您好久不来，已经走了。”朋友就生气了，说：“真不是人啊！和人家约好同行，却丢下人家自己走了！”陈纪说：“您和家父约定的时间是中午。到了中午您不来，就是不讲信用；对儿子骂父亲，就是没有礼貌。朋友很羞愧，下车来拉陈纪，陈纪走进门里不理他。”

南阳宗承，和魏武帝曹操是同时的人，但非常鄙薄曹操的为人，不与他交往。等到曹操做了司空总揽朝政时，从容地问宗承：“我们现在可以相交了吗？”宗承答：“我松柏之志还在。”宗承因为冒犯曹操而被疏远，职位低下，与他的德行不相适应。魏文帝曹丕兄弟每次登门拜访，都跪拜在他的坐榻前。他受到的尊敬就是这样。

魏文帝曹丕接受禅让，登上帝位，陈群面带忧愁，文帝问他：“我顺应天道，承受天命，你为什么不高兴？”陈群说：“我和华歆臣服于前朝，现今虽然欣逢您的圣明教化，但不忘前朝的正义之情还是不免流露在外。”

郭淮作关中都督，很得民心，也屡立战功。他的妻子，是太尉王凌的妹妹，受王凌的牵连。依法要一同处死。郭淮让她准备行装，依照限定日期出发。州府的文武官员和老百姓

都劝郭淮起兵反抗，郭淮不同意。到了规定的日期，郭淮打发妻子上路，几万百姓大声号哭，追赶呼喊。走了几十里，郭淮才让手下人追夫人回来。于是文武官员飞驰而去，就象救取自己的性命一样。追回来以后，郭淮就上书给司马懿，说：“我五个儿子悲痛眷恋，思念他们的母亲。他们的母亲如果死了，他们也活不下去；五个儿子如果死了，也就没有郭淮了。”司马懿于是上表奏请特别宽赦郭淮之妻。

诸葛亮的军队驻扎在渭水岸边，关中地区大为震动，魏明帝深怕司马懿出战，就派辛毗担任军师。司马懿已经和诸葛亮隔着渭水对阵，诸葛亮千方百计地引诱他出战，司马懿果然大怒，要以重兵应战。诸葛亮派间谍来刺探，间谍回来报说：“有一个老头儿，手持黄钺坚定地站在军营门口，军队出不来。”诸葛亮说：“这人一定是辛佐治。”

夏侯玄被监押之后，当时是钟毓做廷尉，钟会原先和夏侯玄不熟，就乘机套近乎。夏侯玄说：“虽然我是个犯罪之人，但也不能领命。”他受尽拷问，也没有说一句话。临上刑场时，还面不改色。

夏侯玄和广陵人陈本关系友好。一次，夏侯玄和陈本在陈母面前宴饮，陈本的弟弟陈骞外出回来，径直走到堂屋门口。夏侯玄于是起身说：“我可以和你同殿为臣，却不能和你杂处。”

高贵乡公曹髦被刺死后，朝廷内外议论纷纷。司马昭问侍中陈泰：“怎样才能使局势平静下来？”陈泰说：“只有杀了贾充，向天下人谢罪。”司马昭问：“可以再想一个比这轻的处罚吗？”陈泰答：“只看到比这更重的，没看到比这轻的。”

和峤受到晋武帝的亲近和器重，他对和峤说：“太子近来似乎更成熟有长进了，你可以试着去看看。”和峤看后回来，武帝问：“怎么样？”和峤答：“太子的素质还和过去一样。”

诸葛靓后来到了晋朝，官拜大司马，但他拒不应命。因为他和晋王室有杀父之仇，常背对洛水而坐。他和晋武帝有旧交情，晋武帝想见他却找不到理由，于是请叔母诸葛太妃叫诸葛靓来。诸葛靓来了以后，武帝就到太妃那里和他相见。叙过礼，喝足了酒，武帝问：“你还记得我们儿时的情谊吗？”诸葛靓说：“我不能象豫让那样吞炭漆身，为父报仇，今天又看到了皇上的圣颜。”说着泪流不止。晋武帝于是惭愧地走了。

晋武帝对和峤说：“我想先痛骂王武子一顿，然后再封他爵位。”和峤说：“武子才华出众，性格豪爽，恐怕不能令他屈服。”武帝于是召见武子，狠狠地责骂他之后，问他：“你知道有愧吗？”王济说：“每想到尺布头粟的歌谣，就替陛下感到羞耻。别人能使亲属疏远，我却不能使亲属疏远。为此而感到愧对陛下。”

杜预到荆州去上任，临时停留在七里桥，朝中官吏都来送行。杜预年轻时地位低微，又喜好豪侠的行为，不为世人赞许。杨济已是名门俊杰，不能忍受这种情况，没落坐就离开了。一会儿，和峤到了，问：“杨右卫在哪里？”客人说：“刚才来了，没落坐就走了。”和峤说：“一定在大夏门下驰马盘旋。”到大夏门，杨济果然在那里检阅坐骑，和峤便将杨济抱入车内，一同乘车回来，落坐，像是初来一样。

杜预被任命为镇南将军，朝中官员全来到杜预家，都在连榻上入座，当时裴楷也在座。羊琇后到，说：“杜元凯竟让

宾客在连榻上落坐！”不坐就走了。杜预请裴楷追他回来，羊琇走了几里勒马停住了，然后一起回到杜家。

晋武帝时，荀勖作中书监，和峤作中书令。按旧例：中书监、中书令从来都是同乘一部车。和峤品性端方正直，常常痛恨荀勖的谄媚奉承。后来官车来到，和峤便先上车，面向前坐在正中间，车厢里不能再容荀勖。荀勖才另外再寻找车辆，然后才得离开。中书监、中书令分别给车，从这时开始。

山涛的大儿子头戴便帽，倚在车中。武帝想要见他，山涛不敢推辞，问儿子，儿子不肯去。当时的舆论认为其子胜过父亲。

向雄任河内主簿时，有件公事与向雄并无关涉，而太守刘淮无端发怒，给他以杖责和革职的处分。向雄后来任黄门郎，刘淮任侍中，开始时两人互不说话。晋武帝听说此事，就命令向雄去恢复旧日的长官和僚属的情谊。向雄迫不得已，只好去见刘淮，拜了两拜，说：“我刚才奉皇帝的诏命而来，但你我之间长官和僚属的情谊已经断绝，你以为如何？”说完就离开了。武帝听说两人还是不和，就生气地责问向雄：“我让你去恢复长官僚属的情谊，为什么还绝交呢？”向雄说：“古代的君子，用人的时候讲究礼仪，罢免人也依照礼仪。现今的君子，要用人的时候，恨不得把他抱在膝上；不用他的时候，简直就想把他推到深渊里。我对刘淮，不做攻击他的带头人，已经是万幸了，怎能恢复长官和僚属的情谊呢？”武帝就随他去了。

齐王司马冏任大司马，辅佐朝政。嵇绍任侍中，到司马

问那里去请示公事。司马问安排官吏们聚会，召来葛旂、董艾等人一起讨论时政措施。葛旂等禀告司马问：“嵇侍中擅长弹奏乐器，您可以让他弹奏一番。”于是让人送上乐器。嵇绍推辞不肯接受，司马问说：“今天大家欢聚，你为什么推却呢？”嵇绍说：“您辅佐皇室，要求做事合于法度。我虽然官位卑微，可也位于常伯之列；演奏乐器是乐官的事情，我不能身穿先王制定的公服，却去做伶工的事。现在迫于尊命，不敢随便推辞，但应让我脱去官服，穿上便服。这是我嵇绍的想法。”葛旂等人自觉没趣而退下。

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问陆机：“陆逊、陆抗是你什么人？”陆机回答：“就象卢毓、卢珽和你的关系。”陆云大惊失色，出门以后，对他哥哥说：“何必弄到这种地步呢？他或许真的不知道。”陆机严肃地说：“我们的父亲、祖父多扬天下，怎么能不知道呢？鬼儿子竟敢如此无礼！”舆论界始终不能确二陆的优劣，谢安则据此作了评定。

羊忱性格非常正直刚烈。赵王司马伦任相国时，他任太傅长史，司马伦下版诏任羊忱为参相国军事。派遣的使者突然到来，羊忱深怕接受赵王的官职会卷入祸事，来不及给马披上鞍鞴，就跨上光背马逃避开。使者追他，他精于骑射，左右开弓向使者射箭，使者不敢再追，于是得以脱身。

王衍不与庾敳结交，庾敳不停地用“卿”来称呼王衍，王衍说：“君不能这样称呼我。”庾敳说：“卿自可以用‘君’来称呼我，我自可以用‘卿’来称呼卿，我自用我的办法，卿自用卿的办法。”

阮修砍伐土地庙的树，有人阻止他，他说：“如果建庙是

为了种树，那么砍掉树庙就不存在了；如果种树是为了建庙，那么砍掉树神坛就迁移了。”

阮修和人谈论鬼神的有无，有人认为人死后有鬼，只有阮修认为没有，他说：“现在见到鬼的人都说鬼穿着生前的衣服；如果人死后有鬼，那么衣服也有鬼吗？”

晋元帝即位以后，因为宠爱郑夫人，就想废掉明帝而立简文帝为太子。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废长立幼，既不合常理，且明帝聪明果断，更宜为太子。周顛、王导等人都恳切力争，只有刁协一人要尊奉少主以便迎合元帝的心意。元帝便想付诸实施，但又顾虑大臣们不肯奉行诏令，于是想先召周顛、王导进宫，然后派人把诏书交给刁协。周顛和王导进宫，才走到台阶前，元帝预先派在这里的传诏人就阻拦他们，让他们到东厢配殿去。周顛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倒退着下了台阶；王导却用手拨开传诏人，径直走到元帝的御座前，说：“不知陛下为什么召见我？”元帝沉默不语，随即从怀里掏出已经写好的黄纸诏书，撕碎了扔在地上。从此皇储才定下来。周顛这时惭愧地感叹道：“我常常自以为胜过王导，今天才知道我不如他呀！”

丞相王导刚到江东，想结交吴人以取得他们的支持，就请求与陆玩结为姻亲。陆玩回答：“小土包上长不出高大的松柏，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一个器皿中。我虽然没有才能，却坚决不肯开这个乱门第的头儿。”

诸葛恢的长女嫁给了太尉庾亮的儿子，次女嫁给了徐州刺史羊忱的儿子。庾亮的儿子被苏峻杀害后，长女便改嫁江彪。诸葛恢的儿子娶了邓攸的女儿。当时尚书谢裒请求娶诸

葛恢的小女为儿媳，诸葛恢就说：“羊、邓两家与诸葛家是世代姻亲，江家是我顾念他们，庾家是他们顾念我，我家不能再与谢裒的儿子结为婚姻。”等到诸葛恢死后，两家才结成亲。于是王羲之到谢家去看新娘，感到她还存有诸葛恢的风范，行为举止端庄安详，仪容服饰华美整洁。王羲之感叹道：“我嫁女时，也不过如此啊！”

周谟任晋陵太守，他的两个哥哥周颢、周嵩前去送别，周谟因为将要分别，泪流不止。周嵩怒道：“这人简直就像妇女，和人家作别，只知道哭哭啼啼。”就丢下他走了。周颢单独留下来和周谟饮酒谈话，临别时也掉了泪，手摸着弟弟的背说：“阿奴，好自珍重吧。”

周颢任吏部尚书时，一天夜里，突然在官署发病，病情非常危急。当时刁协任尚书令，急忙抢救照顾，极尽亲近友好之谊。过了很久，周颢的病才略为减轻。第二天早上通知周颢的弟弟周嵩，周嵩匆忙赶来，刚进门，刁协就下了坐榻对周嵩大哭，诉说周颢昨夜病情危急的状况。周嵩用手推开他，刁协忙退避到门边。周嵩上前见了周颢，全然不问病情，直言道：“您在南渡前，与和峤齐名，怎么能跟花言巧语、阿谀奉承的丁协有交情呢！”说完就径直出去了。

王含作庐江郡太守时，贪赃枉法，声名狼籍。王敦袒护自己的哥哥，故意当着在座的众人称赞说：“家兄在庐江郡政绩确实不错，庐江的人士都称赞他。”当时何充作王敦的主簿，也在座，严肃地说：“我就是庐江人，我听到的却与您说的不同。”王敦默不作声。旁边的人都替何充感到不安，何充却很平静，神情自若。

顾显曾向周颙劝酒，周颙推辞不饮，顾显于是转向对柱子劝酒，对着柱子说：“怎么能以栋梁自居！”周颙听了这话很高兴，就与顾显结为情投意合的朋友。

晋明帝在西堂召群臣饮酒，明帝还没有大醉，问道：“现在名臣共聚一堂，和尧舜时相比，怎么样？”当时周颙任尚书仆射，就严厉地说：“虽然同样是人君，现在又怎能等同于尧舜时的圣明之治呢？”明帝大怒，回到内廷，亲手写了一份诏书，满满一张黄纸，就交给廷尉，下令逮捕周颙，打算杀了他。过了几天，又下诏释放周颙。群臣都来看望周颙，周颙说：“这几天我知道自己不能死，我的罪还不至如此。”

大将军王敦将要起兵东下，当时的人们都认为他师出无名，不该如此。周颙说：“当今主上又不是尧舜，怎能没有过失？而且臣子怎么可以举兵攻打朝廷呢？王敦傲慢自大，刚愎自用，王平子在哪里呢？”

王敦起兵东下之后，停船在石头城，有废黜晋明帝的意思。当时宾客满座，王敦知道明帝聪明，就想用不孝的罪名来废黜他。每次说到明帝不孝时的情状，都说：“这是温峤说的。温峤曾做过东宫率，后来做我的司马，很了解这些情况。”不一会，温峤来了，王敦就摆出威严的面孔，问温峤：“皇太子的为人怎么样？”温峤说：“小人无法衡量君子。”王敦声色俱厉，想用威势压迫他，使他服从自己，就重新问温峰：“太子凭什么可以称为优秀？”温峰答：“皇太子是否有钩深致远的才德，不是我这浅薄的见识所能测度的。但他依礼侍奉亲长，可以称为考。”

大将军王敦后叛以后，到了石头城，周颙前去见他。王敦

对周顛说：“你为什么辜负我？”周顛回答说：“您兴兵进犯朝廷，我愧领六军出战，而王师不能奋举获胜，因此辜负了您。”

苏峻叛军已经到了石头城，朝廷百官纷纷逃散。只有侍中钟雅独自侍奉在皇帝身旁。有人对钟雅说：“‘形势适宜则进，艰难则退’，是自古以来的通理。您性格坦诚耿直，一定不为赋寇所容。为什么不随机应变，而要坐以待毙呢？”钟雅说：“国家混乱而不能挽救，国君危难而不能救援，却各自逃遁以求免祸，我害怕董狐要持简走来了。”

庾亮临出逃，向钟雅叮嘱自己走后之事，把朝中政事都托付给他。钟雅说：“现在朝廷倾覆，是谁的责任呢？”庾亮说：“今天的事不必再议论了。你只应期待成功地戡定叛乱、收复京师。”钟雅说：“看来足下不会亚于荀林父啊！”

苏峻叛乱时，孔群在横塘受过匡术的威逼。匡术投降后丞相主导把他保下来，趁着众人座中谈笑的时机，王导让匡术向孔群敬酒，借此来化解横塘的怨恨。孔群回答说：“我的德行不如孔子，而遭遇的厄运却与孔子遇匡人相同。虽然春天和暖的气息充溢，老鹰也变成布谷鸟了，至于那认识它的人，仍然憎恶它那锐利的眼睛。”

苏峻叛乱平定以后，王导、庾亮等人想要任命廷尉孔坦为丹阳尹。百姓遭受战乱流离之后，生计艰难。孔坦感慨地说：“当初肃祖皇帝临终，诸位都是亲登御床之旁，一同蒙受先帝的关顾赏识，共同奉领了遗诏。我孔坦论关系则疏远，论门第则微贱。如今有了艰难，就把我摆在前面。我如今就象砧板上的一块腐肉，任人切割罢了。”于是拂袖而去，王导等人只得作罢。

孔愉和孔群同行，在街道上遇见匡术，后面跟着一大群宾客仆从。匡术过来与孔愉说话。孔群根本不看他，只是说：“老鹰即使变成了布谷鸟，鸟儿们还是憎恶它的眼睛。”匡术大怒，要用刀杀他。孔愉忙下车抱住匡术，说：“我堂弟发疯了，您就看我面子，原谅他吧！”孔群这才得以保全性命。

梅颐曾经对陶侃有恩惠。后来他做了豫章太守，犯了事，丞相王导派人逮捕他。陶侃说：“皇上年纪轻轻，政令、谋略都取决于大臣；王丞相既然可以逮捕梅颐，我又为什么不可以放了他？”于是派人到江口把梅颐夺回来。梅颐见了陶侃便下拜，陶侃急忙阻止他。梅颐说：“我梅颐的双膝，明天难道能再弯曲吗？”

王导安排女伎表演歌舞，设置了坐榻坐席。蔡谟原先在座，见如此便不高兴地离开了，王导也不挽留。

何充、庾冰二人同时为宰相。成帝刚刚去世，当时由谁继承帝位还没有确定。何充要立成帝的嫡长子，庾冰及朝中大臣们的议论认为境外的敌寇力量正强，嫡长子年幼，于是拥立康帝。康帝即位，会见群臣，对何充说：“我今天能够承继大业，是谁的提议？”何充回答：“陛下能登帝位，这是庾冰的功劳，并不是我的力量。当时如果用我的提议，就看不到陛下在位的盛世了。”

仆射江彪年轻时，丞相王导叫他一起下棋。王导的横艺原比江彪差两道左右，这次却要和他对等下棋，想以此观察他。江彪没有立即就下。王导问：“你为什么不走棋？”江彪回答：“恐怕不能这样。”旁边有客人说：“这个年轻人棋艺不错。”王导慢慢地抬起头说：“这个年轻人，不只以围棋见长。”

孔坦病重，司空庾冰当时任会稽内史，前去探望他，关心问候非常周到细致，并为他流泪。庾冰离开坐榻以后，孔坦感慨地说：“大丈夫将要离开人世，你不问安定国家的办法，却做出小儿女的样子来问候！”庾冰听到后，转身向他道歉，请他留下遗言。

大司马桓温去拜访刘惔，刘惔躺在床上不起来。桓温就用弹弓弹刘惔的枕头，弹丸爆裂成碎片，散落到床褥上。刘惔生气地起身说：“使君如此凶狠，难道非得用武斗的办法求胜吗？”桓温显出很恼恨的神情。

后辈年轻人多有议论深公的。深公对他们说：“黄口小儿，不要评论资历深的人。我从前也曾与元帝、明帝及王导、庾亮二人交往过。”

中郎王坦之年轻时，江彪任尚书仆射，主管官员的选拔，打算任命王坦之为尚书郎。有人告诉了王坦之，王坦之说：“自从过江以来，尚书郎只用第二流人物，怎么能安排我呢？”江彪听说，就取消了这项计划。

王述调任尚书令，任命下达就受职。他儿子王坦之说：“或许就谦让给杜、许二位。”王述问：“你认为我能担此重任吗？”王坦之说：“为什么不能胜任！但谦让总是美德，恐怕不可缺少。”王述感慨地说：“既然说我能胜任，为什么又要我谦让？人家说你胜过我，看来到底不如我。”

孙绰作《庾公诔》，文章中有很多寄托深情厚意的话。写成以后，拿给庾羲看。庾羲看完，慨叹着还给了孙绰，说：“先父和您的交情还没到于这个地步。”

王濛请求作东阳郡太守，司马昱不用他。后来王濛病重，

快要死了，司马昱哀叹道：“我要对不起仲祖了。”于是任命王濛为东阳郡太守。王濛道：“人家都说会稽王痴，真是痴啊！”

刘简作桓温的别驾，后来又作了东曹参军，因性格刚直，颇被疏远。一次，听桓温下公文，刘简一句话都不说。桓温问：“刘东曹为什么不提点意见？”刘简答：“我的意见终究不会被采纳。”桓温并没显出责怪的表情。

刘惔、王濛一同出行，天色已晚却还没吃上饭。有个相识的百姓送来一餐饭，菜肴很丰盛，刘惔却推辞不吃。王濛说：“姑且用来充饥，何必苦苦推辞呢？”刘惔说：“凡是小民，都不能跟他们打交道。”

王胡之曾经住在东山，很贫困。陶范当时任乌程县令，就送了一船米给他，王胡之推辞不受。直接了当地说：“我如果饥饿，自然会去找谢尚讨吃的，不需要你陶胡奴的米。”

阮裕奔赴晋成帝的丧礼，到了京城，也不到殷浩、刘惔那里去，丧事完毕就返回会稽。当时名士一同来追赶他，阮裕也知道当时的名流们定会追赶自己，就迅速地离开了。人们追到方山也没追上。刘惔当时正要求任会稽太守，就叹息道：“我若东入会稽，就把船停在谢安那里，不敢再接近阮思旷旁边。这样，即使他能拿木棒打人，也不容易了。”

王濛、刘惔和桓温同去覆舟山游览，酒喝得尽兴之后，刘惔伸出脚放在桓温的脖子上，桓温实在受不了，抬手把他的脚拨开。回来以后，王濛对刘惔说：“他难道以对别人使脸色吗？”

桓温问桓伊：“谢安已估计到谢万北伐一定失败，为什么不劝导他？”桓伊答：“可能是因为难以触犯吧。”桓温怒道：“谢万是个懦弱的庸才，有什么威严的颜面不能触犯吧！”

罗含曾在别人家做客，主人让他与在座的客人一起交谈，他回答说：“相识已经很多了，不必烦劳再这样做。”

韩伯生病，拄着拐杖在庭前消遣，见谢氏的子弟都很富贵，车辆在道路上往来，发出轰隆的声音，韩伯叹道：“这和王莽时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王坦之作桓温的长史时，桓温替儿子向王坦之的女儿求婚，王坦之答应去请示一下父亲。王坦之回家后，王述怜爱儿子，虽然王坦之已经长大成人，他还是把王坦之抱到膝盖上坐。王坦之乘机说了桓温替儿子向女儿求亲的事。王述大怒，把王坦之推下膝盖，说：“怎么看见文度竟然痴到这个地步！你怕桓温的面子吗？一个当兵的，怎么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家！”王坦之回来答复桓温说：“下官家里已经为女儿订了婚了。”桓温说：“我知道了，这是您父亲不同意。”后来桓温的女儿嫁给了王坦之的儿子。

王献之几岁的时候，曾经观看几个门生玩樗蒲，看出有胜负，就说：“南风势弱。”门生们轻视他是个小孩子，就说：“这个郎君也是用竹管看豹子，只看见一个花斑罢了。”王献之瞪着眼睛说：“远的自愧不如荀奉倩，近的自愧不如刘真长。”于是拂袖而去。

谢安听说羊绥很出众，就向他传达了让他来见的意见，但羊绥始终不肯来访。后来羊绥作了太学博士，因为公事去见谢安，谢安立即录用他为主簿。

王羲之和谢安去拜访阮裕，到了阮家门口，王羲之对谢安说：“我们一定要一起推崇主人。”谢安说：“推崇别人实在困难。”

太极殿刚建成，当时王献之正作谢安的长史，谢安派人把作匾额用的木板送来让他题字，王献之面带不悦，告诉使者：“可以把木板扔到门外去。”谢安后来见到王献之，说：“到殿上去题写怎么样？当初魏朝的韦诞等人也是这么做的呀！”王献之说：“这就是魏朝国运不长的原因。”谢安以为这是名言。

王恭想请江散做他的长史，清晨去拜访江散，江散还在床帐里没起来。王恭坐下，不敢马上说明来意，等了很久才提及此事。江散并不回答，只是叫人拿酒来，自己喝了一碗，也不让王恭。王恭边笑边说：“怎么能一个人喝呢？”江散道：“您也需要吗？”再让人斟酒给王恭。王恭喝完酒，乘势解除了窘态，告辞离去。王恭还没走出门，江散就感叹说：“人能自量，确实不容易！”

晋孝武帝问王爽：“你比起你哥哥，怎么样？”王爽回答：“风神超群出众，我不如他，至于忠孝，又怎么能让给别人！”

王爽和太傅司马道了一起饮酒。司马道子喝醉了，称王爽为“小子”。王爽说：“先祖父长史，和简文帝是布衣之交；先姑母和亡姊是哀帝和孝武帝两宫的皇后。凭什么称我为小子？”

张玄和王忱原来并不相识，后来在范宁那里相遇，范宁让他们一起谈论。张玄就正襟端坐，王忱对他注视了很久，不作答对。张玄大失所望，就起身走了。范宁对他苦苦解释、挽留，他就是不肯留下。范宁是王忱的舅舅，就责备王忱说：“张玄，是吴地的杰出人物，又受时人赏识，你却让他窘迫到如此地步，真不可理解。”王忱笑道：“张祖希如果想认识我，

自然应该来拜访我。”范宁马上派人告诉张玄，张玄就整饰衣冠，登门拜访。于是举杯共饮，宾主都没有惭愧的表情。

雅量第六

豫章太守顾邵，是雍之子。邵在郡卒，雍盛集僚属自围棋，外启信至，而无儿书，虽神气不变，而心了其故，以爪掐掌，血流沾褥。宾客既散，方叹曰：“已无延陵之高，岂可有丧明之责？”于是豁情散哀，颜色自若。

嵇中散临行东市，神气不变，索琴弹之，奏《广陵散》。曲终，曰：“袁孝尼尝请学此散，吾靳固不与，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！”太学生三千人上书，请以为师，不许。文王亦寻悔焉。

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，时大雨，霹雳破所倚柱，衣服焦然，神色无变，书亦如故。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。

王戎七岁，尝与诸小儿游。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，诸儿竞走取之，唯戎不动。人问之，答曰：“树在道边而多子，此必苦李。”取之，信然。

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，纵百姓观之。王戎七岁，亦往看。虎承间攀栏而吼，其声震地，观者无不辟易颠仆，戎湛然不动，了无恐色。

王戎为侍中，南郡太守刘肇遗筒中笺布五端，戎虽不受，厚报其书。

裴叔则被收，神气无变，举止自若。求纸笔作书，书成，救者多，乃得免。后位仪同三司。

王夷甫尝属族人事，经时未行。遇于一处饮燕，因语之曰：“近属尊事，那得不行？”族人大怒，便举襟掷其面。夷甫都无言，盥洗毕，牵王丞相臂，与共载去。在车中照镜，语王丞相曰：“汝看我眼光，乃出牛背上。”

裴遐在周馥所，馥设主人。遐与人围棋。馥司马行酒，遐正戏，不时为饮，司马恚，因曳遐坠地。遐还坐，举止如常，颜色不变，复戏如故。王夷甫问遐：“当时何得颜色不异？”答曰：“直是暗当故耳。”

刘庆孙在太傅府，于时人士多为所构，唯庾子嵩纵心事外，无迹可间。后以其性俭家富，说太傅令换千万，冀其有吝，于此可乘。太傅于众坐中问庾，庾时颓然已醉，帻堕几上，以头就穿取。徐答云：“下官家故可有两娑千万，随公所取。”于是乃服。后有人向庾道此，庾曰：“可谓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心。”

王夷甫与裴景声志好不同，景声恶欲取之，卒不能回。乃故诣王，肆言极骂，要王答己，欲以分谤。王不为动色，徐曰：“白眼儿遂作。”

王夷甫长裴成公四岁，不与相知。时共集一处，皆当时名士，谓王曰：“裴令令望何足计！”王便卿裴，裴曰：“自可全君雅志。”

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。或谓王公：“可潜稍严，以备不虞。”王公曰：“我与元规虽俱王臣，本怀布衣之好。若其欲来，吾角巾径还乌衣，何所稍严。”

王丞相主簿欲检校帐下，公语主簿：“欲与主簿周旋，无为知人几案问事。”

祖士少好财，阮遥集好屐，并恒自经营。同是一累，而未判其得失。人有诣祖，见料视财物，客至，屏当未尽，余两小簏，著背后，倾身障之，意未能平。或有诣阮，见自吹火蜡屐，因叹曰：“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？”神色闲畅。于是胜负始分。

许侍中、顾司空俱作丞相从事，尔时已被遇，游宴集聚，略无不同。尝夜至丞相许戏，二人欢极。丞相便命使人己帐眠。顾至晓回转，不得快熟。许上床，便哈台大鼾。丞相顾诸客曰：“此中亦难得眠处。”

庾太尉风仪伟长，不轻举止，时人皆以为假。亮有大儿数岁，雅重之质，便自如此，人知是天性。温太真尝隐幔怛之，此儿神色恬然，乃徐跪曰：“君侯何以为此？”论者谓不减亮。苏峻时遇害。或云：“见阿恭，知元规非假。”

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，名字已显而位微，人未多识。公东出，乘估客船，送故吏数人，投钱唐亭住。尔时，吴兴沈充为县令，当送客过浙江，客出，亭吏驱公移牛屋下。潮水至，沈令起彷徨，问：“牛屋下是何物人？”吏云：“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，有尊贵客，权移之。”令有酒色，因遥问：“伧父欲食饼不？姓何等？可共语。”褚因举手答曰：“河南褚季野。”远近久承公名，令于是大遽，不敢移公，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，更宰杀为馔具，于公前鞭挞亭吏，欲以谢惭。公与之酌宴，言色无异，状如不觉。令送公至界。

郗太傅在京口，遣门生与王丞相书，求女婿。丞相语郗信：“君往东厢，任意选之。”门生归，白郗曰：“王家诸郎亦皆可嘉，闻来觅婿，咸自矜持，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，如

不闻。”郗公云：“正此好！”访之，乃是逸少，因嫁女与焉。

过江初，拜官舆饰供饌。羊曼拜丹阳尹，客来蚤者，并得佳设，日晏渐罄，不复及精，随客早晚，不问贵贱。羊固拜临海，竟日皆美供，虽晚至，亦获盛饌。时论以固之丰华，不如曼之真率。

周仲智饮酒醉，瞽目还面谓伯仁曰：“君才不如弟，而横得重名！”须臾，举蜡烛火掷伯仁，伯仁笑曰：“阿奴火攻，固出下策耳！”

顾和始为扬州从事，月旦当朝，未入顷，停车州门外。周侯诣丞相，历和车边，和觅虱，夷然不动。周既过，反还，指顾心曰：“此中何所有？”顾搏虱如故，徐应曰：“此中最是难测地。”周侯既入，语丞相曰：“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。”

庾太尉与苏峻战，败，率左右十余人乘小船西奔，乱兵相剥掠，射，误中舵工，应弦而倒，举船上咸失色分散。亮不动容，徐曰：“此手那可使着贼！”众乃安。

庾小征西尝出未还。妇母阮，是刘万安妻，与女上安陵城楼上。俄顷，翼归，策良马，盛舆卫。阮语女：“闻庾郎能骑，我何由得见？”妇告翼，翼便为于道开鹵簿盘马，始两转，坠马堕地，意色自若。

宣武与简文、太宰共载，密令人在舆前后鸣鼓大叫，鹵簿中惊扰。太宰惶怖，求下舆；顾看简文，穆然清恬。宣武语人曰：“朝廷间故复有此贤。”

王劭、王荟共诣宣武，正值收庾希家。荟不自安，逡巡欲去；劭坚坐不动，待收信还，得不定，乃出。论者以劭为优。

桓武与郗超议芟夷朝臣，条牒既定，其夜同宿。明晨起，呼谢安、王坦之入，掷书示之，郗犹在帐内。谢都无言，王直掷还，云：“多。”宣武取笔欲除，郗不觉窃从帐中与宣武言。谢含笑曰：“郗生可谓入幕宾也。”

谢太傅盘桓东山时，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。风起浪涌，孙、王诸人色并遽，便唱使还。太傅神情方王，吟啸不言。舟人以公邈闲意说，犹去不止。既风转急，浪猛，诸人皆喧动不坐。公徐云：“如此，将无归？”众人即承响而回。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。

桓公伏甲设馔，广延朝士，因此欲诛谢安、王坦之。王甚遽，问谢曰：“当作何计？”谢神意不变，谓文度曰：“晋阡存亡，在此一行。”相与俱前。王之恐状，转见于色。谢之宽容，愈表于貌。望阶趋席，方作洛生咏，讽“浩浩洪流。”桓惮其旷远，乃趣解兵。王、谢旧齐名，于此始判优劣。

谢太傅与王文度共诣郗超，日旰未得前。王便欲去，谢曰：“不能为性命忍俄顷？”

支道林还东，时贤并送于征虏亭。蔡子叔前至，坐近林公；谢万石后来，坐小远。蔡暂起，谢移就其处。蔡还，见谢在焉，因合褥并谢掷地，自复坐。谢冠帻倾脱，乃徐起，振衣就席，神意甚平，不觉替沮。坐定，谓蔡曰：“卿奇人，殆坏我面。”蔡答曰：“我本不为卿面作计。”其后二人俱不介意。

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，饷米千斛，修书累纸，意寄殷勤。道安答直云：“损米，愈觉‘有待’之为烦。”

谢安南免吏部尚书，还东；谢太傅赴桓公司马，出西，相遇破冈。既当远别，遂停三日共语。太傅欲慰其失官，安南

辄引以它端。虽信宿中涂，竟不言及此事。太傅深恨在心未尽，谓同舟曰：“谢奉故是奇士。”

戴公从东出，谢太傅往看之。谢本轻戴，见，但与论琴书。戴既无吝色，而谈琴书愈妙。谢悠然知其量。

谢公与人围棋，俄而谢玄淮上信至，看书竟，默然无言，徐向局。客问淮上利害，答曰：“小儿辈大破贼。”意色举止，不异于常。

王子猷、子敬曾俱坐一室，上忽发火。子猷遽走避，不惶取屐；子敬神色恬然，徐唤左右扶凭而出，不异平常。世以此定二王神宇。

苻坚游魂近境，谢太傅谓子敬曰：“可将当轴，了其此处。”

王僧弥、谢车骑共王小奴许集，僧弥举酒劝谢云：“奉使君一觞。”谢曰：“可尔。”僧弥勃然起，作色曰：“汝故是吴兴溪中钓碣耳，何敢涛张！”谢徐抚掌而笑曰：“卫军，僧弥殊不肃省，乃侵陵上国也。”

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，既承借，有美誉，公甚欲其人地，为一府之望。初见谢失仪，而神色自若。坐上宾客即相贬笑。公曰：“不然。观其情貌，必自不凡。吾当试之。”后因月朝阁下伏，公于内走马直出突之，左右皆宕仆，而王不动。名价于是大重，咸云：“是公辅器也。”

太元末，长星见，孝武心甚恶之。夜，华林园中饮酒，举杯属星云：“长星，劝尔一杯酒，自古何时万岁天子！”

殷荆州有所识作赋，是束晰慢戏之流。殷甚以为有才，语王恭：“适见新文，甚可观。”便于手巾函中出之。王读，殷笑之不自胜。王看竟，既不笑，亦不言好恶，但以如意帖之

而已。殷怅然自失。

羊绥第二子孚，少有俊才，与谢益寿相好。尝蚤往谢许，未食。俄而王齐、王睹来，既先不相识，王向席，有不说色，欲使羊去。羊了不眦，唯脚委几上，咏矚自若。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，还与羊谈赏，王方悟其奇，乃合共语。须臾食下，二王都不得餐，唯嘱羊不暇。羊不大应对之，而盛进食，食毕便退。遂苦相留，羊义不住，直云：“向者不得从命，中国尚虚。”二王是孝伯两弟。

【译文】

豫章太守顾邵，是顾雍的儿子。顾邵在郡守任上去世了，顾雍正盛请同僚属吏下围棋，外面报告说送信的人到了，但没有他儿子的信，顾雍虽然神色不变，但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他强忍悲痛，用指甲掐住手掌，手掌上的血流出来，沾湿了垫褥。等宾客们都走了，他才叹息道：“我既然没有延陵季子那样通达，岂可再招来子夏那样丧明的指责！”

嵇康在刑场上将被处死时，神色不变，要了一张琴来弹奏，弹的是《广陵散》。一曲完毕，嵇康说：“袁孝尼曾经要求学习这首曲子，我因珍爱此曲而不肯教他，《广陵散》从此以后绝传了！”当时太学生三千人上书朝廷，请求拜嵇康为师，朝廷没有答应。嵇康死后不久，司马昭也后悔了。

夏侯玄曾有一次靠着柱子写信，当时正下着大雨，一个焦雷劈碎了他倚靠的柱子，他的衣服也烧焦了，他却神色不变，照旧写信。宾客和他身边的人都吓得跌仆摇晃站不住脚。

王戎七岁时，曾经和一些小孩子一块儿游玩。看到路边

的李子树上果实累累，压弯了树枝，这些孩子都争着去摘李子，只有王戎不动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，他说：“树在道边却能有这么李子，这一定是苦李子。”摘来一尝，果然如此。

魏明帝拔断老虎的爪牙，关在宣武场上，让老百姓随便观看。王戎当时七岁，也去观看。老虎攀着栏杆大吼，吼声震地，观看的人无不惊退跌倒，王戎却安然不动，毫无恐惧的表情。

王戎任侍中时，南郡太守刘肇送给他五端筒中细布，王戎虽然没有接受，却回信深表谢意。

裴楷被逮捕时，神色不变，举止如常。要来纸笔写信，信写成了送出去，很多人都来救他，于是得以免罪。后来他官至仪同三司。

王衍曾经嘱托他的族人办事，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办。在一次宴席上王衍遇见那个族人，就对他说：“前些时候托您办的事，怎么没办呢？”族人大怒，举起食盒摔到他的脸上，王衍一句话也没说，盥洗之后，拉着王导的手臂，一同乘车离去。在车上，他照着镜子，对王导说：“你看我的眼光，竟然出于牛背之上。”

裴遐在周馥那里，周馥设宴作东。裴遐和别人下围棋。周馥的司马斟酒劝饮，裴遐正忙于下棋，没及时饮酒，司马很生气，就把裴遐从座位上拽下摔到地上。裴遐回到座位上，举止如常，面不改色，照旧下围棋。王衍问裴遐：“当时怎么做到面不改色的？”裴遐说：“只是光线暗你看不出罢了。”

刘舆在太傅府任职，当时的很多士人都被他陷害过，只有庾敳超然事外，没有什么形迹可以被钻孔子。后来因为庾

散秉性节俭而家道富裕，刘舆就劝太傅向庾散借贷一千万，且希望庾散能有所吝惜，这样就可以乘机陷害。太傅在大庭广众之中问庾散，当时庾散已经酩酊大醉，头巾掉在几案上，正伸头去戴头巾。慢慢地说：“下官家确实还有两三千万，随您取用。”于是刘舆才折服了。后来有人向庾散道及此事，庾散说：“这是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。”

王衍和裴邈志向爱好都不相同，裴邈厌烦王衍名声大，想败坏他的名誉，但总不能如愿。于是故意去拜访王衍，破口大骂，想让王衍回骂自己，从而让他和自己分担非议。王衍不动声色，慢慢地说：“白眼儿终于发作了。”

王衍比裴颀年长四岁，和他并不交好。当时大家会集在一处，都是当时的名士，有人对王衍说：“裴楷的声望不算什么。”王衍就用“卿”来称呼裴颀，裴颀说：“这样自然可以成全您的雅志。”

有来往京城和武昌的人说庾亮有东下进犯京师的意图。有人对王导说：“应该暗中稍作防备，以防不测。”王导说：“我和庾元规虽然都是朝中大臣，心中却不忘贫贱时的交情。如果他要来，我立即辞官，换上角巾，回乌衣巷去！有什么可以戒备的！”

王导的主簿想要检查帐下属吏办理公务的情况，王导对主簿说：“我想与你商量一下，不要去干涉人家案牘上的事情。”

祖约爱钱财，阮孚爱木屐，都经常亲自料理。这两种嗜好，同是人的一种牵累，但当时人们还分不清二人的优劣高下。有人到祖约那里去拜访，看到祖约正料理财物，客人到

了，还没收拾完，剩下两个小竹箱来不及放，就藏在背后，斜身挡住竹箱，且神色不安。有人去拜访阮孚，见他正吹着火给木屐上蜡，还感叹说：“不知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？”神色悠闲自得。于是二人的高下才见分晓。

许璪、顾和同任王导的从事，当时都已很受赏识，每逢游宴集会，待遇无不相同。曾有一次夜里，二人去王导那儿游玩，玩得极其欢畅。王导便让他们二人睡在自己的床帐里。顾和翻来覆去，直到天亮，不能安睡。许璪上床就鼾声大作。王丞相看着宾客们说：“这里也难找睡觉的地方。”

庾亮风度仪表优雅壮美，举止端庄稳重，当时的人都以为这是装出来的。庾亮有个大儿子才几岁，端庄稳重的气质，便已经是这样了，人们知道这是天性。温峤曾躲压幔帐后吓他，这孩子却神色安然，慢慢跪下说：“君侯为什么这么做？”评论的人认为这孩子不逊于庾亮。后来在苏峻叛乱时被害。有人说：“看到阿恭，就知庾元规的风度不是装出来的。”

褚裒从章安县令升任太尉记事参军，当时他早已名声显赫但地位不高，很多人还不认识他。褚裒向东出发，搭乘一条商船，和几个相送的属吏到钱塘县的驿亭投宿。当时，吴兴人沈充任县令，正要送客人过钱塘江，客人到了，亭吏就把褚公赶出亭子，让他们移到牛棚里。半夜潮水上涨，沈县令起来散步，问道：“牛棚里是什么人？”亭吏说：“昨天有个北佬来亭中借宿，有尊贵的客人到，暂且把他移到牛棚里去了。”县令这时有了几分醉意，就远远地问道：“北佬想吃饼吗？姓什么？可以一起谈谈。”褚裒于是举手施礼，答道：“河南褚季野。”远近的人早就听过褚裒的大名，县令于是非

常惊慌，不敢让褚裒搬动，就在牛棚前呈递名片拜访褚裒，又宰杀禽畜备办菜肴，并在褚裒面前鞭打亭吏，以此向褚裒表示歉意。褚裒与他宴饮，言语神色毫无异常，那样子就象没感觉到什么。县令一直把褚裒送到县境。

郗鉴在京口时，派门生给王导送书信，说要在王家选个女婿。王导对门生说：“你到东厢房去，随意挑选。”门生回去后，报告郗鉴：“王家几位少爷都很好，听说我来选女婿，都很庄重，只有一个少年坦露肚皮躺在东床上，好象没听到这事儿。”郗鉴说：“就是这个好！”打听查问，原来是王羲之，郗鉴便把女儿嫁给他。

晋室南渡之初，封官的人都要大办宴席。羊曼被任为丹阳尹，来得早的客人，都得到精美的饮食，天色逐渐晚了，菜肴渐渐用完了，不再有精美的食物。他是随客人来的早晚而招待的，不论客人身份的贵贱。羊固被任为临海太守时，整天都有美食供应，即使来晚了，也能获得丰盛的酒食。当时的评论认为羊固的丰盛华美，不如羊曼的真诚坦率。

周嵩喝酒喝醉了，瞪着眼睛转脸对哥哥周颢说：“你才能不如弟弟，却无故享有大名！”不一会儿，又举起烛火掷向周颢。周颢笑道：“阿奴用火攻，确实是使出了拙劣的办法！”

顾和刚任扬州从事，初一这天应当朝会，在没进衙署之前的时候，停车在州署门外。周颢来拜访王导，经过顾和的车旁，顾和正在找虱子，一动也没动。周颢过去以后，又折回来，指着顾和的心说：“这里边有什么？”顾和照旧捉他的虱子，慢慢回答说：“这里是最难揣测的地方。”周颢进了州署，对王导说：“你的州吏中有一位堪当尚书令、尚书仆射的人才。”

庾亮与苏峻作战，战败，他率领手下十几人乘着小船向西逃亡，苏峻的叛军一路劫掠追来，庾亮的手下向追兵放箭，误中船上的舵工，舵工应弦倒下，全船人都吓得惊惶失色，四散开去。庾亮毫不动容，慢慢道：“这等技艺怎么能射中贼人！”众人这才安定下来。

小征西将军庾翼有一次外出未回。他的岳母阮氏，是刘万安的妻子，与女儿登上安陵城楼。一会儿，庾翼回来了，骑着骏马，车从护卫众多。阮氏对女儿说：“听说庾郎擅长骑马，我怎么才能见识一下？”女儿告诉了庾翼，庾翼便为她们在道上排开仪仗队，自己上马驰骋盘旋，才转了两圈，就从马背上跌落在地，但庾翼的意气神色都一如以往。

桓温和简文帝、太宰同乘一车出游，他暗中叫人在车前车后击鼓大叫，仪仗队受了惊扰。太宰很害怕，要求下车。回头看看简文帝，却是端庄严肃、神态安详。桓温对人说：“朝中竟然还有这样贤良的人。”

王劭、王荟兄弟一同去拜访桓温，正赶上桓温派人抄庾希的家。王荟很不安，徘徊不定，想要离开；王劭却稳坐不动，等到去抄家的人回来，知道事情没有结果，这才告辞出来。评论的人都认为这二人中王劭较为出色。

桓温和郗超商议削减朝中大臣，条款文书都拟好了，这一夜，二人就睡在一处。第二天早晨，桓温起床，叫谢安、王坦之进来，把准备好的奏疏丢给他们看，郗超还在床帐里。谢安什么也没说，王坦之只是把奏疏丢还给桓温，说：“多了。”桓温取过笔来，想要勾掉几个，郗超不觉偷偷地在帐子里跟桓温讲话。谢安含笑说：“郗先生真可以称得上八幕之宾了。”

谢安隐居东山时，和孙绰等人乘船出海游玩。风起浪涌，孙绰、王羲之等人神色惊慌，高喊要回去。谢安兴致正浓，吟啸着不说话。船工因为谢安意态安闲、神情愉悦，就一直向前划，并不停止。一会儿风势转急，浪头更猛，众人都喧哗不止，不能安坐。谢安慢慢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还是回去吧。”众人立即响应，然后返回。从这件事上可以审视出谢安的气度足可以镇抚朝野。

桓温埋伏好全副武装的兵士，摆设宴席，广泛邀请朝中大臣来赴宴，想借机杀掉谢安、王坦之。王坦之非常惊慌，问谢安：“应该采取什么对策？”谢安神态丝毫不变，对王坦之说：“晋朝国运的存亡，就取决于我们此行了。”两人一同前往。王坦之的恐惧之情，渐渐显露在脸上。谢安的从容大度，也愈来愈表现在举止中。他眼望台阶，走到座位上，一边还作着洛阳书生的吟咏，诵着“浩浩洪流”的诗句。桓温畏惧他旷达的风度，就急忙撤走了伏兵。王坦之与谢安，本来是齐名的，从这件事情上才被分出高下。

谢安与王坦之一同去拜访郗超，天色已晚却还没有被接见。王坦之就要走，谢安说：“就不能为了性命而忍受一会儿吗？”

支遁要东还会稽，当时的名士一起去征虏亭为他送行。蔡系先到，座位靠近支遁；谢万后到，坐得稍远。蔡系暂时起身离座，谢万就移坐在他的位子上。蔡系回来，见谢万坐在自己位子上，就连坐褥带谢万一起举起扔到地上，自己又坐在原来的地方。谢万的帽子、头巾都倾脱了，就慢慢地起来，拍拍衣服上的尘土，回到席位上，神态非常平静，一点也没

有恼怒沮丧的意思。坐好以后，他对蔡系道：“您真是个怪人，险些碰坏我的脸。”蔡系回答：“我本来就没替你的脸打算。”事后，两人都不介意此事。

郗超钦佩推崇释道安的道德声望，送给他一千斛米，写了一封长达数页的信，表达他诚恳深厚的情意。道安回信只说：“让你破费这么多米，却只让我感到人身有所依赖的烦恼。”

谢奉被免去吏部尚书的职务，东归故里；谢安出任桓温的司马，往西行进。两人在破冈相遇。既然要远别，两人决定停留三日一起叙叙。谢安一想安慰谢奉的丢官，谢奉就用别的话题岔开。虽然在中途同宿两夜，竟然没能提及此事。谢安非常遗憾自己的心意没能表达出来，就对同船的人说：“谢奉真是个奇人。”

戴逵从会稽来，谢安去看他。谢安本来看不起戴逵，见了面，只和戴逵谈论琴书。戴逵居然没有不乐意的神色，而且谈论琴书也愈谈愈妙。谢安这才深深知道了戴逵的器量。

谢安和人下围棋，一会儿，谢玄从淮河前线送来的信到达，谢安看完信，默不作声，从容不迫地转向棋局。客人问淮上战事胜负如何，谢安回答道：“孩子们大败贼兵。”神态举止，与平时没什么不同。

王徽之、王献之曾同坐在一间屋子里，上面忽然起火。王徽之惊慌地跑出去躲避，连木屐也来不及穿上。王献之神色安然，从容地叫身边的侍从来，自己扶靠着他们走出来，和平常没什么两样。世人也以此来评定二王的精神气度。

苻坚象游魂一样不断侵扰边境，谢安对王献之说：“应该

擒住这个当权的人物，在这里了结他。”

王珉、谢玄同在王荟那里聚会，王珉举杯向谢玄劝酒说：“敬使君一杯。”谢玄说：“应该如此。”王珉勃然大怒，站起来，变了脸色，说：“你原不过是吴兴溪中钓鱼的羯奴罢了，怎么敢如此嚣张！”谢玄缓缓拍手笑道：“卫军，你看，僧弥不好好地严省自己，竟然要进犯大诸侯国了。”

王珣是桓温的主簿，他已经凭借自己的出身而享有很好的声誉了，桓温又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和门第，成为整个大司马府所敬重的人物。起初，他拜见告退有失礼仪，都能神情自若，座上的宾客都贬斥他、讥笑他。桓温说：“并非如此。我看他的神情仪表，一定不一般。我要试试他。”后来趁月初朝会僚属拜伏在衙署前，桓温从署内驰马照直冲向他，他身边的人都摇晃跌倒，而王珣却动也不动。他的名声、身价于是大增，人们都说：“王珣是做三公、宰辅的人才。”

太元末年，彗星出现，孝武帝心中对此非常厌恶。晚上，在华林园里饮酒，孝武帝举杯对着慧星说：“彗星，敬你一杯酒吧，自古以来什么时候有过万岁的天子呢！”

殷仲堪有个相识的人作了一篇赋，属于束晰的诙谐惹人发笑那类的文章，殷堪仲认为很有才气，告诉王恭：“刚才看到一篇新作，很值得一看。”就从手巾套子里取出来给王恭。王恭读时，殷堪仲情不自禁地笑着。王恭看完，既不笑，也不说好坏，只不过用手中的如意把它压压平罢了。殷堪仲怅然若失。

羊绥的次子羊孚，年轻时就有卓越的才智，与谢混很要好。有一次，他一早就到谢混那里了，还没吃过东西。一会

儿，王熙、王爽兄弟也来了，他们以前并不相识，王氏兄弟向席上看了看，露出不高兴的表情，想让羊孚离开。羊孚全然不予理睬，只是把脚放在几案上，吟咏自如。谢混和二王寒暄叙礼之后，又回头和羊孚谈论起来。二王这才领悟到他的不一般，于是加进来一起谈话。一会儿，饭菜摆上了，王氏兄弟都顾不得吃，只是忙着劝羊孚多吃。羊孚不大答理他们，只顾大吃，吃完了就告辞。王氏兄弟于是苦苦相留，羊孚坚持要走，只说：“刚才你们让我走，我不肯从命，只因腹中还是空空的。”二王是王恭的两个弟弟。

识鉴第七

曹公少时见乔玄，玄谓曰：“天下方乱，群雄虎争，拨而理之，非君乎？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，治世之奸贼。恨吾老矣，不见君富贵，当以子孙相累。”

曹公问裴潜曰：“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，卿以备才如何？”潜曰：“使居中国，能乱人，不能为治；若乘边守险，足为一方之主。”

何晏、邓飏、夏侯玄并求傅嘏交，而嘏终不许。诸人乃因荀彧说和之，谓嘏曰：“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，虚心于子，而卿意怀不可交。合则好成，不合则致隙。二贤若穆，则国之休。此蔣相如所以下廉颇也。”傅曰：“夏侯太初志大心劳，能合虚誉，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。何晏、邓飏有为而躁，博而寡要，外好利而内无关籥，贵同恶异，多言而妒前。多言多衅，妒前无亲。以吾观之，此三贤者皆败德人尔，远之犹恐罹祸，况可亲之邪？”后皆如其言。

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，帝欲偃武修文，亲自临幸，悉召群臣。山公谓不宜尔，因与诸尚书言孙、吴用兵本意，遂究论。举坐无不咨嗟，皆曰：“山少傅乃天下名言。”后诸王骄汰，轻遘祸难。于是寇盗处处蚁合，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，遂渐炽盛。皆如公言。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、吴，而暗与之理会。王夷甫亦叹云：“公暗与道合。”

王夷甫父义，为平北将军，有公事，使行人论不得。时夷甫在京师，命驾见仆射羊祜、尚书山涛。夷甫时总角，姿才秀异，叙致既快，事加有理，涛甚奇之。既退，看之不辍，乃叹曰：“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？”羊祜曰：“乱天下者，必此子也。”

潘阳仲见王敦小时，谓曰：“君蜂目已露，但豺声未振耳。必能食人，亦当为人所食。”

石勒不知书，使人读《汉书》。闻酈食其劝立六国后，刻印将授之，大惊曰：“此法当失，云何得遂有天下！”至留侯谏，乃曰：“赖有此耳！”

卫玠年五岁，神衿可爱。祖太保曰：“此儿有异，顾吾老，不见其大耳！”

刘越石云：“华彦夏识能不足，强果有余。”

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，在洛，见秋风起，因思吴中菰菜羹、鲈鱼脍，曰：“人生贵得适意尔，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？”遂命驾便归。俄而齐王败，时人皆谓为见机。

诸葛道明初过江左，自名道明，名亚王、庾之下。先为临沂令，丞相谓曰：“明府当为黑头公。”

王平子素不知眉子，曰：“志大其量，终当死坞壁间。”

王大将军始下，杨朗苦谏，不从，遂为王致力。乘中鸣云露车径前，曰：“听下官鼓音，一进而捷。”王先把其手曰：“事克，当相用为荆州。”既而忘之，以为南郡。王败后，明帝收朗，欲杀之。帝寻崩，得免。后兼三公，署数十人为官属。此诸人当时并无名，后皆被知遇。于时称其知人。

周伯仁母，冬至举酒赐三子，曰：“吾本谓度江托足无所，

尔家有相，尔等并罗列吾前，复何忧？”周嵩起，长跪而泣曰：“不如阿母言。伯仁为人志大而才短，名重而识暗，好乘人之弊，此非自全之道，嵩性狼抗，亦不容于世。唯阿奴碌碌，当在阿母目下耳。”

王大将军既亡，王应欲投世儒，世儒为江州。王含欲投王舒，舒为荆州。含语应曰：“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，而汝欲归之？”应曰：“此乃所以宜往也。江州当人强盛时，能抗同异，此非常人所行。及睹衰危，必兴愍恻。荆州守文，岂能作意表行事？”含不从，遂共投舒，舒果沉含父子于江。彬闻应而来，密具船以待之。竟不得来，深以为恨。

武昌孟嘉作庾太尉从事，已知名。褚太傅有知人鉴，罢豫章，还过武昌，问庾曰：“闻孟从事佳，今在此不？”庾曰：“试自求之。”褚眄睐良久，指嘉曰：“此君小异，得无是乎？”庾大笑曰：“然。”于时既叹褚之默识，又欣嘉之见赏。

戴安道年十余岁，在瓦官寺画。王长史见之，曰：“此童非徒能画，亦终当致名。恨吾老，不见其盛耳！”

王仲祖、谢仁祖、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，殊有确然之志。既反，王、谢相谓曰：“渊源不起，当如苍生何？”深为忧叹。刘曰：“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？”

小庾临终，自表以子园客为代。朝廷虑其不从命，未知所遣，乃共议用桓温。刘尹曰：“使伊去，必能克定西楚，然恐不可复制。”

桓公将伐蜀，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，承藉累叶，且形据上流，三峡未易可克。唯刘尹云：“伊必能克蜀。观其蒲博，不必得，则不为。”

谢公在东山畜妓，简文曰：“安石必出。既与人同乐，亦不得不与人同忧。”

郗超与谢玄不善。苻坚将问晋鼎，既已狼噬梁、岐，又虎视淮阴矣。于时朝议遣玄北讨，人间颇有异同之论。唯超曰：“是必济事。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，见使才皆尽，虽履屐之间，亦得其任。以此推之，容必能立勋。”元功既举，时人咸叹超之先觉，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。

韩康伯与谢玄亦无深好。玄北征后，巷议疑其不振。康伯曰：“此人好名，必能战。”玄闻之，甚忿，常于众中厉色曰：“丈夫提千兵入死地，此事君亲，故发，不得复云为名！”

褚期生少时，谢公甚知之，恒云：“褚期生若不佳者，仆不复相士。”

郗超与傅瑗周旋。瑗见其二子，并总发，超观之良久，谓瑗曰：“小者才名皆胜，然保卿家，终当在兄。”即傅亮兄弟也。

王恭随父在会稽，王大自都来拜墓，恭暂往墓下看之。二人素善，遂十余日方还。父问恭：“何故多日？”对曰：“与阿大语，蝉连不得归。”因语之曰：“恐阿大非尔之友，终乖爱好。”果如其言。

车胤父作南平郡功曹，太守王胡之避司马无忌之难，置郡于沔阴。是时胤十余岁，胡之每出，尝于篱中见而异焉。谓胤父曰：“此儿当致高名。”后游集，恒命之。胤长，又为桓宣武所知，清通于多士之世，官至选曹尚书。

王忱死，西镇未定，朝贵人人有望。时殷仲堪在门下，虽居机要，资名轻小，人情未以方岳相许。晋孝武欲拔亲近腹

心，遂以殷为荆州。事定，诏未出，王珣问殷曰：“陕西何故未有处分？”殷曰：“已有人。”王历问公卿，咸云：“非。”王自计才地，必应在己。复问：“非我邪？”殷曰：“亦似非。”其夜，诏出用殷。王语所亲曰：“岂有黄门郎而受如此任！仲堪此举，乃是国之亡征。”

【译文】

曹操年轻时看望乔玄，乔玄对他说：“现在天下大乱，群雄像虎一样相争斗，整顿治理好国家不是要靠您吗？可是，您的确是乱世当中的英雄，治世中的奸贼。可惜的是我老了，不能见到您富贵了，只能将我的子孙托傅给您了。”

曹操问裴潜说：“你以前和刘备一同在荆州，你觉得刘备的才能怎样？”裴潜说：“假如叫他占有中原，能搅乱人心，不能使社会安定；假如让他驻守边境，便满可以成为一方的霸主。”

何晏、邓飏、夏侯玄都愿意同傅嘏结交，可是傅嘏始终不答应。他们便求荀彧从中说合这件事，荀彧对傅嘏说：“夏侯玄是当代的出色人才，他对你很虚心，而你却认为他不可结交。如果你们能交好，事情便容易办，不能结成友好，便会造成隔阂。两位贤人假如能够和睦相处，那是国家的福气。这便是藺相如向廉颇退让的原因。”傅嘏说：“夏侯玄志向大而心不知足，能够迎合虚假的名誉，的确是古人所说的利口善辩而使国家灭亡的人。何晏、邓飏有作为可性情急躁，知识渊博却抓不住要领，对外贪图钱财，对内心中无主见。重视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，讨厌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，喜欢多

发表见解却又嫉妒比自己强的人。说得多破绽也多，忌妒别人比自己强就不会真惜友谊。按我的观察结果。这三个所谓贤人都是品行败坏的人，我同他们疏远还怕引来灾祸，何况与他们亲近呢？”后来所发生的事情，果然都像傅嘏说的那样。

晋武帝在宣武场讲武，武帝打算停息武备，倡导文教，因此亲自来到了讲武场，将群臣全部召集来。山涛认为不应该这样。因此同诸位尚书讲论孙武和吴起等古代兵家用兵的本来意图，就深入地研究讨论起来。在坐的诸人没有不称赞他的，都说：“山涛说的是天下的名言。后来诸王骄傲放纵，轻易便酿成了八王之乱的灾难。于是，天下盗贼蜂拥而起，到处像蚂蚁一样聚集到一起，各地方政府都因为没有准备而无法制服，其势力也越来越大。这都像山涛所说的那样。当时的人都说山涛不学孙武和吴起的兵法，却暗中与之相契合。王衍也赞叹说：“山涛暗与道合。”

王衍的父亲王义，做平北将军，有公事，要派使者前去谈论事情，却找不到合适的人。当时王衍在京城，便让人驾车去拜见羊祜和山涛。当时王衍正当童年，相貌才华非常出众，陈述问题很爽快，而且又有条理，山涛感到特别吃惊。等到王衍要走，山涛仍然对他看个不停，便慨叹说：“生儿子不应该像王衍吗？”羊祜说：“将来祸乱天下的人，一定是这个孩子。”

潘涛见到小时候的王敦，对他说：“你像蜂子一样的眼睛已经露出来，可是像豺狼一样的声音还没有形成。你一定能吃人，也应当被别人吃掉。”

石勒不认识字，让人给他读《汉书》。当听到酈食其劝刘

邦封立六国的后代，而刻好了印要授给他们时，他大惊，说：“这个办法一定会失误，还说什么能得天下啊！”当听到张良劝阻的时候，石勒就说：“多亏有这个人啊！”

卫玠年龄五岁时，容貌神采非常可爱。卫瓘说：“这个孩子外表不寻常，可是我已经老了，不能看见他长大了！”

刘琨说：“华轶的才能见识都不够，坚强果敢却是有余。”

张翰被召做齐王司马冏的东曹掾，在洛阳他看见刮起秋风，便思念家乡吴郡的菰菜羹和鲈鱼脍，说：“人生最宝贵的是自己生活的合意，怎么能到千里之外做官，求取功名利禄呢？”于是，他叫来车马，立刻回家乡。不久，齐王篡位失败被杀，当时人都说他是因为发现事情变化的动向而归乡的。

诸葛恢刚刚到江南，自名道明，名声仅次于王导、庾亮。他先做临沂县令，丞相王导说：“明府应当在年轻时便位至公卿。”

王澄一向不赏识王玄，说：“他志向大可是气量小，最后一定死在坞壁之中。”

大将军王敦从武昌开始攻打建康的时候，杨朗苦苦相劝，王敦不听，于是，杨朗又替王敦效力。在战场上，杨郎坐中鸣云露车指挥军队前进，说：“听我的鼓声，大家奋勇前进，一战便胜利。”王敦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事成后，我一定用你做荆州刺史。”等事后又忘了，让杨朗做了南郡太守。王敦兵败之后，晋明帝拘捕了杨朗，想要杀了他。晋明帝不久去世了，杨朗才得以不死。后来他兼做三公之职，官署中先后任用了几十个人做属官。这些人当时并不出名，后来都受到重用。在当时，人们都赞扬他能识别人才。”

周颙的母亲，在冬至那天拿酒给三个儿子喝，说：“我原来认为过江后没有地方安身，你们三个都已经成人，又都并列在我的面前，我还有什么可愁的呢？”周嵩起来跪在地上，哭着说：“并不像母亲说的，大哥为人志大而才浅，名声大可是见识不高，又爱利用他人的危机，这不是自己保全自己的办法。我性情高傲，也不被世人所容纳。只有弟弟阿奴为人随和，一定能留在母亲的眼前。”

王敦病死之后，他的兄长王应想要投奔王彬，王彬做江洲刺史。王应的儿子王含想投奔王舒，王舒做荆州刺史。王含对王应说：“大将军平时同王彬怎么样？而你却想投奔他？”王应回答说：“这正是所以应该前去投靠的原因。王彬在大将军兴盛得势时，他能够直言不讳，发表不同意见，这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。等到看见别人衰败的紧急时刻，他一定会产生恻隐同情之心。可是王舒遵守成法，怎么能够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收留我们呢？”王含不听从父亲的话，于是两人一同投靠王舒，王舒果然将王应父子沉入江中。王彬听说王应父子要来，秘密准备船来等待他们，竟然没能来，王彬深感遗憾。

武昌孟嘉做庾亮的州从事，已经出名。褚裒有善于鉴察人才的能力，他被免去豫章太守的官职回乡，路过武昌，问庾亮说：“听说孟嘉人品好，现在在这儿吗？”庾亮说：“你自己试着找找他。”褚裒四处看了很久，指着孟嘉说：“这人与别人不同，难道是他吗？”庾亮大笑说：“正是。”当时的人都慨叹褚庾有暗中识别人的能力，又为孟嘉得到赏识而高兴。

。戴逵十多岁时，在瓦官寺里作画。王濛看到他，说：

“这小童不但能画，而且最终也能成名。可惜我已经老了，不能看到他成名的时候。”

王濛、谢尚、刘惔都到丹阳墓地看望殷浩，他很有坚决隐居不出的志向。等到返回，王濛、谢尚互相说：“殷浩不愿意出来做官，对当时的天下百姓会怎么样呢？”二人深深为此事慨叹。刘惔说：“你们二位真的愁殷浩会不出来做官吗？”

庾翼临死的时候，自己上表章举荐自己的儿子庾爰之做荆州刺史的人选。朝廷担心他不听从命令，不知该派谁去接替庾翼。等到大家一同议定用桓温的时候，刘惔说：“派他前去，一定能平定西楚，但是恐怕从此不能再控制他了。”

桓温将要讨伐成汉，掌握政事的官员都认为成汉国君李势统治成汉的时间很长，凭借几代的祖业，而且地处长江上游，有三峡的险峻，不容易攻破。唯有刘惔说：“你一定能攻下成汉，只要看他平时的赌博，不是一定能做到的事，他就不会做。”

谢安隐居在东山，还养着歌妓。晋简文帝说：“谢安一定会出来做官。他既然和别人同乐，也不能不和别人同忧。”

郗超同谢玄不友善。前秦的苻坚将要夺取东晋的天下，已经像狼一样吞掉了梁、岐，现在又虎视眈眈地要占领淮河以南一带。在当时朝中商议派谢玄北征苻坚，大家对这件事的意见不一致。唯有郗超说：“这件事一定能够成功。我过去曾经同他一起在桓温的幕府中做事，知道他对人都能做到尽量发挥其才，即使是小事，也能用人得当。用这些事来推断，或许一定能建立功绩。”谢玄北伐成功之后，当时的人都感叹郗超有预见，又敬重他不因为个人的感情隐匿别人的才能。

韩伯与谢玄也没有很深的交情。谢玄北征以后，大街小巷人们都怀疑谢玄不能奋力作战。韩伯说：“这个人很看重自己的名望，一定能奋力作战。”谢玄听说这件事，非常气愤，常在众人面前神色严厉地说：“大丈夫率领千万士兵打仗，进入危险之地，为的是报效皇帝，这才出来作战，不能再说是为了自己的名声。”

褚爽年轻的时候，谢安特别赞赏他，常说：“褚爽人品若不好的话，我就不再品评鉴赏人物了。”

郗超与傅瑗交往。傅瑗让两个儿子去见郗超，当时两个都还是童年，郗超观察了两个孩子很久，对傅瑗说：“那个小的才能名声都好，可是能保全你们家的，最终还是大的。”这便是傅亮兄弟。

王恭跟随父亲王蕴在会稽，王忱从京都来祭扫坟墓，王恭临时到墓地去看他。两个人平时一向友好，于是停留了十多天才返回。其父王蕴问：“为什么住了这么多天？”王恭回答说：“同王忱闲谈，接连不断，所以没有回来。”王蕴因此说：“恐怕王忱不是你的朋友，最后还是要断绝友情的。”果然像王蕴说的那样。

车胤的父亲作南平郡功曹之职，太守王胡之因躲避司马无忌的报复，将郡治设置在澧水的南岸。这时车胤十多岁，王胡之每次出门，曾在篱笆中看见他，认为他有与众不同之处。对车胤的父亲说：“这个孩子将来有很高的名声。”以后游玩或是朋友集会，王胡之经常将他叫来。车胤长大成人后，又得到桓温的欣赏，在当时人才众多的情况下，他以清明通达出名，官至吏部尚书。

王忱死后，荆州刺史的人选没有决定，朝廷里的高官都有希望。当时殷仲堪在门下省替皇帝咨询参谋政事，虽然处在重要地位，可是资历名望不大，所以当时人们心中并没有谁认为他可以掌管一方重镇。晋孝武帝想要提拔自己的亲近心腹，于是用殷仲堪做荆州刺史。事情已内定，但诏书没下，王珣问殷仲堪说：“荆州方面的事为什么还没有任命？”殷仲堪说：“已经有人选。”王珣便一一列举了朝中一些高官的名字，都说：“不是。”王珣自己估计自己的才能和门第，一定应当是自己。又问“难道不是我吗？”殷仲堪说：“也好像不是。”这天晚上，诏书下，用的是殷仲堪。王珣对自己亲近的人说：“哪有用一个黄门郎当此重任的，提拔殷仲堪的这个举动，就是国家灭亡的预兆。”

赏誉第八

陈仲举尝叹曰：“若周子居者，真治国之器。譬诸宝剑，则世之干将。”

世目李元礼“谡谡如劲松下风。”

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，曰：“平舆之渊，有二龙焉。”见许子政弱冠之时，叹曰：“若许子政者，有干国之器。正色忠谏，则陈仲举之匹；伐恶退不肖，范孟博之风。”

公孙度目邴原：“所谓云中白鹤，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。”

钟士季目王安丰：“阿戎了了解人意。”谓“裴公之谈，经日不竭”。吏部郎阙，文帝问其人于钟会，会曰：“裴楷清通，王戎简要，皆其选也”于是用裴。

王浚冲、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士季，须臾去，后客问钟曰：“向二童何如？”钟曰：“裴楷清通，王戎简要。后二十年，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，冀尔时天下无滞才。”

谚曰：“后来领袖有裴秀。”

裴令公目夏侯太初：“肃肃如入廊庙中，不修敬而人自敬。”一曰：“如入宗庙，琅琅但见礼乐器。”“见钟士季，如观武库，但睹矛戟。见傅兰硕，汪廡靡所不有。见山巨源，如登山临下，幽然深远。”

羊公还洛，郭奕为野王令，羊至界，遣人要之，郭便自往。既见，叹曰：“羊叔子何必减郭太业！”复往羊许，小悉

还，又叹曰：“羊叔子去人远矣！”羊既去，郭送之弥日，一举数百里，遂以出境免官。复叹曰：“羊叔子何必减颜子！”

王戎目山巨源：“如璞玉浑金，人皆钦其宝，莫知名其器。”

羊长和父繇与太傅祐同堂相善，仕至车骑掾，蚤卒。长和兄弟五人，幼孤。祐来哭，见长和哀容举止宛若成人，乃叹曰：“从兄不亡矣！”

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，目曰：“清真寡欲，万物不能移也。”

王戎目阮文业：“清伦有鉴识，汉元以来未有此人。”

武元夏目裴、王曰：“戎尚约，楷清通。”

庾子嵩目和峤：“森森千丈松，虽磊砢有节目，施之大厦，有栋梁之用。”

王戎云：“太尉神姿高彻，如瑶林琼树，自然是风尘外物。”

王汝南既除所生服，遂停墓所。兄子济每来拜墓，略不过叔，叔亦不候。济脱时过，止寒温而已。后聊试问近事，答对甚有音辞，出济意外，济极惋愕；仍与语，转造精微。济先略无子侄之敬，既闻其言，不觉慙然，心形俱肃。遂留共语，弥日累夜。济虽俊爽，自视缺然，乃喟然叹曰：“家有名士，三十年而不知！”济去，叔送至门。济从骑有一马，绝难乘，少能骑者。济聊问叔：“好骑乘不？”曰：“亦好尔。”济又使骑难乘马，叔姿形既妙，回策如萦，名骑无以过之。济益叹其难测，非复一事。既还，浑问济：“何以暂行累日？”济曰：“始得一叔。”浑问其故，济具叹述如此。浑曰：“何如我？”济曰：“济以上人。”武帝每见济，辄以湛调之，曰：“卿家痴叔死未？”济常无以答。既而得叔后，武帝又问如前，济曰：“臣叔不痴。”称其实美。帝曰：“谁比？”济曰：“山涛以下，

魏舒以上。”于是显名，年二十八始宦。

裴仆射，时人谓为“言谈之林藪”。

张华见褚陶，语陆平原曰：“君兄弟龙跃云津；顾彦先凤鸣朝阳。谓东南之宝已尽，不意复见诸生。”陆曰：“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！”

有问秀才：“吴旧姓何如？”答曰：“吴府君，圣王之老成，明时之俊乂；朱永长，理物之至德，清选之高望；严仲弼九皋之鸣鹤，空谷之白驹；顾彦先，八音之琴瑟，五色之龙章；张威伯，岁寒之茂松，幽夜之逸光；陆士衡、士龙鸿鹄之裴回，悬鼓之待槌。凡此诸君，以洪笔为钁耒，以纸札为良田，以玄默为稼穡，以义理为丰年，以谈论为英华，以忠恕为珍宝，著文章为锦绣，蕴五经为缙帛，坐谦虚为席荐，张义让为帷幕，行仁义为室宇，修道德为广宅。”

人问王夷甫：“山巨源义理何如？是谁辈？”王曰：“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，然不读《老》、《庄》，时闻其咏，往往与其旨合。”

洛中雅雅有三嘏：刘粹字纯嘏，宏字终嘏，漠字冲嘏，是亲兄弟，王安丰甥，并是王安丰女婿。宏，真长祖也。洛中铮铮冯惠卿，名荪，是播子。荪与邢乔俱司徒李胤外孙，及胤子顺并知名。时称“冯才清，李才明，纯粹邢。”

卫伯玉为尚书令，见乐广与朝中名士谈议，奇之，曰：“自昔诸人没已来，常恐微言将绝，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！”命子弟造之，曰：“此人，人之水镜也，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。”

王太尉曰：“见裴令公精明朗然，笼盖人上，非凡识也。若死而可作，当与之同归。”或云王戎语。

王夷甫自叹：“我与乐令谈，未尝不觉我言为烦。”

郭子玄有俊才，能言《老》《庄》，庾颢尝称之，每曰：“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！”

王平子目太尉：“阿兄形似道，而神锋太俊。”太尉答曰：“诚不如卿落落穆穆。”

太傅府有三才：刘庆孙长才，潘阳仲大才，裴景声清才。

林下诸贤，各有俊才子：籍子浑，器量弘旷；康子绍，清远雅正；涛子简，疏通高素；咸子瞻，虚夷有远志，瞻弟孚，爽朗多所遗；秀子纯、悌，并令淑有清流；戎子万子，有大成之风，苗而不秀；唯伶子无闻。凡此诸子，唯瞻为冠，绍、简亦见重当世。

庾子躬有废疾，甚知名，家在城西，号曰：“城西公府。”

王夷甫语乐令：“名士无多人，故当容平子知。”

王太尉云：“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泻水，注而不竭。”

司马太傅府多名士，一时俊异。庾文康云：“见子嵩在其中，常自神王。”

太傅东海王镇许昌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，雅相知重。救世子毗曰：“夫学之所益者浅，体之所安者深。闲习礼度，不如式瞻仪形；讽味遗言，不如亲承音旨。王参军人伦之表，汝其师之。”或曰：“王、赵、邓三参军人伦之表，汝其师之。”谓安期、邓伯道、赵穆也。袁宏作《名士传》，直云王参军。或云赵家先犹有此本。

庾太傅少为王眉子所知，庾过江，叹王曰：“庇其宇下，使人忘寒暑。”

谢幼舆曰：“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，嵇延祖弘雅劲长，董

仲道卓荦有致度。”

王公目太尉：“岩岩清峙，壁立千仞。”

庾太尉在洛下，问讯中郎，中郎留之云：“诸人当来。”寻温元甫、刘王乔、裴叔则俱至，酬酢终日。庾公犹忆刘、裴之才俊，元甫之清中。

蔡司徒在洛，见陆机兄弟在参佐廨中，三间瓦屋，土龙住东头，土衡住西头。土龙为人工弱可爱，土衡长七尺余，声作钟声，言多忼慨。

王长史是庾子躬外孙，丞相目子躬云：“入理泓然，我已上人。”

庾太尉目庾中郎：“家从谈谈之许。”

庾公目中郎：“神气融散，差如得上。”

刘琨称祖车骑为朗诣，曰：“少为王敦所赞叹。”

时人目庾中郎：“善于托大，长于自藏。”

王平子迈世有俊才，少所推服。每闻卫玠言，辄叹息绝倒。

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：“舒风概简正，允作雅人，自多于邃，最是臣少所知拔。中间夷甫、澄见语：‘卿知处明、茂弘。茂弘已有令名，真副卿清论；处明亲疏无知之音。吾常以卿言为意，殊未有得，恐已悔之，’臣慨然曰：‘君以此试。’顷来始乃有称之者，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过，不知使负实。”

周侯于荆州败绩还，未得用。王丞相与人书曰：“雅流弘器，何可得遗？”

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，桓廷尉以问周侯，周侯曰：“可谓卓朗。”桓公曰：“精神渊著。”

王大将军称其儿云：“其神候似欲可。”

卜令目叔向：“朗朗如百间屋。”

王敦为大将军，镇豫章，卫玠避乱，从洛投敦，相见欣然，谈话弥日。于时谢鲲为长史，敦谓鲲曰：“不意永嘉之中，复闻正始之音。阿平若在，当复绝倒。”

王平子与人书，称其儿“风气日上，足散人怀”。

胡毋彦国吐佳言如屑，后进领袖。

王丞相云：“刁玄亮之察察，戴若思之岩岩，卜望之峰距。”

大将军语右军：“汝是我佳子弟，当不减主簿。”

世目周侯“疑如断山”。

王丞相招祖约夜语，至晓不眠。明旦有客，公头鬓未理，亦小倦。客曰：“公昨如是，似失眠。”公曰：“昨与士少语，遂使人忘疲。”

王大将军与丞相书，称杨朗曰：“世彦识器理政，才隐明断。既为国器，且是杨侯准之子，位望殊为陵迟，卿亦足与之处。”

何次道往丞相许，丞相以麈尾指坐，呼何共坐，曰：“来，来，此是君坐。”

丞相治扬州廨舍，按行而言曰：“我正为次道治此尔！”何少为王公所重，故屡发此叹。

王丞相拜司徒，而叹曰：“刘王乔若过江，我不独拜公。”

王蓝田为人晚成，时人乃谓之痴。王丞相以其东海子，辟为掾。常集聚，王公每发言，众人竞赞之。述于末坐曰：“主非尧、舜，何得事事皆是？”丞相甚相叹赏。

世目杨朗：“沉审经断。”蔡司徒云：“若使中朝不乱，杨

氏作公方未已。”谢公云：“朗是大才。”

刘万安，即道真从子，庾公所谓“灼然玉举”。又云：“千人亦见，百人亦见。”

庾公为护军，属桓廷尉觅一佳吏，乃经年。桓后遇见徐宁而知之，遂致于庾公，曰：“人所应有，其不必有；人所应无，己不必无，真海岱清士。”

桓茂伦云：“褚季野皮里阳秋。”谓其裁中也。

何次道尝送东人，瞻望，见贾宁在后轮中，曰：“此人不死，终为诸侯上客。”

杜弘治墓崩，哀容不称。庾公顾谓诸客曰：“弘治至羸，不可以致哀。”又曰：“弘治哭不可以哀。”

世称庾文康为丰年玉，稚恭为荒年谷。庾家论云：“是文康称恭为荒年谷，庾长仁为丰年玉。”

世目杜弘治标鲜，季野穆少。

有人目杜弘治“标鲜清令，盛德之风，可乐咏也。”

庾公云：“逸少国举。”故庾倪为碑文云：“拔萃国举。”

庾稚恭与桓温书称：“刘道生日夕在事，大小殊快。义怀通乐既佳，且足作友，正实良器，推此与君同济艰不者也。”

王蓝田拜扬州，主簿请讳，教云：“亡祖、先君，名播海内，远近所知；内讳不出于外。余无所讳。”

萧中郎，孙承公妇父，刘尹在抚军坐，时拟为太常。刘尹云：“萧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？自此以还，无所不堪。”

谢太傅未冠，始出西，诣王长史，清言良久。去后，荀子问曰：“向客何如尊？”长史曰：“向客亹亹，为来逼人。”

王右军语刘尹：“故当共推安石。”刘尹曰：“若安石东山

志立，当与天下共推之。”

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。

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，望之云：“可儿！可儿！”

殷中军道王右军云：“逸少清贵人，吾于之甚至，一时无所后。”

王仲祖称殷渊源：“非以长胜人，处长亦胜人。”

王司州与殷中军语，叹云：“己之府奥，蚤已倾泻而见；殷陈势浩汗，众源未可测。”

王长史谓林公：“真长可谓金玉满堂。”林公曰：“金玉满堂，复何为简选？”王曰：“非为简选，直致言处自寡耳。”

王长史道江道群：“人可应有，乃不必有；人可应无，己必无。”

会稽孔沈、魏颢、虞球、虞存、谢奉并是四族之俊，于时之杰。孙兴公目之曰：“沈为孔家金，颢为魏家玉，虞为长、琳宗，谢为弘道伏。”

王仲祖、刘真长造殷中军谈，谈竟，俱载去。刘谓王曰：“渊源真可。”王曰：“卿故堕其云雾中。”

刘尹每称王长史云：“性至通而自然有节。”

王右军道谢万石“在泽林中为自遁上”，叹林公“器朗神俊”，道祖士少“风领毛骨，恐没世不复见此人”，道刘真长“标云柯而不扶疏”。

简文目庾赤玉：“省率治除”，谢仁祖云：“庾赤玉胸中无宿物。”

殷中军道韩太常曰：“康伯少自标置，居然是出群器；及其发言遣辞，往往有情致。”

简文道王怀祖：“才既不长，于荣利又不淡，直以真率少许，便足对人多多许。”

林公谓王右军云：“长史作数百语，无非德音，如恨不苦。”王曰：“长史自不欲苦物。”

殷中军与人书，道谢万：“文理转遒，成殊不易。”

王长史云：“江思俊思怀所通，不翅儒域。”

许玄度送母始出都，人问刘尹：“玄度定称所闻不？”刘曰：“才情过于所闻。”

阮光禄云：“王家有三年少：右军、安期、长豫。”

谢公道豫章：“若遇七贤，必自把臂入林。”

王长史叹林公：“寻微之功，不减辅嗣。”

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。于时朝野以拟管、葛，起不起，以卜江左兴亡。

殷中军道右军：“清鉴贵要”。

谢太傅为桓公司马。桓诣谢，值谢梳头，遽取衣帻。桓公云：“何烦此？”因下共语至暝。既去，谓左右曰：“颇曾见如此人不？”

谢公作宣武司马，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中郎赵悦子。悦子以告宣武，宣武云：“且为用半。”赵俄而悉用之，曰：“昔安石在东山，搢绅敦逼，恐不豫人事。况今自乡选，反违之邪？”

桓宣武表云：“谢尚神怀挺率，少致民誉。”

世目谢尚为“令达”。阮遥集云：“清畅似达。”或云：“尚自然令上。”

桓大司马病，谢公往省病，从东门入。桓公遥望，叹曰：“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。”

简文目敬豫为“朗豫”。

孙兴公为庾公参军，共游白石山，卫君长在坐。孙曰：“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，而能作文。”庾公曰：“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，倾倒处亦不近。”孙遂沐浴此言。

王右军目陈玄伯：“垒块有正骨”。

王长史云：“刘尹知我，胜我自知。”

王、刘听林公讲，王语刘曰：“向高坐者，故是凶物。”复更听，王又曰“自是钵钁后王、何人也。”

许玄度言：“《琴赋》所谓‘非至精者，不能与之析理’，刘尹其人；‘非渊静者，不能与之闲止’，简文其人。”

魏隐兄弟少有学义，总角诣谢奉，奉与语，大说之，曰：“大宗虽衰，魏氏已复有人。”

简文云：“渊源语不超诣简至，然经纶思寻处，故有局陈。”

初，法汰北来，未知名，王领军供养之，每与周旋行来。往名胜许，辄与俱；不得汰，便停车不行。因此名遂重。

王长史与大司马书，道渊源“识致安处，足副时谈。”

谢公云：“刘尹语审细。”

桓公语嘉宾：“阿源有德有言，向使作令仆，足以仪刑百揆，朝廷用违其才耳！”

简文语嘉宾：“刘尹语末后亦小异，回复其言，亦乃过。”

孙兴公、许玄度共在白楼亭，共商略先往名达。林公既非所关，听讫，云：“二贤故自有才情。”

王右军道东阳。“我家阿林，章清太出。”

王长史与刘尹书，道：“渊源触事长易。”

谢郎中云：“王修载乐托之性 P，出自门风。”

林公云：“王敬仁是超悟人。”

刘尹先推谢镇西，谢后雅重刘，曰：“昔尝北面。”

谢太傅称王修龄曰：“司州可与林泽游。”

谚曰：“扬州独步王文度，后来出人郗嘉宾。”

人问王长史江彪兄弟群从。王答曰：“诸江皆复足自生活。”

谢太傅道安北：“见之乃不使人厌，然而户去，不复使人思。”

谢公云：“司州造胜遍决。”

刘尹云：“见何次道饮酒，使人欲倾家酿。”

谢太傅语真长：“阿龄于此事故太厉。”刘曰：“亦名士之高操者。”

王子猷说：“世目士少为朗，我家亦以为彻朗。”

谢公曰：“长史语甚不多，可谓有令音。”

谢镇西道敬仁：“文学铍铍，无能不新。”

刘尹道江道群“不能言而能不言”。

林公云：“见司州警悟交至，使人不得住，亦终日忘疲。”

世称荀子秀出，阿兴清和。

简文云：“刘尹茗柯有实理。”

谢胡儿作著作郎，尝作《王堪传》，不谙堪是何似人，咨谢公。谢公答曰：“世胄亦被遇。堪，烈之子，阮千里姨兄弟，潘安仁中外，安仁诗所谓‘子亲伊姑，我父唯舅’。是许允婿。”

谢太傅重邓仆射，常言：“天地无知，使伯道无儿。”

谢公与王右军书曰：“敬和栖托好佳。”

吴四姓旧目云：“张文，朱武，陆忠，顾厚。”

谢公语王孝伯：“君家蓝田，举体无常人事。”

许掾尝诣简文，尔夜风恬月朗，乃共作曲室中语。襟怀之咏，偏是许之所长，辞寄清婉，有逾平日。简文虽契素，此遇尤相咨嗟，不觉造膝，共叉手语，达于将旦。既而曰：“玄度才情，故未易多有许。”

殷充出西，郗超与袁虎书云：“子思求良朋，托好足下，勿以开美求之。”世目袁为“开美”，故子敬诗曰：“袁生开美度。”

谢车骑问谢公：“真长性至峭，何足乃重？”答曰：“是不见耳。阿见子敬，尚使人不能已。”

谢公领中书监，王东亭有事，应同上省。王后至，坐促，王、谢虽不通，太傅犹敛膝容之。王神意闲畅，谢公倾目。还，谓刘夫人曰：“向见阿瓜，故自未易有，虽不相关，正自使人不能己己。”

王子敬语谢公：“公故萧洒。”谢曰：“身不萧洒，君道身最得，身正自调畅。”

谢车骑初见王文度，曰：“见文度，虽萧洒相遇，其复惜惜竟夕。”

范豫章谓王荆州：“卿风流俊望，真后来之秀。”王曰：“不有此舅，焉有此甥。”

子敬与子猷书，道“兄伯萧索寡会，遇酒则酣畅忘反，乃自可矜。”

张天锡世雄凉州，以力弱诣京师，虽远方殊类，亦边人之桀也。闻皇京多才，钦羨弥至。犹在渚住，司马著作往诣之，言容鄙陋，无可观听。天锡心甚悔来，以遐外可以自固。

王弥有俊才美誉，当时闻而造焉。既至，天锡见其风神清令，言话如流，陈说古今，无不贯悉。不谙人物氏族中表，皆有证据。天锡讶服。

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，后遇袁悦之间，遂至疑隙。然每至兴会，故有相思时。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，于时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。恭目之，曰：“王大故自濯濯。”

司马太傅为二王目曰：“孝伯亭亭直上，阿大罗罗清疏。”

王恭有清辞简旨，能叙说，而读书少，颇有重出。有人道：“孝伯常有新意，不觉为烦。”

殷仲堪丧后，桓玄问仲文：“卿家仲堪，定是何似人？”仲文曰：“虽不能休明一世，足以映彻九泉。”

【译文】

陈蕃曾感叹说：“像周乘这样的人，真是治理国家的人材。假如拿宝剑来比喻，就是世上的干将。”

世人评价李膺：“就像劲松林中的疾风，呼啸而过。”

谢甄看见许劭兄弟，说：“平舆县的深水里，有两条龙。”看见许虔二十岁的时候，慨叹说：“像许虞这样的人，有治国的才能。脸色庄重而忠心正直，与陈蕃相匹敌；打击恶人，贬退不良的人，有范滂的风采。”

公孙度评价邴原说：“邴原可以称做云中白鹤，不是捕捉燕雀的网所能抓获的。”

钟会评价王戎：“王戎聪明善解人意。”说“裴颀的清谈，可以整天也说不尽。”吏部郎官人员有缺，晋文帝问钟会那些人合适，钟会说：“裴楷办事清明通达，王戎办事简洁切要，

都是合适的人选。”于是，晋文帝用了裴楷。

王戎、裴楷两人童年时一同前往拜访钟会，一会离去，后来客人问钟会说：“刚才的两个儿童怎样？”钟会说：“裴楷清明通达，王戎简洁切要。二十年之后，这两个有才的人将做吏部尚书，希望那时天下没有被遗漏的人才。”

谚语说：“晚辈中的领袖有裴秀。”

裴楷评价夏侯玄：“庄重严肃，像进入朝堂中，不刻意讲究恭敬而使人敬重。”又说：“好像进入宗庙，看见的都是礼乐之器。”“见到钟会就像参观武器库，只看见矛、戟。见到傅嘏，就像看见广阔的汪洋，无所不有。见到山涛，就像登上高山向下看，令人有一种深远辽阔之感。”

羊祜回洛阳，郭奕当时做野王县令，羊祜到了野王县境内，他派人拦住羊祜，郭奕就亲自去拜会。等到见了羊祜，又慨叹说：“羊叔事未必比我郭太业差。”又前往羊祜的住处拜访，一会儿便返回，又慨叹说：“羊祜的为人远远超过普通人！”等到羊祜离去，郭奕送了他很多天，一走走了几百里，于是因为越出野王县境而被摆官。他又叹息说：“羊叔子不见得赶不上颜回。”

王戎评价山涛：“像未雕过的美玉和没有冶炼过的金子，人们都看重他的宝贵，但却无人知道称赞他的才识度量。”

羊忱和父亲羊繇与羊祜是同一祖父，关系很友好，羊繇官至车骑掾，很早便去世了。羊忱弟兄五人，很小成为孤儿。羊祜前来哭祭，看见羊忱的哀容举止就像成年人，就慨叹说：“堂兄没有死啊！”

山涛推荐阮咸做吏部郎，评价说：“纯真朴实，淡于外物，

天下万事万物也不能改变他的品质。”

王戎评价阮武：“人品高尚，有洞察事物的能力，汉朝建元以来，没有过这样的人。”

武陔评价王戎、裴楷说：“王戎崇尚简要，裴楷清廉通达。”

庾颢评价和峤：“高耸就像千丈松树，虽然枝干高大有纠缠不顺之处，但是用来修造大厦，可以作栋梁之材用。”

王戎说：“王衍风姿高迈豪爽，就像仙境里的瑶林琼树，自然是世俗之外的人物。”

王湛守孝期满，脱下孝服之后便留在墓地结庐居住。他哥哥王浑的儿子王济每次来祭拜墓地，都不来见他，其叔父也不去见他。王济偶尔路过去探望一下，也不过只是略略问候几句罢了。后来略微试着问他一些近来的事，王湛回答的言辞有韵味，出乎王济的意料之外，王济非常惊讶；便仍然同他交谈下去，越交谈下去内容越精深微妙。王济对王湛原来一点也没有子侄的恭敬礼法，听了他的谈论之后，心中产生敬佩之意，从内心往外都敬重起来。便留在墓地的住所里同王湛清谈，连日连夜。王济虽然为人豪迈直爽，但和王湛一比，自己感到缺点很多，便慨然长叹说：“家里有名士，竟然过了三十年不知道！”王济要离去，王湛送到门口。王济侍从中有一匹马非常难骑，能骑它的人很少。王济姑且试着问叔叔：“您喜欢骑马吗？”王湛回答：“也喜欢。”王济又让他骑难骑的马，王湛骑马的姿式很潇洒，跃马扬鞭，自如浑洒，就是著名的骑手也比不过他。王济更加感到叔父的深不可测，不是只表现在一件事情上。等到返回，其父王浑问王济：“为什么说是出去一会儿，却整日不归？”王济说：“我才得到一

位叔叔。”王浑问其中的原故，王济把上述事情感叹着告诉了王浑。王浑问：“与我比怎样？”王济说：“他在我之上。”以前晋武帝每次见到王济，总是用王湛开他的玩笑，说：“你家那个傻叔叔死了吗？”王济经常无话回答。这次等到他得了叔叔之后，晋武帝又向以前一样问他，王济说：“臣的叔叔不傻。”接着便称赞叔叔的确好。晋武帝问：“他可以同谁相比？”王济说：“他在山涛之下，魏舒之上。”于是王湛出名，二十八岁开始做官。

仆射裴頠，当时的人都说他是“言谈论辩聚集之所”。

张华见到褚陶，对陆机说：“你们兄弟俩就像龙飞跃云中；顾彦先像迎着太阳叫的凤凰。我感到东南的珍宝已经都在这里了，没想到又见到褚先生。”陆机说：“那是因为你没有看见不飞的龙，不叫的凤。”

有人问秀才蔡洪：“吴郡中的旧族怎么样？”蔡洪回答说：“吴展，是圣明君主的年高有德望的臣子，是清平之世的特殊人才；朱诞，有治理百姓最好的操守，公开选拔的官吏中声望最高；严隐，像深泽中鸣叫的白鹤，像潜藏在空旷山谷中的白驹；顾荣，是众多乐器中的琴瑟，像五种彩色的龙形花纹；张畅，寒冬中茂盛的劲松，黑夜中的光芒；陆机、陆云，是天空盘旋的天鹅，是悬挂在那等待敲击的鼓。所有各位名士，他们将大笔做为锄和犁，把纸当作良田，把沉默寡言当作农事劳作，以清谈论辩为英华，视忠诚仁厚为珍宝。他们的著作文章像锦绣，蕴含五经像丝绸，以谦虚为坐席，把伸张正义当作帷幕，把行仁义当作屋宇，将道德修养当做广宅。”

有人问王衍：“山涛在经学玄理方面怎样？是哪一类人？”

王衍说：“这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有清谈之才，可是，他不读《老》、《庄》，却经常听见他赞诵，又往往同《老》、《庄》旨趣不一样。”

在洛阳被称为温文尔雅的有三嘏：刘粹字纯嘏、刘宏字终嘏，刘谟字冲嘏，他们是亲兄弟，王戎的外甥，并且都是王戎的女婿。刘宏、刘惔的祖父。在洛阳声名铮铮响亮的是冯惠卿，名字叫荪，是冯播的儿子。冯荪和邢乔都是司徒李胤的外孙，与李胤的儿子李顺都很有名气，当时的人称赞他们是“冯氏才学清正，李氏才学明达，邢氏人品纯正。”

卫瓘做尚书令，看见乐广和朝中的名士清谈议论，非常惊奇。说：“自从过去许多著名人士离世以后，我经常担心微妙的玄理将要绝迹了，现在又在这里又听到谈论！”于是，他就让他的子弟们前去拜见乐广，说：“这个人，是人中能明鉴事理的水中明镜，见了他就像分开云雾看见青天一样。”

王衍说：“看见裴楷精明开朗，高出在众人之上，不是见识一般的人。如果人死了能再生，我还将同他在一起。”有人说这是王戎说的话。

王衍自己慨叹：“我和乐广清谈，没有不觉得我说的话繁杂。”

郭象有卓越的才能，能谈论《老子》《庄子》的玄理，庾颢曾经称赞他，常说：“郭象不见得比庾颢差！”

王澄评价王衍：“阿哥王衍的相貌像有道之人，而且神采锋芒非常杰出。”王衍说：“确实不像你性情疏淡和平。”

太傅司马越府中有三个才子：刘舆是高才，潘滔是超群出众之才，裴邈是优秀的人才。

竹林七贤山涛、阮籍、嵇康、向秀、刘伶、阮咸、王戎，每个人都有才智卓越的儿子：阮籍的儿子阮浑，器量宽弘豁达；嵇康的儿子嵇绍，清廉高远而且正派；山涛的儿子山简，豁达超脱，高雅朴素；阮咸的儿子阮瞻，谦虚平和有远大的志愿。阮瞻的弟弟阮孚，豪爽开朗，对世务多超脱；向秀的儿子向纯、向悌，两个人都有美好高尚的品行；王戎的儿子王万子，有成就学问事业的风度，可惜未成才而早死；唯有刘伶的儿子没有声名。总括这些人的儿子们，只有阮瞻为首位，阮绍、山简也被当世的人所尊重。

庾琮有残疾，非常有名望，家住在城西，号称：“城西公府。”

王衍对乐广说：“名士没有多少人了，当然允许王澄懂得品评。”

王衍说：“郭象的玄学谈论得像瀑布泻水一样，滔滔不绝，无穷无尽。”

司马越府中有很多名士，都是当时的卓越人才。庾亮说：“看见庾颢在他们当中，经常自己感到精神振奋。”

太傅东海王司马越镇守许昌，用王承做记室参军，平素很尊敬他。告诉他的世子司马毗说：“一般地从书本学习受益肤浅，亲身亲验生活感受才深刻。熟悉礼制法度，不如去观看礼节的仪式；讽咏体味死者留下的遗言，不如亲自接受名贤的教导。王承是人群中的表率，你可要向他学习。”有人说：“王、赵、邓三位参军是人中表率，你可要向他们学习。”所说的是王承、邓攸和赵穆。袁宏写《名士传》，只说王承。有人说赵家以前还有这本书。

庾亮年轻的时候受到王玄的赏识，庾亮过江之后，感叹王玄说：“在他的屋檐下受到庇护，让人忘记了寒暑。”

谢鲲说：“朋友王玄，清正通达而且朴素开朗，嵇绍宽宏端正，品质优良，董养卓越出众，不同凡俗有气度。”

王导评价太尉王衍：“像高山耸立在那里，像千丈石壁屹立在那里。”

庾亮在洛阳的时候，前去访问庾颢，庾颢留他，说：“还有一些人要来。”一会儿，温几、刘畴、裴楷便都到了，宾主之间相互淡论了一整天。庾亮还记得刘畴、裴楷那卓越的才华，温元内心清纯。

蔡谟在洛阳的时候，看到陆机、陆云兄弟二人住在参佐的官署中，一共三间瓦房，陆云住在东边，陆机住在西边。陆云为人文雅柔弱，让人感到可爱，陆机身长七尺多，声音像洪亮的钟声一样，说话慷慨激昂。

王濛是庾琮的外孙，丞相王导评价庾琮说：“他领悟玄理深刻透彻，是我以上的人物。”

庾亮评价庾颢：“我堂叔庾颢深受他人的赞扬。”

庾亮评价庾颢：“神态恬淡开朗，非常超拔向上。”

刘琨称赞祖逖爽朗豁达，说：“年轻的时候被王敦所赞扬。”

当时的人评价庾颢说：“善于自托玄默之道，超身世俗之外，善于隐藏自己，不露锋芒。”

王澄为人超出世外，有才智，很少有能让他佩服的人。每当听到卫玠的话，总是慨叹万分，为他所倾倒。

王敦上表于晋元帝说：“王舒风度气概朴素端正，确实可

称作高尚之士，原来就超过王邃，是臣年轻时最欣赏提拔的人。这期间王衍、王澄告诉我：‘你知道王舒、王导。王导已经有了好声名，真正符合你的明察秋毫的评论；只有王舒在他亲近或疏远的人中都没有他。我经常用你的话来想，的确没有评论对，恐怕你已经后悔了。’”臣便慨叹说：“您就用这件事来试吧。”不久以前才开始有人称赞王舒，何况评价一般人，让人不满意的只是了解的便说过了头，不了解的便违背事实。”

周颙在荆州大败而回，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。王导在写给他人信中说：“周颙是高尚之士，能有用处的杰出人才，为什么便可遗弃不用呢！”

当时的人想要评价高坐道人而没有找到合适的话，桓彝因此事去问周颙，周颙说：“可以说高雅开朗。”桓温说：“可以说精神深沉清明。”

王敦称赞他的儿子说：“他的精神面好像还行。”

卞壶评价羊舌肸：“精神开朗，胸怀宽大，就像上百间的屋子的高大建筑物。”

王敦做大将军时，镇守豫章郡，卫玠躲避战乱，从洛阳来投奔王敦，两人相见后非常高兴，交谈了一整天。当时谢鲲在潁属下做长史，王敦对谢鲲说：“不料在永嘉年间，又能听到正始年间的声音。王澄如果在，一定会敬佩到了极点。”

王澄在给别人的信中，称赞他的儿子“风采气度一天比一天向上，足以使人心情舒畅。”

胡毋彦国谈吐言辞美好，像锯木时落下的木屑一样连连不断，是后辈中的领袖人物。

王导说：“刁协洞察事情清析明辨，戴渊多才善辩，风采过人，卞壺性格刚正不阿。”

王敦对王羲之说：“你是我的后辈中才智最好的，当然不比阮裕差。”

世人评价周顗：“像一座险峻的高一样陡峭。”

丞相王导请来祖约整夜长谈，到天亮还未睡。次日早上有客人来拜访，王导头发没梳，而且略有疲倦之态。客人说：“您昨晚好像失眠了。”王导说：“昨晚与祖约清谈，竟然让人忘记了疲劳。”

大将军王敦给丞相王导写信，称赞杨朗说：“杨朗学问修养，深刻而且明断。他有治国之才，又是杨准的儿子，但地位名望有些滞留不显，你也很值得同他相处。”

何充前往王导的住处去，王导用拂尘指着座位，叫何充同坐，说：“来，来，这是您的座位。”

王导为扬州刺史修官署，在巡行查看时说：“我只是替何充修这官署罢了！”何充年轻时受到王导的看重，所以多次发出这样的感叹。

丞相王导授司徒之职，他感慨说：“刘畴如果东渡长江，我便不能独自一个人官拜三公之职了。”

王述成名很晚，当时人都说他傻。王导因为他是东海太守王承的儿子，招聘他做属官。大家常聚在一起清谈，王导每次说话，大家都争相称赞他。王述坐在最后，却说：“主人并非尧、舜，怎么可能事事都是正确的呢？”王导对他的话非常欣赏。

世人评价杨朗：“深慎明察而有决断。”蔡谟说：“假如西

晋不乱，杨氏子孙做公卿，到今天也不会停止。”谢安说：“杨朗是个大才。”

刘绥，就是刘宝的侄，庾琮所说：“人品出众，像玉一样明洁挺拔。”又说：“在千人中也能显露出来，在百人中也能显露出来。”

庾亮做护军将军时，嘱咐桓彝为他找一个好属僚，经过了许多年，后来桓彝遇到徐宁，非常赏识他，于是向庾亮推荐，说：“人所应当有的，他不一定有，人所应当没有的，他自己不一定没有，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高洁之士啊。”

桓彝说：“褚裒是皮里阳秋。”是说他对于人和事的内心做褒贬。

何充曾经送东边来的人，向远处看，见贾宁坐在随从的后车上，说：“这个人不死，终究会成为诸侯的座上客。”

杜乂家的祖坟塌了，他哀伤的面容同此事不相称。庾亮回头对诸位客人说：“杜乂身体非常虚弱，不可能过份悲哀。”又说：“杜乂哭涕不能太悲伤。”

世人称赞庾亮是丰年的玉，庾翼是荒年谷。庾家的评论说：“这是庾亮品评庾翼是荒年谷，庾统是丰年玉。”

世人评价杜乂俊秀出众，褚裒宁静清淡。

有人评价杜乂：“气质俊美，清纯佳妙，有盛德风范，可以用音乐和诗歌来赞美。”

庾亮说：“王羲之是全国都推崇的人。”所以庾倩给他写碑文道：“超群出众，全国推举。”

庾裒给桓温写信：“刘惔每天在官府处理政事，官职无论高低的人都很高兴。他的胸怀开朗乐观既是好同事，又足可

以作为朋友，确实是出众的人才，推举这样的人可与你共同渡过困难。”

王述做扬州刺史，署中主簿向他请示避讳的字，他指示说：“亡祖、先父，名扬海内，远近的人都知道；内讳不向外流传。此外没什么可避讳的了。”

萧轮，是孙统的岳父，刘惔在抚军将军司马昱那里做客时，当时商量让萧轮做太常。刘惔说：“萧轮不知可不可以提升为三公？从三公以下，没有他不能胜任的。”

谢安还不到二十岁时，初次到西边去，拜见王濛，清谈很久。谢安走后，王濛的儿子王奭问：“刚才那个客人与令尊比怎样？”王濛说：“刚才的客人谈吐滔滔不绝，有逼人的气势。”

王羲之对刘惔说：“当然要共同推荐谢安。”刘惔说：“如果谢安立志要隐居东山，自然与天下一同推举他。”

谢称颂王述性格直爽，表里一致，连剥下的皮都是真的。

桓温外出从王敦的墓旁经过，他看看王敦的墓说：“可儿！可儿！”

殷浩称赞王羲之说：“王羲之是清正高尚的人，我待他特别诚肯；一时没有人能比上他。”

王濛称赞殷浩：“他不但凭借自己的长处胜过别人，而且在正确处理自己的长处上也胜过别人。”

王胡之与殷浩清谈之后，慨叹说：“自己胸中所藏有的，早已经倾泻出来，没有漏掉；殷浩论辩的内容还很多，好像各个源头还深不可测。”

王濛对支道林说：“刘惔的清谈，真可谓金玉满堂，丰富

极了。”支道林说：“既然金玉满堂，又为什么挑选？”王濛说：“不是挑选，只是发出言辞之处自然要少而精。”

王濛称赞江灌，说：“别人应该有的，他不一定有；别人应该没有的，他一定没有。”

会稽的孔沈、魏颢、虞球、虞存、谢奉同是四个家族中的杰出人才，当时的特殊之士。孙绰评价他们说：“孔沈是孔家的金子，魏颢是魏家的美玉，虞家尊敬虞球、虞存，而谢家敬佩谢奉。”

王濛、刘惔同去拜访殷浩清谈玄理，谈完，他们一同坐车走了。刘惔对王濛说：“殷浩的言谈真了不起。”王濛说：“你确实掉进了他设下的云雾中了。”

刘惔常称道王濛说：“性格豁达而且自然有节制。”

王羲之评价谢万“在山林水泽隐居之士当中算得上挺拔高迈的”，赞美支道林“器宇开朗，神韵秀丽”，评价祖约，“体格轻逸，豪爽超脱，恐怕此生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，”评价刘惔“像高耸入云的树枝，却不显得枝叶茂密”。

晋简文帝评价庾统：“直爽坦率，高尚纯洁。”谢尚说：“庾统胸中没有芥蒂。”

殷浩评价韩伯说：“韩伯年轻时很自负，显然是个超越众人之才；等到发表议论的时候，又往往很有情趣。”

晋简文帝评价王述：“他的才能并不出色，可对于功名利禄并非不在意，只是他自然坦率，就这一点便足以比得上他人的许多了。”

支道林对王羲之说：“王濛说了几百句话，没有不是有远见卓识的言论，可惜的是不能使人窘迫为难。”王羲之说：

“王濛本来不想难为人。”

殷浩在给别人的信中，评价谢万：“文辞玄理更加刚劲有力，这成就来的很不容易。”

王濛说：“江惇思考并通晓的，不只是儒学领域。”

许询送他的母亲刚到京都，有人问刘惔：“许询确实能与的名望相符吗？”刘惔说：“他的才华胜过他的名声。”

阮裕说：“王家有三位年轻人：王羲之、王应和王悦。”

谢安评价谢鲲：“他假如遇上竹林七贤，一定会手拉手进入竹林中去。”

王濛赞叹支道林：“探求玄理的精细之功，不次于王弼。”

殷浩居住在他家的祖坟中近十年，当时朝野上下把他比做管仲和诸葛亮，将他是否出来做官，当作预测东晋兴亡的大事。

殷浩评价王羲之：“清高有精深的见解，尊贵，能抓住事理的要点。”

谢安做桓温的司马。桓温去拜访谢安，正好遇上谢安在梳头，谢安急忙让人拿来衣服和包发的巾来戴。桓温说：“为何忙到这个地步？”便下车同谢安一起清谈到天黑。等到离开，桓温对左右侍从说：“可曾见到像这样的人吗？”

谢安做桓温的司马，将他的门生几十人托付给田曹中郎赵悦照顾。赵悦将此事告诉桓温，桓温说：“暂且用一半吧。”不久，赵悦将谢安的门生全选用了，说：“以前，谢安隐居在东山的时候，官吏、士大夫都督促他出来做官，唯恐他不愿意参政。何况他现在正参预选拔人才的事，怎么反而违反他的愿望呢？”

桓温在给皇帝上的表文中说：“谢尚胸怀直率，年轻的时候便得到人们的赞誉。”

世人评价谢尚为“美好通达”。阮孚说：“他高雅通畅，类似豁达。”有人说：“谢尚不做作而且美好。”

大司马桓温病了，谢安前去问候，从东门进入。桓温远远看见，感叹说：“我门中很久见不到像他这样的人才了。”

晋简文帝评价王恬为“开朗和悦”。

孙绰做庾亮的参军之时，同庾亮一同游白石山，卫永也在座。孙绰说：“这人的精神心情都不在关心山水上，但却能写文章。”庾亮说：“卫永风度神韵虽然比不上你们几位，但他令人心悦诚服之处也是很突出的。”孙绰于是就反复吟咏玩味这句话，教益不浅。

王羲之评价陈泰：“胸中郁结不平之气，品格刚正。”

王濛说：“刘惔知道我，胜过我自己了解我。”

王濛、刘惔听支道林讲经清谈玄理，王濛对刘惔说：“方才那坐在上座的，本来是不吉祥的人。”又再听，王濛又说：“原来是僧侣中的王弼、何晏一流的人。”

许询说：“像《琴赋》中所说：‘不是非常精明的人，不能同他分析事理’，刘惔就是这样的人，‘不是深沉恬静的人，不能同他悠闲自在地相处，晋简文帝就是这样的人。”

魏隐、魏邈兄弟从小就有学识，童年时去拜见谢奉，谢奉同他们交谈，很喜欢他们，说：“魏氏家族虽然衰落了，但是，魏氏家族已经又后继有人了。”

晋简文帝说：“殷浩清谈不是很简达有造诣，但是，在条理思路方面到底还有一定格局规律的。”

竺法汰，当初从北方来，还没出名，由王洽供养他，常同他应酬交往。前往当代名流的住处时，总是与法汰一同去；法汰不在，王洽便停车不走。因为这些法汰的名声逐渐大起来。

王濛写信给桓温，评价殷浩：“见识情趣，平日居处，都完全同当时人的评价相一致。”

谢安说：“刘惔的谈论周密详细。”

桓温对郗超说：“殷浩有德行，有名望，假如以前叫他做尚书令或尚书仆射，满可以做百官的榜样，朝廷使用他，真是所用非长啊！”

晋简文帝对郗超说：“刘惔谈论到最后也略有差异，反复回味他的话，也没什么错误。”

孙绰、许询一起在白楼亭，共同商讨先前有名望的贤达。支道林不在讨论的范围内，听完之后，说：“两位贤人的确有才华。”

王羲之评价王临之：“我家的王临之，才华显明，非常突出。”

王濛给刘惔写信，评价“殷浩处理事情经常很平和。”

谢万说：“王羲之性情放荡不羁，出自他家的门风。”

支道林说：“王羲之是一个特别颖悟聪明的人。”

刘惔先推崇谢尚，谢尚后来特别推重刘惔，说：“过去我曾经居于他之下。”

谢安称赞王胡之说：“王胡之可以同他到林泉游乐。”

谚语说：“在扬州独一无二的是王坦之，后辈中超出众人的是郗超。”

有人问王濛关于江彪兄弟及同族子弟的事情，王濛回答说：“江氏兄弟子侄都能有足以自谋生存于世的能力。”

谢安评价王坦之说：“看见他也不让人厌恶，而是他出门去了，也不再让人思念。”

谢安说：“王胡之谈论玄理能深入到问题的关键，全面排除疑难。”

刘惔说：“看见何充饮酒，让人愿意将家中酿造的酒全都拿出来，请他畅饮。”

谢安对刘惔说：“王胡之在这件事上的确过份严厉了。”刘惔说：“这也是名士之中品格高的人。”

王徽之评论说：“世人评价祖约为高洁爽朗，我也认为他豁达开朗。”

谢安说：“王濛说话很少，可是所说的言辞很美。”

谢尚评价王廔：“文辞学识卓然出众，没有不新奇的。”

刘惔评价江灌说：“他不能清谈而能够不谈。”

支道林说：“看见王胡之机警聪明的谈论滔滔不绝时，让人不愿意他停止，就是听一天也不觉得疲劳。”

世人称赞王廔风采出众，王蕴性格和平。

晋简文帝说：“刘惔表面上懵懂，而开口谈论时确实有实理。”

谢朗做著作郎时，曾经写《王堪传》，不熟悉王堪是什么样的人，询问谢安。谢安说：“王堪也曾受到过赏识。王堪是王烈的儿子，阮瞻的姨表兄弟，潘岳的中表兄弟，正如潘岳在他的诗中所写‘子亲伊姑，我父唯舅’。他是许允的女婿。

谢安推重邓攸，经常说：“天地无知，竟然让邓攸没有儿

子。”

谢安给王羲之的信中说：“王洽的身心寄托十分美好。”

吴郡四族过去的评价说：“张昭的家族有文才，朱然、朱桓的家族善于武功，陆逊的家族为人忠诚，顾雍的家族为人宽厚。”

谢安对王恭说：“你家的王述，全身没有常人的事。”

许询曾经拜会简文帝，这一夜风静月明，便一同在私室中清谈。吟诗抒发情怀，偏偏是许询最擅长的，他的诗辞藻寄情托意，委婉清丽，又超过了平时。简文帝虽然与他情投意和，但这次相遇更加赞赏，不知不觉间两人竟促膝而谈，手握着手，一直到天亮。事后，简文帝说：“许询的才华，确实不可多得。”

殷允往西边去，郗超给袁宏写信说：“殷见寻找好朋友，想同你结交，请不要用你那‘开朗高尚’的标准要求他。”世人评价袁宏“开朗高尚”，所以王献之诗中说：“袁生开美度”。

谢玄问谢安：“刘惔性格非常严厉，何必这么看重他？”谢安回答说：“这是你没见过他罢了。我看见王献之尚且景仰，何况刘惔了。”

谢安兼领中书监，东亭侯王珣有事，应该一同到官署去。王珣最后到，坐得很靠近，王珣、谢安虽然两家没有交往，谢安还是收紧了膝盖留出地方让王珣坐。王珣神态自如安祥，引起谢安的关注。回家，对刘夫人说：“方才看到王珣，的确是不容易得到的人才，虽然我们之间没什么关系，却让人不能控制。”

王献之对谢安说：“你的确很潇洒。”谢安说：“我不潇洒，不过你评价我最恰当，我真的感到很舒畅。”

谢玄初次见到王坦之，说：“见了王坦之，虽然用潇洒的态度同他相见，但他仍然整夜那样安详而又和悦。”

范宁对王忱说：“你气度风流不凡，声望出众，真是后起之秀。”王忱说：“没有这样的舅舅，怎么能有这样的外甥。”

王献之给王徽之写信，说：“兄长孤独寡合，卓然不群，但遇到酒便酣畅痛饮，留连忘往，却是值得称赞的。”

张天锡世代在凉州称雄，因为自己力弱到京都来，虽然是远方的异族，也是边疆人中才能出众的。听说京都人才多，非常羡慕。当他还犹豫留在水边时，司马著作前去拜访他，他的言辞容貌都很庸俗丑陋，没有什么可以看和听的。张天锡的心中非常后悔前来，认为可以自己固守家乡。王珉的声望很好，才智出众，当时听说后便前去拜访他。见到后，张天锡看见他的风度神采高雅，言谈说话像流水，陈述古今人和事，没有不全部贯通熟悉的。又熟记有关人物的氏族姻亲关系的情况，交谈评述都有根据。张天锡十分惊讶敬服。

王恭最初与王忱很有交情，后来遇上袁悦离间他们，于是因为互相猜疑而产生了矛盾。可是每到心中有感触而激发了兴致，还是有想念的时候。王恭曾经服五石散后散步调整身体，走到京口射堂，当时清晨的露珠在阳光下发亮，新长的梧桐才发芽。王恭看着它，感慨说：“王忱本来就是这样鲜明而有风采。”

太傅司马道子为王恭、王忱作评价说：“王恭高高直立，王忱直爽疏放。”

王恭有清爽的言辞，谈论简明，善于清谈，但是他很少读书，清谈的内容有时重复。有人说：“王恭经常有新意，不感到繁琐。”

殷仲堪去世后，桓玄问殷仲文：“你家殷仲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”殷仲文说：“虽然不能清明一生，也足可以光照九泉了。”

品藻第九

汝南陈仲举，颍川李元礼，二人共论其功德，不能定先后。蔡伯喈评之曰：“陈仲举强于犯上，李元礼严于摄下。犯上难，摄下易。”仲举遂在“三君”之下，元礼居“八俊”之上。

庞士元至吴，吴人并友之。见陆绩、顾劭、全琮，而为之目曰：“陆子所谓驽马有逸足之用，顾子所谓驽牛可以负重致远。”或问：“如所目，陆为胜邪？”曰：“驽马虽精速，能致一人耳。驽牛一日行百里，所致岂一人哉？”吴人无以难。“全子好声名，似汝南樊子昭。”

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，问曰：“闻子名知人，吾与足下孰愈？”曰：“陶冶世俗，与时浮沉，吾不如子；论王霸之余策，览倚伏之要害，吾似有一日之长。”劭亦安其言。

诸葛瑾弟亮，及从弟诞，并有盛名，各在一国。于时以为蜀得其龙，吴得其虎，魏得其狗。诞在魏，与夏侯玄齐名；瑾在吴，吴朝服其弘量。

司马文王问武陔：“陈玄伯何如其父司空？”陔曰：“通雅博畅，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，不如也；明练简至，立功立事，过之。”

正始中，人士比论，以五荀方五陈：荀淑方陈寔，荀靖方陈谌，荀爽方陈纪，荀爽方陈群，荀凯方陈泰。又以八裴

方八王：裴徽方王祥，裴楷方王夷甫，裴康方王绥，裴绰方王澄，裴瓚方王敦，裴遐方王导，裴颀方王戎，裴邈方王玄。

冀州刺史杨准二子乔与髦，俱总角为成器。准与裴颀、乐广友善，遣见之。颀性弘方，爱乔之有高韵，谓准曰：“乔当及卿，髦小减也。”广性清淳，爱髦之有神检，谓准曰：“乔自及卿，然髦尤精出。”准笑曰：“我二儿之优劣，乃裴、乐之优劣。”论者评之，以为乔虽高韵，而检不匝；乐言为得。然并为后出之俊。

刘令言始入洛，见诸名士而叹曰：“王夷甫太解明，乐彦辅我所敬，张茂先我所不解，周弘武巧于用短，杜方叔拙于用长。”

王夷甫云：“闾丘冲优于满奋、郝隆。此三人并高才，冲最先达。”

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，故王中郎作碑云：“当时标榜，为乐广之俪。”

庾中郎与王平子雁行。

王大将军在西朝时，见周侯，辄扇障面不得住。后度江左，不能复尔，王叹曰：“不知我进，伯仁退？”

会稽虞骛，元皇时与桓宣武同侠，其人有才理胜望。王丞相尝谓骛曰：“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，丁潭有公望而无公才，兼之者其在卿乎？”骛未达而丧。

明帝问周伯仁：“卿自谓何如郗鉴？”周曰：“鉴方臣如有功夫。”复问郗，郗曰：“周凯比臣有国士门风。”

王大将军下，庾公问：“闻卿有四友，何者是？”答曰：“君家中郎、我家太尉、阿平、胡毋彦国。阿平故当最劣。”庾

曰：“似未肯劣。”庾又问：“何者居其右？”王曰：“自有人。”又问：“何者是？”王曰：“噫！其自有公论。”左右蹊公，公乃止。

人问丞相：“周侯何如和峤？”答曰：“长舆嵯蘖。”

明帝问谢鲲：“君自谓何如庾亮？”答曰：“端委庙堂，使百僚准则，臣不如亮；一丘一壑，自谓过之。”

王丞相二弟不过江，曰颖、曰敞。时论以颖比邓伯道，敞比温中武，议郎、祭酒者也。

明帝问周侯：“论者以卿比郗鉴，云何？”周曰：“陛下不须牵颀比。”

王丞相云：“顷下论以我比安期、千里。亦推此二人；唯共推太尉，此君特秀。”

宋祜曾为王大将军妾，后属谢镇西。镇西问祜：“我何如王？”答曰：“王比使君，田舍、贵人耳！”镇西妖冶故也。

明帝问周伯仁：“卿自谓何如庾元规？”对曰：“萧条方外，亮不如臣；从容廊庙，臣不如亮。”

王丞相辟王蓝田为掾，庾公问丞相：“蓝田何似？”王曰：“真独简贵，不减父祖，然旷澹处故当不如尔。”

卞望之云：“郗公体中有三反，方于事上，好下佞己，一反；治身清贞，大修计校，二反；自好读书，憎人学问，三反。”

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。时名辈共说人物，第一将尽之间，温常失色。

王丞相云：“见谢仁祖，恒令人得上。”与何次道语，唯举手指地曰：“正自尔馨。”

何次道为宰相，人有讥其信任不得其人。阮思旷慨然曰：“次道自不至此。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，可恨唯此一条而已！”

王右军少时，丞相云：“逸少何缘复减万安邪？”

郗司空家有伧奴，知及文章，事事有意。王右军向刘尹称之，刘问：“何如方回？”王曰：“此正小人有意向耳，何得便比方回？”刘曰：“若不如方回，故是常奴耳。”

时人道阮思旷：“骨气不及右军，简秀不如真长，韶润不如仲祖，思致不如渊源，而兼有诸人之美。”

简文云：“何平叔巧累于理，嵇叔夜俊伤其道。”

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，其失孰多？多谓立惠帝为重。桓温曰：“不然，使子继父业，弟承家祀，有何不可？”

人问殷渊源：“当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，云何？”殷曰：“故当以识通暗处。”

抚军问殷浩：“卿定何如裴逸民？”良久答曰：“故当胜耳。”

桓公少于殷侯齐名，常有竞心。桓问殷：“卿何如我？”殷云：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。”

抚军问孙兴公：“刘真长何如？”曰：“清蔚简令。”“王仲祖何如？”曰：“温润恬和。”“桓温何如？”曰：“高爽迈出。”“谢仁祖何如？”曰：“清易令达。”“阮思旷何如？”曰：“弘润通长。”“袁羊何如？”曰：“洮洮清便。”“殷洪远何如？”曰：“远有致思。”“卿自谓何如？”曰：“下官才能所经，悉不如诸贤；至于斟酌时宜，笼罩当世，亦多所不及。然以不才，时复托怀玄胜，远咏《老》、《庄》，萧条高寄，不与时务经怀，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。”

桓大司马下都，问真长曰：“闻会稽王语奇进，尔邪？”刘曰：“极进，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。”桓曰：“第一流复是谁？”刘曰：“正是我辈耳！”

殷侯既废，桓公语诸人曰：“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，我弃去，己辄取之，故当出我下。”

人问抚军：“殷浩谈竟何如？”答曰：“不能胜人，差可献酬群心。”

简文云：“谢安南清令不如其弟，学义不及孔岩，居然自胜。”

未废海西公时，王元琳问桓元子：“箕子、比干迹异心同，不审明公孰是孰非？”曰：“仁称不异，宁为管仲。”

刘丹阳、王长史在瓦官寺集，桓护军亦在坐，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。或问：“杜弘治何如卫虎？”桓答：“弘治肤清，卫虎奕奕神令。”王、刘善其言。

刘尹抚王长史背曰：“阿奴比丞相，但有都长。”

刘尹、王长史同坐，长史酒酣起舞。刘尹曰：“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。”

桓公问孔西阳：“安石何如仲文？”孔思未对，反问公曰：“何如？”答曰：“安石居然不可陵践，其处故乃胜也。”

谢公与时贤共赏说，遏、胡儿并在坐，公问李弘度曰：“卿家平阳何如乐令？”于是李潸然流涕曰：“赵王篡逆，乐令亲授玺绶。亡伯雅正，耻处乱朝，遂至仰药，恐难以相比。此自显于事实，非私亲之信。”谢公语胡儿曰：“有识者果不异人意。”

王修龄问王长史：“我家临川，何如卿家宛陵？”长史未

答，修龄曰：“临川誉贵。”长史曰：“宛陵未为不贵。”

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，时荀子年十三，倚床边听。既去，问父曰：“刘尹语何如尊？”长史曰：“韶音令辞不如我，往辄破的胜我。”

谢万寿春败后，简文问郗超：“万自可败，那得乃尔失士卒情？”超曰：“伊以率任之性，欲区别智勇。”

刘尹谓谢仁祖曰：“自吾有四友，门人加亲。”谓许玄度曰：“自吾有由，恶言不及于耳。”二人皆受而不恨。

世目殷中军思纬淹通，比羊叔子。

有人问谢安石、王坦之优劣于桓公。桓公欲停言，中悔，曰：“卿喜传人语，不能复语卿。”

王中郎尝问刘长沙曰：“我何如荀子？”刘答曰：“卿才乃当不胜荀子，然会名处多。”王笑曰：“痴！”

支道林问孙兴公：“君何如许掾？”孙曰：“高情远致，弟子蚤已服膺；一吟一咏，许将北面。”

王右军问许玄度：“卿自言何如安石？”许未答，王因曰：“安石故相为雄，阿万当裂眼争邪？”

刘尹云：“人言江彪田舍，江乃自田宅屯。”

谢公云：“金谷中苏绍最胜。”绍是石崇姊夫，苏则为孙，愉子也。

刘尹目庾中郎：“虽言不惛惛似道，突兀差可以拟道。”

孙承公云：“谢公清于无奕，润于林道。”

或问林公：“司州何如二谢？”林公曰：“故当攀安提万。”

孙兴公、许玄度皆一时名流。或重许高情，则鄙孙穆行；或爱孙才藻，而无取于许。

郗嘉宾道谢公：“造膝虽不深彻，而缠绵纶至。”又曰：“右军诣嘉宾。”嘉宾闻之云：“不得称诣，政得谓之朋耳。”谢公以嘉宾言为得。

庾道季云：“思理伦和，吾愧康伯；志力强正，吾愧文度。自此以还，吾皆百之。”

王僧恩轻林公，蓝田曰：“勿学汝兄，汝兄自不如伊。”

简文问孙兴公：“袁羊何似？”答曰：“不知者不负其才，知之者无取其体。”

蔡叔子云：“韩康伯虽无骨干，然亦肤立。”

郗嘉宾问谢太傅曰：“林公谈何如嵇公？”谢云：“嵇公勤著脚，裁可得去耳。”又问：“殷何如支？”谢曰：“正尔有超拔，支乃过殷；然亶亶论辩，恐殷欲制支。”

庾道季云：“廉颇、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，懔懔恒如有生气。曹蜍、李志虽见在，厌厌如九泉下人。人皆如此，便可结绳而治，但恐狐狸獠貉啖尽。”

卫君长是萧祖周妇兄，谢公问孙僧奴：“君家道卫君长云何？”孙曰：“云是世业人。”谢曰：“殊不尔，卫自是理义人。”于时以比殷洪远。

王子敬问谢公：“林公何如庾公？”谢殊不受，答曰：“先辈初无论，庾公自足没林公。”

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，谢公云：“先辈初不臧贬七贤。”

谢太傅谓王孝伯：“刘尹亦奇自知，然不言胜长史。”

有人以王中郎比车骑，车骑闻之曰：“伊窟窟成就。”

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，子猷、子重多说俗事，子敬寒温而已。既出，坐客问谢公：“向三贤孰愈？”谢公曰：“小

者最胜。”客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谢公曰：“吉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多。推此知之。”

谢公问王子敬：“君书何如君家尊？”答曰：“固当不同。”公曰：“外人论殊不尔。”王曰：“外人那得知！”

王孝伯问谢太傅：“林公何如长史？”太傅曰：“长史韶兴。”问：“何如刘尹？”谢曰：“噫！刘尹秀。”王曰：“若如公言，并不如此二人邪？”谢云：“身意正尔也。”

人有问太傅：“子敬可是先辈谁比？”谢曰：“阿敬近撮王、刘之标。”

谢公语孝伯：“君祖比刘尹故为得逮？”孝伯云：“刘尹非不能逮，直不逮。”

袁彦伯为吏部郎，子敬与郗嘉宾书曰：“彦伯已入，殊足顿兴往之气。故知捶搯自难为人，冀小却当复差耳。”

王子猷、子敬兄弟共赏《高士传》人及赞，子敬赏“井丹高洁”。子猷云：“未若‘长卿慢世’。”

有人问袁侍中曰：“殷仲堪何如韩康伯？”答曰：“理义所得，优劣乃复未辨；然门庭萧寂，居然有名士风流，殷不及韩。”故殷作诔云：“荆门昼掩，闲庭晏然。”

王子敬问谢公：“嘉宾何如道季？”答：“道诚复钞撮清悟，嘉宾故自上。”

王珣疾，临困，问王武冈曰：“世论以我家领军比谁？”武冈曰：“世以比王北中郎。”东亭转卧向壁，叹曰：“人固不可以无年！”

王孝伯道谢公“浓至”。又曰：“长史虚，刘尹秀，谢公融。”

王孝伯问谢公：“林公何如右军？”谢曰：“右军胜林公，林公在司州前，亦贵彻。”

桓玄为太傅，大会，朝臣毕集，坐裁竟，问王楨之曰：“我何如卿第七叔？”于时宾客为之咽气。王徐徐答曰：“亡叔是一时之标，公是千载之英。”一坐欢然。

桓玄问刘太常曰：“我何如谢太傅？”刘答曰：“公高，太傅深。”又曰：“何如贤舅子敬？”答曰：“楂梨橘柚，各有其美。”

旧以桓谦比殷仲文。桓玄时，仲文入，桓于庭中望见之，谓同坐曰：“我家中军那得及此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汝南陈蕃和颖川李鹰，二人一同谈论他们各自的功绩和德行，不能判定谁先谁后。蔡邕评价他们说：“陈蕃敢冒犯上司，李鹰能够严格约束下属。冒犯上司困难，威摄管束下属容易。”所以陈蕃就排在“三君”之下，李鹰排在“八俊”之上。

庞统到吴中，吴中人都来同他交朋友。庞统见到陆绩、顾劭、全琮，就给他们三人作出评价，说：“陆绩是可以用来快跑代步的驽马，顾劭是可以用来背负重物到达很远地方的騊牛。”有人问庞统说：“如果像您所评价的，是陆绩胜过顾劭吗？”回答说：“驽马虽然跑得快，不过只能载一个人罢了。騊牛一天虽然只能行走百里，它所载负的岂止是一个人呢？”吴中人对庞统的话没有反驳。庞统又说：“全琮看重名誉，像汝南樊子昭。”

顾劭曾经和庞统一起住宿交谈，顾劭问庞统说：“听说你有善于识别人的名声，我与您谁更好呢？”回答说：“熏陶情操，移风移俗，顺应时势，灵活变化，我不如您；讨论治国评天下的政策，分析观察祸福相互转化的要害，我好像在某方面稍微强一些。”顾劭也认为庞统的评论是恰当的。

诸葛瑾与弟弟诸葛亮，及族弟诸葛诞，都有很高的名望，各在三国中的一国为官。在当时，人们认为蜀国得到了三个人中的龙，吴国得到了三个人中的虎，魏国得到了三个人中的狗。诸葛诞在魏国，与夏侯玄齐名；诸葛瑾在吴国，吴国朝廷上下都敬服他宽宏的气度。

司马昭问武陔：“陈泰比他父亲司空陈群怎么样？”武陔回答：“若说通达雅正，能将天下声威教化做为自己的责任，陈泰不如陈群；若说练达世务，建功立业，陈泰超过陈群。”

三国魏正始年间，当人们比较评价人物时，用荀代家族中的五位人物比陈代家族中的五位人物：荀淑比陈寔，荀靖比陈谌，荀爽比陈纪，荀彧比陈群，荀凯比陈泰。又用裴代家族中的八个人物比较王氏家族的八个人物：裴微比王祥，裴楷比王衍，裴康比王绥，裴绰比王澄，裴瓚比王敦，裴遐比王导，裴颀比王戎，裴邈比王玄。

冀州刺史杨准的两个儿子杨乔和杨髦，全在儿童的时候就成材了。杨准同裴颀、乐广是好朋友，就让两个儿子去拜访他们。裴颀性情宽弘大量而且正派，喜欢杨乔有高雅的风度，对杨准说：“杨乔能赶得上你，杨髦稍差。”乐广性情高洁淳厚，喜欢杨髦有神韵节操，对杨准说：“杨乔自然比得上你，可是杨髦更加优秀出色。”杨准说：“我两个儿子的好坏，

就是裴颢、乐广的优劣。”当时的一些善评论的人品评他们，便认为杨乔虽然有高雅的风度，而操守不完美，还是乐广说的正确，然而两个人都是后辈中的英才。

刘纲刚刚到洛阳，看见众名人士大夫便感叹说：“王衍太聪慧精明，乐广是我最敬佩的，张华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人，周恢善于巧妙地用自己的不足，杜育却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。”

王衍说：“阎丘冲比满奋、郝隆优秀。这三个人都是优秀的英才。而阎丘冲最优秀显达。”

王衍用王承比乐广，所以王坦之写碑文说：“当时人称赞王承，与乐广齐名。”

庚颢与王澄并列齐驱，难分高下。

王敦在西晋的时候，每当见到周颢，总要不停地用扇子遮上脸。后渡江到了江南，不能再这样，王敦感叹说：“不知道是我进步了，还是周颢退步了呢？”

会稽虞骥，晋元帝时与桓彝是同僚，其人有才能有见地，也有很高的声望。王导曾对虞骥说：“孔愉有您一样的才能却没有像您一样的声望，丁潭有您一样的声望，而没有您的才能，两者兼而有之的那便是您了吧？”虞骥还未做到更高的官职便死去了。

晋明帝问周颢：“你自己认为比郗鉴怎么样？”周颢回答：“郗鉴和臣相比似乎学问更有功底。”晋明帝又问郗鉴，郗鉴说：“周颢与臣相比较，他有国中杰出人才的家风。”

王敦从武昌来到建康，庾亮问：“听说有四个好友，哪几个人是？”王敦回答：“你家的庾颢，我家的王衍、王澄，还

有胡毋彦国。王澄在四人中才能最差。”庾亮说：“好像不一定会差吧。”庾亮又问：“哪个居于首位呢？”王敦说：“自然有人。”又问：“是哪一個？”王敦说：“哎！或许自然有公论吧。”左右的人踩庾亮的脚，庾亮才停止追问。

有人问王导：“周颙与和峤相比，怎么样？”王导回答说：“和峤人高尚出众。”

晋明帝问谢鲲：“你自己认为与庾亮相比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整理朝服，在宗庙朝廷上处事朝政，为百官做出表率，臣不如庾亮；论放情山水，隐于其中，臣自己认为超过他。”

（永嘉之乱后）丞相王导有两个弟弟没有渡过江。他们叫王颖、王敞。当时人评价他们，拿王颖比邓攸，拿王敞比温峤，就是做议郎、祭酒的。

晋明帝问周颙：“人们评论你时，拿你和郗鉴比，你说怎样？”周颙说：“陛下不必要牵拉臣去比郗鉴。”

王导说：“现下的议论把我来比王承、阮瞻。我也推崇这两个人。希望一同推举王衍，此人特别杰出。”

宋祜曾经是王敦的妾。后来又属于谢尚。谢尚问宋祜：“我和王敦相比，怎么样？”宋祜回答：“王敦和你相比，乡下人和富豪相比罢了！”这是因为谢尚容貌秀美动人的原故。

晋明帝问周颙：“你自己认为与庾亮比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清静自得于世俗之外，庾亮不如臣；安处于太庙朝堂上，臣赶不上庾亮。”

王导征聘王述做属官，庾亮问王导：“王述怎么样？”王导说：“他品德自然坦率，朴素高贵，不次于他的父亲和祖父，可是在性情开朗清淡寡欲上或许赶不上吧。”

卞壶说：“郗鉴的心中有三件自相矛盾的事：在侍奉上司上很正直，却喜欢属僚奉承自己，这是一个矛盾；自身修养清正，对他人讲究算计，这是第二个矛盾；自己爱看书，却讨厌别人研究学问，这是第三个矛盾。”

世人评价温峤是东渡后众士大夫里第二流中最优秀的人。当时名流之辈共同品评当代人物，当评说第一流将要说完的时候，温峤经常紧张得脸都变色了。

王导说：“见到谢尚，常常使人振奋上进。”他同何充交谈，他只用手指地说：“正是这样。”

何充做宰相，有人讥刺他用人不恰当。阮裕很感慨地说：“何充自然不至于像这样。但是，他从一人普通百姓越级升迁为宰相，可以遗憾的只有这一点罢了。”

王羲之年轻的时候，王导说：“王羲之为什么又要次于刘绶呢？”

司空郗鉴家有个北方的奴仆，懂文辞，处处有意味。王羲之向刘惔称赞他，刘惔问：“与郗愔比怎么样？”王羲之说：“这仅仅是小人有志向罢了，怎么能便与郗愔相比？”刘惔说：“如果比不上郗愔，所以不过是个平常奴仆罢了。”

当时人评价阮裕“风骨气度比不上王羲之，简约内秀不如刘惔，品行美好温柔不如王濛，思想情趣不如殷浩，但却兼有诸人的美德。”

晋简文帝司马昱说：“何晏处事取巧，有损于他所说的事理；嵇康的才智特殊，妨碍了他的主张的实现。”

当时的人都评论晋武帝让齐王回国和立惠帝为太子的事，这两件事哪一件失误最大？多认为立惠帝为太子一事为

最重要。桓温说：“不是这样，让齐王以儿子的身份，继承父亲的事业，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家族的香火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”

有人问殷浩：“当代的王公们拿您与裴遐比，为什么？”当然是因为在才学上都擅长玄理。”

晋简文帝司马昱做抚军大将军时问殷浩：“你比裴颢究竟怎么样？”很久才回答：“也许胜过他吧。”

桓温年轻的时候同殷浩齐名，经常有争胜之心。桓温问殷浩：“你和我比怎么样？”殷浩回答说：“我和我自己磋商了很久，宁愿做我自己。”

晋简文帝在曾任抚军大将军时问孙绰：“刘惔怎么样？”孙绰回答：“才情清纯丰富，简朴美好。”又问：“王濛怎么样？”回答：“风度为人温和，恬静和气。”又问：“桓温怎么样？”回答：“性格高傲直爽、豪放很出众。”又问：“谢尚怎么样？”回答：“为人清廉平易，开朗通达。”又问：“阮裕怎么样？”回答：“宽宏平和，精深渊博。”又问：“袁乔怎么样？”回答：“谈吐清雅简易，滔滔不绝。”又问：“殷融怎么样？”回答：“思想有深度，颇有情趣。”又问：“你认为自己怎么样？”回答：“下官在才学能力上所经历的，全比不以上各贤士；至于分析思考当世的政务，总领全局，也有许多方面不如他们。然而像我这种不成材的人，时时寄托情怀于玄理，咏唱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清静自乐，超脱世俗，不因世俗之事累心，我认为以这种胸怀与他人相比，便没有什么可推让的了。”

大司马桓温东下来到京都，问刘惔说：“听说会稽王清淡大有进步，是吗？”刘惔说：“非常有进步，可是毕竟还是第二流中的人啊！”桓温问：“第一流的又是谁呢？”刘惔说：“就是

我们这些人呀！”

殷浩被罢官，桓温对一些人说：“童年时同殷浩骑竹马做游戏，我丢掉的，他总是再拿去，当然在我之下。”

有人问抚军大将军司马昱：“殷浩清淡究竟怎么样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能超过别人，尚可满足应付一些人的心思。”

晋简文帝说：“安南将军谢奉清纯美好比不上他的弟弟，学问赶不上孔岩，竟然自己认为自己超过别人。”

在没有废掉海西司马奕时，王珣问桓温：“商代的箕子、比干二人，行为不同却用心相同，不知道您认为谁是谁非？”桓温回答说：“仁人的称谓没什么不同的。不过我宁可做管仲。”

刘惔、王蒙在瓦官寺集会，桓伊也在座，共同讨论西晋和江东的人物。有人问：“杜乂与卫玠相比怎么样？”桓伊答：“杜乂外貌清秀，卫玠神采焕发。”王蒙、刘惔认为他说得好。

刘惔拍王蒙的背说：“阿奴与王导比起来，只是体貌比王导都秀美淳厚。”

刘惔、王蒙同坐饮酒，王蒙酒醉跳起舞来。刘惔说：“阿奴今天不比向秀差。”

桓温问孔岩：“谢安与殷仲文相比怎么样？”孔岩考虑了一下没回答，反问桓温说：“您看怎么样？”桓温回答说：“谢安当然不可欺凌期侮，他的处世之道毕竟是胜人一筹。”

谢安同当时的名贤士大夫共同评论人物，谢玄、谢朗都在座，谢安问李充说：“你家李重与乐广比怎么样？”于是，李充流泪说：“赵王司马伦篡位叛逆的时候，乐广亲手把天子的玉玺献给赵王。先伯父为人正派，以在乱朝做官而羞耻，便

服药自杀，恐怕先伯父与乐广难以相比。这是明显的事实，并不是我偏向亲属说的话。”谢安对谢朗说：“有见识的人，看法果然与众人的议论相同。”

王胡之问王濛，说：“我家王羲之与你家王述相比怎么样？”王蒙还没有回答，王胡之又说：“王羲之声望高。”王蒙说：“王述也未必不高贵。”

刘惔到王濛府中清淡玄理，当时王修十三岁，倚靠在床旁听，王修问他父亲说：“刘惔的放和您相比怎么样？”王濛说：“论声音和言辞的好处，他比不上我；但在谈玄理时他总是能切中要害，这方面他超过我。”

谢万在寿春战败之后，晋简文帝问郗超：“谢万自然有可以战败的道理，为什么竟然这样失掉士兵的心？”郗超回答：“他凭做事随意任性的性格，要将智慧与勇敢区别开。”

刘惔对谢尚说：“自从我有四个知心朋友，门人和弟子更加亲近。”又对许询说：“自从我有子路，坏话传不到我的耳朵了。”谢尚、许询都接受了这一说法，没有什么不满。

世人评价殷浩思维深广，可与羊祜相比。

有人问桓温，谢安与王坦之两个人相比，两个人谁好谁坏。桓温正想要说话，又后悔了，他说：“你爱传别人的话，我不能再对你说了。”

王坦之曾经问刘爽说：“我与王修比怎么样？”刘爽回答说：“你的才能原来并未超过王修，然而在领悟名理之处多比他好。”王坦之笑着说：“傻！”

支道林问孙绰说：“你与许询相比怎么样？”孙绰曰：“论情趣高远，弟子早已经心悦诚服；若论诗赋，我居于许询之

上。”

王羲之问许询：“你自己认为与谢安相比怎么样？”许询没有回答，王羲之又回答：“谢安必竟是豪杰之士，谢万应该睁大眼睛硬争高低吗？”

刘惔说：“人家说江彪的见识就像乡下人一样浅陋，江彪确实积攒了许多田地房屋。”

谢安说：“金谷园的聚会宴饮中，苏绍声望最大。”苏绍是石崇的姐夫，苏则的孙子，苏愉的儿子。

刘惔评价庾颢说：“虽然他的言谈不像玄理一样和悦，但其中突出之处，差不多可以与玄理相比拟。”

孙统说：“谢安比谢奕清静，比陈逵文雅有风度。”

有人问支道林：“王胡之与谢安、谢万兄弟相比怎么样？”支道林说：“当然是高攀谢安，提携谢万。”

孙绰、许询都是当代的名士。有人看重了许询情致高逸，便鄙视许询行为污秽；有人喜欢孙绰的才华，而觉得许询没有可取之处。

郗超评价谢安：“议论虽然未达到深刻透彻，但却周祥明白，思路清楚。”又有人说：“王羲之比郗超造诣深。”郗超听到这个评价说：“不能说造诣深，只能称为等同罢了。”谢安觉得郗超的话是对的。”

庾龢说：论才思有条理，我有愧于韩伯；论意志坚强正直，我愧于王坦之。自此以下，我都比他们强百倍。”

王祿之看不起支道林，王述说：“不要学你的哥哥，你的哥哥本来不如他。”

晋简文帝问孙绰：“袁乔怎么样？”孙绰说：“不知道他的

人不舍弃他的才能，知道他的人不取他的品质。”

蔡系说：“韩伯虽然像没有骨架一样，然而外表也还能立得住。”

郗超问谢安说：“支道林清淡与嵇康比怎么样？”谢安说：“嵇康要快跑，才能赶上并缩短差距罢了。”又问：“殷浩与支道林比怎么样？”谢安说：“只有高逸特殊的风度，支道林才能超过殷浩；可是若说滔滔不绝的辩论才能，恐怕殷浩要超过支道林。”

庾劭说：“廉颇、蔺相如虽然是死去了千年以上的人。但是，懔懔正气，让人感到一种永恒的生气。曹蜍、李志虽然现在还活着，但是他们精神萎靡就像九泉之下的死人。如果人都这样，天下便可用上古结绳记事的办法来治理，只怕人类就会被各种野兽吃光了。”

卫永是萧轮的妻兄，谢安问孙腾：“你说卫永怎么样？”孙腾说：“我说他是经心世务的人。”谢安说：“根本不是如此，卫永原来是研究玄理的人。”当时人们把卫永比殷融。

王献之问谢安：“支道林与庾亮比怎样？”谢安非常不愿意接受王献之所提的问题，回答说：“前辈当初没有品评过，我以为庾亮自然有足够超过支道林的地方。”

谢玄等人一同评价竹林七贤的优劣，谢安说：“前辈们当初对竹林七贤并未评论他们的好坏。”

谢安对王恭说：“刘惔也非常有自知之明，而他不说自己超过王濛。”

有人用王坦之比谢玄，谢玄听了说：“他随时努力，一定会有成就。”

王徽之兄弟三人同去拜访谢安，王徽之、王操之多谈论世俗之事，而王献之只是说了几句问寒问暖的话。他们离去后，在座的客人问谢安：“刚出去的三位贤人谁更强？”谢安说：“王献之最好。”坐客又问说：“凭什么知道他最好？”谢安说：“《周易》说：‘古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多。’我是凭这个来推测的。”

谢安问王献之：“你的书法与令尊相比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当然有所不同。”谢安说：“外人评价不是这样。”王献之说：“外人那里能知道。”

王恭问谢安：“支道林与王濛相比怎么样？”谢安说：“王濛对清淡兴致很好。”又问：“与刘惔比怎么样？”谢安说：“哎！刘惔很优秀。”王恭说：“假如像您所说，支道林都不如这两个人吗？”谢安说：“我的意思正是这样啊。”

有人问谢安：“王献之可以与那位前辈相比？”谢安说：“阿敬近似于王濛、刘惔两个人风度的聚合。”

谢安对王恭说：“你家祖父王濛比刘惔，的确赶得上吗？”王恭说：“刘惔不是不能赶上，只是不去追赶而已。”

袁宏做吏部郎，王献之写给郗超的信说：“袁宏已经进升为吏部郎的官职了，这个官职很足以挫伤他的豪迈性格。因为早就知道受了杖刑自己难以做人，希望稍后杖罚可以减免或改善一点吧。”

王徽之、王献之兄弟俩个一同欣赏《高士传》中的人物和赞语，王献之欣赏井丹的高洁，徽之说：“不如司马相如的玩世不恭。”

有人问袁恪之说：“殷仲堪与韩伯相比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

“如果说清淡玄理，两个人的优劣意然不能分辨高下；然而居家闲静，明显有名士的风度，因此殷仲堪赶不上韩伯。”所以殷仲堪替韩伯写哀悼之文说：“荆门昼掩，闲庭晏然。”

王献之问谢安：“郗超与庾龢比怎样？”回答说：“庾龢的确能汇集众说，清晰聪颖，郗超确实本来就出众。”

王珣病了，到了病情严重的时候，问王谧说：“世人评价将我家王洽比谁？”王谧回答：“世人将他比王坦之。”王珣转身脸朝墙躺着，叹息说：“人确实不能不长寿啊！”

王恭评价谢安“厚重深沉。”又说：“王濛谦虚，刘惔优秀杰出，谢安开朗豁达。”

王恭问谢安：“支道林与王羲之比怎样？”谢安说：“王羲之超过支道林。支道林在王胡之之上，也声名尊贵而通达。”

桓玄做了太尉，召开集会，朝中大臣都聚集到一起，刚坐下，桓玄问王桢之说：“我与你七叔王献之相比怎么样？”当时在坐宾客都很紧张，王桢之很从容地慢慢说：“亡叔是一时的标准，您是千古的英杰。”满座的人都松了一口气，非常高兴。

桓玄问刘瑾说：“我与谢安比怎样？”刘瑾说：“您高明，谢安深远。”又问：“与会舅王献之比我怎么样？”刘瑾回答：“山楂、梨、橘子、柚子，各有各的美好之处。”

过去世人将桓谦比殷仲文。桓玄当政时，殷仲文入朝，桓玄在朝堂上望见他，对一同在坐的人说：“我家桓谦那能赶上这个人啊！”

规箴第十

汉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，帝欲申宪，乳母求东方朔。朔曰：“此非唇舌所争，尔必望济者，将去时，但当屡顾帝，慎勿言，此或可万一冀耳。”乳母既至，朔亦侍侧，因谓曰：“汝痴耳！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？”帝虽才雄心忍，亦深有情恋，乃凄然愍之，即敕免罪。

京房与汉元帝共论，因问帝：“幽、厉之君何以亡？所任何人？”答曰：“其任人不忠。”房曰：“知不忠而任之，何邪？”曰：“亡国之君各贤其臣，岂知不忠而任之？”房稽首曰：“将恐今之视古，亦犹后之视今也。”

陈元方遭父丧，哭泣哀恸，躯体骨立。其母愍之，窃以锦被蒙上。郭林宗吊而见之，谓曰：“卿海内之俊才，四方是则，如何当丧，锦被蒙上？孔子曰：‘衣夫锦也，食夫稻也，于汝安乎？’吾不取也。”奋衣而去。自后宾客绝百所日。

孙休好射雉，至其时，则晨去夕反。群臣莫不止谏：“此为小物，何足甚耽？”休曰：“虽为小物，耿介过人，朕所以好之。”

孙皓问丞相陆凯曰：“卿一宗在朝有几人？”陆曰：“二相、五侯、将军十余人。”皓曰：“盛哉！”陆曰：“君贤臣忠，国之盛也；父慈子孝，家之盛也。今政荒民弊，覆亡是惧，臣何敢言盛！”

何晏、邓颺令管辂作卦，云：“不知位至三公不？”卦成，辂称引古义，深以戒之。颺曰：“此老生之常谈。”晏曰：“知几其神乎，古人以为难，交疏吐诚，今人以为难。今君一面，尽二难之道，可谓‘明德惟馨’。《诗》不云乎，‘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’”

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，必有传后意，诸名臣亦多献直言。帝尝在陵云台上坐，卫瓘在侧，欲申其怀，因如酸，跪帝前，以手抚床曰：“此坐可惜！”帝虽悟，因笑曰：“公醉邪？”

王夷甫妇，郭泰宁女，才拙而性刚，聚敛无厌，干豫人事。夷甫患之而不能禁。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，京都大侠，犹汉之楼护，郭氏惮之。夷甫马谏之，乃曰：“非但我言卿不可，李阳亦谓卿不可。”郭氏小为之损。

王夷甫雅尚玄远，常疾其妇贪浊，口未尝言“钱”字。妇欲试之，令婢以钱绕床，不得行。夷甫晨起，见钱阂行，呼婢曰：“举却阿堵物！”

王平子年十四五，见王夷甫妻郭氏贪欲，令婢路上僮粪。平子谏之，并言不可。郭大怒，谓平子曰：“昔夫人临终，以小郎嘱新妇，不以新妇嘱小郎！”急促衣裾，将与仗。平子饶力，争得脱，逾窗走。

元帝过江犹好酒，王茂弘与帝有旧，常流涕谏，帝许之，命酌酒一酣，从是遂断。

谢鲲为豫章太守，从大将军下至石头。敦谓鲲曰：“余不得复为盛德之事矣！”鲲曰：“何为其然？但使自今以后，日亡日去耳。”敦又称疾不朝，鲲谕敦曰：“近者明公之举，虽欲大存社稷，然四海之内，实怀未达。若能朝天子，使群臣

释然，万物之心于是乃服。仗民望以从众怀，尽冲退以奉主上，如期则勋侔一匡，名垂千载。”时人以为名言。

元皇帝时，廷尉张劭在小市居，私作都门，早闭晚开。群小患之，诣州府诉，不得理；遂至挝登闻鼓，犹不被判。闻贺司空出，至破冈，连名诣贺诉。贺曰：“身被征作礼官，不关此事。”群小叩头曰：“若府君复不见治，便无所诉。”贺未语，令：“且去，见张廷尉当为及之。”张闻，即毁门，自至方山迎贺，贺出辞见之，曰：“此不必见关，但与君门情，相为惜之。”张愧谢曰：“小人有如此，始不即知，早已毁坏。”

郗太尉晚节好谈，既雅非所经，而甚矜之。后朝观，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，每见必欲苦相规诫。王公知其意，每引作他言。临还镇，故命驾诣丞相。翹须厉色，上坐便言：“方当乖别，必欲言其所见。”意满口重，辞殊不流。王公摄其次，曰：“后面未期，亦欲尽所怀，愿公勿复谈。”郗遂大薺，冰矜而出，不得一言。

王丞相为扬州，遣八部从事之职，顾和时为下传还，同时俱见，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，至和独无言。王问顾曰：“卿何所闻？”答曰：“明公作辅，宁使网漏吞舟，何缘采听风闻，以为察察之政？”丞相咨嗟称佳，诸从事自视缺然也。

苏峻东征沈充，请吏部郎陆迈与俱。将至吴，密敕左右，令入阖门放火以示威。陆知其意，谓峻曰：“吴治平未久，必将有乱；若为乱阶，请从我家始。”峻遂止。

陆玩拜司空，有人诣之，索美酒，得，便自起，泻着梁柱间地，祝曰：“当今乏才，以尔为柱石之用，莫倾人栋梁。”玩笑曰：“戢卿良箴。”

小庾在荆州，公朝大会，问诸僚佐曰：“我欲为汉高、魏武，何如？”一坐莫答。长史江彪曰：“愿明公为桓、文之事，不愿作汉高、魏武也。”

罗君章为桓宣武从事，谢镇西作江夏，往检校之。罗既至，初不问郡事，径就谢数日，饮酒而还。桓公问：“有何事？”君章云：“不审公谓谢尚何似人？”桓公曰：“仁祖是胜我许人。”君章云：“岂有胜公人而行非者，故一无所问。”桓公奇其意而不责也。

王右军与王敬仁、许玄度并善，二人亡后，右军为论议更克。孔岩诫之曰：“明府昔与王、许周旋有情，及逝没之后，无慎终之好，民所不取。”右军甚愧。

谢中郎在寿春败，临奔走，犹求玉帖镫。太傅在军，前后初无损益之言。尔日犹云：“当今岂须烦此！”

王大语东亭：“卿乃复论成不恶，那得与僧弥戏？”

殷觊病困，看人政见半面。殷荆州兴晋阳之甲，往与觊别，涕零，属以消息所患。觊答曰：“我病自当差，正忧汝患耳！”

远公在庐山中，虽老，讲论不辍。弟子中或有堕者，远公曰：“桑榆之光，理无远照，但愿朝阳之晖，与时并明耳！”执经登坐，讽诵朗畅，词色甚苦，高足之徒，皆肃然增敬。

桓南郡好猎。每田狩，车骑甚盛，五六十里中，旌旗蔽隰。骋良马，驰击若飞；双甄所指，不避陵壑。或行陈不整，麀兔腾逸，参佐无不被系束。桓道恭，玄之族也，时为贼曹参军，颇敢直言。常自带绉绵绳著腰中，玄问：“此何方？”答曰：“公猎，好缚人，会当被缚，手不能堪芒也。”玄自此

小差。

王绪、王国宝相为唇齿，并上下权要。王大不平其如此，乃谓绪曰：“汝为此款款，曾不虑狱吏之为贵乎？”

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，谢混曰：“召伯之仁，犹惠及甘棠；文靖之德，更不保五亩之宅？”玄惭而止。

【译文】

汉武帝的乳母曾经在外面犯了罪，武帝想要按法律治罪，乳母向东方朔求救。东方朔说：“这不是单凭几句话就能争取到的。假如你一定希望获救的话，等皇帝向你问话结束，你将要离去的时候，只要你频频回头看武帝，但却千万不可说话，这样或许能有万分之一的希望。”乳母去进见汉武帝，东方朔也侍立在武帝的旁边，因此对乳母说：“你真傻啊！皇上难道还会记得小时候你给喂奶的恩情吗？”汉武帝虽然是雄才大略，性情十分残忍，但也深有情感，对乳母又同情又难过，于是立刻下诏赦免了她的罪。

京房和汉元帝交谈，京房便问汉元帝：“周幽王、周厉王这样的国君为什么会亡国？他们所任用的都是什么人？”汉元帝回答说：“他们所任用的人不忠。”京房说：“知道他们不忠，却还是任用他们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汉元帝说：“亡国之君都各自认为他所任用的大臣是贤明的，岂能是知道他们不忠却还去任用他们呢？”京房叩头说：“恐怕我们现在看古人，也就像后人看我们现在一样吧。”

陈纪遭到父亲的丧事，哭泣哀痛，身体瘦得只剩骨头架子了。他的母亲十分心疼他，就在他睡觉时偷偷地用锦被将

他盖上。郭泰前来吊丧，看见陈纪盖着锦被，就说：“你是国中的杰出人才，四面八方的人都把你当作榜样，为什么你遭遇大丧，睡觉时身上却盖着锦被？孔子说：‘穿锦衣，吃稻米，你难道心安吗？’我不赞同你。”说完郭泰拂袖而去。从此后，宾客断绝上门吊丧大约百天。

孙休喜欢射猎野鸡，到了那时，他就早晨出去晚上返回。群臣没有不劝阻的，说：“这是微小的东西，哪里值得如此贪恋呢？”孙休说：“野鸡虽然是微小的东西，但是它却有超过常人的正直节操，所以我喜欢它。”

孙皓问丞相陆凯说：“你们家族在朝中做官的有几人？”陆凯回答说：“有两个丞相、五个侯、十几个将军。”孙皓说：“真是昌盛啊！”陆凯说：“国君贤明，臣子忠诚，这是国家的昌盛；父亲慈爱，儿子孝顺，这是家庭的昌盛；现在朝中政务荒废，百姓凋敝，只是害怕国家覆亡，臣怎么敢说昌盛呢！”

何晏、邓颺让管辂卜卦，说：“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三公之位？”卜卦完成，管辂称说援引古时候的义理，来深深地规诫他们。邓颺说：“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。”何晏说：“预知事情细微的迹象，乃至神妙之境，这是古人认为难做到的事；交情不深却能吐露真诚，这是今人认为难做到的事。今天与您初次见面，您却能尽力做到两件难做到的事，真可谓是‘明德惟馨’了。《诗经》不是说过吗：‘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’我一定记住您的话。”

晋武帝既然不知道太子愚蠢，就一定有传帝位给他的意愿，许多朝中元老重臣也都直言劝谏。晋武帝曾经坐在陵云台上，卫瓘在旁边，想要申诉自己的想法，因此假装颇有醉

意的样子，跪在武帝面前，用手抚摸武帝的坐榻，说：“这座位太可惜！”晋武帝虽然明白他的用意，仍然笑着说：“你喝醉了吗？”

王衍的妻子是郭豫的女儿，才智笨拙而性情倔强，搜刮钱财从不知满足，又喜欢干涉他人的事情，王衍头疼她的行为却无法禁止。当时他的同乡幽州刺史李阳是京城著名的大侠，就像汉代的楼护，郭氏惧怕他。王衍屡次劝诫郭氏，就说：“不但我说你不可以这样，就连李阳也说你不可以这样。”郭氏因此稍微收敛了一些。

王衍崇尚清静无为，超脱世俗，经常憎恨妻子贪财不廉洁，他口中从未曾说过钱字。他的妻子想要试试他，吩咐婢女把钱环绕在床边，使他不能下床行走。王衍早晨起床，见钱阻碍自己走路，喊婢女说：“将这东西拿去！”

王澄十四五岁时，看到王衍的妻子郭氏很贪心，竟让婢女到路上捡粪。王澄去劝阻她，并且说明不可以如此做的理由。郭氏大怒，对王澄说：“以前老夫人临终时，将你托付给我，却没有把我托付给你！”说完她一把揪住王澄的衣襟，要用棍子打王澄。王澄力大，用力挣脱，跳窗逃走了。

晋元帝到江南以后还是喜欢饮酒，王导与元帝向来有旧交情，经常流泪规劝元帝，元帝同意不再喝酒，吩咐倒酒再痛饮一次，从此就戒酒了。

谢鲲做豫章太守时，随大将军王敦率兵东下到石头城。王敦对谢鲲说：“我不能再做辅佐天子、建功立业的事了。”谢鲲说：“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只要从今后，君臣之间将以前的事一天天淡忘就是了。”王敦又称病不上朝，谢鲲劝王敦说：

“近来您的举措，虽然是要极力保卫国家，可是四海之内你的实际意图并未表明，如果你能去朝见天子，让群臣消除疑虑，众人之心就会敬服了。您依仗在人民中的声望来顺从民意、完全用谦让之心来侍奉皇上，您如果能这样的话，就能够功勋等同管仲，而名垂千古了。”时人都认为是名言。

晋元帝时，廷尉张闾掌管刑狱，住在京师的小市场上，他私自设置小市里巷的门，每天早关晚开，小市中的百姓十分不满，到州府衙门去控告他，州府衙门不审理；甚至到朝堂外击登闻鼓，还是没能得到裁处。他们听说司空贺循外出，到了破冈，连名到他那控告。贺循说：“我被征做礼官，不管此类事。”百姓叩头说：“如果大人再不管所控之事，那我们就没地方再告状了。”贺循没说什么，只命令：“大家暂且退下，我见到张廷尉时替你们问这件事。”张闾听说这事后，即拆了里巷的门，并亲自到方山迎接贺循，贺循出来见张闾，将百姓的状辞给他看。说：“这件事原不必由我管，但我与你家族间有世交，我为你的声名可惜。”张闾惭愧谢罪说：“里巷百姓有这样的要求，我当初没有马上知道，现在此门已拆毁了。”

太尉郗鉴晚年爱谈论，这本来不是他所擅长的，但他却很自负。后来他入宫朝见皇帝时，因王导晚年做了许多遗憾的事，所以每次见到王导，一定要苦苦相劝。王导知道他的意思，每次都引开说其它话。郗鉴到了要返回镇守之地时，特意让人驾车去看望王导，他翘着胡子板着脸，一坐下就说：“正当分别之时，一定要把所见到的事说出来。”他想说的话很多但口才拙笨，话说得语无伦次。王导借此机会说：“以后见面还没有定期，我也想把心中的话都说出来，希望你不要

再说了。”郗鉴于是十分恼火，脸色阴沉、神态傲慢地走了，没说出一句话。

丞相王导做扬州刺史时，派遣八部从事到各郡去，顾和当时做为使者去巡行视察回来，与八部从事同时谒见王导。诸位从事各自奏上郡二千石官长的优劣，只有到了顾和没有说什么。王导问顾和说：“你听到了什么？”顾和回答说：“您做为辅政大臣，当为政宽容，宁肯让吞舟之鱼漏网，怎么能听捕风捉影的传闻，做为施行严厉苛细政策的依据呢？”王导听了赞叹说好，众从事反而觉得自己说的有缺欠。

苏峻起兵东征沈充，请吏部郎陆迈一起出征。将要到吴郡，苏峻密令手下人，让人在阖门放火，显示军威。陆迈知道他的用意，对苏峻说：“吴郡的治安刚平静不久，如果一定要制造混乱的开端，请从我家开始放火。”苏峻就停止了放火。

陆玩就任司空之职，有人去看望他，要美酒渴。酒拿来后，那人便站起来，把酒倾注在梁柱之间的地上，祷告说：“当今缺少大才，才让你做为柱石用，你可不要倾覆了人家的栋梁。”陆玩笑着说：“我牢记你的忠告。”

庾翼在荆州时，在一次僚属拜见长官的会上，他问众僚属说：“我想做汉高祖、魏武帝一样的大业，怎么样？”满座的人都没有回答。长史江彪说：“我希望明公做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事业，却不希望你做汉高祖、魏武帝。”

罗含做桓温的从事，其时镇西将军谢尚作江夏相，罗含到江夏考察工作。罗含到江夏后，从不过问郡中的事情，只是立即到谢尚的住处喝了数日酒而返回。桓温问：“你去江夏发现有什么事？”罗含反问：“不知道您认为谢尚像什么样的人？”

桓温说：“谢尚是超过我等的人。”罗含说：“难道有超过您的人却做不该做的事吗？所以郡中的事我什么也没问。”桓温认为他的看法新奇，就没有责怪他了。

王羲之和王敬仁、许玄度两人都很友好，二人死后，王羲之议论他们却很刻薄。孔岩劝他说：“明府过去与王、许两位交往有情谊，等到他们去世后，没能谨慎做到始终如一地对待他们，这是我所不赞成的。”王羲之听了感到很羞愧。

谢万在寿春战败，临逃跑时，还要找用玉装饰的马镫，太傅谢安也在军中，始终没提什么意见。这天仍然说：“现在难道还要找这个麻烦吗？”

王忱对东亭侯王珣说：“你竟然时论已成，评价还不错，怎么能与王珉开玩笑呢？”

殷颢病情严重，看人也只能看半面。殷仲堪以“清君侧”为名起兵时，去和殷颢话别，看见他病重，悲痛地哭了，叮嘱他认真调养所生的病。殷颢回答说：“我得的病自会痊愈，我更担忧你的祸患啊！”

高僧慧远住在庐山中，虽然老了，而宣讲佛经不停。他的徒弟中有人懒惰了，慧远说：“我老了，就像傍晚落日的余光，按理说已不能照耀多久了；但愿你们像早晨的阳光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明亮。”说完手拿经卷登上讲座，诵经声音朗朗流畅，言辞和表情十分恳切。高足弟子们都肃然起敬。

桓玄爱打猎，每次出去打猎，随从的车马非常多，五六十里的范围内，旗帜遮盖了田野。骏马驰骋，驰击如飞，两翼队伍所向之处，不管山坡还是沟壑都不回避。无论是军队的行列不整齐，或是让麋兔等猎物跑掉了，属僚们没有不被

捆起来的。桓道恭是桓玄的族人，当时做贼曹参军，颇敢直言。打猎时，他腰间常带着红色的绵绳，桓玄问：“带这个做什么？”桓道恭回答：“郡公打猎喜欢捆人，当我被捆绑时，怕自己的手受不了粗绳上的芒刺呀。”从此桓玄的脾气略好一些。

王绪和王国宝相勾结，王忱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，就对王绪说：“你们如此轻举妄动，只能一时得意，难道丝毫不考虑有一天会感到狱吏的尊重吗？”

桓玄想把谢安的古宅要来修改成自己的府第，谢混说：“过去召伯的仁爱，他的阴泽还能延及甘棠树；难道文靖公的德泽还保不住五亩大小的一家住宅吗？”桓玄听了感到很惭愧，便放弃了这个念头。

捷悟第十一

杨德祖为魏武主簿，时作相国门，始构榱桷，魏武自出看，使人题门作“活”字，便去。杨见，即令坏之。既竟，曰：“门中‘活’，‘阔’字，王正嫌门大也。”

人饷魏武一杯酪，魏武啖少许，盖头上题“合”字以示众，众莫能解。次至杨修，修便啖，曰：“公教人啖一口也，复何疑？”

魏武尝过曹娥碑下，杨修从。碑背上见题作“黄绢幼妇，外孙皤白”八字，魏武谓修曰：“解不？”答曰：“解。”魏武曰：“卿未可言，待我思之。”行三十里，魏武乃曰：“吾已得。”令修别记所知。修曰：“黄绢，色丝也，于字为‘绝’；幼妇，少女也，于字为‘妙’；外孙，女子也，于字为‘好’；皤白，受辛也，于字为‘辞’；所谓‘绝妙好辞’也。”魏武亦记之，与修同，乃叹曰：“我才不及卿，乃觉三十里。”

魏武征袁本初，治装，余有数十斛竹片，咸长数寸，众云并不堪用，正令烧除。太祖思所以用之，谓可为竹裊，而未显其言，驰使问主簿杨德祖。应声答之，与帝心同。众伏其辩悟。

王敦引军垂至大桁，明帝自出中堂。温峤为丹阳尹，帝令断大桁，故未断，帝大怒蔽目，左右莫不悚惧。召诸公来。峤至，不谢，但求酒炙。王导须臾至，徒跣下地，谢曰：“天

威在颜，遂使温峤不容得谢。”峤于是下谢，帝乃释然。诸公共叹王机悟名言。

郗司空在北府，桓宣武恶其居兵权。郗于事机素暗，遣笺诣桓：“方欲共奖王室，修复园陵。”世子嘉宾出行，于道上闻信至，急取笺，视意，寸寸毁裂，便回。还更作笺，自陈老病，不堪人间，欲乞闲地自养。宣武得笺大喜，即诏转公督五郡，会稽太守。

王东亭作宣武主簿，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。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，唯东亭一人常在前，觉数十步，诸人莫不解。石头等既疲倦，俄而乘舆回，诸人皆似从官，唯东亭奕奕在前，其悟捷如此。

【译文】

杨修做魏武帝曹操的主簿，当时正建造相府的大门，刚搭上大门上的椽子，曹操亲自到现场看，叫人在门上写个“活”字，就走了。杨修看见了，立即命令把门拆毁。拆完门之后，他说：“门里加个“活”字，就是“阔”字。魏王正是嫌门大了。”

有人赠送曹操一杯奶酪，曹操吃了一口，就在杯盖上写了一个“合”字给众人看，众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轮到杨修，他便吃了一口，然后说：“曹公这是让每人吃一口，还怀疑什么！”

曹操曾经从曹娥碑旁经过，杨修跟随着，他们看见碑的背面写着“黄绢幼妇，外孙皤臼”八个字。曹操便问杨修说：“你理解吗？”杨修回答：“理解。”曹操说：“你不要说，等我

想一想。”走了能有三十里，曹操才说：“我已经明白了。”让杨修写出自己所知道的。杨修写：“黄绢，就是有颜色的丝，色和丝合成‘绝’字；幼妇是少女，少和女合起来是‘妙’；外孙是女儿之子，女和子合起来是‘好’字；罄白是接受辛辣之味的器具，受和辛合起来是‘辞’（辡，辞的异体字）字，这八个字合起来是：‘绝妙好辞’。”曹操也写下自己所理解的，结果与杨修一样，于是他感叹说：“我的才智不如你，竟然相差三十里。”

曹操要征讨袁绍，先整理军队的装备，剩下几十个斛竹片，只有几寸长。众人都说无用处，正要叫人烧掉。曹操觉得可惜，思考怎么使用它，觉得可以做成椭圆形的竹盾牌，可是他没有明说出自己的意思，让人骑马去问杨修，杨修立即回答来使，结果同曹操心想的一样。大家都叹服杨修才智聪明。

王敦率领军队将要到朱雀桥，晋明帝自亲到屯兵的中堂。温峤任丹阳尹，晋明帝让他烧掉朱雀桥。温峤仍然没有断，明帝气得怒目圆睁，非常愤怒，左右随从没有不害怕的。明帝下旨召众官前来，温峤到后，不谢罪，只是索要酒和肉。一会儿王导来到，他赤脚拜伏于地，谢罪说：“天颜震怒，于是使温峤不可能有谢罪的机会。”于是温峤借机向明帝谢罪。明帝这才消了怒气。各位官员都赞叹王导机敏有悟性的名言。

郗愔在北府，桓温恨他有兵权。郗愔对世事一向迟钝不精明，他派人送书信给桓温，说：“我要和您一起辅佐王室，修复王室在中原的陵墓。”他的长子郗超到外地去，在路上听说送信的使者到了，急忙取来他父亲的书札看，看完后，他

把信撕碎了，便返回，又代替他父亲写了书信，陈诉自己年老多病，经不起事务烦扰，想要请求找个闲散的官职来调养自己。桓温得到信后特别高兴，立刻用皇上的名义下诏，调郗愔做都督浙江王郡军事、会稽太守之职。

王珣作桓温主簿时，曾在春天同桓温兄弟一同骑马到郊外游乐。当时的名流都骑马并排前行，只有王珣独自一人常在前，同众人约相差几十步，众人没有谁明白他这样做的原因。桓熙等人感到玩得疲倦后，很快乘车返回，结果众人跟在后面，就像侍从一样，唯有王珣神采奕奕地骑马在前。王珣就是这样机智聪慧。

夙惠第十二

宾客诣陈太丘宿，太丘使元方、季方炊。客与太丘论议，二人进火，俱委而窃听。炊忘著箪，饭落釜中。太丘问：“炊何不馏？”元方、季方长跪曰：“大人与客语，乃俱窃听，炊忘著箪，饭今成糜。”太丘曰：“尔颇有所识不？”对曰：“仿佛志之。”二子俱说，更相易夺，言无遗失。太丘曰：“如此，但糜自可，何必饭也？”

何晏七岁，明慧若神，魏武奇爱之，因晏在宫内，欲以为子。晏乃画地令方，自处其中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何氏之庐也。”魏武知之，即遣还。

晋明帝数岁，坐元帝膝上。有人从长安来，元帝问洛下消息，潸然流涕。明帝问何以致泣，具以东渡意告之。因问明帝：“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？”答曰：“日远。不闻人从日边来，居然可知。”元帝异之。明日，集群臣宴会，告以此意，更重问之。乃答曰：“日近。”元帝失色，曰：“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？”答曰。“举目见日，不见长安。”

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。张玄之、顾敷是中外孙，年并七岁，在床边戏。于时闻语，神情如不相属。瞑于灯下，二儿共叙客主之言，都无遗失。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：“不意袁宗复生此宝。”

韩康伯数岁，家酷贫，至大寒，止得襦，母殷夫人自成

之，令康伯提熨斗，谓康伯曰：“且着襦，寻作复裤。”儿云：“已足，不须复裤也。”母问其故，答曰：“火在熨斗中而柄热，今既着襦，下亦当暖，故不须耳。”母甚异之，知为国器。

晋孝武年十二，时冬天，昼日不着复衣，但着单练衫五六重；夜则累茵褥。谢公谏曰：“圣体宜令有常。陛下昼过冷，夜过热，恐非摄养之术。”帝曰：“昼动夜静。”谢公出，叹曰：“上理不减先帝。”

桓宣武薨，桓南郡年五岁，服治除，桓车骑与送故文武别，因指语南郡：“此皆汝家故吏佐。”玄应声恸哭，酸感傍人。车骑每自目己坐曰：“灵宝成人，当以此坐还之。”鞠爱过于所生。

【译文】

有人到陈寔家做客并留宿，陈寔让自己的两个儿子陈纪、陈谌做饭。客人和陈寔交谈，陈纪兄弟烧上火，一同放下手中的活而去偷听谈话。烧饭忘记了放蒸饭的箪子，结果蒸的饭掉到锅里。陈寔问：“做饭为什么不蒸熟呢？”陈纪、陈谌直挺挺地跪下说：“大人与客人说话，我们便都去偷听，做饭忘了放上箪子，所以饭成了粥。”陈寔问：“你们可记住什么了吗？”回答说：“仿佛还记得。”陈寔的两个儿子一块说，而且相互补充，把听到的内容一字不漏地复述了一遍。陈寔听了说：“能够如此，虽然只有粥也可以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吃饭呢？”

何晏七岁时，聪慧若神，曹操非常爱他。因为何晏是在王宫内长大的，想要认他为儿子。何晏便在地上画个方形，自

己坐在里面。别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回答说：“这是何家的房屋。”曹操知道此事后，立即把何晏送回家。

晋明帝几岁的时候，一日，坐在元帝的膝盖上。正好有人从长安来，元帝问洛阳的情况时，不觉潜然泪下。明帝问父亲为什么流泪，元帝便将西晋灭亡并过江的原因告诉他。因此元帝问明帝：“你觉得长安和太阳比，那个更远？”明帝回答：“太阳远。因为从未听说有人从太阳那来，显然可知。”元帝对明帝的话感到惊奇。次日，元帝召集群臣宴会，将明帝的话告诉大臣们，并且又重问明帝。不料明帝却说：“太阳近。”元帝大惊失色，问：“你为什么和昨天说的不同呢？”明帝回答：“抬头就看见太阳，却看不见长安啊。”

顾和同当时的名士一起清谈。张玄之、顾敷是顾和的外孙和孙子，年龄都是七岁，在床边玩。当时听大家说话，神情就像漠不关心似的。后来顾和独自在灯下闭着眼睛休息的时候，两个孩子一同叙述主客双方谈话的内容，一句也没遗漏。顾和听了越过座位提提两个孩子的耳朵说：“没想到我们家又生下这样的宝贝。”

韩康伯几岁的时候，家中特别贫穷，到了最冷天，仅穿一件短袄。他的母亲殷夫人亲手为他做短袄，让韩康伯拿着熨斗，她对韩康伯说：“暂且先穿短袄，然后再做夹裤。”韩康伯说：“这已经足够了，不需要穿夹裤了。”母亲问他为什么，他回答：“火在熨斗中而熨斗的柄也热了，现在已经穿短袄，下身必然会暖和的，因此不需要再穿夹裤。”他的母亲十分惊异，知道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治国人才。

东晋孝武帝年十二岁时，每当冬天的时候，白天不穿夹

衣，只穿丝绸做的单衣五六件，晚上睡觉时床上的垫褥要铺几重。谢安劝阻说：“皇上的身体保养应该有规律，陛下白天过于冷，晚上过于热，恐怕不是养生之道。”孝武帝说：“白天活动，晚上安静不动。”谢安出来，感慨说：“皇上的理解能力不比先帝差。”

桓温死时，他的儿子桓玄年五岁，孝服刚脱掉，桓冲与送丧的文武官员前来告别，便指着这些人对桓玄说：“这些人都是你家的旧僚属。”桓玄听了应声痛哭，悲痛的程度令人感动。桓冲常看着自己的座位说：“等到桓玄长大成人，我应当将这个座位还给他。”桓冲抚爱桓玄超过自己的儿子。

豪爽第十三

王大将军年少时，旧有田舍名，语音亦楚。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，人人皆多有所知，唯王都无所关，意色殊恶，自言知打鼓吹，帝令取鼓与之。于坐振袖而起，扬槌奋击，音节谐捷，神气豪上，傍若无人，举坐叹其雄爽。

王处仲，世许高尚之目。尝荒恣于色，体为之敝，左右谏之，处仲曰：“吾乃不觉尔。如此者甚易耳。”乃开后阁，驱诸婢妾数十人出路，任其所之，时人叹焉。

王大将军自目：“高朗疏率，学通《左氏》。”

王处仲每酒后，辄咏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。以如意打唾壶，壶口尽缺。

晋明帝欲起池台，元帝不许。帝时为太子，好养武士，一夕中作池，比晓便成。今太子西池是也。

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，先遣参军告朝廷，讽旨时贤。祖车骑尚未镇寿春，蔽目厉声语使人曰：“卿语阿黑：何敢不逊！摧撮面去，须臾不尔，我将三千兵掣脚令上！”王闻之而止。

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，文康时，权重未在自己。及季坚作相，忌兵畏祸，与穉恭历同异者久之，乃果行。倾荆、汉之力，穷舟车之势，师次于襄阳，大会参佐，陈其旌甲，亲援弧矢曰：“我之此行，若此射矣！”遂三起三叠。徒众属目，其气

十倍。

桓宣武平蜀，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，巴、蜀搢绅莫不来萃。桓既素有雄情爽气，加尔日音调英发，叙古今成败由人，存亡系才，其状磊落，一坐叹赏。既散，诸人追味余言。于时寻阳周馥曰：“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。”

桓公读《高士传》，至于陵仲子，便掷去，曰：“谁能作此溪刻自处！”

桓石虔，司空豁之长庶也，小字镇恶，年十七八，未被举，而童隶已呼为镇恶郎。尝住宣武斋头。从征枋头。车骑冲没陈，左右莫能先救。宣武谓曰：“汝叔落贼，汝知不？”石虔闻之。气甚奋，命朱辟为副，策马于数万众中，莫有抗者，径致冲还，三军叹服。河朔后以其名断疟。

陈林道在西岸，都下诸人共要至牛渚会。陈理既佳，人欲共言折，陈以如意拄颊，望鸡笼山叹曰：“孙伯符志业不遂！”于是竟坐不得谈。

王司州在谢公坐，咏“入不言兮出不辞，乘回风兮载云旗”，语人云：“当尔时，觉一坐无人。”

桓玄西下，入石头，外白司马梁王奔叛，玄时事形已济，在平乘上笳鼓并作，直高咏云：“箫管有遗音，梁王安在哉？”

【译文】

王敦年轻的时候，原来就有“乡下人”的称呼，说话也是楚地口音。晋武帝召当时的贤达一同谈论技艺方面的事，别人都懂得很多，唯有王敦对这方面的事不关心，因此无话可说，脸色特别难看，他说自己会打鼓。晋武帝就让人取鼓给

王敦，王敦在座位上挥袖而起，挥动鼓槌用力击打，鼓音快而和谐，神情豪迈，旁若无人。满座的人都赞叹他雄壮豪爽。

王敦，世人都用高尚来赞许品评他。他曾迷恋女色，身体也弄坏了。僚属们都劝他，王敦说：“我并不觉得怎样，这样的事特别容易。”就打开内室，把几十个婢妾都赶到路上去，任凭她们到哪里去，当时的人都称赞王敦的举动。

大将军王敦自己评价自己：“高超通达，学有专长，学问上通晓《春秋左氏传》。”

王敦每次喝酒之后，总是咏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这首曹操的诗。而且叹咏时用如意击打唾壶和拍，壶口都被打出了缺口。

晋明帝要修池沼台榭，晋元帝不同意。晋明帝当时还是太子，他喜欢招养武士，一天晚上他让武士修池沼，等到天亮就修成了。就是现在的太子西池。

王敦起初想率军下京都处理朝政，并且有所建树，他先派遣参军去奏请朝廷，而且向当时的一些士大夫也委婉暗示。当时祖逖还未驻守寿春，他瞪大眼睛厉声对王敦派往朝中的使者说：“你回去告诉阿黑，怎么敢这样不谦恭而无礼，催他快快转身回去，如果不这样做，我便带领三千士兵用长矛戳他的脚。”王敦听了祖逖的话便取消了原来的打算。

庾翼常有恢复中原的志愿，当庾亮在世时，朝中的权力不在庾翼手中。到庾冰任丞相，他忌怕兵祸，与庾翼经过长期争论这件事，才决定出兵收复中原。庾翼出动了荆州和汉水的全部兵力，调用了两地所有的船和车，带领军队驻扎在襄阳，召自己的属下举行盛大集会，陈列旗帜，排列全副武

装的士兵，亲自拿起弓箭说：“我这次率军出征，就像这射箭。”于是，他拉开弓箭，三发三中。他的下属们注视着，顿时士气增长了十倍。

桓温平定十六国之一的成汉之后，就在李势原先的宫殿上摆酒席招待属下，巴蜀一带的官吏绅士们都来参加此次宴会。桓温本来一向就有英雄豪爽的气概，再加上这天讲话时语调激昂英姿勃发，他畅述古今成败在于人，国家存亡关键更在于人才，显得他胸怀磊落，气度不凡，在座的人无不感叹赞赏。宴会结束后，众人回味桓温在会上说的话，这时寻阳周馥说：“遗憾的是你们没见过大将军王敦啊！”

桓温读《高士传》，看到战国时齐国隐士陈仲子的传记时，他就将书抛开，说：“谁能像他这样苛刻地对待自己呢！”

桓石虔是司空桓豁的妾生的长子，小名叫镇恶。年七八岁，他的身份还没被承认，但是府中未成年的奴仆们已经称呼他为“镇恶郎”了。他曾经住在桓温的书房里。他跟随桓温北征到枋头，战场上车骑将军桓冲被敌军包围，左右将士没有人能冲上去搭救。桓温对石虔说：“你叔叔陷落在敌阵中，你知道吗？”桓石虔听了桓温的话，势力特别振奋，便让朱辟做副将，策马冲入几万敌军中，没有人能抵抗，他直接救桓冲返回，全军都赞叹佩服。后来黄河以北的人就用他的名字吓退疟鬼。

陈逵在长江西岸，京都里的众友人相约到牛渚山集会。陈逵所论说的事很好，大家想要一同和他辩论使他折服。陈逵用如意支着腮，望着鸡笼山慨叹说：“当年孙策的志向、事业没能实现啊！”于是大家坐在那辩论不下去了。

王胡之在谢安府中作客时，吟诵“入不言兮出不辞，乘回风兮载云旗”的诗句，然后对大家说：“每当这个时候，觉得四周没人。”

桓玄西下，攻入石头城，外面的人禀报桓玄梁王司马珍叛逃了。当时桓玄认为自己称帝已大势所趋，他坐在船上听着笳鼓演奏的乐曲，仅是高声吟咏阮籍的《咏怀》诗说：“箫管有遗音，梁王安在哉？”

容止第十四

魏武将见匈奴使，自以形陋，不足雄远国，使崔季圭代，帝自捉刀立床头。既毕，令间谍问曰：“魏王何如？”匈奴使答曰：“魏王雅望非常，然床头捉刀人，此乃英雄也。”魏武闻之，追杀此使。

何平叔美姿仪，面至白。魏明帝疑其傅粉。正夏月，与热汤饼。既啖，大汗出，以朱衣自拭，色转皎然。

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，时人谓“蒹葭倚玉树。”

时人目夏侯太初“朗朗如日月之入怀”，李安国“颓唐如玉山之将崩。”

嵇康身长七尺八寸，风姿特秀。见者叹曰：“萧萧肃肃，爽朗清举。”或云：“肃肃如松下风，高而徐引。”山公曰：“嵇松夜之为人也，岩岩若孤松之独立；其醉也，傀俄若玉山之将崩。”

裴令公目王安丰：“眼烂烂如岩下电。”

潘岳妙有姿容，好神情。少时挟弹出洛阳道，妇人遇者，莫不连手共萦之。左太冲绝丑，亦复效岳游遨，于是群姬齐共乱唾之，委顿返。

王夷甫容貌整丽，妙于谈玄，恒捉白玉柄麈尾，与手都无分别。

潘安仁、夏侯湛并有美容，喜同行，时人谓之连璧。

裴令公有俊容姿，一旦有疾，至困，惠帝使王夷甫往看。裴方向壁卧，闻王使至，强回视之。王出，语人曰：“双眸闪闪若岩下电，精神挺动，体中故小恶。”

有人语王戎曰：“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。”答曰：“君未见其父耳。”

裴令公有俊容仪，脱冠冕，粗服乱头皆好，时人以为“玉人”。见者曰：“见裴叔则，如玉山上行，光映照人。”

刘伶身長六尺，貌甚丑悴，而悠悠忽忽，土木形骸。

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，俊爽有风姿。见玠，辄叹曰：“珠玉在侧，觉我形秽。”

有人诣王太尉，遇安丰、大将军、丞相在坐。往别屋，见季胤、平子。还，语人曰：“今日之行，触目见琳琅珠玉。”

王丞相见卫洗马，曰：“居然有羸形，虽复终日调畅，若不堪罗绮。”

王大将军称太尉：“处众人中，似珠玉在瓦石间。”

庾子嵩长不满七尺，腰带十围，颓然自放。

卫玠从豫章至下都，人久闻其名，观者如堵墙。玠先有羸疾，体不堪劳，遂成病而死，时人谓“看杀卫玠”。

周伯仁道桓茂伦“嵌崎历落，可笑人”。或云谢幼舆言。

周侯说王长史父：“形貌既伟，雅怀有概，保而用之，可作诸许物也。”

祖士少见卫君长云：“此人有旄仗下形。”

石头事故，朝廷倾覆，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。陶公云：“肃祖顾命不见及。且苏峻作乱，衅由诸庾，诛其兄弟，不足以谢天下。”于时庾在温船后，闻之，忧怖无计。别日，

温劝庾见陶，庾犹豫未能往。温曰：“溪狗我所悉，卿但见之，必无忧也。”庾风姿神貌，陶一见便改观，谈宴竟日，爱重顿至。

庾太尉在武昌，秋夜气佳景清，佐吏殷浩、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，音调始遒，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，定是庾公。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，诸贤欲起避之，公徐云：“诸君少待，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。”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讌，竟坐甚得任乐。后王逸少下，与丞相言及此事，丞相曰：“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。”右军答曰：“唯丘壑独存。”

王敬豫有美形，问讯王公。王公抚其肩曰：“阿奴，恨才不称。”又云：“敬豫事事似王公。”

王右军见杜弘治，叹曰：“面貌凝脂，眼如点漆，此神仙中人。”时人有称王长史形者，蔡公曰：“恨诸人不见杜弘治耳。”

刘尹道桓公：鬣如反猬皮，眉如紫石棱，自是孙仲谋、司马宣王一流人。

王敬伦风姿似父。作侍中，加授桓公服，从大门入。桓公望之曰：“大奴固自有凤毛。”

林公道王长史：“敛衿作一来，何其轩轩韶举！”

时人目王右军“飘如游云，矫若惊龙。”

王长史尝病，亲疏不通。林公来，守门人遽启之，曰：“一异人在门，不敢不启。”王笑曰：“此必林公。”

或以方谢仁祖不乃重者，桓大司马曰：“诸君莫轻道，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，故自有天际真人想。”

王长史为中书郎，往敬和许。尔时积雪，长史从门外下

车，步入尚书，着公服，敬和遥望，叹曰：“此不复似世中人！”

简文作相王时，与谢公共诣桓宣武。王珣先在内，桓语王：“卿尝欲见相王，可住帐里。”二客既去。桓谓王曰：“定何如？”王曰：“相王作辅，自然湛若神君。公亦万夫之望，不然，仆射何得自没？”

海西时，诸公每朝，朝堂犹暗，唯会稽王来，轩轩如朝霞举。

谢车骑道谢公：“游肆复无乃高唱，但恭坐捻鼻顾睐，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。”

谢公云：“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。”孙兴公见林公：“棱棱露其爽。”

庾长仁与诸弟入吴，欲住亭中宿。诸弟先上，见群小满屋，都无相避意。长仁曰：“我试目观之。”乃策杖将一小儿，始入门，诸客望其神姿，一时退匿。

有人叹王恭形茂者，云：“濯濯如春月柳。”

【译文】

曹操要接见匈奴的使者，他认为自己的外面丑陋、不能在远方国家的使节面前显示自己的威严，便让崔琰扮成魏王代替自己，他自己则拿着刀站在床榻旁。接见结束后，曹操派间谍问匈奴使节：“你认为魏王怎么样？”匈奴使节回答说：“魏王风度高雅不同寻常，但是床榻旁拿刀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。”曹操听了匈奴使节的话，立刻派人前去追杀这个使节。

何晏姿色秀美，脸极白。魏明帝怀疑他脸上施搽了粉。正当夏天，魏明帝故递给他热汤面吃。等到吃完，何晏出了一

身大汗，便用自己穿的红色衣服擦脸上的汗，结果脸色更洁白了。

魏明帝曹叡叫皇后的弟弟毛曾和夏侯玄坐在一块，当时的人说“芦苇倚靠玉树。”

当时的人评价夏侯玄“明亮光洁，就像日月进入他的怀抱一样胸怀坦荡”，李丰“精神萎靡不振的时候，还是像一座将要倾倒的玉山一般。”

嵇康身長七尺八寸，風姿美好出眾。見到他的人讚嘆說：“嵇康風貌瀟灑、氣質清秀挺拔。”有人說：“瀟灑像松林中的風，儀態高雅而舒緩。”山濤評價說：“嵇康的為人，品格高峻，就像孤松一樣獨立；他醉酒的時候，像高大的玉山要崩倒。”

裴楷评价王戎：“目光闪闪明亮，就像岩下的闪电。”

潘岳姿色秀美，神态风度动人。他年少的时候拿着弹弓在洛阳的路上走，妇女们遇到他，没有不手拉手一同围住他的。左思容貌特别丑陋，他仿效潘岳到街上游玩，于是妇女们都一齐向他乱吐唾沫，结果左思被弄得精神沮丧地回家去了。

王衍容貌端正漂亮，他擅长清谈玄理，经常用手拿着白玉柄的拂尘，结果手和白玉没有区别。

潘岳、夏侯湛都有美好的容貌，同时两人喜欢一起出行，当时的人说他们就像是并连在一起的玉璧。

裴楷有俊美的容姿，一天他有病，而且很重，晋惠帝派王衍前往探望。裴楷当时正脸朝墙壁躺着，听说王衍奉命来到，强回头看看他。王衍看完裴楷出来，对别人说：“裴楷两

眼炯炯有神，像山岩下的闪电，但精神迟滞，体内确实略有不适。”

有人对王戎说：“嵇绍尤如野鹤站在鸡群里一样超群出众。”王戎回答说：“您还没看见他的父亲嵇康呢。”

裴楷仪容俊秀，就是脱掉了官吏戴的礼帽，穿上粗俗的衣服，头发松散都显得美好，当时的人都说他是玉人。看见过他的人说：“看见裴楷，好像在玉山上走，感到光彩照人。”

刘伶身長六尺，相貌特别丑陋而且憔悴，然而却悠然闲适，乱头粗服，不修边幅，就像土块木头。

骠骑将军王济是卫玠的舅舅，容貌俊秀豪爽有风度。他见到卫玠，总是赞叹说：“有珍珠美玉在身边，就感到自己容貌丑陋。”

有人前去拜访王衍，遇到王戎、王敦、王导也在座。去别的房间，又看见王诩、王澄。回来后，对他人说：“今天到太尉府走一趟，眼中看到的全是琳琅珠玉。”

丞相王导看到卫玠，说：“你的身体明显瘦弱，虽然每天调养得很舒畅，却仍然弱不禁风，好像连用轻薄的罗绮做的衣服也不能承受。”

大将军王敦称赞太尉王衍，说：“他处在众人当中，好似珍珠美玉放在瓦砾石头之间。”

庾颢身高不满七尺，腰带却有十围，但是他颓唐放浪，从容放达，不拘束自己。

卫玠从豫章来到京都建康时，建康城里的人很久以前就听说他的美名，前来看他的人围得像堵墙。卫玠以前便体弱多病，身体受不了辛劳，于是积劳成疾而死。当时的人都说

是“看死了卫玠。”

周凯品评桓彝“高大而英俊，为人光明磊落，被世人所喜爱。”有人说这是谢鲲的话。

周颢评价王濛的父亲：“身体高大魁梧，胸怀高尚而且有志节，保护他，重用他，能做很多事。”

祖约见到卫永，说：“这个人有处在旗帜、仪仗下将帅、达官贵人的仪表。”

苏峻兴兵攻破建康，将晋成帝迁往石头城，朝廷倾覆了，温峤和庾亮投奔陶侃求救。陶侃说：“当时晋明帝死前确定的顾命大臣中没有我。何况苏峻当时作乱，事情的起因在庾氏兄弟，杀庾氏兄弟，也不能够向天下人谢罪。”这时庾亮正在温峤的船后面，听了这番话，他忧虑害怕无计可想。有一天，温峤劝庾亮去见陶侃，庾亮犹豫不敢前去。温峤说：“对陶侃我非常清楚，你只管去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”庾亮的风姿、神情和相貌，陶侃一见后立刻改变了原来的看法，两个人交谈饮宴了一整天，让陶侃顿时喜欢并看重了庾亮。

庾亮在武昌的时候，秋天的夜晚天气清爽景物明朗，他的下属殷浩、王胡之等人登上南楼吟诗。音调和激情正高亢时，听见楼梯上有木屐的声音、走得很快，知道一定是庾亮来了。一会儿庾亮领着侍从十几人走上来，众贤达想要躲开他，庾亮慢慢地说：“各位稍侯，我对此处也兴致不浅。”说完便靠在折叠椅上和大家吟诗嘻戏说笑，满座人都感到自在快乐。后来王羲之从上游到建康，与王导说到这件事，王导说：“庾亮在当时，他的气派稍微减弱一些。”王羲之说：“但是庾亮高雅的品质还在呀。”

王恬相貌秀美，他去向父亲王导问候。王导用手抚摸他的肩膀说：“阿奴，你的容貌很好，遗憾的是与才学不相称。”又有人说：“王恬处处都像王导。”

王羲之看见杜乂，称赞说：“脸上像凝固的油脂，眼睛黑而且亮，这是神仙中的人。”当时也有人赞叹王濛美貌的，蔡谟说：“遗憾的是这些人没见过杜乂啊。”

刘惔评价桓温：他的两鬓像翻开的刺猬皮一样竖起，眉毛就像紫色石棱一样有棱角，确实是孙权，司马懿一样的人物。

王劭的风姿很像他的父亲王导。他官拜侍中，加授桓温升迁官职的官服，从大门入宫。桓温远远看见他说：“大奴（王劭）确实有他父亲的风采。”

支道林评价王濛：“他整理衣襟，举手投足，显得何等器宇轩昂而优美啊！”

当时的人评价王羲之说：“飘逸就像是流云，矫健犹如惊龙。”

长史王濛曾经有病，无论远近的亲戚朋友来看他，他令门人一律不得通报。一日支道林来探望，看门人急忙来通报，说：“有一个相貌古怪的人来了，我不敢不报。”王濛笑着说：“这一定是支道林。”

有人评论谢尚不怎么庄重，桓温说：“大家不要轻易地对谢尚说三说四，他跷着脚站在北窗下弹琵琶，所以还真有天上得道仙人的风度。”

王濛做中书郎，有一天，前往王洽的官署。此时外面正积雪，王濛从门外下车，走进尚书省，身穿官服。王洽从远处看

见，称赞说：“这不再像是世间尘俗中人啊！”

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以会稽王兼任丞相的时候，同谢安一块拜访桓温。此时王珣先到桓温府中，桓温对王珣说：“卿曾经想要见相王，可以留在帷幕里。”相王与谢安走后，桓温问王珣：“你认为相王究竟怎么样？”王珣回答说：“相王作辅臣，自然安祥贤若神明。不过您也是万众仰慕的人，否则仆射怎么会自己埋没自己呢？”

海西公司马奕做皇帝的时候，大臣们每次上朝，朝堂上还很暗，只有会稽王司马昱来到时，他器宇轩昂，像清晨升起的太阳一样，光彩四射。

谢玄评价谢安说：“他外出遨游不需大声吟唱，只要端正地坐着，捏着鼻子游目四处看，就自然有栖止山林川泽之间的仪态。”

谢安说：“我觉得支道林的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，能照亮黑暗。”孙绰看见支道林也说：“他威武端正、显露出豪爽的气概。”

庾统和几个弟弟前往吴郡，中途要在驿馆里过夜。他的几个弟弟先进驿馆，看见驿馆中全是平民，见到他们进来根本没避让的意思。庾统说：“我进去试试，看这些人怎样。”便柱着手杖、带着一个童仆，他们刚一进门，馆中的住客们见了他的神态风姿，一下子都避开了。

有人称赞王恭形貌秀美，说：“鲜明而有光泽，就像春天的柳树一样，风姿妖娆秀美。”

自新第十五

周处年少时，凶强侠气，为乡里所患，又义兴水中有蛟，山中有豳迹虎，并皆暴百姓，义兴人谓为“三横”，而处尤剧。或说处杀虎斩蛟，实冀三横唯余其一。处即刺杀虎，又入水击蛟，蛟或浮或没，行数十里，处与之俱，经三日三夜，乡里皆谓已死，更相庆。竟杀蛟而出。闻里人相庆，始知为人情所患，有自改意。乃自吴寻二陆，平原不在，正见清河，具以情告，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，终无所成。清河曰：“古人贵朝夕死，况君前途尚可。且人患志之不立，亦何忧令名不彰邪？”处遂改励，终为忠臣孝子。

戴渊少时游侠，不治行检，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。陆机赴假还洛，輜重甚盛。渊使少年掠劫。渊在岸上，据胡床指麾左右，皆得其宜。渊既神姿锋颖，虽处鄙事，神气犹异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：“卿才如此，亦复作劫邪？”渊便泣涕，投剑归机，辞厉非常，机弥重之，定交，作笔荐焉。过江，仕至征西将军。

【译文】

周处年轻时，凶狠强霸，好惹事生非，乡里人都认为他是祸害。此外，义兴郡水中有蛟龙，山上有豳迹虎，而且都残暴地侵犯百姓，被义兴人称为“三害”，而周处对乡里百姓

的危害最大。有人劝周处去杀猛虎斩恶蛟，实际是希望三害中只剩一害。周处立刻杀了老虎，而后又下水去斩蛟龙。蛟龙有时浮出水面，有时沉入水中，在水中折腾了几十里，周处始终和蛟龙在一起搏斗。经过三天三夜，乡里人都说周处已经死了，便相互庆贺。不料周处竟杀死了蛟龙从水中出来。听到乡里人在庆祝，这才知道自己被乡里人当成祸患，心中有了改悔之意，便独自到吴郡去寻访陆机、陆云兄弟，陆机不在，周处只见到了陆云，周处将实情告诉了陆云，并且说：“想要自己改正错误，但是已经虚度了光阴，到最后还是一无所成。”陆云说：“古人都以‘朝闻文死’为贵，况且你的前途远大。一个人怕的是不能立志，又何必担心美名不能显扬呢？”于是，周处努力改过自励，最后终于成为忠臣孝子，英名远扬。

戴渊年轻时好交游行为不轨，不约束自己的操行，曾经在江淮这一带抢劫商旅的钱物。陆机销假回洛阳赴任，带的行李特别多，戴渊叫一伙少年前去劫掠。戴渊自己在岸上，伸腿盘坐在椅子上，指挥群小们抢劫，事情安排得很有秩序。戴渊本来容貌秀美挺拔，虽然是做抢劫的勾当，神韵风采依然与众不同。陆机站在船棚里远远地对戴渊说：“你的才能这样出色，也仍然做强盗吗？”戴渊听了哭泣流泪，扔掉手中的宝剑，归附了陆机，言辞非常激动，陆机非常看重戴渊，两个人确定了彼此间的友谊，并且立即写奏章向朝廷荐举戴渊。晋朝东渡之后，戴渊官至征西将军。

企羨第十六

王丞相拜司空，桓廷尉作两髻，葛裙、策杖，路边窥之，叹曰：“人言阿龙超，阿龙故自超！”不觉至台门。

王丞相过江，自说昔在洛水边，数与裴成公、阮千里诸贤共谈道。羊曼曰：“人久以此许卿，何须复尔？”王曰：“亦不言我须此，但欲尔时不可得耳！”

王右军得人以《兰亭集序》方《金谷诗序》，又以己敌石崇，甚有欣色。

王司州先为庾公记事参军，后取殷浩为长史，始到，庾公欲遣王使下都，王自启求住，曰：“下官希见盛德，渊源始至，犹贪与少日周旋。”

郗嘉宾得人以己比苻坚，大喜。

孟昶未达时，家在京口。尝见王恭乘高舆，被鹤氅裘。于时微雪，昶于篱间窥之，叹曰：“此真神仙中人！”

【译文】

王导被朝廷授为司空，桓彝梳理了两个发髻，穿上了粗布做的裙子，拄着拐杖，隐藏在路边看王导。他称赞说：“别人都说王导超群出众，王导确实超群出众啊！”他不知不觉走到台城门。

丞相王导在永嘉之乱后渡江南下，仍然还说过去在洛水

岸边，几次与裴颀、阮瞻等名贤共同谈论玄妙的事理。丞相主簿羊曼说：“大家很久以前就赞扬你善谈玄理，何必再重提过去的事呢？”王导说：“也不是我需要这个，只是留恋那过去谈论玄妙事理的时光，不过已经不能再有了。”

王羲之听说有人将《兰亭集序》和《金谷园诗序》相比拟，又将他与石崇相匹敌，神色非常得意。

王胡之最初做庾亮的记事参军，后来又用殷浩做长史。殷浩刚到，庾亮就想要派王胡之出使下都。王胡之自己请求暂时留在官署，他说：“我希望能见到有大才德的贤人，殷浩刚刚到，我企盼与他稍稍有几天的交往。”

郗超知道有人将自己比作苻坚，非常欢喜。

孟昶还没有显达的时候，家住在京口，曾经看见王恭坐在高车上，身上穿着一件鹤氅裘。当时天正下小雪，孟昶在篱笆缝中偷偷看王恭，称赞说：“这真是神仙中人啊！”

伤逝第十七

王仲宣好驴鸣，既葬，文帝临其丧，顾语同游曰：“王好驴鸣，可各作一声以送之。”赴客皆一作驴鸣。

王浚冲为尚书令，着公服，乘轺车，经黄公酒垆下过。顾谓后车客：“吾昔与嵇叔夜、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。竹林之游，亦预其末。自嵇生夭、阮公亡以来，便为时所羁绁。今日视此虽近，邈若山河。”

孙子荆以有才，少所推服，唯雅敬王武子。武子丧时，名士无不至者。子荆后来，临尸恸哭，宾客莫不垂涕。哭毕，向灵床曰：“卿常好我作驴鸣，今我为卿作。”体似真声，宾客皆笑。孙举头曰：“使君辈存，令此人死！”

王戎丧儿万子，山简往省之，王悲不自胜。简曰：“孩抱中物，何至于此？”王曰：“圣人忘情，最下不及情。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。”简服其言，更为之恸。

有人哭和长舆曰：“峨峨若千万丈松崩。”

卫洗马以永嘉六年丧，谢鲲哭之，感动路人。咸和中，丞相王公教曰：“卫洗马当改葬。此君风流名士，海内所瞻，可修薄祭，以敦旧好。”

顾彦先平生好琴，及丧，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。张季鹰往哭之，不胜其恸，遂径上床鼓琴，作数曲竟，抚琴曰：“顾彦先颇复赏此不？”因又大恸，遂不执孝子手而出。

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。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，既寡，将改适，与亮书及之。亮答曰：“贤女尚少，故其宜也。感念亡儿，若在初没。”

庾文康亡，何扬州临葬，云：“埋玉树着土中，使人情何能已己！”

王长史病笃，寝卧灯下，转麈尾视之，叹曰：“如此人，曾不得四十！”及亡，刘尹临殡，以犀柄麈尾着柩中，因恸绝。

支道林丧法虔之后，精神震丧，风味转坠。常谓人曰：“昔匠石废斤于郢人，牙生辍弦于钟子，推己外求，良不虚也。冥契既逝，发言莫赏，中心蕴结，余其亡矣！”却后一年，支遂殒。

郗嘉宾丧，左右白郗公：“郎丧。”既闻不悲，因语左右：“殡时可道。”公往临殡，一恸几绝。

戴公见林法师墓，曰：“德音未远，而拱木已积。冀神理绵绵，不与气运俱尽耳。”

王子敬与羊绥善。绥清淳简贵，为中书郎，少亡。王深相痛悼，语东亭云：“是国家可惜人。”

王东亭与谢公交恶。王在东闻谢丧，便出都，诣子敬，道欲哭谢公。子敬始卧，闻其言，便惊起，曰：“所望于法护。”王于是往哭。督帅刁约不听前，曰：“官平生有时，不见此客。”王亦不与语，直前哭，甚恸，不执婢手而退。

王子猷、子敬俱病笃，而子敬先亡。子猷问左右：“何以都不闻消息？此已丧矣！”语时了不悲。便索舆来奔丧，都不哭。子敬素好琴，便径入坐灵床上，取子敬琴弹，弦既不调，掷地云：“子敬！子敬！人琴俱亡。”因恸绝良久。月余亦卒。

孝武山陵夕，王孝伯入临，告其诸弟曰：“虽榱桷惟新，便自有《黍离》之哀！”

羊孚年三十一卒，桓玄与羊欣书曰：“贤从情所信寄，暴疾而殒，祝予之叹，如何可言！”

桓玄当篡位，语卜鞠云：“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。今腹心丧羊孚，爪牙失索元，而匆匆作此诋突，讵允天心？”

【译文】

王粲平时喜欢听驴叫，他死了被埋葬之时，魏文帝曹丕也亲自到场吊祭。他回头对当年与王粲共同交游的朋友说：“王粲爱听驴叫，可以每个人学驴叫一声来送送他吧。”因此，前来参加葬礼的人都学了一次驴叫。

王戎做尚书令时，一日，他身穿官服，乘坐一匹马拉的轻便小车，从黄公酒垆旁边经过。他回头对后车上的客人说：“我过去与嵇康、阮籍一同在这里开怀畅饮，竹林中的游乐，我也参与末座。自从嵇康死、阮籍亡故以来，便被时势所束缚。今天这家酒店虽然离我们很近，但却像隔着山河一样的遥远。

孙楚因为有才华，很少推重、敬佩别人，只佩服王济。王济死，当时的名贤都来治丧。孙楚是后到的，对着王济的遗体痛哭，宾客们见了没有不流泪的。哭完，孙楚向王济的灵床说：“你平时常喜欢听我学驴叫，现在我为了你再学一次。”孙楚学驴叫体态非常像，声音酷似，宾客听了大笑。孙楚抬起头来说：“怎么让你们这些人活着，叫这个人死呢？”

王戎的儿子王饒死了，山涛的儿子山简前去看望王戎，王

戎悲痛得难以控制。山简说：“他还是一个要人抱的幼儿，怎么至于这么伤心？”王戎说：“圣人不动情，最下等的人谈不上什么有感情；而真正钟情的正是我们这些人。”山简对王戎的观点非常佩服，竟然更为他悲痛。

和峤死后，有人哭和峤说：“就像高峻的千丈松倒了。”

卫玠死于永嘉六年，谢鲲哭祭他，感动了路人。咸和年间，王导发布命令说：“卫玠应该改葬，此人仪表容貌秀美，是当时的名流，国中所有的人都十分仰望他，可准备一份菲薄的祭品，表示看重老交情。”

顾荣一生喜欢弹琴，死后，家里人常把琴放到他的灵床上。张翰前去吊丧，悲痛得难以自制，于是，就上灵床弹琴，弹完了几首曲子，摸着琴说：“顾荣能再欣赏这曲子吗？”所以又悲痛不止，竟忘了按礼节握握孝子的手就走了。

庾亮的儿子庾会在苏峻兵变中遇害。诸葛恢的女儿是庾会的妻子，已经守寡，将要改嫁，诸葛恢写信给庾亮，谈到此事，庾亮回答说：“你的女儿还年轻，所以应该改嫁。只是我感念死去的儿子，就像他刚刚死去一样哀痛。”

庾亮去世了，何充亲临葬礼，说：“将玉树埋在泥土中，叫我们的感情的悲痛怎么能停止呢！”

王濛病重时，在灯下躺着，转动手中的拂尘看着，感慨说：“像我这样的人，却活不到四十岁！”等到他去世，刘惔亲临送葬之礼，将一把犀牛角做柄的拂尘放在他的灵棺中，因为悲痛过份竟昏死过去。

支道林在法虔死了以后，精神坠落萎靡不振，风采也逐渐丧失。经常对别人说：“过去匠石因为郢人去世了而不再用

斧子，伯牙因知音钟子期去世而不再弹琴，从自己丧失朋友的悲伤心情来猜想别人，的确不是虚假的，和自己情投意和的相知去世后，我说的话也没人欣赏，心中郁闷，我大概也要死了！”又过一年，支道林就逝世了。

郗超去世，侍从将这个�息告诉郗愔说：“少主人逝去了。”郗愔听了一点也不悲痛，而告诉下屬：“到了殓葬之礼举行时可以告诉我一声。”郗愔亲自参加葬礼，一下子悲痛得几次昏死过去。

戴逵见到支道林法师的墓，说：“您的善言还留在人们中间，好像刚刚离开我们，可是墓上的树木已经合抱在一块了。希望您和精神义理永存，不同气数命运一样消失。”

王献之和羊绥友善。羊绥为人品格高尚，官中书郎，很年轻便去世了。王献之深深地悼念他，对东亭侯王珣说：“这是国家可惜的人材。”

王珣和谢安有怨，互相之间仇视。王珣在东面听说谢死了，就赶回京都，拜见王献之，说自己想哭祭谢安。王献之开始躺着，听了他说的话，便吃惊地坐起来，说：“这正是我对你的期望。”于是，王珣就亲自到谢府去哭祭。谢安手下的将领刁约不让他走近灵柩，说：“大人活着的时候，不见这个客人。”王珣也不同意他说什么，一直向前哭吊，而且特别悲痛，所以没有握谢安的小儿子谢琰的手就走了。

王徽之、王献之兄弟都病得很严重，而王献之先逝世了。王徽之问身边侍人说：“怎么总也没听到献之的消息，也许他已经去世了！”话说完了也不悲伤。他就让仆人准备车去致哀，一点都没哭。王献之生前爱弹琴，王徽之就坐在王献之的灵

床上，拿来王献之的琴来弹，琴弦已经不和谐了，王徽之把琴丢到地上，说：“子敬啊子敬，人和琴都已经不在了。”因此悲痛昏死过去，很长时间才苏醒。过一个月有余，王徽之也死了。

孝武帝司马曜去世，傍晚祭吊的时候，王恭入朝亲临祭奠，告诉他的各位弟子说：“虽然现在身负重担、支撑大局的是新人，却让我有《黍离》之诗的哀痛。”

羊孚三十一岁时去世了，桓玄给羊欣写信说：“贤堂兄是我可以信赖的人，现在突然得急病死了，真有老天爷要亡我的感叹，怎么可以用言语来表达呢？”

桓玄将要篡夺帝位，对卞范之说：“过去羊孚总是制止我称帝的心愿。今天可以信任的羊孚死了，还丧失了得力干将索元，却急急忙忙做称帝这件事，难道合乎老天的意思吗？”

栖逸第十八

阮步兵啸闻数百步。苏门山中，忽有真人，樵伐者咸共传说。阮籍往观，见其人拥膝岩侧，籍登岭就之，箕踞相对。籍商略终古，上陈黄农玄寂之道，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，佷然不应。复叙有为之教、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，彼犹如前，凝矚不转。籍因对之长啸。良久，乃笑曰：“可更作。”籍复啸。意尽，退还半岭许，闻上嚙然有声，如数部鼓吹，林谷传响，顾看，乃向人啸也。

嵇康游于汲郡山中，遇道士孙登，遂与之游。康临去，登曰：“君才则高矣，保身之道不足。”

山公将去选曹，欲举嵇康，康与书告绝。

李廞是茂曾第五子，清贞有远操，而少羸病，不肯婚宦。居在临海，住兄侍中墓下。既有高名，王丞相欲招礼之，故辟为府掾。廞得笺命，笑曰：“茂弘乃复以一爵假人。”

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，而骠骑劝之令仕，答曰：“予第五之名，何必减骠骑？”

阮光禄在东山，萧然无事，常内足于怀。有人以问王右军，右军曰：“此君近不惊宠辱，虽古之沈冥，何以过此？”

孔车骑少有嘉遁意，年四十余，始应安东命。未仕宦时，常独寝，歌吹自箴诲。自称孔郎，游散名山。百姓谓有道术，为生立庙，今犹有孔郎庙。

南阳刘骥之，高率善史传，隐于阳岐。于时苻坚临江，荆州刺史桓冲将尽讨谲之益，征为长史，遣人船往迎，赠赆甚厚。骥之闻命，便升舟，悉不受所饷，缘道以乞穷乏，比至上明亦尽。一见冲，因陈无用，倏然而退。居阳岐积年，衣食有无，常与村人共，值己匮乏，村人亦如之。甚厚为乡闾所安。

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，共隐于寻阳。庾太尉说周以当世之务，周遂仕。翟秉志弥固。其后周诣翟，翟不与语。

孟万年及弟少孤，居武昌阳新县。万年游宦，有盛名当世。少孤未尝出，京邑人士思欲见之，乃遣信使报少孤云：“兄病笃”。狼狽至都，时贤见之者，莫不嗟重。因相谓曰：“少孤如此，万年可死。”

康僧渊在豫章，去郭数十里立精舍，旁连岭，带长川，芳林列于轩庭，清流激于堂宇。乃闲居研讲，希心理味。庾公诸人多往看之。观其运用吐纳，风流转佳，加已处之怡然，亦有以自得，声名乃兴。后不堪，遂出。

戴安道既厉操东山，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。谢太傅曰：“卿兄弟志业，何其太殊！”戴曰：“下官不堪其忧，家弟不改其乐。”

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，每致四方诸侯之遗。或谓许曰：“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。”许曰：“筐篚苞苴，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！”

范宣未尝入公门。韩康伯与同载，遂诱俱入郡，范便于车后趋下。

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，辄为办百万资，并为造立居宇。

在剡，为戴公起宅，甚精整。戴始往旧居，与所亲书曰：“近至剡，如官舍。”郗为傅约亦办百万资，傅隐事差互，故不果遗。

许掾好游山水，而体便登陟。时人云：“许非徒有盛情，实有济胜之具。”

郗尚书谢居士善，常称：“谢庆绪识见虽不绝人，可以累心处都尽。”

【译文】

阮籍善于吹口哨，哨声能传出几百步。在苏门山中，忽然有了一个得道真人，上山砍柴的人都这么相互传说，阮籍就前去看视，看见那个人双手抱膝坐在岩石旁。阮籍便登上山岭探望他，对着那人两足岔开，像簸箕似坐在他面前。阮籍与他商讨古往今来历史上的事情，向上陈述黄帝和神农氏的清静之道，向下考证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圣德之美，用来一一问他，那个人昂着头并不回答。阮籍又说儒家的主张，道家练功导气的引导术，用来观察他，那个人依然和以前一样昂首不语，两眼目视前方，一动不动。阮籍因此对着他吹口哨。过了很长时间，那个人才笑着说：“可以再啸一次。”阮籍便又吹了一次。等到兴尽，阮籍这才下山，到半山腰处，听见山上嗒然声音，好像几部鼓吹同时奏响，回响在整个山林幽谷之中。回头看，正是那个人在吹口哨。

嵇康在汲郡的山中游玩，遇上了道人孙登，于是，就同他一块游览。嵇康临走时，孙登说：“您的才学虽然很高，可是保全自己的办法欠缺。”

山涛就要离开尚书省选曹的职位，想推举嵇康来做，嵇康便写信给他，告诉他自己拒绝。

李廌是李重的第五个儿子，为人清高淳正，胸怀远大的志向，可是，他年轻时便身体虚弱多病，不愿意结婚和出仕。一直居住在临海郡，住宿在他的哥哥李式的墓地。等到他有了很高的名声，丞相想要招他为官，特意征召他做丞相府掾。李廌得到他授任官职的文书，笑着说：“王茂弘竟然拿一个官职送给我。”

何充的第五个弟弟何准因为有高尚的情操而隐居，可是何充却劝他出任官职，他回答说：“我这老五的名望，未必比你骠骑将军差。”

阮裕住在东山，生活清静无事，心中却经常感到很充足。有人拿这事问王羲之，王羲之说：“这个人近来连宠辱得失都不动心，即或是古代的隐士，又怎么能超过他呢？”

孔愉年轻时有隐居不仕的想法，四十多岁，才接受东晋元帝司马睿的召命出来做参军。他还没做官的时候，经常独自住宿，用唱歌来自己规劝自己。他称自己孔郎，在名山幽谷间游览。老百姓认为他有道术，在孔愉活着的时候为他立庙，现在还有孔郎庙。

南阳刘骥之，为人高逸直率，通晓历史，隐居在阳岐村。当时苻坚兵临长江，荆州刺史桓冲想要尽自己的力量抵抗苻坚，便聘请刘骥之做长史，派人坐船前往迎接，馈赠的财物特别多，刘骥之听到任命，就上了船，全部接受了桓冲的赠送，沿路送给了穷苦百姓，等到抵达了上明城财物全送完了。一见到桓冲，他便说自己是没用的人，又自由自在地退隐。他

住在阳岐村多年，吃穿之物无论有无，经常和村里人共同享用。等到他穷困时，村里人也这样做。村里人都感到和他相处十分满意。

南阳翟汤和汝南周邵年轻时是朋友，一同隐居在寻阳。太尉庾亮劝说周邵应关心当时的国家大事，于是周邵出来做官。而翟汤坚持自己的志向不动摇。从此之后，周邵再去拜访翟汤，翟汤不同他说话。

孟嘉和他的弟弟孟陋，家住武昌阳新县。孟嘉外出做官，在当时名望很高。孟陋没有外出过。京都里的人想看看孟陋，就派人送信给孟陋说：“你的哥哥病重了。”孟陋慌忙来到京都。当时的名流看见他，没有不赞扬推重的。因此相互说：“孟陋这样高尚，孟嘉可以死了。”

东晋高僧康僧渊在豫章郡，离城几十里的地方修建了静修住所，旁边连着山岭，后面是河，庭院住所内布满了花木，清清河水从屋旁流过。他便安闲地住在里面研究佛法，倾心探讨佛学的义理之味。庾亮等人经常前去看望他，观察他灵活地言谈，风度神采更加绝妙，加上与他相处自然，也很有自我安适的感觉，名望声誉越来越大。后来他隐受不了外界的搅扰，于是，便离开此地走了。

戴逵砥砺节操，隐居于东山，可是他的哥哥想要建立安邦定国的功业。太傅谢安问戴逵的哥哥戴遂说：“你们兄弟俩志向业绩，为什么差得这么远？”戴遂说：“下官经不起贫苦忧虑，所以出来做官，而胞弟安于贫困，所以隐居不仕。”

许询在永兴县南幽谷的山洞中隐居，引来四方的高官名士来向他赠送礼品。有人对许询说：“曾经听说隐居在箕山的

许由不是这样吧。”许恂说：“竹筐蒲包这些东西，当然比天子之位轻吧。”

范宣未曾进过官署，韩伯和他同乘一辆车，于是，就想骗他一同进入太守的官署，范宣就急忙在车后下车。

郗超常听说有高尚而不同流俗去隐居的，总是替他准备百万财产，并且为他建造住宅。在剡县，他替戴逵修建住宅，特别精美整齐。戴逵刚住进去时，给亲友的信中说：“近来到剡县，住宅像官署。”郗超也替傅琰备办了一笔财物，可傅琰退隐较曲折，未能如愿，所以赠送钱财、住宅的事也没有成为现实。

许询喜欢游揽山水，而身体轻捷，有利于攀登高山。当时有人说：“许询不仅有喜欢胜境的情怀，他更具备登山揽胜的身体条件。”

尚书郗恢同谢敷友善，常称赞说：“谢庆绪（谢敷的字）虽然见识不比别人高，但是，能搅扰人心的世俗之事都没有了。”

贤媛第十九

陈婴者，东阳人。少修德行，著称乡党。秦末大乱，东阳人欲奉婴为主，母曰：“不可！自我为汝家妇，少见贫贱，一旦富贵，不祥。不如以兵属人，事成，少受其利；不成，祸有所归。”

汉元帝宫人既多，乃令画工图之，欲有呼者，辄披图召之。其中常者，皆行货赂。王明君姿容甚丽，志不苟求，工遂毁为其状。后匈奴来和，求美女于汉帝，帝以明君充行。既召见而惜之，但名字已去，不欲中改，于是遂行。

汉成帝幸赵飞燕，飞燕谗班婕妤祝诅，于是考问。辞曰：“妾闻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修善尚不蒙福，为邪欲以何望？若鬼神有知，不受邪佞之诉；若其无知，诉之何益？故不为也。”

魏武帝崩，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。及帝病困，卞后出看疾。太后入户，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。太后问：“何时来邪？”云：“正伏魄时过。”因不复前而叹曰：“狗鼠不食汝余，死故应尔！”至山陵，亦竟不临。

赵母嫁女，女临去，敕之曰：“慎勿为好！”女曰：“不为好，可为恶邪？”母曰：“好尚不可为，其况恶乎！”

许允妇是阮卫尉女，德如妹，奇丑。交礼竟，允无复入理，家人深以为忧。会允有客至，妇令婢视之，还，答曰：

“是桓郎。”桓郎者，桓范也。妇云：“无忧，桓必劝入。”桓果语许曰：“阮家既嫁丑女与卿，故当有意，卿宜察之。”许便回入内，既见妇，即欲出。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，便捉裾停之。许因谓曰：“妇有四德，卿有其几？”妇曰：“新妇所乏唯容尔。然士有百行，君有几？”许云：“皆备。”妇曰：“夫百行以德为首。君好色不好德，何谓皆备？”允有惭色，遂相敬重。

许允为吏部郎，多用其乡里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。其妇出诫允曰：“明主可以理夺，难以情求。”既至，帝核问之，允对曰：“‘举尔所知’，臣之乡人，臣所知也。陛下检校，为称职与不，如不称职，臣受其罪。”既检校，皆官得其人，于是乃释。允衣服败坏，诏赐新衣。初允被收，举家号哭。阮新妇自若，云：“勿忧，寻还。”作粟粥待。倾之，允至。

许允为晋景王所诛，门生走入告其妇。妇正在机中，神色不变曰：“早知尔耳。”门人欲藏其儿，妇曰：“无豫诸儿事。”后徙居墓所，景王遣钟会看之，若才流及父，当收。儿以咨母，母曰：“汝等虽佳，才具不多，率胸怀与语，便无所忧。不须极哀，会止便止。又可少问朝事。”儿从之。会反，以状对，卒免。

王公渊娶诸葛诞女，入室，言语始交，王谓妇曰：“新妇神色卑下，殊不似公休。”妇曰：“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，而令妇人比踪英杰！”

王经少贫苦，仕至二千石，母语之曰：“汝本寒家子，仕至二千石，此可以止乎！”经不能用。为尚书，助魏，不忠于晋，被收。涕泣辞母曰：“不从母教，以至今日。”母都无戚

容，语之曰：“为子则孝，为臣则忠，有孝有忠，何负吾邪？”

山公与嵇、阮一面，契若金兰。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，问公，公曰：“我当年可以为友者，唯此二生耳。”妻曰：“负羁之妻亦亲观狐、赵，意欲窥之，可乎？”他日，二人来，妻劝公止之宿，具酒肉。夜穿墉以视之，达旦忘反。公入曰：“二人何如？”妻曰：“君才致殊不如，正当以识度相友耳。”公曰：“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。”

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，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，有兵家子有俊才，欲以妹妻之，乃白母，曰：“诚是才者，其地可遗，然要令我见。”武子乃令兵儿与群小杂处，使母惟中察之。既而母谓武子曰：“如此衣形者，是汝所拟者非邪？”武子曰：“是也。”母曰：“此才足以拔萃；然地寒，不有长年，不得申其才用。观其形骨，必不寿，不可与婚。”武子从之。兵儿数年果亡。

贾充前妇，是李丰女。丰被诛，离婚徙边。后遇赦得还，充先已取郭配女，武帝特听置左右夫人。李氏别住外，不肯还充舍。郭氏语充，欲就省李，充曰：“彼刚介有才气，卿往不如不去。”郭氏于是盛威仪，多将侍婢。既至，入户，李氏起迎，郭不觉脚自屈，因跪再拜。既反，语充。充曰：“语卿道何物？”

贾充妻李氏作《女训》，行于世。李氏女，齐献王妃；郭氏女，惠帝后。充卒，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，经年不决。贾后废，李氏乃祔葬，遂定。

王汝南少无婚，自求郝普女。司空以其痴，会无婚处，任其意，便许之。既婚，果有令姿淑德，生东海，遂为王氏母

仪。或问汝南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尝见井上取水，举动容止不失常，未尝忤观，以此知之。”

王司徒妇，钟氏女，太傅曾孙，亦有俊才女德。钟、郝为娣姒，雅相亲重：钟不以贵陵郝，郝亦不以贱下钟。东海家内，则郝夫人之法，京陵家内，范钟夫人之礼。

李平阳，秦州子，中夏名士，于时以比王夷甫。孙秀初欲立威权，咸云：“乐令民望，不可杀，减李重者又不足杀。”遂逼重自裁。初，重在家，有人走从门入，出髻中疏示重，重看之色动。入内示其女，女直叫“绝”，了其意，出则自裁。此女甚高明，重每咨焉。

周浚作安东时，行猎，值暴雨，过汝南李氏。李氏富足，而男子不在。有女名络秀，闻外有贵人，与一婢于内宰猪羊，作数十人饮食，事事精办，不闻有人声。密覘之，独见一女子，状貌非常，浚因求为妾。父兄不许。络秀曰：“门户殄瘁，何惜一女？若联姻贵族，将来或大益。”父兄从之。遂生伯仁兄弟。络秀语伯仁等：“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，门户计耳。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，吾亦不惜余年！”伯仁等悉从命。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。

陶公少有大志，家酷贫，与母湛氏同居。同郡范逵素知名，举孝廉，投侃宿。于时冰雪积日，侃室如悬磬，而逵马仆甚多。侃母湛氏语侃曰：“汝但出外留客，吾自为计。”湛头发委地，下为二髻。卖得数斛米，斫诸屋柱，悉割半为薪，剉诸荐，以为马草。日夕，遂设精食，从者皆无所乏。逵既叹其才辩，又深愧其厚意。明旦去，侃追送不已，且百里许。逵曰：“路已远，君宜还。”侃犹不返。逵曰：“卿可去矣。至

洛阳，当为美谈。”侃乃返。逵及洛，遂称之为羊皞、顾荣诸人，大获美誉。

陶侃少时作鱼梁吏，尝以坩鲊饷母。母封坩鲊付使，反书责侃曰：“汝为吏，以官物见饷，非为不宜，乃增吾忧也。”

桓宣武平蜀，以李势妹为妾，甚有宠，常着斋后。主始不知，既闻，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。正值李梳头，发委藉地，肤色玉曜，不为动容，徐曰：“国破家亡，无心至此，今日若能见杀，乃是本怀。”主惭而退。

庾玉台，希之弟也。希诛，将戮玉台。玉台子妇，宣武弟桓豁女也，徒跣求进。阖禁不内。女厉声曰：“是何小人！我伯父门，不听我前！”因突入，号泣请曰：“庾玉台常因人，脚短三寸，当复能作贼不？”宣武笑曰：“婿故自急。”遂原玉台一门。

谢公夫人帟诸婢，使在前作伎，使太傅暂见便下帟。太傅索更开，夫人云：“恐伤盛德。”

桓车骑不好着新衣，浴后，妇故送新衣与，车骑大怒，摧使持去。妇更持还，传语云：“衣不经新，何由而故？”桓公大笑，着之。

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、中郎曰：“王家见二谢，倾筐倒屣；见汝辈来，平平尔。汝可无烦复往。”

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，大薄凝之。既还谢家，意大不悦。太傅慰释之曰：“王郎，逸少之子，人才亦不恶，汝何以恨乃尔？”答曰：“一门叔父，则有阿大、中郎；群从兄弟，则有封、胡、遏、末。不意天壤之中，乃有王郎！”

韩康伯母隐古几，毁坏。卞鞠见几恶，欲易之。答曰：

“我若不隐此，汝何以得见古物？”

王江州夫人语谢遏曰：“汝何以都不复进？为是尘务经心，天分有限？”

郗嘉宾丧，妇兄弟欲迎妹还，终不肯归，曰：“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，死宁不同穴！”

谢遏绝重其姊，张玄常称其妹，欲以敌之。有济尼者，并游张、谢二家，人问其优劣，答曰：“王夫人神情散朗，故有林下风气；顾家妇清心玉映，自是闺房之秀。”

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，问：“眼耳未觉恶不？”答曰：“发白齿落，属乎形骸；至于眼耳，关于神明，那可便与人隔？”

韩康伯殷，随孙绘之之衡阳，于阖庐州中逢桓南郡。卞鞠是其外孙，时来问讯，谓鞠曰：“我不死，见此竖二世作贼！”在衡阳数年，绘之遇桓景真之难也，殷抚尸哭曰：“汝父昔罢豫章，征书朝至夕发。汝去郡邑数年，为物不得动，遂及于难，夫复何言！”

【译文】

陈婴是东阳人。年轻时修养德行，闻名于乡里。秦朝末年天下大乱，东阳人也起事，想推戴陈婴做统领。陈婴的母亲劝诫他说：“不可以！自从我做你们陈家的媳妇，年轻时就看到家中贫贱，如果一旦富贵起来，不是吉祥的事。不如将军队隶属别人，事情成功，可以稍获点利益；事情不成功，祸患有承担的人。”

汉元帝后宫宫女很多，于是让画工将她们的容貌摹画下来，想使用一个宫女的时候，就翻开图册按图召唤。宫女中

姿色平常的，都要向画工行贿求情。王明君身姿容貌很美丽，但她决不苟且求画工，画工便丑化了她的容貌。后来，匈奴前来和亲，向汉元帝求取美女，元帝就充数出嫁。召见之后，见了她的容貌又舍不得了，但是王明君的名字已经送往匈奴，不便中途更改，于是就让她出嫁了。

汉成帝宠幸赵飞燕。赵飞燕谗毁班婕妤，说她诅咒后宫之人。成帝于是考问班婕妤。班婕妤辩解说：“臣妾听说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修善尚且不能得福，作恶又能期望得到什么呢？如果鬼神有知，是不会接受邪恶的诅咒的；如果鬼神无知，向他们诅咒诉说又有什么用呢？因此臣妾不做诅咒的事。”

魏武帝（曹操）逝世后，魏文帝（曹丕）把武帝的宫人都收拢来服侍自己。待到文帝病危时，卞太后来探视病情。太后进入屋门，看到值班护侍的都是武帝昔日所宠爱的人。太后问：“你们是什么时候过来的？”她们回答：“正当为先帝招魂的时候就过来了。”太后于是没有前进，叹道：“连狗鼠也不吃你剩下的东西，死了本是应该的！”文帝葬礼时，太后最终也没有到场哭吊。

赵妈嫁女儿，女儿临别时，告诫女儿说：“要谨慎，千万不要刻意做好事！”女儿问：“不做好事，就可以做坏事吗？”赵妈说：“好事尚且不可做，更何况坏事呢？”

许允的新娘是卫尉阮共的女儿，阮侃的妹妹，长相奇丑。行过交拜礼，许允再没有进入洞房的意思，家人深深为此担忧。恰巧许允有客人来，新娘让婢女去看来的人是谁，婢女回来说：“是桓郎。”桓郎就是桓范。新娘说：“没有担忧的了，

桓郎必定劝他入洞房。”桓范果然劝许允说：“阮家既然把丑女嫁给你，自然要有用意，你应当仔细考虑。”许允便回到洞房，一见到新娘，就又想出来。新娘意识到他这次出去，就再没有回来的心思，便抓住许允的衣襟，让他停住脚。许允就问新娘：“妇女应该有四德，你具备几条？”新娘说：“我所缺少的只是貌美而已。然而男士应有的种种品行，您具备几条呢？”许允回答说：“都具备。”新娘说：“各种品行中以德行为首。您喜好美色而不注重德行，怎么能说都具备呢？”许允露出了惭愧的神色，从此便对妻子敬重起来。

许允任吏部郎，举用了很多自己的同乡，魏明帝就派宫中卫士将他逮捕。许允的妻子追出来告诫他说：“遇明可以用道理说服，难以用私情求免。”许允到了朝廷，明帝审问他，许允回答说：“孔子说过：‘举尔所知（选用你了解的人）’，臣的同乡，是臣最了解的。陛下可以考核他们是否称职，如果他们不称职，臣甘愿服罪。”经考核，每个官位上的人都称职，于是就放了许允。许允的衣服破败不堪，明帝诏命赏赐给他新衣服。当初，许允被逮捕时，全家人都号哭起来。许允的新进门的妻子却泰然自若，说：“不要担忧，过一会儿就回来了。”并且做了小米粥等着。不一会儿，许允果然回来了。

许允被晋景王司马师杀害，门人跑进来禀告他的妻子。许妻正在织机上，神色未变，说：“我早知道会这样的。”门人想把许允的儿子藏起来，许妻说：“不干孩子们的事。”许妻后来迁居到许允的墓地，景王派钟会去察看他们，说如果孩子们的才能气质相当于他们的父亲，就得把他们抓起来。儿子们向母亲询问该如何应对，母亲说：“你们虽然很不错，但

才干还不够，只要心胸坦诚地同他交谈，就没有什么忧虑的。不要极度哀伤，钟会止哀你们也就止哀。另外，可要少问朝廷之事。”儿子们按母亲说的做了。钟会回去后，将情况报告给景王。许允的儿子终于免于难。

王广娶诸葛诞的女儿为妻，进入洞房，刚开始交谈，王广就对新娘说：“新娘神色卑下，太不像你父亲公休（诸葛诞字公休）了。”新娘回敬说：“大丈夫不能像彦云（王广父亲王凌字彦云）那样，却让一个女人仿效英雄豪杰！”

王经小时候很穷苦，后来做官俸禄达到二千石，母亲对他说：“你本是贫寒家庭的孩子，官做到二千石的俸禄，从此可以止步了吧！”王经未能听从母亲的话。后来担任尚书，辅助曹魏，不忠于司马氏，被拘捕。王经哭泣着辞别母亲，说：“不听从母亲的教诲，以至于今天的下场。”母亲丝毫没有悲戚的表情，对儿子说：“做儿子就要孝，做臣子就要忠，你有孝有忠，你有什么辜负我的呢？”

山涛和稽康，阮籍见了一次面，就非常投合。山涛的妻子韩氏觉察到丈夫与这两个人的交谊非同一般，就向丈夫询问，山涛说：“我此生可以作为朋友的，只有这两位了。”妻子说：“古时曹国僇负羁的妻子也曾亲眼偷看过晋国的狐偃、赵衰，今天我也想暗中观察这二位先生，可以吗？”过了几日，稽康、阮籍二人来了，妻子劝丈夫留他们过夜，备办酒肉款待他们。晚上，妻子将穿了孔来观察他们，直到早晨没想起回房。山涛进来说：“这两个人怎么样？”妻子说：“您的才气远不如他们，只当以您的识度与他们为友罢了。”山涛说：“他们也常认为我以识度见长。”

王浑的妻子钟氏生一女儿，长得美丽娴淑，她的哥哥武子（王济）为妹妹挑选合适的配偶，都一直未寻到。有一个军人的儿子，才能卓越，武子想把妹妹嫁给他，便向母亲说明了意图。母亲说：“如果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品，那么他的门第可以不考虑，但是要让我见一见。”武子于是让军人的儿子跟一般年轻人混处在一起，请母亲在帷幕中观察。过后，母亲对武子说：“穿如此衣服如此形态的人，是你看中的人，是不是？”武子说：“是的。”母亲说：“此人的才能足以出类拔萃，但是由于门第寒微，他不会有长寿，也不会施展他的才能。看他的形貌骨相，一定活不长，不可以与他结婚。”武子听从了母亲的话。那个军人的儿子过了几年果然死去了。

贾充的前妻是李丰的女儿。李丰被杀害后，贾充与李氏离婚，李氏被流放到边疆。后来遇上大赦，李氏得以回来，贾充在此之前已经娶了郭配的女儿为妻，晋武帝特许贾充设置左右两个夫人。李氏另住在外边，不肯回到贾充宅中。郭氏跟贾充说，想前去看望李氏，贾充说：“她为人刚直而有才气，你前去看她不如不去。”郭氏于是准备了盛大的仪仗，带了很多的侍婢前往。到了之后，进入门中，李氏起身迎接，郭氏不由自主地双腿弯了下来，接着跪了下去，行了再拜礼。郭氏回到家里，把情形对贾充说了。贾充说：“我当初跟你说什么来着？”

贾充妻李氏作《女训》，刊行于世。李氏所生女儿，是齐献王的王妃；贾充后妻郭氏所生女儿，是晋惠帝的皇后。贾充死后，李氏和郭氏的两个女儿各自争着要让母亲的母亲和贾充合葬，历年不能解决。等到郭氏的女儿贾后被废，李氏

才与贾充合葬，于是事情定了下来。

王湛年轻还没有成家，自己提出要娶郝普的女儿。父亲王昶以为他傻，反正也没有相当的婚姻目标，就随他的意愿，答应了这门亲事。结婚之后，郝氏果然有美貌和善德，生下王承后，便成为王氏家族中做母亲的表率。有人问王湛：“你怎么了解郝氏的？”王湛说：“我曾经见她到井上打水，举止行为都不失常态，从来不放肆地左顾右盼，是根据这些了解她的。”

司徒王浑的妻子是钟家的女儿，太傅钟繇的曾孙女，也有卓越的才华和女子的修养。王浑的妻子钟氏和王湛的妻子郝氏是妯娌，彼此都很亲近和敬重；钟氏不因出身高贵而凌驾于郝氏之上，郝氏也不因出身低微而向钟氏低三下四。东海太守家，遵守郝夫人的法度；京陵侯家，效法钟夫人的规范。

平阳太守李重，是原秦州刺史李秉的儿子，中原的名士，当时人们把他与王衍相比。孙秀当初打算树立自己的威权，他的亲信都扬言说：“尚书令乐广是民众仰望的人，不可以杀；比李重差的人，又不值得杀。”于是逼迫李重自杀。当初，李重在家时，有人从大门跑进来，从发髻中拿出奏章给李重看，李重看了大惊失色。走入内室给自己女儿看，女儿见了直叫“完了”。李重明白了其中的意图，出去就自杀了。他的这个女儿很通达明智，李重有事常向她咨询。

周浚任安东将军时，外出打猎，遇上景雨，经过汝南李家。李家富足，可是男主人不在家。李家有个女儿叫络秀，听说外面有贵客来了，便与一个婢女在里面宰杀猪羊，置备了

几十个人的饭菜，件件事都精心料理，却让人听不到有人操作的声响。周浚暗中向里察看，只见有一位女子，容貌非凡。周浚过后便请求娶络秀为妾，络秀的父兄不答应。络秀说：“我们门第寒微，为什么舍不得一个女儿呢？如果与贵族结亲，将来或许有很大的好处。”父兄就听从了她。后来，络秀生下了周凯兄弟。络秀对周凯兄弟说：“我之所以委屈自己嫁到你们家来作妾，只是考虑门第关系罢了。你们如果不与我家作亲戚往来，那么我也就不顾惜晚年了。”周凯兄弟几个都听从了母亲的教诲。从此，李家在当时得到了正式的礼遇。

陶侃年轻时就有大志，家中一贫如洗，与母亲湛氏在一起生活。同郡的范逵一向很有名气，被举为孝廉时，投宿陶侃家。当时连下了几天雪，陶侃家中空空如也，而范逵的马匹仆人又很多。陶侃的母亲湛氏对陶侃说：“你只管出处留客，我自己想办法安排。”湛氏头发长得垂地，她剪下来分成两股假发，卖了出去，买回几斛米。又砍倒屋柱，全都破开做柴火，把草垫拆开做马料。到了晚上，便备下了精美的晚饭，范逵的随从也都招待周到，不缺少什么。范逵既对陶侃的才智机敏叹服，又对陶侃的感情过意不去。第二天早晨，范逵离去，陶侃追着送了一程又一程，将近送了一百里。范逵说：“路很远了，您该回去了。”陶侃仍然不返回。范逵说：“您可以回去了。到了洛阳，我将把您的为人广为宣传，成为美谈。”陶侃才返回。范逵到了洛阳，便在羊晫、顾荣一些名流中称誉陶侃，使陶侃大获美名。

陶侃年轻时做管理堤堰捕鱼的小官，曾有一次将一罐鲢鱼托人带给母亲吃。母亲将鲢鱼封好交给来人带回，回信责

备陶侃说：“你作为官吏，用公家的东西送给我，这不仅对我没有好处，而且增添了我的忧虑。”

桓温平定蜀地后，将蜀主李氏的妹妹做了自己的妾，十分宠爱，常把她安置在宅后。桓温的妻子一开始不知道，听说后，就带了几十个婢女拔出雪亮的刀前去袭击。正好赶上李氏在梳头，头发垂下，落在地上，皮肤如玉，光彩焕发，却不因来人而惊慌。她平静地说：“国破家亡，本来无意到此地，今天如果能被杀死，那正是我本来的心愿。”桓温的妻子很惭愧，退了出去。

庾玉台（庾友，小字玉台）是庾希的弟弟。庾希被杀后，桓温要接着杀玉台。玉台的儿媳妇，是桓温弟弟桓豁的女儿，听到消息便光着脚去桓府求见。门人拦住不让进，桓氏女大声喊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！这是我伯父家的门，怎么不让我进去！”便冲了进去，哭叫着请求说：“庾玉台经常看着别人行事，脚也短三寸，还能造反吗？”桓温笑着说：“看来侄女婿是着急了。”于是赦免了庾玉台一家。

谢安夫人设帷幕遮隔众婢女。让她们在座前表演歌舞，让太傅谢安看了很短一会儿便落下帷幕。太傅要求再打开继续看，夫人说：“恐怕有损盛德。”

车骑将军桓冲不喜好穿新衣服。一次洗浴之后，妻子特意给他送上新衣服。桓冲很生气，催促侍者拿走。妻子再次让人拿回来，传话说：“衣服不经过新的阶段，怎么变旧呢？”桓温大笑，就穿上了。

王右军（王羲之）的妻子郗夫人对两个弟弟郗愔、郗昙说：“王家的人见到二谢（指谢安、谢万）来，倾其所有，接

待热情；一见到你们来了，就平平淡淡。你们可不必再去了。”

王凝之的妻子谢夫人（谢道韞）嫁到王家后，很看不起凝之。回到谢家后，看上去很不如意的样子。太傅谢安宽慰她说：“王郎是王逸少（羲之）的儿子，人品也不坏，你为何竟遗憾到这种程度？”谢道韞回答：“一家叔父辈中，则有阿大、中郎；同族兄弟中，则有封、胡、遏、末等人。想不到天地之间，竟有王郎这样的庸才！”

韩康伯的母亲凭依着一张古几，这张古几已经破旧了。韩母的外孙卞鞠发现几案坏了，打算再换一张。韩母回答说：“我如果不靠着这张几案，你怎么能见到古物？”

王凝之夫人谢道韞对谢玄说：“你为什么全然不再进取？是因为世事缠住了你的心，还是你的天资有限呢？”

郗超死后，妻子周氏的兄弟要把妹妹接回家中，周氏始终不肯回去，说：“即使不能与郗郎同室生，难道死后还不能葬在同穴中吗？”

谢遏很尊重自己的姐姐（谢道韞），张玄便常常称道自己的妹妹，想以此与谢道韞相匹敌。有个济尼，（名济的尼姑）同时与张、谢二家交往，有人问起谢道韞与张玄妹妹人品的高下，她回答说：“王夫人（谢道韞）神情豁达开朗，确有竹林名士的风范；顾家媳妇（张玄妹嫁给顾家）心地纯净，犹如白玉，本是闺阁中的皎皎者。”

尚书王惠曾经去看望王右军（羲之）夫人，问她：“眼睛和耳朵有没有感觉不好？”王夫人回答说：“头发变白，牙齿脱落，是属于形体的事；至于眼睛和耳朵，是关于精神的事，怎么能轻易与别人隔绝呢？”

韩康伯的母亲殷氏，跟随着孙子韩绘之到衡阳去，在阖庐洲遇上了桓玄。卞鞠是殷氏的外孙，时常来问候，殷氏对卞鞠说：“我还没有死，看到这小子两代作乱！”在衡阳住了几年，韩绘之在桓亮作乱中被害，殷氏抚摸着他的尸体哭着说：“你父亲昔日被免去豫章太守的时候，征召他的诏书早晨到，他晚上就出发了。你离开郡城几年，因事缠身不能移动，于是就遭了难，还能再说什么呢！”

术解第二十

荀勖善解音声，时论谓之“暗解”，遂调律吕，正雅乐。每至正会，殿庭作乐，自调宫商，无不谐韵。阮咸妙赏，时谓“神解”。每公会作乐，而心谓之不调。既无一言直勖，意忌之，遂出阮为始平太守。后有一田父耕于野，得周时玉尺，便是天下正尺，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，皆觉短一黍，于是伏阮神识。

荀勖尝在晋武帝坐上食笋进饭，谓在坐人曰：“此是劳薪炊也。”坐者未之信，密遣问之，实用故车脚。

人有相羊祜父墓，后应出受命君。祜恶其言，遂倔断墓后，以坏其势。相者立视之，曰：“犹应出折臂三公。”俄而祜坠马折臂，位果至公。

王武子善解马性。尝乘一马，着连钱障泥。前有水，终日不肯渡。王云：“此必是惜障泥。”使人解去，便径渡。

陈述为大将军掾，甚见爱重。及亡，郭璞往哭之，甚哀，乃呼曰：“嗣祖，焉知非福！”俄而大将军作乱，如其所言。

晋明帝解占冢宰，闻郭璞为人葬，帝微服往看，因问主人：“何以葬龙角？此法当灭族。”主人曰：“郭云此葬龙耳，不出三年，当致天子。”帝问：“为是出天子邪？”答曰：“非出天子，能致天子问耳。”

郭景纯过江，居于暨阳，墓去水不盈百步，时人以为近

水。景纯曰：“将当为陆。”今沙涨，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。其诗曰：“北阜烈烈，巨海混混；垒垒三坟，唯母与昆。”

王丞相令郭璞试作一卦。卦成，郭意色甚恶，云：“公有震厄。”王问：“有可消伏理不？”郭曰：“命驾西出数里，得一柏树，截断如公长，置床上常寝处，灾可消矣。”王从其语，数日中，果震柏粉碎。子弟皆称庆。大将军云：“君乃复委罪于树木。”

桓公有主簿，善别酒，有酒辄令先尝。好者谓“青州从事”，恶者谓“平原都邮”。青州有齐郡，平原有鬲县；“从事”言到脐，“督邮”言在鬲上住。

郗愔信道甚精勤，常患腹内恶，诸医不可疗。闻于法开有名，往迎之。既来便脉，云：“君侯所患，正时精进太过所致耳。”合一剂汤与之。一服即大下，去数段许纸，如拳大。剖看，乃先所服符也。

殷中军妙解经脉，中年都废。有常所给使，忽叩头流血。浩问其故，云：“有死事，终不可说。”诘问良久，乃云：“小人母年垂百岁，抱疾来久，若蒙官一脉，便有活理。讫就屠戮无恨。”浩感其至性，遂令舁来，为诊脉处方。始服一剂汤便愈。于是悉焚经方。

【译文】

荀勖通晓音乐，当时人评论他是“暗解”（心中理解），他于是调整乐律，校正雅乐。每逢正月初一朝会，殿庭上作乐，他亲自调整宫商音阶，没有不谐合乐律的。阮咸有精确的审音能力，当时人称他是“神解”（以精神感应）。每逢公众聚

会作乐，他心里觉得乐声不协调，对荀勖并无一言奉迎之语，荀勖心中忌恨他，于是把他调出朝廷，去始平做太守。后来，有一个农夫在里野里耕作时，得到一把周代玉尺，这便是天下的标准尺。荀勖用这把尺来校正自己制作的钟鼓钟磬及管弦乐器，发现都短了一分，于是心服阮咸对音乐领悟的精微。

荀勖曾经在晋武帝的客座上吃笋用饭，对在座的人说：“这饭食是用使用多年的木料作柴薪烧煮的。”在座的人不信他的话，便暗中让人察问，结果确实是用旧车轮木料做柴薪烧的。

有人给羊祜父亲的坟墓看风水，说后代应当出现受天命的君主。羊祜讨厌这类话，于是掘断了坟墓的后部，以此破坏坟墓风水的形势。风水先生又立即相看了一番，说：“后代仍会出现断臂的三公。”不久，羊祜落马摔断了手臂，官职果然升至三公之位。

王武子很懂马的性情。有一次骑着一匹马，马背上搭着绣着连钱花纹的障泥（挡泥水的物件）。前面遇有一条河，马终日不肯渡河。王武子说：“这一定是爱惜障泥。”让人从马身上解下障泥，马便一直渡过河去。

陈述做大将军王敦的属官时，很受礼敬和器重。到陈述死了时，郭璞前往哭吊，十分哀痛，却大声呼唤道：“嗣祖（陈述字嗣祖）啊，你的死谁知道不是幸运呢！”不久，大将军王敦作乱，事情正象郭璞所说的那样。

晋明帝懂得以占卜判定墓地，宅舍风水吉凶的事，听说郭璞替别人相地安葬，便换上便服前往察看。明帝问墓地主人：“为什么葬在龙角上？这样做按法律该当剿灭全族。”主

人说：“郭璞说这是葬在龙耳上，不出三年，将招致天子。”明帝问：“难道是你家出个天子吗？”主人回答：“不是出现天子，而是能够招致天子的询问。”

郭璞渡江之后，居住在暨阳县。他家的墓地离江水不足百步远，当时人以为墓地离水太近了。郭璞说：“墓前的水面将成为陆地的。”今天，由于沙土淤积，离墓地数十里的地方全成为桑田了。郭璞有诗说：“北面土山高又高，大海之水翻波涛。紧紧相连三座坟，埋着兄长和母亲。”

丞相王导让郭璞试占一卦，卦成后，郭璞的神情很难看，说：“丞相有遭雷击之灾。”王导问：“有可以消解的办法吗？”郭璞说：“请您动身向西，走出数里，看到一棵柏树，将树截下一段，与您等长，回来放在床上经常寝卧的位置，灾可免除。”王导按他的话做了。几天之内，果然发生雷击，床上柏木被击得粉碎。家中子弟都为此庆贺。大将军王敦对王导说：“您竟然把罪过转移给树木！”

桓温属下有个主簿，善于辨别酒质的优劣，有了酒总是让他先品尝。他把好酒叫作：“青州从事”，把劣酒叫作“平原都邮”。青州有齐郡，平原都有鬲县。“青州从事”是说好酒酒力大，酒力可达到肚脐（齐）；“平原都邮”是说劣酒酒力小，酒力仅至膈（鬲）上。

郗愔信奉道教，十分虔诚卖力，常感到腹内不舒畅，许多医生都不能诊治。听说于法开医道著名，就前去请他来诊治。于法开来到后便给郗愔诊脉，说：“君候所患的病，正是信道虔诚过份所导致的。”配了一剂汤药给郗愔。郗愔喝下药后立即大泻，排出约几段纸蛋，都像拳头一般大小。剖开一

看，原来是先前吞下的符。

殷浩精通诊脉治病之道，到了中年就荒废了。有一个平日听差的仆役，一天忽然叩头，以至流血。殷浩询问为何如此，他说：“说了关系死罪，终究是不能说的。”追问了很久，他才说：“小人的母亲年纪将近百岁了，身患疾病已经很久，如果承蒙官人诊治一下，就有活命的机会。大胆冒犯了官人，事后甘受杀戮也无所遗憾。”殷浩被他的真诚的孝心感动，于是让他把母亲抬了来，为他母亲诊脉处方。才服了一剂汤药，就痊愈了。殷浩从此焚烧了全部经方，与医道绝缘了。

巧艺第二十一

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。文帝此戏特妙，用手巾角拂之，无不中。有客自云能，帝使为之。客着葛巾角，低头拂棋，妙逾于帝。

陵云台楼观精巧，先称平众木轻重，然后造构，乃无锱铢相负揭。台虽高峻，常随风摇动，而终无倾倒之理。魏明帝登台，惧其势危，别以大材扶持之，楼即颓坏。论者谓重力偏故也。

韦仲将能书。魏明帝起殿，欲安榜，使仲将登梯题之。既下，头鬓皓然。因敕儿孙勿复学书。

钟会是荀济北从舅，二人情好不协。荀有宝剑，可值百万，常在母钟夫人许。会善书，学荀手迹，作书与母取剑，仍窃去不还。荀绪劬知是钟而无由得也，思所以报之。后钟兄弟以千万起一宅，始成，甚精丽，未得移住。荀极善画，乃潜往画钟门堂作太傅形象，衣冠状貌如平生。二钟入门，便大感恻，宅遂空废。

羊长和博学工书，能骑射，善围棋。诸羊后多知书，而射奕余艺莫逮。

戴安道（戴逵字安道）就范宣学，视范所为，范读书亦读书，范抄书亦抄书。唯独好画，范以为无用，不宜劳思于此。戴乃画《南都赋》图，范看后咨嗟，甚以为有益，如重

画。

谢太傅云：“顾长康画，有苍生来所无。”

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。庾道济看之，语戴云：“神明太俗，由卿世情未尽。”戴云：“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。”

顾长康画裴叔则，颊上益三毛。人问其故，顾曰：“裴楷俊郎有识具，正此是其识具。”看画者寻之，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，殊胜未安时。

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，支公以围棋为手谈。

顾长康好写起人形。欲图殷荆州，殷曰：“我形恶，不烦耳。”顾曰：“明府正为眼尔。但明点童子，飞白拂其上，使如轻云之蔽日。”

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。人问其所以，顾曰：“谢云：‘一丘一壑，自谓过之。’此子宜置丘壑中。”

顾长康画人，或数年不点目精。人问其故，顾曰：“四体妍蚩，本无关于妙处，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。”

顾长康道：“画‘手挥五弦’易，‘目送归鸿’难。”

【译文】

弹棋创始于魏宫内用妆奁作游戏。魏文帝在这种游戏方面的技巧尤为精到，他用手巾角拨弄棋子，没有不命中的。有位客人自称善于这种游戏，文帝就让他表演。客人戴着葛布头巾，低下头，用头巾角拨弄棋子，其巧妙程度超过了文帝。

陵云台的楼体构造精巧，是先称好众多木料的轻重，然后再构筑的，所以没有丝毫高下不平衡的地方。陵云台虽然高峻，平时随风摇动，却始终没有倾倒的可能。魏明帝登陵

云台的时候，惧怕它体势危险，另外用大木料在旁支撑着，楼却随即倒塌。评论的人说，这是受力轻重不平衡的缘故。

韦仲将（韦诞字仲将）善长书法。魏明帝建起一座大殿，要安设扁额，让韦仲将登梯上去题写。韦仲将写完下来后，鬓发都变白了，他因此告诫子孙不要再学习书法。

钟会是济北郡公荀勖的堂舅，二人情意不投合。荀勖有一口宝剑，价值百万金，一直放在母亲钟氏处。钟会善长书法，就模仿荀勖的笔迹写了一封信给荀勖的母亲，骗取了宝剑，窃去后一直未归还。荀勖明知是钟会窃走的，却没有办法要回来，就想如何报复一下。后来钟氏兄弟用上千万巨金建起一处宅舍，十分精致华丽，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住。荀勖特别善长绘画，便暗中进入钟氏新宅，在门堂上画了一幅太傅钟繇的肖像，衣冠容貌如生前一样。钟氏兄弟一进入门中，便大为伤感悲痛，新宅于是就空废不住了。

羊忱博学，工于书法，善于骑射，擅长围棋。羊忱的后代多数懂得书法，而骑射围棋等其他技艺都比不上羊忱。

戴逵向范宣学习，看看范宣做什么自己也做什么，范宣读书他也读书，范宣抄书他也抄书。戴逵唯独喜好自己作画，而范宣以为没用，不应在这方面多费心思。戴逵就画了一幅《南都赋》图，范宣看了赞叹不已，认为绘画很有用处，这才开始重视绘画。

太傅谢安说：“顾长康（顾恺之字长康）的画，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没有的。”

戴安道中年时，画佛像画得十分精妙。庾道季（庾龢字道季）看了之后，对戴安道说：“佛像的神情画得太俗，这是

由于你的世俗之情未脱尽的缘故。”戴安道说：“恐怕只有隐士务光才能免受你这种评语了。”

顾长庚画裴叔则（即裴楷）的肖像，在脸颊上添加了三根胡须。别人问他这么做的缘故，顾长庚说：“裴楷俊逸开郎，有见识才具，这正是体现他有识见才具的象征。”看画的人仔细寻味，确实觉得添加了三根胡须就像有了神韵，远远胜过没有添加的时候。

王中郎（坦之）把下围棋叫作“坐隐”（在座上隐居），交道林把下围棋叫作“手谈”（以手交谈）。

顾长康喜好摹画人像。他想给荆州刺史殷仲堪画像，殷仲堪说：“我形貌丑陋，不麻烦你了。”顾长康说：“您就是为了眼睛的缘故罢了。只要把瞳子描画得明亮一些，再用飞白画法在瞳子上加工，使眼睛如轻云蔽日一般。”

顾长康为谢幼舆（谢鲲）画像，使他处在岩石背景下。别人问他这么画的原因，顾长康说：“谢鲲说过：‘一丘一壑，自谓过之。’那么，这位就应该安排在丘壑之中了。”

顾长康画人物肖像，有时几年不点上眼珠子。有人问他这么做的缘故，顾长康说：“躯体的美丑，本来与人像的精妙处没有多大关系；而表现出人的精神风貌，把人物画得逼真，就在这一点（指眼睛）上。”

顾长康说：“画人手指拨动五弦琵琶容易，画人用眼睛送走归去的大雁难。”

宠礼第二十二

元帝正会，引王丞相登御床，王公固辞，中宗引之弥苦。王公曰：“使太阳与万物同晖，臣下何以瞻仰？”

桓宣武尝请参佐入宿，袁宏、伏滔相次而至。莅名，府中复有袁参军，彦伯疑焉，令传教更质。传教曰：“参军是袁、伏之袁，复何所疑？”

王珣、郗超并有奇才，为大司马所眷拔。珣为主簿，超为记事参军。超为人多髯，珣状短小，于时荆州为之语曰：“髯参军，短主簿，能令公喜，能令公怒。”

许玄度停都一月，刘尹无日不往，乃叹曰：“卿复少时不去，我成轻薄京尹！”

孝武在西堂会，伏滔预坐。还，下车呼其儿，语之曰：“百人高会，临坐，未得他语，先问：‘伏滔何在？在此不？’此故未易得。为人作父如此，何如？”

卞范之为丹阳尹，羊孚南州暂还，往卞许，云：“下官疾动，不堪坐。”卞便开帐拂褥，羊径上大床，入被须枕。卞回坐倾睐，移晨达莫。羊去，卞语曰：“我以第一理期卿，卿莫负我。”

【译文】

晋元帝在正月初一大会群臣时，拉着丞相王导共登御榻，

王导坚决辞让，可是元帝更加执意地拉他。王导说：“假使太阳与世上万物都同样辉煌，叫臣下如何瞻仰敬畏呢？”

桓温曾经请属下参军入府住宿，袁宏、伏滔相继来到。当通报来客姓名的时候，府中另有个袁参军，袁宏为此疑惑，就让传达官吏再核实一下。传达官吏说：“参军就是袁、伏两位的袁，还有什么疑惑的？”

王珣和郗超都有奇才，被大将军桓温赏识并提拔。王珣担任主簿，郗超担任记室参军。郗超长着浓重的胡须，王珣体态矮小。当时荆州人为他俩编出话说：“多胡子参军，矮个子主簿，能使桓公高兴，能使桓公发怒。”

许玄度（许询）在京停留了一个月，丹阳尹刘惔没有一天不前去拜访的，自己感叹道：“你再停留些时候不离去，我将成为轻忽职守的京兆尹了。”

晋孝武帝在西堂聚会，伏滔也参预在座。伏滔回家时，下了车就招呼儿子，对儿子说：“百人的大会，天子驾临，还没有来得及说别的，先问：‘伏滔在哪里，在这里吗？’这实在是难得的特殊礼遇。我作为人，作为父亲，能达到这一地步，怎么样？”

卞范之任丹阳尹的时候，羊孚从南州临时回都，前往卞范之处，说：“下官旧病发作了，坐不住。”卞范之便打开帐子，拂拭被褥，羊孚径直上了卧床，钻进被里就枕歇息。卞范之转身坐下来，倾身看着羊孚，两人谈论，从早晨一直到晚上。羊孚离去时，卞范之对他说：“我以第一等善谈哲理的人期待你，你不要辜负我。”

任诞第二十三

陈留阮籍、谯国嵇康、河内山涛，三人年皆相比，康年少亚之。预此契者，沛国刘伶、陈留阮咸、河内向秀、琅邪王戎。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，肆意酣畅，故世谓之“竹林七贤”。

阮籍遭母丧，在晋文王坐进酒肉。司隶何曾亦在坐，曰：“明公方以孝治天下，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，宜疏之海外，以正风教。”文王曰：“嗣宗毁顿如此，君不能共忧之，何谓？且有疾而饮酒食肉，固丧礼也。”籍饮啖不辍，神色自若。

刘伶病酒，渴甚，从妇求酒。妇捐酒毁器，涕泣谏曰：“君饮太过，非摄生之道，必宜断之！”伶曰：“甚善。我不能自禁，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。便可具酒肉。”妇曰：“敬闻命。”供酒肉于神前，请伶祝誓。伶跪而祝曰：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，一饮一斛，五斗解醒。妇人之言，慎不可听！”便饮酒进肉，隗然已醉矣。

刘公荣与人饮酒，杂秽非类。人或讥之，答曰：“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，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，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。故终日共饮而醉。”

步兵校尉缺，厨中有贮酒数百斛，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。

刘伶恒纵酒放达，或脱衣裸形在屋中。人见讥之，伶曰：

“我以天地为栋宇，屋室为裤衣，诸君何为入我彘中！”

阮籍嫂尝还家，籍见与别。或讥之，籍曰：“礼岂为我辈设哉？”

阮公邻家妇有美色，当垆酤酒。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，阮醉，便眠其妇侧。夫始殊疑之，伺察，终无他意。

阮籍当葬母，蒸一肥豚，饮酒二竹，然后临诀，直言：“穷矣！”都得一号，因吐血，废顿良久。

阮仲容、步兵居道南，诸阮居道北。北阮皆富，南阮贫。七月七日，北阮盛晒衣，皆纱罗锦绮。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。人或怪之，答曰：“未能免俗，聊复尔耳。”

阮步兵丧母，裴令公往吊之。阮方醉，散发坐床，箕踞不哭。裴至，下席于地，哭，吊唁毕便去。或问裴：“凡吊，主人哭，客乃为礼。阮既不哭，君何为哭？”裴曰：“阮方外之人，故不崇礼制；我辈俗中人，故以仪轨自居。”时人叹为两得其中。

诸阮皆能饮酒，仲容至宗人间共集，不复用常杯斟酌，以大瓮盛酒，围坐，相向大酌。时有群猪来饮，直接去上，便共饮之。

阮浑长成，风气韵度似父，亦欲作达。步兵曰：“仲容已预之，卿不得复尔。”

裴成公妇，王戎女。王戎晨往裴许，不通径前。裴从床南下，女从北下，相对作宾主，了无异色。

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。及居母丧，姑当远移，初云当留婢，既发，定将去。仲容借客驴，着重服，自追之，累骑而返，曰：“人种不可失！”即遥集之母也。

任恺既失权势，不复自检括。或谓和峤曰：“卿何以坐视元哀败而不救？”和曰：“元哀如北夏门，拉掇自欲坏，非一木所能支。”

刘道真少时，常渔草泽，善歌啸，闻者莫不留连。有一老姬，识其非常人，甚乐其歌啸，乃杀豚进之。道真食豚尽，了不谢。姬见不饱，又进一豚。食半余半，乃还之。后为吏部郎，姬儿为小令史，道真超用之，不知所由，问母，母告之，于是贲牛酒诣道真。道真曰：“去，去！无可复用相报。”

阮宣子常步行，以百钱挂杖头，至酒店，便酣畅。虽当世贵盛，不肯诣也。

山季伦为荆州，时出酣畅。人为之歌曰：“山公时一醉，径造高阳池，日莫倒载归，茗芋无所知。复能乘骏马，倒着白接篱，举手问葛强，何如并州儿？”高阳池在襄阳。强是其爱将，并州人也。

张季鹰纵任不拘，时人号为“江东步兵”。或谓之曰：“卿乃可纵适一时，独不为身后名邪？”答曰：“使我有身后名，不如即时一杯酒！”

毕茂世云：“一手持蟹螯，一手持酒杯，拍浮酒池中，便足了一生。”

贺司空入洛赴命，为太孙舍人，经吴阊门，在船中弹琴。张季鹰本不相识，先在金阊亭，闻弦甚清，下船就贺，因共语，便大相知说。问贺：“卿欲何之？”贺曰：“入洛赴命，正尔进路。”张曰：“吾亦有事北京。”因路寄载，便与贺同发。初不告家，家追问，乃知。

祖车骑过江时，公私俭薄，无好服玩。王、庾诸公共就

祖，忽见裘袍重叠，珍饰盈列。诸公怪问之，祖曰：“昨夜复南塘一出。”祖于时恒使健儿鼓行劫钞。

鸿胪卿孔群好饮酒，王丞相语云：“卿何为恒饮酒？不见酒家覆瓮布，日月糜烂？”群曰：“不尔。不见糟肉，乃更堪久？”群尝书与亲旧：“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，不了曲蘖事。”

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，周曰：“吾若万里长江，何能不千里一曲。”

温太真位未高时，屡与扬州、淮中估客樗蒲，与辄不竞。尝一过大输物，戏屈，无因得反。与庾亮善，于舫中大唤亮曰：“卿可赎我！”庾即送直，然后得还。经此数四。

温公喜慢语，卞令礼法自居。至庾公许，大相剖击，温发口鄙秽，庾公徐曰：“太真终日无鄙言。”

周伯仁风德雅重，深达危乱。过江积年，恒大饮酒，尝经三日不醒。时人谓之“三日仆射”。

卫君长为温公长史，温公甚善之。每率尔提酒脯就卫，箕踞相对弥日。卫往温所亦尔。

苏峻乱，诸庾逃散。庾冰时为吴郡，单身奔亡。民吏皆去，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，籩箬覆之。时峻赏募觅冰，属所在搜检甚急。卒舍船市渚，因饮酒醉，还，舞棹向船曰：“何处觅庾吴郡？此中便是。”冰大惶怖，然不敢动。监司见船小装狭，谓卒狂醉，都不复疑。自送过浙江，寄山阴魏家，得免。后事平，冰欲报卒，适其所愿。卒曰：“出自厮下，不愿名器。少若执鞭，恒患不得快饮酒。使其酒足余年，毕矣，无所复须。”冰为起大舍，市奴婢，使门内有百斛酒，终其身。时谓此卒非唯有智，且亦达生。

殷洪乔作豫章郡，临去，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。既至石头，悉掷水中，因祝曰：“沉者自沉，浮者自浮，殷洪乔不能致书邮。”

王长史、谢仁祖同为王公掾，长史云：“谢掾能作异舞。”谢便起舞，神意甚暇。王公熟视，谓客曰：“使人思安丰。”

王、刘共在杭南，酣饮于桓子野家。谢镇西往尚书墓还，葬后三日反哭。诸人欲要之，初遣一信，犹未许，然已停车；重要，便回驾。诸人门外迎之，把臂便下。裁得脱帻，着帽酣宴。半坐，乃觉未脱袞。

桓宣武少家贫，戏大输，债主敦求甚切。思自振之方，莫知所出。陈郡袁耽俊迈多能。宣武欲求救于耽。耽时居艰，恐致疑，试以告焉，应声便许，略无吝啬。遂变服，怀布帽，随温去，与债主戏。耽素有艺名，债主就局，曰：“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邪？”遂共戏。十万一掷，直上百万数，投马绝叫，傍若无人，探布帽掷对人曰：“汝竟识袁彦道不？”

王光禄云：“酒正使人人自远。”

刘尹云：“孙承公狂士，每至一处，赏玩累日，或回至半路却返。”

袁彦道有二妹：一适殷渊源，一适谢仁祖。语桓宣武云：“恨不更有一人配卿！”

桓车骑在荆州，张玄为侍中，使至江陵，路经阳岐村。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，径来造船，云：“有鱼欲作脍。”张乃维舟而纳之，问其姓字，称是刘遗民。张素闻其名，大相忻待。刘既知张衔命，问：“谢安、王文度并佳不？”张甚欲话言，刘了无停意。既进脍，便去，云：“向得此鱼，观君船上

当有脍炙，是故来耳。”于是便去，张乃追至刘家。为设酒，殊不清旨，张高其人，不得已而饮之。方共对饮，刘便先起，云：“今正伐荻，不宜久废。”张亦无以留之。

王子猷诣郗雍州，雍州在内，见有毳毼，云：“阿乞那得此物！”令左右送还家。郗出觅之，王曰：“向有大力者负之而趋。”郗无忤色。

谢安始出西戏，失车牛，便杖策步归。道逢刘尹，语曰：“安石将无伤？”谢乃同载而归。

襄阳罗友有大韵，少时多谓之痴。尝伺人祠，欲乞食，往太蚤，门未开。主人迎神出见，问以非时何得在此，答曰：“闻卿祠，欲乞一顿食耳。”遂隐门侧，至晓，得食便退，了无忤容。为人有记功，从桓宣武平蜀，按行蜀城阙观宇，内外道陌广狭，植种果竹多少，皆默记之。后宣武漂洲与简文集，友亦预焉。共道蜀中事，亦有所遗忘，友皆名列，曾无错漏。宣武验蜀城阙簿，皆如其言。坐者叹服。谢公云：“罗友讵减魏阳元。”后为广州刺史，当其镇，刺史桓豁语令莫来宿，答曰：“民已有前期，主人贫，或有酒馔之费，见与甚有旧。请别日奉命。”征西密遣人察之，至日，乃往荆州门下书佐家，处之怡然，不异胜达。在益州，语儿云：“我有五百人食器。”家中大惊，其由来清，而忽有此物，定是二百五十沓乌椽。

桓子野每闻清歌，辄唤：“奈何。”谢公闻之，曰：“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。”

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。时袁山松出游，每好令左右作挽歌。时人谓“张屋下陈尸，袁道上行殡”。

罗友作荆州从事，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。友进，坐良久，辞出，宣武曰：“卿向欲咨事，何以便去？”答曰：“友闻白羊肉美，一生未曾得吃，故冒求前耳，无事可咨。今已饱，不复须驻。”了无惭色。

张骘酒后挽歌，甚凄苦。桓车骑曰：“卿非田横门人，何乃顿尔至致？”

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，便令种竹。或问：“暂住何烦尔？”王啸咏良久，直指竹曰：“何可一日无此君？”

王子猷居山阴，夜大雪，眠觉，开室命酌酒。四望皎然，因起彷徨，咏左思《招隐诗》，忽忆戴安道。时戴在剡，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，造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，王曰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

王卫军云：“酒正自引人着胜地。”

王子猷出都，尚在渚下。旧闻桓子野善吹笛，而不相识。遇桓于岸上过，王在船中，客有识之者，云是桓子野。王便令人与相闻，云：“闻君善吹笛，试为我一奏。”桓时已贵显，素闻王名，即便回下车，踞胡床，为作三调。弄毕，便上车去。客主不交一言。

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，船泊荻渚，王大服散后已小醉，往看桓。桓为设酒，不能冷饮，频语左右，令温酒来。桓乃流涕呜咽，王便欲去。桓以手巾掩泪，因谓王曰：“犯我家讳，何预卿事！”王叹曰：“灵宝故自达。”

王孝伯问王大：“阮籍何如司马相如？”王大曰：“阮籍胸中垒块，故须酒浇之。”

王佛大叹言：“三日不饮酒，觉形神不复相亲。”

王孝伯言：“名士不必须奇才，但使常得无事，痛饮酒，

熟读《离骚》，便可称名士。”

王长史登茅山，大恸哭曰：“琅邪王伯舆，终当为情死！”

【译文】

陈留阮籍、谯国嵇康、河内山涛，三人年龄都相仿，嵇康年龄稍小一点。与这几位志趣相投的人相交往的，还有沛国刘伶、陈留阮咸、河内向秀、琅邪王戎。七个人常聚集在竹林之下，任情畅饮，所以世人称他们为“竹林七贤”。

阮籍在守母丧期间，在晋文帝（司马昭）所设会宴的席上，违犯常礼，进食酒肉。司隶何曾也在座，对文帝说：“君王正以孝道治理天下，可是阮籍身居重丧，却公开在您的宴席上饮酒吃肉，应当把他流放到边疆，以此匡正风俗教化。”文帝说：“阮嗣宗（阮籍字嗣宗）因居丧哀伤，身体亏损到如此程度，您不能与他共同分担忧愁，是什么意思？况且身体亏损而饮酒吃肉，这本是符合丧礼的。”阮籍仍然饮酒嚼肉不停，神色自如。

刘伶酒瘾发作，想饮酒，向妻子要酒喝。妻子倒掉了酒，毁坏了酒器，哭着劝刘伶说：“您喝得太过分了，这样不是养生之道，一定要戒掉酒。”刘伶说：“这样做很好。可是我自己戒不掉酒，只好向鬼神祷告，自己发誓戒酒了。你这就可以备办酒肉。”妻子说：“遵命就是了。”便在神座前供上酒肉，请刘伶祷告发誓。刘伶跪下祷告说：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命。一饮一斛，五斗酒醒。妇人之言，切不可听。”说完就开始饮酒吃肉，直喝得瘫倒下去，烂醉如泥。

刘公荣（刘昶）与别人饮酒时，人员混杂，身份不一。有

人讥笑他，他说：“胜过我公荣的，不可以不同他们饮酒；不如我公荣的，也不可以不同他们饮酒；与我公荣同类的，又不可以不同他们饮酒。所以，我同他们终日一起饮酒而醉。”

步兵校尉之职缺额。步兵校尉官衙厨中贮存有几百斛酒，阮籍因此便请求担任步兵校尉。

刘伶常常纵情饮酒，放达不拘，有时在屋中脱去衣服，裸身赤体。有人看到了就讥笑他，刘伶说：“我把天地当作房屋，把房屋当作衣裤。你们为什么钻到我裤子中了？”

阮籍的嫂子一次回娘家，阮籍与她道别。有人为此讥笑他，阮籍说：“庸俗的礼节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置的吗？”

阮籍邻家女人很有姿色，在酒台前卖酒。阮籍与王安丰（王戎）常到邻家女人那里喝酒，阮籍喝醉了就在那女人旁边。女人的丈夫一开始十分怀疑阮籍，经过长时间熟察之后，知道阮籍没有非份之想。

阮籍在安葬母亲的时候，蒸了一只小肥猪，喝了两升酒，然后临向母亲遗体告别时，只说了一声：“完了！”最后痛哭一场，因而吐血，病倒了好长时间。

阮咸（阮仲容）、阮籍住在路南，其他阮氏族人在路北。路北的阮氏都富有，路南的阮氏都穷困。七月七日，路北的阮氏都大晒衣服，晒的都是绫罗锦绣。阮咸用竹竿起犊鼻裤晒在庭院中。有人对此感到奇怪，阮咸解释说：“我不能逃脱世俗，姑且以此应应景罢了。”

阮籍死了母亲，裴楷前往吊唁。阮籍正在醉中，披散着头发坐在榻上，两腿前伸，并不哭泣。裴楷到后，避开坐席，在地上跪伏哭悼，吊唁后离去。有人问裴楷：“遇有吊丧，按

礼节是主人哭悼，客人才行丧礼。阮籍既然不哭，您为什么哭呢？”裴楷说：“阮籍是世俗之外的人，所以不崇尚礼制；我们是世俗中人，所以要按礼仪规范自守。”当时人们赞叹他在这种场合处理得都很得当。

阮姓的人都能喝酒。阮咸一到族人间共同聚会时，就不再用通常的杯子斟酒，而是用大瓮装酒，大家围在一起，面对面，大口大口地喝酒。当时有一群猪也来喝酒，阮咸径直冲向前，便与猪共饮起来。

阮浑（阮籍之子）已长大成人，风格习性很像父亲，也想效法放达不拘的样子。阮籍说：“阮咸已经参与进去了，你不能再这样子了。”

裴颀的妻子是王戎的女儿。一天，王戎一早去裴家，不经通报便径直来到床前。裴颀从床的南面下来，王氏从床的北面下来，与王戎作为主宾相对，神态自然，一点尴尬的意思都没有。

阮仲容（阮咸）最初爱着姑母家的一个鲜卑族婢女。等到为母守丧时，姑母将迁往远方，姑母起初说要把婢女留下，出发时，又决定把她带走。阮仲容知道后，借了一头客人的驴子，穿着重孝服，亲自追上去，和鲜卑婢女同骑而返。阮仲容说：“人种是不能丢掉的。”婢女就是后来阮遥集（阮孚，阮咸之子）的母亲。

任恺失去权势之后，不再收敛约束。有人对和峤说：“您为什么坐视元衰（任恺字元衰）堕落下去而不挽救呢？”和峤说：“元衰如同洛阳城的北夏门，自己崩塌败落，不是一根木头能支撑住的。”

刘道真（刘宝，字道真）年轻时，常在湖泽捕鱼。他善于讴歌，吹口哨，听的人没有不留连忘返的。有位老婆婆，知道他不是个平常的人，又很喜欢听他歌唱，就杀了一头小猪给他吃。刘道真把小猪吃光了，一点谢意也没表示。老婆婆见他没吃饱，就又做了一头小猪给他吃。刘道真吃了一半，剩下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又还给了老婆婆。刘道真后来做了吏部郎，老婆婆的儿子做小令史，刘道真就越级提拔了他。老婆婆的儿子不知被越级提升的缘故，就去问母亲，母亲就把事情原委告诉给他。老婆婆的儿子于是带着酒肉去拜见刘道真，刘道真说：“走开！走开！没有可以再来回报的必要。”

阮宣子（阮修，字宣子）常常步行，把一百钱挂手杖头上，到了酒店，便独自畅饮起来。即使是当世的显贵一时的人物，他也不肯去拜访。

山季伦（山简，字季伦）任荆州刺史的时候，经常外出畅饮，人们为他编了一首歌谣，说：“山公时常醉一回，径直来到高阳池。日暮倒卧车载归，酩酊大醉无所知。又能强逞骑骏马，倒戴帽子白羽饰。举起手来问葛强，我可比得并州郎？”高阳池在襄阳。葛强是山简的爱将，并州人。

张季鹰（张翰，字季鹰）放任不拘，当时人称他为“江东步兵”（把他比作阮嵇。阮嵇曾为步兵校尉）。有人对他说：“你尽管可以放任适情于一时，难道不为身后的名声着想吗？”张季鹰回答说：“让我身后有名声，还不如现在的一杯酒。”

毕茂世（毕卓，字茂世）说：“一手拿着蟹螯，一手拿着酒杯，在酒池中拍水游泳，便值得了却一生了。”

贺司空（贺循）去洛阳应皇帝诏命，任皇太孙舍人，路

径吴郡阖门，在船中弹琴。张季鹰本来不认识贺循，他先在金阊亭，听到琴声清雅，便下到船中拜访，因此一起交谈起来，便觉得彼此十分投合融洽。张季鹰问贺循：“您想到哪里？”贺循说：“进洛阳应诏，正在路上。”张季鹰说：“我也有事去洛阳。”便一路搭载，与贺循一起出发。张季鹰出门最初没有告诉家里，家里人追寻起来，才知道他去了洛阳。

祖逖渡江南下时，公家私门的财物都很微薄，没有好的衣物和玩物。王导、庾亮等人一起去看祖逖，忽然见到那里皮毛衣物成堆，珍宝饰物满架。众人都惊奇，询问祖逖，祖逖说：“昨天夜里又去南塘出击了一次。”祖逖当时常常自己让军士们公开劫掠资财，当政管事的人也容忍他们，并不追究。

鸿胪卿孔群喜好喝酒，丞相王导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总是喝酒？没看到酒家覆盖酒瓮的布，日子一久就烂掉了吗？”孔群说：“不是这样。没看到经酒糟鲑制的肉，才更加经久不坏吗？”孔群曾经给亲戚故旧写信说：“今年田里收获七百斛秫米，还不够酿酒之用。”

有人讥讽仆射周顗与亲友言谈戏乐污秽卑下而不加检点约束，周顗说：“我就如同万里长江，怎么能千里之间没有一点弯儿？”

温太真（温峤）官位还不高的时候，经常与扬州、淮中一带的商人赌博，可是参与进去总是不赢。曾经有一次，一把投入了大笔钱，结果赌输了，没有办法能够脱身回家。他与庾亮要好，便在船中大声呼唤庾亮，说：“你得赎我呀！”庾亮立即送去温太真赎输的债款，温太真才得以回还。这种事

情有过多次。

温峤（温太真）好说轻慢的话，卞壶以礼法自守。两个人到庾亮处时，互相激烈地争辩起来，温峤出口不逊，话语粗陋污秽。庾亮说：“太真整日没有鄙陋的言辞。”

周伯仁（周颢，字伯仁）风操德行典雅庄重，深感世事危乱，渡江南下多年，一直纵情饮酒，曾经喝得一连三日不醒，当时人们称他是“三日仆射”。

卫君长（卫永，字君长）做温峤的长史，温峤对他很好。温峤常常提着酒肴到卫君长那里去，两个人脚朝前相对而坐，终日饮酒。卫君长到温峤那里时也是如此。

苏峻作乱，众庾氏兄弟逃散。庾冰当时为呈郡太守，只身逃亡。百姓和官吏都逃离了，只有一个府役独自用小船把庾冰偷运出钱塘江口，用粗竹席盖住他。当时苏峻正悬赏捉拿庾冰，勒令所辖地区搜寻，十分紧急。府役离开船到岛上买东西，喝醉了酒，回来的时候，舞动着船桨对着船说：“到哪里去寻吴郡太守，这条船中就是！”庾冰非常恐惶，可是又不敢动。搜寻的人见船体狭小，以为役卒是醉了说胡话，一点也没怀疑。府役把庾冰送过钱塘江，寄住在山阴魏家，才得以逃脱。后来叛乱平息了，庾冰要报答府役，表示要满足他的意愿。府役说：“我本出身仆役，不希望什么官爵。从小苦于为人奴役，一直感到遗憾的是不能痛快地饮酒。假使有酒能满足我的余生，就可以了，再没有什么须求了。”庾冰为他建起了宏大的宅舍，买了奴婢，使他家中存有百斛酒，供养他终生。当时人们说这个府役不只是有智慧，而且对人生看得明白。

殷洪乔（殷羨，字洪乔）做豫章太守，临离去时，京都的人托他顺便带信，约有一百封。他到了石头山，把信都扔进水中，还祷告说：“沉的自己沉下去，浮的自己浮上来，殷洪乔不能做送信的邮差。”

王长史（王濛），谢仁祖（谢尚）同是王导的属僚，王长史说：“谢仁祖能跳奇异的舞。”谢仁祖便起舞，神态非常自然。王导仔细观看，对在座的客人说：“看了就使人想起王戎。”

王濛、刘惔同在朱雀桥南居住。在桓子野（桓伊，字叔夏，小字子野）家畅饮。谢尚到尚书谢裒墓回来，是葬后三日的反哭丧礼。众人想邀请谢尚来共饮，先派了一名使者去请，谢尚还不答应，然而已经把车停了下来；等再次邀请，他便把车掉过头来。众人在门外迎接他，他把着别人臂膀就下车了。他刚脱去头巾，就戴上便帽畅饮起来。坐下好久，才发现没有脱去丧服。

桓宣武（桓温）年轻时家中贫寒，在赌博中输得很惨，债主催逼得很急。他思索自我解救的方法，却也想不出什么方法。陈郡袁耽（字彦道）为人杰出放达，多才多能，桓宣武想求助于他。袁耽此时正在守丧，想求他又怕他为难，便试探着把意思透露给他。袁耽一听便答应下来，一点也没有矜持的意思。他于是换下丧服，怀藏布帽，跟着桓宣武走了，去与债主赌博。袁耽素来有游艺的名气，（债主闻其名而未识其人），债主凑近赌局，说：“你或许不会像袁彦道吧？”说着就一同赌起来。下注十万一掷，直达到百万之数，袁耽投下筹码，大喊大叫，旁若无人，掏出布帽抛出，对那人说：“你最终认识袁彦道了没有？”

王光禄（王蕴）说：“酒的确能使每个人自我脱俗，心怀高远。

刘尹（刘惔）说：“孙承公（孙统）是位狂放之人，每到一处，赏玩多日，有时回到半路上又返回去。”

袁彦道有两个妹妹，一个嫁给殷渊源（殷浩），一个嫁给谢仁祖（谢尚）。他对桓宣武（桓温）说：“遗憾的是不能再有个妹妹许配给你。

车骑将军桓冲在荆州时，张玄任侍中，出使到江陵，路经阳岐村。一会儿，见一个人拿着半小笼活鱼，径直来到船边，说：“有点鱼，想托船上做成鱼脍。”张玄便将船停下来，让他上了船，问他的姓字，他自称是刘遗民。张玄素闻其名，非常热情地接待他。刘遗民知道张玄是负使命而来之后，便问：“谢安、王文度（王坦之）都好吗？”张玄很想同他谈谈，可是刘遗民没有一点停留的意思。送上鱼脍之后，刘遗民就离去，说：“方才捕了这些鱼，看您船上该有做鱼脍的用具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。”于是便走开了，张玄便跟着追至刘家，刘遗民为张玄设酒，酒很不清沏，味道也很不佳，张玄只是因看重刘遗民的人品，才不得已喝了酒。正在共同对饮的时候，刘遗民就先起身，说：“现在正在砍伐荻草，不宜耽搁太久。”

王子猷（王徽之）去拜访郗雍州（郗恢，雍州刺史），郗雍州这时在内堂。王子猷见堂上铺有羊毛毯，说：“阿乞（郗恢小字阿乞）怎么弄到这东西的？”就让侍从将毛毯送回自己家去。郗雍州出来寻找毛毯，王子猷说：“刚才有个大力士背起毛毯匆忙走了。”郗雍州脸上一点也没有流露不满的表情。

谢安起初出门到西边游玩，丢失了车和牛，就拄着手杖徒步而归。半路上遇见刘尹（刘惔），刘尹对他说：“安石（谢安字安石）恐怕没什么闪失吧？”谢安便与刘尹同车而归。

襄阳人罗友，有特别的素质，年轻时很多人认为他痴。曾有一次探知有人举行祭祀，想去讨吃的，去得太早，人家门还未开。主人迎神时出门看见他，问他不到时候为何在这里，他回答说：“听说您家祭祀，只想讨一顿饭吃罢了。”就躲在了门边。至天亮，讨到食物就走了，一点羞惭的意思都没有。他有很强的记忆功能，跟从桓武帝（桓温）平定蜀地的时候，路上所经蜀地城池楼台殿宇，城内外道路的广狭，种植的果树竹木多少，都默默记在心中。后来桓宣武在漂洲与简文帝会面，罗友也在场。桓宣武等人一同谈起蜀中之事，也已有所遗忘，而罗友一一举列名目，竟然无一错漏。桓宣武用记载蜀城阙的簿子核验，都如罗友所说，在座的人都赞叹佩服。谢安说：“罗友怎比魏阳元（魏舒）差。”罗友后来任广州刺史，当他往驻地去时，刺史桓豁传话让他晚上来过夜。他回答说：“小民已有约在先，约我的主人家贫，可能会准备酒菜，有所破费，我与他很有些旧交情。请他日再奉命拜访。”桓豁暗中派人察看罗友，到了这一天，罗友竟是到荆州的下属书佐家去了，彼此相处融洽，与跟名流相处没有两样。罗友在益州时，对儿子说：“我有供五百人使用的食器。”家中的人大为吃惊，他一向清廉，却忽然有这些贵重之物，一定是二百五十套黑色的食盒。

桓子野（桓伊）每当听到挽歌之声时，总是喊道：“奈何！”谢安听说此事，说：“桓子野可说是一倾吐便含有深情。”

张湛喜好在房前种松柏树。当时袁山松出游，常喜欢让侍从唱挽歌。人们就说：“张湛屋下陈尸，袁山松路上出殡。”

罗友做荆州从事时，一次桓宣武（桓温）为王洽集会送别。罗友进见，坐了好久，告辞退出，桓宣武问：“你刚才要汇报公事，为什么这就走了？”罗友回答说：“我听说白羊肉味美，一生没有吃过，所以冒昧地请求前来，并没有什么事情可汇报的。现在已经吃饱了，不再需要逗留了。”说的时候一点也没有羞惭的样子。

张骘（张湛小字骘）酒后唱起挽歌，歌声十分悽苦。桓冲问：“你又不是田横的门客，为什么竟突然陷入极端的情境呢？”

王子猷（王徽之）曾经临时寄居在别人家的空宅中，仍令人种植竹子。有人问：“临时住住，何必如此麻烦呢？”王子猷吹了好久口哨，直指竹子说：“怎么能够一天没有此君呢？”

王子猷居住在山阴的时候，一天夜里下起大雪，他睡醒过来，开了房门，让人备酒而饮。他四下环顾，一片雪白，便起身徘徊，咏起左思的《招隐诗》，又忽然想起戴安道（戴逵）。这时戴安道在剡县，王子猷便乘夜驾舟去拜访他。行了一夜才到达，到了戴家门口却又止了步，返回了山阴。别人问他其中缘故，王子猷说：“我本是乘着兴致上路的，后来兴致没了，就返回来了，何必一定要见戴安道呢？”

王荟说：“酒实在能自然地引人进入美妙境界。”

王子猷奉召赴京都，船尚在青溪渚下，他从前听说桓子野善于吹笛，却与他不相识。这次正赶上桓子野从岸上经过，

王子猷在船中，门客中有认识桓子野的，说那人就是桓子野。王子猷便让人与桓子野相互介绍，说：“听说您善于吹笛，请为我演奏一曲。”桓子野这时已经地位高贵，名声显赫，却一直闻听王子猷的大名，于是回转下车，坐在交椅上，为王子猷演奏了三支曲子。演奏完毕，就上车离去了。客人和主人一句话都没有交谈。

桓玄被征召做太子洗马，船停泊在荻渚。王大（王忱）服食了五石散后已经略有醉意，前去看望桓玄。桓玄为他设酒款待，因王大不能饮冷酒，便连连对待从说，让他们拿温酒来。桓玄说完之后，便流泪哭了起来，王大见了就要离去，桓玄用手掩拭眼泪，因此对王大说：“我犯了家讳（指父亲之名。桓玄之父是桓温），关你什么事！”王大叹服，说：“灵宝（桓玄小字灵宝）自然是通达事理的。”

王孝伯（王恭）问王大：“阮籍与司马相如相比怎么样？”王大说：“阮籍胸中有郁结之气，所以要用酒来解。”

王佛大（王忱）慨叹说：“如果三天不喝酒，就觉得形体与精神不再结合紧密了。”

王孝伯说：“作为名士不必有奇特的才能，只要让他经常能够无事可做，痛快地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，便可称作名士。”

王廞登上茅山，大声痛哭，说：“琅邪王伯舆呀，终当为性情而死！”

简傲第二十四

晋文王功德盛大，坐席严敬，拟于王者，唯阮籍在坐，箕踞啸歌，酣放自若。

王戎弱冠诣阮籍，时刘公荣在坐，阮谓王曰：“偶有二斗美酒，当与君共饮，彼公荣者，无预焉。”二人交觞酬酢，公荣遂不得一杯，而言语戏谈，三人无异。或有问之者，阮答曰：“胜公荣者，不得不与饮酒；不如公荣者，不可不与饮酒；唯公荣可不与饮酒。”

钟士季精有才理，先不识嵇康，钟要于时贤俊之士，俱往寻康。康方大树下锻，向子期为佐鼓排。康扬槌不辍，傍若无人，移时不交一言。钟起去，康曰：“何所闻而来？何所见而去？”钟曰：“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”

嵇康与吕安善，每一相思，千里命驾。安后来，值康不在，喜出户延之。不入，题门上作“鳳”字而去。喜不觉，犹以为欣，故作“鳳”字，“凡鸟”也。

陆士衡初入洛，咨张公所宜诣；刘道真是其一。陆既往，刘尚在哀制中。性嗜酒，礼毕，初无他言，唯问：“东吴有长柄壶卢，卿得种来不？”陆兄弟殊失望，乃悔往。

王平子出为荆州，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。时庭中有大树，上有鹊巢，平子脱衣巾，径上树取鹊子，凉衣拘阂树枝，便复脱去。得鹊子还下弄，神色自若，傍若无人。

高坐道人于丞相坐，桓偃卧其侧。见卞令，肃然改容，云：“彼是礼法人。”

桓宣武作徐州，时谢奕为晋陵，先祖经虚怀，而乃无异常。及桓还荆州，将西之间，意气甚笃，奕弗之疑。唯谢虎子妇王悟其旨，每曰：“桓荆州用意殊异，必与晋陵俱西矣。”俄而引奕为司马。奕既上，犹推布衣交。在温坐，岸帻啸咏，无异常日。宣武每曰：“我方外司马。”遂因酒，转无朝夕礼。桓舍入内，奕辄复随去。后至奕醉，温往主许避之。主曰：“君无狂司马，我何由得相见？”

谢万在兄前，欲起索便器。于时阮思旷在坐，曰：“新出门户，笃而无礼。”

谢中郎是王蓝田女婿。尝着白纶巾，肩舆径至扬州听事见王，直言曰：“人言君侯痴，君侯信自痴。”蓝田曰：“非无此论，但晚令耳。”

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。桓问曰：“卿何署？”答曰：“不知何署，时见牵马来，似是马曹。”桓又问：“官有几马？”答曰：“不问马，何由知其数？”又问：“马比死多少？”答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”

谢公尝与谢万共出西，过吴郡，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，太傅曰：“恐伊不必酬汝，意不足尔。”万犹苦要，太傅坚不回，万乃独往。坐少时，王便入门内，谢殊有欣色，以为厚待己。良久，乃沐头散发而出，亦不坐，仍据胡床，在中庭晒头，神气傲迈，了无相酬对意。谢于是乃还，未至船，逆呼太傅。安曰：“阿螭不作尔！”

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，桓谓王曰：“卿在府久，比当相料

理。”初不答，直高视，以手版拄颊云：“西山朝来，致有爽气。”

谢万北征，常以啸咏自高，未尝抚慰众士。谢公甚器爱万，而审其必败，乃俱行，从容谓万曰：“汝为元帅，宜数唤诸将宴会，以说众心。”万从之。因召集诸将，都无所说，直以如意指四坐云：“诸君皆是劲卒。”诸将皆忿恨之。谢公欲深著恩信，自队主将帅以下，无不身造，厚相逊谢。及万事败，军中因欲除之。复云：“当为隐士。”故幸而得免。

王子敬兄弟见郗公，躡履问讯，甚修外生礼。及嘉宾死，皆着高屐，仪容傲慢。命坐，皆云：“有事不暇坐。”既去，郗公慨然曰：“使嘉宾不死，鼠辈敢尔！”

王子猷尝行过吴中，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。主已知子猷当往，乃洒埽施設，在听事坐相待。王肩舆径造竹下，讽啸良久。主已失望，犹冀还当通，遂直欲出门。主人大不堪，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。王更以此赏主人，乃留坐，尽欢而去。

王子敬自会稽经吴，闻顾辟疆有名园，先不识主人，径往其家。值顾方集宾友酣燕，而王游历既毕，指麾好恶，傍若无人。顾勃然不堪，曰：“傲主人，非礼也；以贵骄人，非道也。失此二者，不足齿人，伧耳！”便驱其左右出门。王独在舆上，回转顾望，左右移时不至，然后令送著门外，怡然不屑。

【译文】

晋文王司马昭德盛功高，坐在席位上严肃庄重。只有阮籍在座位上伸腿坐着，放声歌唱，纵酒狂放，泰然自若。

王戎刚步入成年时去拜访阮籍，当时刘公荣（刘昶字公荣）在座。阮籍对王戎说：“恰好有二斗美酒，该当与你共饮，那位刘公荣与此无关。”二人举杯轮回敬酒对饮，刘昶于是一杯也没有饮到，可是言语谈笑之间，三人并没有不同。有人问起这事，阮籍回答说：“度量胜过刘公荣的，不得不与他饮酒；不如刘公荣的，可以不与他饮酒；只有刘公荣，可以不与他饮酒。”

钟子季（钟会）精明有才智，以前不识嵇康。钟子季与当时一些贤俊之士约好，一起去寻访嵇康。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，向子期（向秀）做他助手拉风箱。嵇康一直扬槌不停，旁若无人，过了好久也没与钟子季交谈。钟子季起身离去，嵇康问他：“你听到什么才来的？见到什么才去的？”钟子季回答：“听了听到的才来的，见了见到的才去的。”

嵇康与吕安很要好，每当思念的时候，即使相隔千里，也要吩咐备车前往。吕安后来去拜访嵇康，正值嵇康不在家，嵇喜出门迎接。吕安不进门，在门上题写了一个“鳳（凤）。”字就离去了。嵇喜没有察觉吕安的用意，还以为吕安开心才写的。“鳳”字，拆开意思就是“凡鸟”。

陆士衡（陆机，字士衡）初到洛阳，向张华请教应当拜访的人物，刘道真（刘宝，字道真）是所指出的人物之一。陆士衡到了刘道真家时，刘还在礼制规定的守丧期间。他嗜好饮酒，行见面礼后，刘道真一开始没有别的话说，只问：“东吴有种长柄葫芦，你能种得了吗？”陆士衡兄弟大失所望，后悔去拜见刘道真。

王平子（王澄）出京做荆州刺史，太尉王衍及送行的贤

士塞满了道路。当时庭院中有棵大树，树上有鹊巢，王平子脱去衣巾，径直爬上树去提取幼鹊，内衣被树枝勾住，便又脱去内衣。他捉到幼鹊后下了树，抚弄幼鹊，神色自如，旁若无人。

高坐道人在丞相王导的座席间，常常在一侧仰卧着。见了尚书令卞壶，便严肃庄重起来，变了个样子，说：“他是位恪守礼法的人。”

桓宣武（桓温）做徐州刺史，这时谢奕做晋陵太守。桓宣武起初对谢奕只是一般地叙寒温，原本没有不寻常的交往。待到桓宣武再做荆州刺史，将要西去的期间，对谢奕显得情意十分深厚，谢奕也没有对此产生怀疑。只有谢虎子（谢据，小字虎子）之妻王氏明白桓宣武的心思，常说：“桓荆州用心很不一般，一定是要与谢晋陵一起西行。”不久，桓宣武就举荐谢奕做自己的司马。谢奕上任之后，仍然与桓宣武按过去交谊的方式相处。在桓宣武的座席间，将头巾耸得老高，吟咏哼唱，与旧日没有两样。桓宣武常说：“他是我世俗之交以外的司马。”于是由于饮酒，变得日常的礼节都没有了，桓宣武躲入内室，谢奕就跟着进去。后来谢奕醉时，桓宣武就往南康长公主的住处躲避他。南康长公主说：“如你没有个狂司马，我哪有机会能与你相见呢？”

谢万在兄长面前，要起身索要便器。此时阮思旷（阮裕）在座，说：“新兴的名门望族，实在而无礼节。”

谢万是王述的女婿，一次戴着白纶巾，坐着轿子径直到扬州刺史的厅堂上谒见王述，直率地说：“人们说君侯您痴呆，您实在是痴呆。”王述说：“不是没有这种说法，不过到后来

就精明多了。”

王子猷（王徽之）做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，桓冲问：“你在什么署？”王子猷回答：“不知是什么署，时常见牵马来，好像是马曹。”桓冲又问：“公家有多少马？”王子猷回答：“‘不问马’，怎么知道马的数目？”桓冲又问：“马近来死了多少？”王子猷回答：“‘未知生，焉知死’？”

谢安曾经与谢万一起出门西行，经过吴郡，谢万想与谢安一起到王恬家会聚，太傅谢安说：“恐怕他不会理睬你，我想不值得一去。”谢万仍是苦苦相邀，谢安坚持不改变主意，谢万于是独自前去。谢万在王恬家后坐了一会儿，王恬就进入屋门内，谢万很有些欣喜的神色，以为王恬要厚厚款待自己。坐了好久，王恬才洗过头，披散着头发走出来，也不就席，仍是靠在交椅上，在庭院里晒头，神气傲慢，一点也没有应酬谢万的意思。谢万于是就回来了，还没有到船上，就朝船上呼喊太傅。谢安说：“阿螭（王恬小字阿螭）对你没有兴致吧！”

王子猷做车骑将军桓冲的参军，桓冲对王子猷说：“你在军府中很久了，近来事务该安排好了吧？”王子猷不直接回答，只是向高远处望着，用手板拄着面颊说：“西山迎来早晨，最有清爽之气。”

谢万北征时，经常吟咏歌唱，自命不凡，从来不曾抚慰将士们。谢安非常器重爱护谢万，但明知他一定失败，便与他一起出行，见机顺便对谢万说：“你作为元帅，应当不断召集将领们宴会，以便博得大家的欢心。”谢万听从了谢安的话，就召集将领们聚会，他在席上竟没有说些该说的，只是用如

意指着四座的将领们说：“诸君都是强劲的兵卒。”将领们都对他非常忿恨。谢安想以恩情信义牢固地笼络人心，从队长以至将帅，没有不亲自访问的，深切地表示逊让。等到谢万作战失败，军中将士要杀掉他。又说：“应当为隐士（指谢安）着想。”所以侥幸得免于死。

王子敬（王献之）兄弟们去见舅舅郗愔，穿着鞋，恭敬地问候，很讲求做外甥的礼节。等到嘉宾（郗超，郗愔之子）死后，王氏兄弟都穿着高齿木屐，仪态傲慢起来。郗愔让他们坐，他们都说：“有事，没有闲空坐。”他们离去后，郗愔慨叹道：“假使嘉宾不死，这些鼠辈怎敢如此！”

王子猷一次曾出行路过吴郡，看见有一位士大夫家很有一些好竹子。主人已经知道王子猷将要来，便洒扫干净庭院，摆放好陈设，坐在厅堂上等候。王子猷乘着轿子径直到了竹林下，吟咏啸唱了好久。这时主人已经失望，但还是希望王子猷返回时应当过来打招呼，可是王子猷竟然打算直接出门而去。主人实在忍受不了，便让仆从关上了大门，不让他们出去。王子猷因此更加欣赏主人，便留下来入座，与主人尽情畅谈之后才离去。

王子敬（王献之）从会稽经过吴郡，听说顾辟疆家有名园，他原来不认识主人，就径直到了主人家去。正值顾辟疆会聚宾友尽情宴饮，而王子敬游览了园林之后，指指划划评点风景好坏，旁若无人。顾辟疆火气勃然升起，压抑不住，说：“傲视主人是不知礼节，以高贵的地位对人骄横是不懂道理。失去了礼节和道理的人，就是不足挂齿的人，一个粗野的人罢了！”说着便把王子敬的侍从赶出了大门。王子敬独自在轿

子上，回头张望，侍从过了好久不来，然后让主人把自己送出门外，一直是兴奋喜悦的样子，对主人的态度毫不介意。

排调第二十五

诸葛瑾为豫州，遣别驾到台，语云：“小儿知谈，卿可与语。”连往诣恪，恪不与相见。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，别驾唤恪：“咄咄郎君！”恪因嘲之曰：“豫州乱矣，何咄咄之有？”答曰：“君明臣贤，未闻其乱。”恪曰：“昔唐尧在上，四凶在下。”答曰：“非唯四凶，亦有丹朱。”于是一坐大笑。

晋文帝与二陈共车，过唤钟会同载，即驱车委去。比出，已远。既至，因嘲之曰：“与人期行，何以迟迟？望卿遥遥不至。”会答曰：“矫然懿实，何必同群？”帝复问会：“皋繇何如人？”答曰：“上不及尧、舜，下不逮周、孔，亦一时之懿士。”

钟毓为黄门郎，有机警，在景王坐燕饮。时陈群子玄伯、武周子元夏同在坐，共嘲毓。景王曰：“皋繇何如人？”对曰：“古之懿士。”顾谓玄伯、元夏曰：“君子周而不比，群而不党。”

嵇、阮、山、刘在竹林酣饮，王戎后往，步兵曰：“俗物已复来败人意！”王笑曰：“卿辈意，亦复可败邪？”

晋武帝问孙皓：“闻南人好作《尔汝歌》，颇能为否？”皓正饮酒，因举觞劝帝而言曰：“昔与汝为邻，今与汝为臣。上汝一杯酒，令汝寿万春！”帝悔之。

孙子荆年少时欲隐，语王武子“当枕石漱流”，误曰“漱石枕流”。王曰：“流可枕，石可漱乎？”孙曰：“所以枕流，欲

洗其耳；所以漱石，欲砺其齿。”

头责秦子羽云：“子曾不如太原温颢、颍川荀、范阳张华、士卿刘许、义阳邹湛、河南郑诩。此数子者，或饕吃无宫商，或羸陋希言语，或淹伊多姿态，或讷少智旂，或口如含胶饴，或头如巾齏杵，而犹以文采可观，意思详序，攀龙附凤，并登天府。”

王浑与妇钟氏共坐，见武子从庭过，浑欣然谓妇曰：“生儿如此，足慰人意。”妇笑曰：“若使新妇得配参军，生儿故可不啻如此！”

荀鸣鹤、陆士龙二人未相识，俱会张茂先坐，张令共语。以其并有大才，可勿作常语。陆举手曰：“云间陆士龙。”荀答曰：“日下荀鸣鹤。”陆曰：“既开青云，睹白雉：何不张尔弓，布尔矢？”荀答曰：“本谓云龙騊駼，定是山鹿野麋。兽弱弩强，是以发迟。”张乃抚掌大笑。

陆太尉诣王丞相。王公食以酪。陆还，遂病。明日，与王笺云：“昨食酪小过，通夜委顿。民虽吴人，几为伧鬼。”

元帝皇子生，普赐群臣。殷洪乔谢曰：“皇子诞育，普天同庆。臣无勋焉，而猥颁厚赉。”中宗笑曰：“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？”

诸葛令、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。王曰：“何不言葛王，而云王葛？”令曰：“譬言驴马，不言马驴，驴宁胜马邪？”

刘真长始见王丞相，时盛暑之月，丞相以腹熨弹棋局，曰：“何乃濇？”刘既出，人问：“见王公云何？”刘曰：“未见他异，唯闻作吴语耳。”

王公与朝士共饮酒，举琉璃碗谓伯仁曰：“此碗腹殊空，

谓之宝器，何邪？”答曰：“此碗英英，诚为清澈，所以为宝耳。”

谢幼舆谓周侯曰：“卿类社树，远望之，峨峨拂青天；就而视之，其根则群狐所托，下聚溷而已。”答曰：“枝条拂青天，不以为高；群狐乱其下，不以为浊。聚溷之秽，卿之所保，何足自称？”

王长豫幼便和令，丞相爱恣甚笃。每共围棋，丞相欲举行，长豫按指不听。丞相笑曰：“诎得不？相与似有瓜葛。”

明帝问周伯仁：“真长何如人？”答曰：“故是千斤搗特。”王公笑其言。伯仁曰：“不如卷角特，有盘辟之好。”

王丞相枕周伯仁膝，指其腹曰：“卿此中何所有？”答曰：“此中空洞无物，然容卿辈数百人。”

干宝向刘真长叙其《搜神记》，刘曰：“卿可谓鬼之董狐。”

许文思往顾和许，顾先在帐中眠，许至，便径就床角枕共语。既而唤顾共行，顾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，易己体上所著。许笑曰：“卿乃复有行来衣乎？”

康僧渊目深而鼻高，王丞相每调之，僧渊曰：“鼻者，面之山；目者，面之渊。山不高则不灵，渊不深则不清。”

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，阮思旷语之曰：“卿志大宇宙，勇迈终古。”何曰：“卿今日何故忽见推？”阮曰：“我图数千户郡，尚不能得；卿乃图作佛，不亦大乎？”

庾征西大举征胡，既成行，止镇襄阳。殷豫章与书，送一折角如意调之。庾答书曰：“得所致，虽是败物，犹欲理而用之。”

桓大司马乘雪欲猎，先过王、刘诸人许。真长见其装束

单急，问：“老贼欲持此何作？”桓曰：“我若不为此，卿辈亦那得坐谈？”

褚季野问孙盛：“卿国史何当成？”孙云：“久应竟，在公无暇，故至今日。”褚曰：“古人‘述而不作’，何必在蚕室中？”

谢公在东山，朝命屡降而不动。后出为桓宣武司马，将发新亭，朝士咸出瞻送。高灵时为中丞，亦往相祖。先时，多少饮酒，因倚如醉，戏曰：“卿屡违朝旨，高卧东山，诸人每相与言：‘安石不肯出，将如苍生何！’今亦苍生将如卿何？”谢笑而不答。

初，谢安在东山居，布衣时，兄弟已有富贵者，翕集家门，倾动人物。刘夫人戏谓安曰：“大丈夫不当如此乎？”谢乃捉鼻曰：“但恐不免耳！”

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，深公答曰：“未闻巢，由买山而隐。”

王、刘每不重蔡公。二人尝诣蔡语，良久，乃问蔡曰：“公自言何如夷甫？”答曰：“身不如夷甫。”王、刘相目而笑曰：“公何处不如？”答曰：“夷甫无君辈客。”

张吴兴年八岁，亏齿，先达知其不常，故戏之曰：“君口中何为开狗窦？”张应声答曰：“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！”

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我晒书。”

谢公始有东山之志，后严命屡臻，势不获已，始就桓公司马。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，中有远志。公取以问谢：“此药又名小草，何一物而有二称？”谢未即答。时郝隆在坐，应声答曰：“此甚易解：处则为远志，出则为小草。”谢甚有愧色。桓公目谢而笑曰：“郝参军此过乃不恶，亦极有会。”

庾园客诣孙监，值行，见齐庄在外，尚幼，而有神意。庾试之曰：“孙安国何在？”即答曰：“庾稚恭家。”庾大笑曰：“诸孙大盛，有儿如此。”又答曰：“未若诸庾之翼翼。”还，语人曰：“我故胜，得重唤奴父名。”

范玄平在简文坐，谈欲屈，引王长史曰：“助我！”王曰：“此非拔山力所能助。”

郝隆为桓公南蛮将军。三月三日会，作诗，不能者罚酒三升。隆初以不能受罚，既饮，揽笔便作一句云：“媿隅跃清池。”桓问：“媿隅是何物？”答曰：“蛮名鱼为媿隅。”桓公曰：“作诗何以作蛮语？”隆曰：“千里投公，始得蛮府参军，那得不作蛮语也！”

袁羊尝诣刘恢 [愔]，恢在内眠未起。袁因作诗调之曰：“角枕粲文茵，锦衾烂长筵。”刘尚晋明帝女，主见诗不平，曰：“袁羊，古之遗狂！”

殷洪远答孙兴公诗云：“聊复放一曲。”刘真长笑其语拙，问曰：“君欲云那放？”殷曰：“榻腊亦放，何必其枪铃邪？”

桓公既废海西，立简文。侍中谢公见桓公，拜，桓惊笑曰：“安石，卿何事至尔？”谢曰：“未有君拜于前，臣立于后。”

郗重熙与谢公书，道：“王敬仁闻一年少怀问鼎，不知桓公德衰，为复后生可畏？”

张苍梧是张凭之祖，尝语凭父曰：“我不如汝。”凭父未解所以，苍梧曰：“汝有佳儿。”凭时年数岁，敛手曰：“阿翁，讵宜以子戏父？”

习凿齿、孙兴公未相识，同在桓公坐。桓语孙：“可与习参军共语。”孙云：“蠢尔蛮荆，敢与大邦为仇！”习云：“薄

伐獫狁，至于太原。”

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生，形似其舅。桓甚讳之。宣武云：“不桓相似，时似耳。桓似是形，时似是神。”桓逾不悦。

王子猷诣谢万，林公先生在坐，瞻瞩甚高。王曰：“若林公须发并全，神情当复胜此不？”谢曰：“唇齿相须，不可以偏亡。须发何关于神明！”林公意甚恶，曰：“七尺之躯，今日委君二贤。”

郗司空拜北府，王黄门诣郗门拜，云：“应变将略，非其所长。”骤咏之不已。郗仓谓嘉宾曰：“公今日拜，子猷言语殊不逊，深不可容。”嘉宾曰：“此是陈寿作诸葛评，人以汝家比武侯，复何所言？”

王子猷诣谢公，谢曰：“云何七言诗？”子猷承问，答曰：“昂昂若千里之驹，泛泛若水中之鳧。”

王文度、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，范年大而位小，王年小而位大。将前，更相推在前，既移久，王遂在范后。王因谓曰：“簸之扬之，糠粃在前。”范曰：“汰之汰之，砂砾在后。”

刘遵祖少为殷中军所知，称之于庾公。庾公甚欣然，便取为佐。既见，坐之独榻上，与语。刘尔日殊不称，庾小失望，遂名之为“羊公鹤”。昔羊叔子有鹤善舞，尝向客称之。客试使驱来，氄毳而不肯舞，故称比之。

魏长齐雅有体量，而才学非所经。初宦当出，虞存嘲之曰：“与卿约法三章：谈者死，文笔者刑，商略抵罪。”魏怡然而笑，无忤色。

范启与郗嘉宾书曰：“子敬举体无饶，纵掇皮无余润。”郗答曰：“举体无余润，何如举体非真者？”

二郗奉道，二何奉佛，皆以财贿。谢中郎云：“二郗谄于道，二何佞于佛。”

王文度在西州，与林法师讲，韩、孙诸人并在坐，林公理每欲小屈。孙兴公曰：“法师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，触地挂阂。”

范荣期见郗超俗情不淡，戏之曰：“夷齐巢许，一诣垂名。何必劳神苦形，支策据梧邪？”郗未答，韩康伯曰：“何不使游刃皆虚？”

简文在殿上行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。右军指（简文语孙）曰：“此啖名客。”简文顾曰：“天下自有利齿儿。”后王光禄作会稽，谢车骑出曲阿祖之，王孝伯罢秘书丞，在坐，谢言及此事，因视孝伯曰：“王丞齿似不钝。”王曰。“不钝，颇亦险。”

谢暹夏月尝仰卧，谢公清晨卒来，不暇着衣，跣出屋外，方躡履问讯。公曰：“汝可谓前倨而后恭。”

顾长康作殷荆州佐，请假还东。尔时例不给布帆，顾苦求之，乃得。发至破冢，遭风大败。作笺与殷云：“地名破冢，真破冢而出。行人安稳，布帆无恙。”

苻朗初过江，王咨议大好事，问中国人物及风土所生，终无极已，朗大患之。次复问奴婢贵贱，朗云：“谨厚有识中者，乃至十万；无意为奴婢问者，止数千耳。”

东府客馆是版屋。谢景重诣太傅，时宾客满中，初不交言，直仰视云：“王乃复西戎其屋。”

顾长康啖甘蔗，先食尾。人问所以，云：“渐至佳境。”

孝武属王珣求女婿，曰：“王敦、桓温，磊砢之流，既不

可复得，且小如意，亦好豫人家事，酷非所须。正如真长、子敬比，最佳。”珣举谢琨。后袁山松欲拟谢婚，王曰：“卿莫近禁脔！”

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，因共作了语。顾恺之曰：“火烧平原无遗燎。”桓曰：“白布缠棺竖旒旐。”殷曰：“投鱼深渊放鸟飞。”次复作危语。桓曰：“矛头淅米剑头炊。”殷曰：“百岁老翁攀枯枝。”顾曰：“井上辘轳卧婴儿。”殷有一参军在坐，云：“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。”殷曰：“咄咄逼人！”仲堪眇目故也。

桓玄出射，有一刘参军与周参军朋赌，垂成，唯少一破。刘谓周曰：“卿此起彼破，我当搥卿！”周曰：“何至受卿搥？”刘曰：“伯禽之贵，尚不免搥，而况于卿？”周殊无忤色。桓语庾伯鸾曰：“刘参军宜停读书，周参军且勤学问。”

桓南郡与道曜讲《老子》，王侍中为主簿，在坐。桓曰：“王主簿可顾名思义。”王未答，且大笑。桓曰：“王思道能作大家儿笑。”

祖广行恒缩头。诣桓南君，始下车，桓曰：“天甚晴朗，祖参军如从屋漏中来。”

桓玄素轻桓崖，崖在京下有好桃，玄连就求之，遂不得佳者。玄与殷仲文书，以为嗤笑曰：“德之休明，肃慎贡其楛矢；如其不尔，篱壁间物亦不可得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诸葛瑾做豫州刺史，派属官别驾到朝廷去，对别驾说：“小儿懂得谈论，你可以与他交谈。”别驾接连几次去拜访诸

葛恪，诸葛恪不与他相见。后来在辅吴将军张昭家的座席间相遇，别驾向诸葛恪打招呼，说：“喂喂，郎君。”诸葛恪就嘲笑他说：“豫州乱了，有什么好喂喂乱叫的？”别驾回答：“豫州的长官圣明，属下贤良，没有听说有乱。”诸葛恪说：“从前唐尧在君位时，还有四个凶险之人做臣下呢。”别驾回答：“唐尧不仅有四个凶险之人为臣下，也还有丹朱这个不肖之子呢。”于是满座的人都大笑起来。”

晋文帝司马昭与二陈（陈騫、陈泰）同车，经过钟会家时召唤他同车而行，却又立即驱车走了，抛下了钟会。等钟会出来时，车已走远。钟会到了之后，文帝与二陈就嘲笑他说：“跟别人约好同行，为什么这么迟缓？我们遥遥相望（钟会的父亲钟繇。繇与遥同音，以谐音戏钟会。），你却迟迟不到。”钟会回答：“矫矫高扬的懿美果实（陈騫的父亲陈矫，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，陈泰的父亲陈寔[实]，钟会用了矫，懿、实三字，也是戏文帝与二陈。），何必同一般的果实混在一起？”文帝又问钟会：“皋繇是什么样的人？”钟会回答说：“皋繇上不如唐尧、虞舜，下不如周公、孔子，然而也是一代懿美之士。”

钟毓任黄门郎，为人机敏，一次在景王司马师的座席间宴饮。当时陈群的儿子陈玄伯（陈泰，字玄伯）、武周的儿子武元夏（武陔，字元夏）一同在座席间，一起嘲戏钟毓。景王问：“皋繇是什么人？”钟毓答：“是古代的懿美之士。”又转过脸对陈玄伯、武元夏说：“君子周密团结而不相互勾结，合群而不结党营私。”

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刘伶在竹林中畅饮，王戎后到，阮

籍说：“世俗之人又来败坏人们的雅兴！”王戎笑着说：“你们的雅兴，也是可以败坏的吗？”

晋武帝问孙皓（吴亡周之君）：“听说南方人喜欢作《尔汝歌》，你可会作一首吗？”孙皓正在饮酒，就举杯劝武帝进酒，说：“从前与你为比邻，今日与你为君臣。向你进上一杯酒，祝你长寿万年春！”武帝后悔这样做。

孙子荆（孙楚，字子荆）年轻时想要隐居，对王武子（王季）说“当枕石漱流”，误说成“漱石枕流”。王武子问：“水流可以当枕头，石头可以漱口吗？”孙子荆诡辩说：“以水流为枕是要清洗自己的耳朵，以石漱口是要磨砺自己的牙齿。”

秦子羽的头责备秦子羽说：“你简直比不上太原温颢、颍川荀寓、范阳张华、宗正卿刘许、义阳邹湛、河南郑诩。这几个人，有的口吃，发音不准；有的瘦小丑陋，少有言语；有的吱吱唔唔，比比划划；有的吵吵嚷嚷，缺少理智；有的口如含胶，口齿不清；有的头如捣菹之杵，戴之以巾，却还由于文采可观，意思表述周祥有序，从而攀龙附凤，跨进朝廷。”

王浑与妻子一同坐着，看见王济从堂前走过，王浑便欣然对妻子说：“如果生个像这样的儿子，也足以宽慰人心了。”他妻说：“如果让我得以跟王参军匹配，生出的儿子必然不止如此。”

荀鸣鹤（荀隐，字鸣鹤）、陆士龙（陆云，字士龙）二人原来不相识，一起在张茂先（张华，字茂先）家座席间相见。张茂先让他们交谈，因为他们都有丰厚的才识，希望他们不要作一般的套语。陆士龙举手说：“云间陆士龙。”荀鸣鹤对

道：“日下荀鸣鹤。”陆士龙说：“既然青云开启，看见白雉，为何不张开你的弓，搭上你的箭？”荀鸣鹤对道：“本以为是云中之龙雄健腾飞，却只是山野麋鹿驰走。走兽弱小而弓弩强劲，所以迟迟放箭。”张茂先拍手大笑起来。

太尉陆玩拜访丞相王导，王导给陆玩乳酪吃。陆玩回家后就病了。第二天，陆玩写信给王导说：“昨天吃乳酪多了点，整夜不振。我虽然是吴人，险些成了北方之鬼。”

晋元帝的皇子诞生，普遍赏赐群臣。殷洪乔（殷羨）致谢说：“皇子诞生，普天同庆。为臣对此没有什么功勋，却承蒙颁发优厚的赏赐。”元帝笑道：“此事怎么可以让你有功勋呢？”

尚书令诸葛恢、丞相王导相互辩争姓氏家族的优劣。王导说：“为什么不说‘葛王’，而说‘王葛’？”诸葛恢说：“譬如说‘驴马’，不说‘马驴’，驴子难道比马优胜吗？”

刘真长（刘惔）初见丞相王导，正值盛暑时节，丞相用肚皮紧贴弹棋盘，说：“怎么这样冷洵洵（chèn）！”刘真长出来后，别人问他：“见子王丞相，感觉如何？”刘真长说：“没有看出有别的差异，只听见他讲吴语罢了。”

王导与朝廷官员共同饮酒，举着琉璃杯对周伯仁（周顗）说：“这种碗中很空，称之为宝器，为什么呢？”周伯仁回答：“这种碗晶莹光亮，真是清彻剔透，所以是宝器。”

谢幼舆对周伯仁说：“你就好比社树，远远望去，巍峨高大，上拂青天；走近观看，树根中是群狐寄身之处，下面堆积着粪便污物。”周伯仁回敬道：“社树枝条上拂青天，不自以为高；群狐在根下作乱，不自以为浑浊。堆积粪便之类污

物，是你所庇护的，有什么值得自我称道的？”

王长豫（王悦，字长豫）从小乖巧听话，丞相王导相当喜爱并放任他。往往一起下棋时，丞相想要举子欲落时，王长豫便接住他的手指不让他下，丞相笑着说：“怎么能这样做？相互之间像有瓜葛牵连着似的。”

晋明帝问周伯仁：“刘真长是什么样的人？”周伯仁回答说：“本是一头有千斤之力的骗了的公牛。”王导笑周伯仁所说的话。周伯仁说：“其实不如一头弯角的老母牛，具有盘旋不进的奇妙功夫。”

王丞相（王导）枕着周伯仁（周顗）的膝盖，指着他的肚子说：“你这里边有什么东西？”周伯仁回答说：“这里边空洞无物，然而容得下像你这样的人数百个。”

干宝向刘真长（刘惔）讲述他的《搜神记》，刘真长说：“你真可以称得上是鬼的史官（董狐）了。”

许文思到顾和家去，顾和原来在帐中睡觉，许文思来了，就径直靠着床角枕头上一起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许文思召唤顾和一起出去，顾和于是让侍从拿来枕上的新衣，换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。许文思笑着说：“你竟然还有出门穿的衣服吗？”

康僧渊眼窝深陷而鼻子高耸，王丞相（王导）经常因此取笑他，他便说：“鼻子是脸上的山，眼睛是脸上的渊。山不高就没有灵气，渊不深就不清幽。”

何次道（何充）去瓦官寺礼拜十分认真，阮思旷（阮裕）对他说：“你的志向大如宇宙，勇气超越古人。”何次道说：“你今天为什么推崇起我来了？”阮思旷说：“我想谋个几

千户的郡太守尚且办不到，你竟然想谋求做佛，志向不是很大吗？”

征西将军庾翼大举征讨胡人，出发之后，停留镇守在襄阳。殷羡写信给他，还送给他一只缺角的如意嘲笑他。庾翼回信答覆说：“得到所送的东西，虽然是件破损之物，都仍然想修理好了再用它。”

桓大司马（桓温）乘着雪天想去打猎，先经过王濛、刘惔等人的宅舍，刘惔看见他穿着便捷的军装，便问：“老东西想凭这付打扮做什么？”桓大司马说：“我如果不这么做，你们这些人怎么能坐着清谈呢？”

褚季野（褚裒）问孙盛：“你修的国史何时能完成？”孙盛说：“早就该完成了。忙于公事，没有闲暇，所以拖至今日。”褚季野说：“古人‘述而不作’（记述而不创作），何必要弄到进蚕室（受宫刑）的地步呢？”

谢安在东山隐居时，朝廷征召的命令屡次下达，而他不为所动。后来他出来做桓温的司马，将从新亭出发，朝廷官员都出来看望送行。高灵（高崧）当时任中丞，也到场送行。他在此之前多少喝了些酒，便假装醉了的样子，开玩笑说：“你屡屡违背朝廷旨意，高卧于东山之上，人们常常相互谈论说：‘安石不肯出山，将对百姓怎么办呢？’今天是百姓将对你怎么办呢？”谢安笑了，却不作回答。

当初，谢安隐居东山，还是平民的时候，他的兄弟中已经有富贵的了，齐集家中，人们为之轰动。谢安妻子刘夫人对他开玩笑说：“大丈夫不该如此吗？”谢安便捏着鼻子说：“只是恐怕也免不了如此罢了。”

支道林托人向竺法深买岫山，竺发山回复说：“没听说巢父、许由是买了山而隐居的。”

王濛、刘惔总是看不起蔡谟。二人一次到蔡家闲谈，谈了很久，就问：“您自己说，您与王夷甫相比怎么样？”蔡谟回答：“我不如王夷甫。”王、刘互相看了看，答着问道：“您何处不如王夷甫？”蔡谟说：“王夷甫没有像你们这类的客人。”

张吴兴（张玄之）八岁时，缺了牙齿，前辈们知道他不寻常，因而跟他开玩笑说：“你口中为什么开了个狗洞？”张吴兴应声而答：“正是让你们这些人从这洞中出入的。”

郝隆在七月七日出屋子，在阳光下仰脸躺着，有人问他这么做的缘故，他回答说：“我在晒书。”

谢安当初有隐居东山而不仕的志向，后来朝廷严命出仕的命令多次下达，势不由己，才出任桓温的司马。这期间有人送给桓温药草，其中有一味叫“远志”。桓温拿过“远志”问谢安说：“这种药草又叫小草，为什么同一东西有两种名称？”谢安没有立即回答。这时郝隆也在座，应声答道：“这很容易理解：隐居就是有远志，出山了就是小草。”谢安显得很惭愧的样子。桓温看了谢安一眼说：“郝参军此种解释也不坏，也极有意味。”

庾园客（庾爰之，小字园客）去拜访秘书监孙盛，正赶上孙盛出门了，见到他儿子孙齐庄（孙放，字齐庄）在外边，年纪尚小，却显得很有灵气。庾园客试探他说：“孙安国（孙盛，字安国）在哪里？”孙齐庄立即回答：“在庾稚恭（庾翼，字稚恭，庾园客之父）家。”庾园客大笑，说：“孙氏家大为昌盛，有这么好的孩子。”孙齐庄又回敬道：“还比不上庾氏

家的翼翼昌盛。”孙齐庄回去后，对别人说：“我自然是胜了，我重复呼叫了那小子父亲的名字。”

范玄平（范汪，字玄平）在简文帝处座席间，清谈快要输了，拉住长史王濛说：“你帮帮我吧！”王濛说：“这事不是有拔山的力气所能帮得上忙的。”

郝隆任桓温的南蛮参军。三月三日的聚会上，众人都作诗，作不出的要罚酒三升。郝隆一开始因作不出诗而受罚，饮酒之后，操笔便作出一句：“媿隅跃清池。”桓温问：“媿隅是什么东西？”郝隆回答：“蛮地把鱼叫作媿隅。”桓温说：“作诗为什么用蛮语？”郝隆说：“我千里迢迢来投奔您，才得了个蛮府参军之职，怎么能不用蛮语呢！”

袁羊（袁乔，小字羊）一次去拜访刘惔，刘惔在房中睡觉还没有起来。袁羊因此作诗嘲戏他说：“角饰的枕头华丽光彩，衬着花褥子；锦缎的被子灿烂辉煌，垫着长席子。”刘惔娶晋明帝之女为妻，公主见到此诗心中不满，说：“袁羊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狂人！”

殷洪远（殷融）答孙兴公（孙绰）道：“聊复放一曲。”刘真长（刘惔）笑他的诗用语拙漏，问他：“您要说怎么放声歌唱？”殷洪远说：“榻腊的鼓声也是放声歌唱，何必是那美妙的枪铃之声呢？”

桓温废黜了海西公司马奕之后，立了简文帝。侍中谢安见了桓温，行拜礼，桓温吃惊地笑着说：“安石，你为了什么事至于这样呢？”谢安说：“从来没有君下拜在前，而臣下还直立在后的。”

郗重熙（郗昙）写信给谢安，说：“王敬仁（王修）听说

一个少年胸怀问鼎之志，不知是因为齐桓公德望衰落了，还是由于后生可畏？”

张镇是张凭的祖父，曾对张凭的父亲说：“我不如你。”张凭的父亲没有听懂这话的意思，张镇说：“你有个好儿子。”张凭当时年纪才几岁，拱手说：“爷爷，怎么好用儿子来戏弄他的父亲呢？”

习凿齿与孙绰还未相识时，同在桓温的座席间。桓温对孙绰说：“你可以与习参军共同交谈一下。”（习凿齿是荆楚之人）孙绰说：“愚蠢的荆楚南蛮，竟然敢与我大周为敌！”习凿齿回应道：“于是讨伐獫狁，一直抵达太原（孙绰是太原人）。”

桓豹奴（桓嗣，小字豹奴）是丹阳尹王混的外甥，外貌像舅父。桓豹奴很忌讳这一点。桓温说：“也不是经常像，只是有时像罢了。经常像是在形貌方面，有时像是在精神方面。”桓豹奴更加不高兴了。

王子猷去拜访谢万，支道林先已在座，神情高傲的样子。王子猷说：“如果林公须发都齐全，神情恐怕还会胜过现在的样子吧？”谢万说：“唇与齿相互依存，不可以单独失去哪一方面。至于须发，跟神情气度有什么关系？”支道林心绪很坏，说：“我七尺之躯，今日就委托你们二位贤者安排了。”

郗习空（指郗愔）拜授北府军职，黄门侍郎王子猷到郗门拜贺，说：“随机应变的用兵之策，不是他所擅长的。”反复不停地说。郗仓（郗融）对郗嘉宾（郗超）说：“父亲今日拜官，王子猷（王徽之）说话太不顺耳，实在让人不可忍受。”郗嘉宾说：“这如同陈寿所作对诸葛亮的评语，人家把你家比

作诸葛武侯，还再说什么！”

王子猷去拜访谢安，谢安问：“怎么叫七言诗？”王子猷承受询问，回答说：“昂昂若千里之驹，泛泛若水中之凫（引屈原《卜居》）。”

王文度（王坦之）与范荣期（范启）一同被简文帝邀请。范荣期年纪大却职位低，王文度年纪小却职位高。将要进前时，两人互相推让，请对方在前面走，推让再三，王文度就走在范荣期的后面。王文度便对范荣期说：“簸之扬之，糠粃在前（经过簸扬，粃穰浮在前面）。”范荣期说：“淘之汰之，沙砾在后（经过淘汰，沙砾沉在后面）。”

刘遵祖（刘爱之，字遵祖）年轻时被殷浩赏识，殷浩向庾公（庾亮）称道刘遵祖。庾公很高兴，便录用他做僚属。见面之后，让刘遵祖坐在单人榻上，同他交谈。刘遵祖这一天的表现与其名气太不相称，庾公有点失望，于是称他为“羊公鹤”。从前羊叔子（羊祜）有只鹤，善于起舞，他便向客人称道这只鹤。客人请他赶过来试试，这只鹤却呆呆地不肯起舞，所以用“羊公鹤”来称呼比喻刘遵祖。

魏长齐（魏颢，字长齐）雅正有气度，可是才学不是他擅长的。刚做官要去上任，虞存跟他开玩笑说：“跟你约法三章：清谈玄理的处死，以笔为文的判刑，品评人事的按律定罪。”魏长齐和悦他笑着，没有反感的神情。

范启给郗嘉宾（郗超）写信说：“王子敬（王献之）浑身没有丰腴之处，纵使剥了皮也没有余存的油水。”郗嘉宾说：“浑身没有余存的油水，比起浑身都不真实来，怎么样。”范启为人矜持虚假，又很多事，所以如此嘲弄他。

二郗（指郗愔、郗昙）信奉道教，二何（指何充、何准）信奉佛教，他们都为此不惜破费钱财。谢万说：“二郗向道教献媚，二何向佛教谄谀。”

王文度（王坦之）在西州城与法师支道林讲论义理，韩伯、孙绰等人都在座，支道林所持道理往往稍处劣势。孙绰说：“法师今日如同身穿露絮衣裳在荆棘中行走，随处都阻碍不畅。”

范荣期（范启）发现郗超心有俗情而不谈泊，跟他开玩笑说：“伯夷、叔齐、巢父、许由，一样达到垂名后世的地步，何必劳神苦形，像师旷拄杖、惠子凭几呢？”郗超没有回答，韩康伯说：“为什么不使他像庖丁那样游刃必有余地呢？”

简文帝在殿上行走，王羲之与孙绰在后面。王羲之指着孙绰说：“这是位吃石头的人。”简文帝回头说：“天下自有利齿的人。”后来王蕴做会稽内史，谢玄到曲阿为他送行，王孝伯已被罢免了秘书丞之职，也在座，谢玄谈到此事，就看着王孝伯说：“王丞的牙齿好像也不钝。”王孝伯说：“不钝，也很有效用。”

谢遇（谢玄，小字遇）夏日里一次仰脸躺着，谢安清晨突然到来，谢遇来不及穿衣，光着脚跑出来，才穿上鞋问候。谢安说：“你可以说是先前倨傲而后来恭敬。”

顾长康（顾颢之）做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僚属，请假东归。这时按例官家不提供布帆，顾长康苦苦请求，才得到布帆。出发到叫“破冢”的地方，遭遇大风，布帆严重破损。顾长康写信给殷仲堪说：“地名叫破冢，我真是破冢而出。幸好行人安稳，布帆无恙。”

苻朗刚到江南时，骠骑恣议王肃之很好事，向苻朗询问中原人物、风土及物产，问起来没完没了，苻朗对此十分苦恼。接着又问起奴婢身价的贵贱，苻朗说：“谨敬敦厚有知识的，竟高达十万；没有涵养而好提出奴婢水平问题的，只值数千罢了。”

东府的宾馆是木板构制的房屋。谢景重去拜见太傅司马道子，当时宾客满屋，他全都搭言，只是仰着头观看，说：“大王竟然把屋子修造得如同西戎的屋子。”

顾长康（顾恺之）吃甘蔗，先吃甘蔗稍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吃，他说：“逐渐进入美好境界。”

东晋孝武帝嘱托王珣寻求女婿，说：“王敦、桓温，属伟岸卓越之流，但已是不能再寻得到的，况且这样的人稍稍如意，也只好干预别人家的事，完全不是我所期待的。真是如同刘真长、王子敬一样的，才是最佳的。”王珣举荐了谢琨。后来袁山松想要与谢琨结为婚姻，王珣说：“你不要走近只供皇家吃的美肉！”

南郡公桓玄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谈论之间，便共同作有关终了意思的话题。顾恺之说：“火烧平原无余烬。”桓玄说：“白布缠棺竖旗幡。”殷仲堪说：“投鱼深渊放飞鸟。”接着又作有关危险意思的话题。桓玄说：“矛头淅米剑头炊。”殷仲堪说：“百岁老翁攀枯枝。”顾恺之说：“井上辘轳卧婴儿。”殷仲堪的一个参军也在座，他说：“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。”殷仲堪说：“这话太有针对性了！”因为殷仲堪一只眼睛瞎。

桓玄到射场观看习射，有一个刘参军与周参军分在一组，与人赌输赢，即将获胜，只差一箭破的。刘参军对周参军说：

“你这一次不破的，我要鞭打你！”周参军说：“为何至于受鞭打呢？”刘参军说：“周代的伯禽很高贵了，尚且免不了挨鞭打，何况于你呢？”周参军一点没有反感的样子。桓玄对庾伯鸾（庾鸿）说：“刘参军应当停止读书，周参军应当勤求学问。”

南郡公桓玄与道曜讲论《老子》，侍中王思道（王桢之），任主簿，也在座。桓玄说：“王主簿可以对《老子》顾名思义（《老子》讲道，王主簿小字思道，所以说顾名思义）。”王思道没有回答，只是大笑。桓玄说：“王思道能作出大家子弟的笑态。”

祖广走路时总是缩着头。他去拜见南郡公桓玄时，刚下车，桓玄说：“天气很晴朗，祖参军就像从漏雨的房屋里走出来的一样。”

桓玄一向轻视桓崖（桓修，小字崖）。桓崖在京城有上好的桃树，桓玄几次前去讨桃树，最终没有得到好品种。桓玄写信给殷仲堪，以此讥笑说：“如果德行美好昌明，肃慎也会进贡楛矢；如果不是如此，即使家族中的物品也是不能得到的啊。”

轻诋第二十六

王太尉问眉子：“汝叔名士，何以不相推重？”眉子曰：“何有名士终日妄语？”

庾元规语周伯仁：“诸人皆以君方乐。”周曰：“何乐？谓乐毅邪？”庾曰：“不尔，乐令耳。”周曰：“何乃刻画无盐，以唐突西子也。”

深公云：“人谓庾元规名士，胸中柴棘三斗许。”

庾公权重，足倾王公。庾在石头，王在冶城坐，大风扬尘，王以扇拂尘曰：“元规尘污人！”

王右军少时甚涩讷。在大将军许，王、庾二公后来，右军便起欲去。大将军留之，曰：“尔家司空、元规，复何所难？”

王丞相轻蔡公，曰：“我与安期、千里共游洛水边，何处闻有蔡充儿？”

褚太傅初渡江，尝入东，至金昌亭，吴中豪右燕集亭中。褚公虽素有重名，于时造次不相识别。敕左右多与茗汁，少着粽，汁尽辄益，使终不得食。褚公饮讫，徐举手共语云：“褚季野。”于是四坐惊散，无不狼狈。

王右军在南，丞相与书，每叹子侄不令，云：“虎狔、虎犊，还其所如。”

褚太傅南下，孙长乐于船中视之。言次，及刘真长死，孙流涕，因讽咏曰：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”褚大怒，曰：“真

长平生，何尝相比数，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！”孙回泣向褚曰：“卿当念我！”时咸笑其才而性鄙。

谢镇西书与殷扬州，为真长求会稽，殷答曰：“真长标同伐异，侠之大者。常谓使君降阶为甚，乃复为之驱驰邪？”

桓公入洛，过淮泗，践北境，与诸僚属登平乘楼，眺瞩中原，慨然曰：“遂使神州陆沉，百年丘墟，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！”袁虎率尔对曰：“运自有废兴，岂必诸人之过？”桓公愾然作色，顾谓四坐曰：“诸君颇闻刘景升不？有大牛重千金，啖刍豆十倍于常牛，负重致远，曾不若一羸犍。魏武入荆州，烹以飧士卒，于时莫不称快。”意以况袁。四坐既骇，袁亦失色。

袁虎、伏滔同在桓公府，桓公每游燕，辄命袁、伏。袁甚耻之，恒叹曰：“公之厚意，未足以荣国士，与伏滔比肩，亦何辱如之？”

高柔在东，甚为谢仁祖所重。既出，不为王、刘所知。仁祖曰：“近见高柔大自敷奏，然未有所得。”真长云：“故不可在偏地居，轻在角觝中为人作议论。”高柔闻之，云：“我就伊无所求。”人有向真长学此言者，真长曰：“我实亦无可与伊者。”然游燕犹与诸人书：“可要安固。”安固者，高柔也。

刘尹、江彪、王叔虎、孙兴公同座，江、王有相轻色。彪以手歛叔虎云：“酷吏！”词色甚强。刘尹顾谓：“此是瞋邪？非特是丑声，拙视瞻。”

孙绰作《列仙·商丘子》赞曰：“所牧何物？殆非真猪。佻遇风云，为我龙掇。”时人多以为能。王蓝田语人云：“近见孙家儿作文，道‘何物真猪’也。”

桓公欲迁都，以张拓定之业。孙长乐上表谏，此议甚有理。桓见表心服，而忿其为异，令人致意孙云：“君何不寻《遂初赋》，而强知人家国事？”

孙长乐兄弟就谢公宿，言至款杂。刘夫人在壁后听之，具闻其语。谢公明日还，问：“昨客何似？”刘对曰：“亡兄门，未有如此宾客！”谢深有愧色。

简文与许玄度共语，许云：“举君亲以为难。”简文便不复答，许去后而言曰：“玄度故可不至于此！”

谢万寿春败后，还，书与王右军云：“惭负宿顾。”右军推书曰：“此禹、汤之戒。”

蔡伯喈睹睐笛椽，孙兴公听妓振且摆折。王右军闻，大嗔曰：“三祖寿乐器，虺瓦吊孙家儿打折。”

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。王谓林公诡辩，林公道王云：“著膩颜衿，綌布单衣，挟《左传》，逐郑康成车后，问是何物尘垢囊！”

孙长乐作王长史诔云：“余与夫子，交非势利，心犹澄水，同此玄味。”王孝伯见曰：“才士不逊，亡祖何至与此人周旋！”

谢太傅谓子侄曰：“中郎始是独有千载！”车骑曰：“中郎衿抱未虚，复那得独有？”

庾道季诮谢公曰：“裴郎云‘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，何得为复饮酒？’裴郎又云：‘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，略其玄黄，取其俊逸。’”谢公云：“都无此二语，裴自为此辞耳！”庾意甚不以为好，因陈东亭《经酒垆下赋》。读毕，都不下赏裁，直云：“君乃复作裴氏学！”于此《语林》遂废。今时有者，皆是先写，无复谢语。

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，乃著论《沙门不得高士论》，大略云：“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。沙门虽云俗外，反更束于教，非情性自得之谓也。”

人问顾长康：“何以不作洛生咏？”答曰：“何至作老婢声！”

殷觊、庾恒并是谢镇西外孙。殷少而率语，庾每不推。尝俱诣谢公，谢公熟视殷，曰：“阿巢故似镇。”于是庾下声语曰：“定何似？”谢公续复云：“巢类似镇西。”庾复云：“类似，足作健不？”

旧目韩康伯：将肘无风骨。

苻宏叛来归国，谢太傅每加接引。宏自以有才，多好上人，坐上无折之者。适王子猷来，太傅使共语。子猷直孰视良久，回语太傅云：“亦复竟不异人。”宏大惭而退。

支道林入东，见王子猷兄弟。还，人问：“见诸王何如？”答曰：“见一群白颈乌，但闻唤哑哑声。”

王中郎举许玄度为吏部郎，郗重熙曰：“相王好事，不可使阿讷在坐。”

王兴道谓：“谢望蔡霍霍如失鹰师。”

桓南群每见人不快，辄嗔云：“君得哀家梨，当复不蒸食不？”

【译文】

太尉王衍问眉子（王玄，字眉子）：“你的叔父是名士，为什么不推崇他呢？”眉子说：“哪里有名士整日胡说的？”

庾元规（庾亮，字元规）对周伯仁（周顗，字伯仁）说：“大家都把您比作姓乐的。”周伯仁说：“哪个姓乐的？是指乐

毅吗？”庾亮说：“不是，只是乐令（乐广）。”周伯仁说：“为什么竟然美化无盐（即钟离春，丑人），以此冒犯西施呢？”

竺法深说：“人们说庾元规（庾亮）是位名士，他胸中紫荆有三斗多。”

庾元规权势很大，足以压过王导。当时庾元规在石头城，王导在冶城坐着，有一阵大风扬起灰尘，王导用扇子拂去身上尘土，说：“庾元规方向吹来的尘土沾污了人。”

王羲之年轻时话语很拙讷，在大将军王敦处，王导、庾亮二公后到，王羲之便起身想离开。大将军留住他，说：“你家司空，还有元规，还有什么难为情的？”

王丞相（王导）轻视蔡谟，说：“我跟王安期、阮千里一起在洛水边游观，哪里听说有个蔡充的儿子呢？”

太傅褚裒初到江南时，一次进入东边，来到全昌亭，吴郡豪门贵族都汇集到亭中宴饮。褚裒虽然素来拥有重望，此时仓促间互相都不能认识，豪族们就吩咐侍从多给褚裒上茶水，少放蜜饯，茶水喝完就再添，使他最终吃不到东西。褚裒饮罢茶，缓缓举手对大家说：“我是褚季野（褚裒字季野）。”于是四座之人都吓得走散了，无不狼狈。

王羲之在南边时，丞相王导给他写信，常哀叹子侄辈不佳，说：“虎狔、虎犊，如同他们小名所称一样。”

褚裒南下时，孙长乐（孙绰）到船上去看望他。言谈之间提及刘真长的死，孙长乐流下了眼泪，便讽咏诗句说：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（贤士丧亡，国家损伤）。”褚裒大怒，说：“刘真长平生什么时候看得起你？可是你今日竟对人做出这副模样！”当时都笑他有才却品性卑下。

镇西将军谢尚写信给扬州刺史殷浩，为刘真长请求会稽郡的官职，殷浩回答：“刘真长标榜同道，攻击异己，是最为心胸狭窄的了。我一直以为您谦卑过分，竟然要为他奔走效劳吗？”

桓温进入洛阳，经过淮水、泗水，踏入北方境地，与僚属登上战船楼上眺望中原大地，很有感慨地说：“致使神州沦亡，百年来成为丘墟，王夷甫（王衍）等人不能不承担事情的责任！”袁虎（袁宏）顺嘴应对说：“神州命运自有兴衰的道理，怎么能是这些人的过错呢？”桓温脸色严峻起来，环顾四座的人，说：“各位曾经听说过刘景升（刘表）吗？他有一头大牛，重千斤，吃起草料来是常牛的十倍，然而载负重物走远路，竟然不如一头瘦弱的母牛。曹操进入荆州，就把这头牛煮了犒劳士卒，当时没有不称开心的。”桓温之意是以此比况袁虎。四座的人都惊骇，袁虎也吓得变了脸色。

袁虎、伏滔同在桓温府中供职，桓温每当游宴时，总是让袁、伏陪同。袁虎对此感到羞辱，常感叹说：“桓公的感情厚意，并不是以使国土感到荣耀，与伏滔平起平坐，还有什么羞辱比得上呢？”

高柔在东边，很受谢仁祖（谢尚）重视。高柔出仕之后，没有被王濛、刘真长赏识。谢仁祖说：“近来看到高柔大量向皇上奏疏，然而没有得到什么结果。”刘真长说：“所以说，不能在偏僻的地方居住，轻率地在角落里对人发表议论。”高柔听说这话，就说：“我靠他没有想求取什么。”有人向刘真长转述了高柔的话，刘真长说：“我也确实没有可以给他的东西。”然而游宴时给众人写信说：“可以邀请安固。”安固，就

是高柔。

刘尹（刘惔）、江彪、王叔虎（王彪之）、孙兴公（孙绰）在一起坐看，江彪和王彪之有相互轻视的样子。江彪用手扳住王叔虎说：“酷吏！”语气和脸色都很强硬。刘尹回头对他说：“这是发火吗？不仅仅是说话难听，眼神难看而已。”

孙绰作《列仙传·商丘子》的赞语，说：“所牧何物，殆非真猪。傥遇风云，为我龙掬。（所放牧的是什么牲畜？恐怕不是真猪。倘使遇上风云变化，可以看到龙为我飞舞。）”当时人们认为他很有才能。蓝田县侯王述对人说：“近来看到孙家孩子作文，说什么‘何物真猪（什么样的真正的猪）’。”

桓温主张迁都洛阳，以便扩大开拓疆土、平定中原的大业。长乐侯孙绰上表谏阻。孙绰之见是很有道理的。桓温见了奏表心中服气，却对孙绰提出异议心中不满，就让别人向孙绰致意，说：“您为什么不去温习一下《遂初赋》，却硬是要管别人的国家大事呢！”

孙绰兄弟在谢安家过夜，言谈很空泛杂乱，刘夫人在墙后听他们谈话，他们所谈的都听到了。谢安第二天回来，问：“昨天的客人怎么样？”刘夫人回答说：“在亡兄（刘真长）门下，从来没有这样的宾客！”谢安深感惭愧。

晋简文帝与许文度（许询）一起谈论，许文度说：“对待君王与父母，谁先谁后，难以分别。”简文帝便不再答言。许文度离去后，简文帝才说：“许文度本可以不至于如此。”

谢万在寿春战败之后，逃归，写信给王羲之说：“很惭愧，我辜负了您当初的关照。”王羲之推开书信说：“这是夏禹、商汤之类的自责！”

蔡伯喈所制竹笛，被孙绰在听歌妓演唱时，挥动折断。王羲之听说，大为恼火，说：“祖传了三代的乐器，竟像打碎瓦器一样，轻易被孙家小子弄断了。”

王坦之与支道林非常不相投合。王坦之说支道林诡辩，支道林品评王坦之说：“戴着污垢的便帽，穿着粗布单衣，挟着《左传》，追随在郑康成（郑玄）的车子后面，讯问装有尘垢的袋子里是什么东西。”

孙绰为王濛作诔，文中说：“我与夫子，相交往不是由于势利，彼此之心犹如澄澈的水，共同品尝这玄妙的趣味。”王孝伯（王恭）看了诔文说：“才士不知谦逊，先祖父何至于与这种人来往！”

太傅谢安对侄儿们说：“中郎（指谢万，谢安弟）才是才识冠世，千年所独有。”谢玄说：“中郎胸襟还不谦逊，又怎么说得上独有？”

庾道季（庾龢）惊告谢安说：“裴郎（指裴启）《语林》中说：‘谢安说裴郎确实不坏，怎么还能饮酒呢？’裴郎《语林》中又说：‘谢安评论支道林就如九方皋相马一样，忽略了皮毛玄黄的颜色，而取他俊美洒脱的神采。’”谢安说：“我根本没有说这两句话，是裴启自己编造的这些言辞。”庾道季心中很不以此为满足，接着陈述王珣的《经酒垆下赋》。读完，谢安一点也不做赞赏和评断，只是说：“您竟然又作起裴氏的学问来了！”于是《语林》这部书没有流行开来。现在有的，都是先前手抄的，不再有谢安的话。

王坦之不被支道林赏识，他就撰写了《沙门不得为高士论》，大略说：高士一定处于任意适情境界，而沙门虽然说是

在世俗之外，反而更加受教条束缚，称不上是情性自得。

有人问顾长康（顾恺之）：“为什么不学作洛阳书生吟诵的声调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怎么至于学作老婢女的声调！”

殷颢、庾恒同是镇西将军谢尚的外孙，殷颢年纪小却聪敏，庾恒总是不认同。有一次二人一起去拜访谢安，谢安仔细看了看殷颢，说：“阿巢真像镇西将军。”于是庾恒小声对谢安说：“到底什么地方像？”谢安接着说：“阿巢面颊像镇西将军。”庾恒又说：“面颊像，就能够比别人强吗？”

过去品评韩康伯说：胳膊胖得连骨头都看不出了。

苻宏背叛前秦归顺我国，太傅谢安常接待他。苻宏自以为有才能，总是喜欢超越别人，座席间没有能使他折服的。恰巧王子猷（王徽之）来了。太傅让他与苻宏交谈。王子猷只是打量了好久，回头跟太傅说：“也毕竟与一般人没有两样。”

支道林到东边去时，见到王子猷兄弟。回来后，有人问他：“你见到了王氏兄弟，感觉如何？”支道林回答：“见到了一群白颈乌鸦，只听见哑哑的叫声。”

王坦之举荐许玄度（许询）做吏部郎，郗重熙（郗县）说：“相王（丞相会稽王，指简文帝）好多事，不可让阿讷（许玄度小字阿讷）在他旁边。”

王兴道（王和之）评论说：“望蔡公谢琰焦躁的样子，像失去鹰的训鹰师。”

桓玄每当看到别人做事不痛快时，就生气地说：“您得到哀家的梨，该不会蒸着吃吧？”

假譎第二十七

魏武少时，尝与袁绍好为游侠。观人新婚，因潜入主人园中，夜叫呼云：“有偷儿贼！”青庐中人皆出观，魏武乃入，抽刃劫新妇，与绍还出。失道，坠积棘中，绍不能得动。复大叫云：“偷儿在此！”绍惶迫自掷出，遂以俱免。

魏武行役，失汲道，军皆渴，乃令曰：“前有大梅林，饶子，甘酸，可以解渴。”士卒闻之，口皆出水，乘此得及前源。

魏武常言：“人欲危己，己辄心动。”因语所亲小人曰：“汝怀刀密来我侧，我必说心动，执汝使行刑，汝但勿言其使，无他，当厚相报。”执者信焉，不以为惧，遂斩之。此人至死不知也。左右以为实，谋逆者挫气矣。

魏武常云：“我眠中不可妄近，近便斫人，亦不自觉。左右宜深慎此！”后阳眠，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，因便斫杀。自尔每眠，左右莫敢近者。

袁绍年少时，曾遣人以剑掷魏武，少下，不着。魏武揆之，其后来必高。因帖卧床上，剑至果高。

王大将军既为逆，顿军姑孰。晋明帝以英武之才，犹相猜惮，乃着戎服，骑巴滇马，赍一金马鞭，阴察军形势。未至十余里，有一客姥居店卖食，帝过谒之，谓姥曰：“王敦举兵图逆，猜害忠良，朝廷骇惧，社稷是忧。故劬劳晨夕，用相覘察。恐行迹危露，或致狼狈。追迫之日，姥其匿之。”便

与客姥马鞭而去，行敦营匝而出。军士觉，曰：“此非常人也！”敦卧心动，曰：“此必黄须鲜卑族来！”命骑追之。已觉多许里，追士因问向姥：“不见一黄须人骑马度此邪？”姥曰：“去已久矣，不可复及。”于是骑人息意而反。

王右军年减十岁时，大将军甚爱之，恒置帐中眠。大将军尝先出，右军犹未起。须臾钱凤入，屏人论事，都忘右军在帐中，便言逆节之谋。右军觉，既闻所论，知无活理，乃剔吐污头面被褥，诈孰眠。敦论事造半，方忆右军未起，相与大惊曰：“不得不除之！”及开帐，乃见吐唾纵横，信其实孰眠，于是得全。于时称其有智。

陶公自上流来，赴苏峻之难，令诛庾公。谓必戮庾，可以谢峻。庾欲奔窜则不可；欲会，恐见执，进退无计。温公劝庾诣陶，曰：“卿但遥拜，必无他，我为卿保之。”庾从温言诣陶，至便拜。陶自起止之，曰：“庾元规何缘拜陶士行？”毕，又降就下坐。陶又自要起同坐。坐定，庾乃引咎责躬，深相逊谢。陶不觉释然。

温公丧妇。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，唯有一女，甚有姿慧，姑以属公觅婚。公密有自婚意，答云：“佳婿难得，但如峤比，云何？”姑云：“丧败之余，乞粗存活，便足慰吾余年，何敢希汝比？”却后少日，公报姑云：“已觅得婚处，门地粗可，婿身名宦尽不减峤。”因下玉镜台一枚。姑大喜。既婚，交礼，女以手披纱扇，抚掌大笑曰：“我固疑是老奴，果如所卜。”玉镜台，是公为刘越石长史，北征刘聪所得。

诸葛令女，庾氏妇，既寡，誓云：“不复重出！”此女性甚正强，无有登车理。恢既许江思玄婚，乃移家近之。初诳

女云：“宜徙于是。”家人一时去，独留女在后。比其觉，已不复得出。江郎莫来，女哭詈弥甚，积日渐歇。江彪暝入宿，恒在对床上。后观其意转帖，彪乃诈厌，良久不悟，声气转急。女乃呼婢云：“唤江郎觉！”江于是跃来就之，曰：“我自是天下男子，厌，何预卿事而见唤邪？既尔相关，不得不与人语。”女默然而惭，情义遂笃。

愍度道人始欲过江，与一伧道人为侣，谋曰：“用旧义往江东，恐不办得食。”便共立“心无义”。既而此道人不成渡。愍度果讲义积年。后有伧人来，先道人寄语云：“为我致意愍度，无义那可立？治此计，权救饥尔！无为遂负如来也。”

王文度弟阿智，恶乃不翮，当年长而无人与婚。孙兴公有一女，亦僻错，又无嫁娶理。因诣文度，求见阿智。既见，便阳言：“此定可，殊不如人所传，那得至今未有婚处？我有一女，乃不恶，但吾寒士，不宜与卿计，欲令阿智娶之。”文度欣然而启蓝田云：“兴公向来，忽言欲与阿智婚。”蓝田惊喜。既成婚，女之顽器，欲过阿智。方知兴公之诈。

范玄平为人好用智数，而有时以多数失会。尝失官居东阳，桓大司马在南州，故往投之。桓时方欲招起屈滞，以倾朝廷，且玄平在京，素亦有誉。桓谓远来投己，喜跃非常。比入至庭，倾身引望，语笑欢甚。顾谓袁虎曰：“范公且可作太常卿。”范裁坐，桓便谢其远来意。范虽实投桓，而恐以趋时损名，乃曰：“虽怀朝宗，会有亡儿瘞在此，故来省视。”桓怅然失望，向之虚伫，一时都尽。

谢遏年少时，好着紫罗香囊，垂覆手，太傅患之，而不欲伤其意，乃谲与赌，得即烧之。

【译文】

魏武帝（曹操）年轻时，曾与袁绍好干游侠的勾当。一次，看到人家新婚办喜事，就乘机潜入主人院子里，夜里喊道：“有偷东西的贼人！”人们都从行婚礼的帐中出来察看，魏武帝便进入帐中，拔出刀来劫持新娘，与袁绍一起退出来。迷了路，陷入荆棘丛中，袁绍行动不了，魏武帝又大喊道：“小偷在这里！”袁绍于遑迫中拼命挣脱了出来，于是一起得以逃脱危险。

魏武帝在行军途中，找不到有水源的道路，军士都很渴，于是传令说：“前面有一大片梅林，结有很多梅子，甜酸，可以解渴。”士兵听了，口中都流出口水，乘着这种欲望才得以赶到前面有水源的地方。

魏武帝常说：“如果有人想害我，我就会心跳。”乘机对他们亲近的仆从说：“你身上藏着刀偷偷地来到我身边，我一定说心跳，捉住你使你受刑，你只要不说出是谁支使你这么做的，就没有什么事儿，我必当重重地报答你。”被捉的人忠实地按他的话做了，没有因此而惧怕，于是被斩首。这个人到死时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魏武帝周围的人都以为魏武帝说的话是真实的，图谋不轨的人就气馁罢手了。

魏武帝常说：“我睡着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轻易接近我，接近我就砍杀人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左右的人要慎重这件事。”说话之后，一次他假装入睡，有一个他所亲近的人悄悄地将被子给他盖上，魏武帝就把他砍杀了。从此，他每当睡觉时，左右仆从没有敢接近他的了。

袁绍年轻时，曾经派人乘夜用剑掷杀魏武帝，剑所到位置稍偏下，没有掷中。魏武帝思量，那人接着掷来的剑必定高些，因此俯卧在床的上部，接着掷来的剑果然高了。

大将军王敦反叛之后，驻军姑孰。晋明帝凭借英武之才，仍然对他疑虑和惧怕，便穿上军装，骑上一匹巴賚马，带着一根金马鞭，暗中察看王敦驻军的形势。在距十多里的地方，有一客居的老妇人在店中卖食品，明帝经过时在那里休息，对老妇人说：“王敦起兵图谋叛逆，忌害忠良，朝廷恐惧，国家遭难。所以日夜辛劳，来侦察他的军情，只恐形迹显露，可能陷入狼狈境地，有人来追赶的时候，请老妈妈替我遮掩一下。”就把马鞭给了客居的老妇人，然后离去，在王敦的军营中走了一圈才出来。军士们发觉了，说：“这不是个一般的人呀！”王敦正躺着，就感到心跳，说：“这一定是黄胡须的鲜卑奴来了！”便命令骑兵追赶。可是已经相差很多里程，追兵便问刚才那位老妇人：“看没看见一个黄胡须的骑马人经过这里？”老妇人说：“已经离去好久了，不能再追上了。”骑兵于是放弃追赶的念头就返回了。

王羲之年纪不到十岁的时候，大将军王敦很喜欢他，常安置他在帐中睡觉。一次，大将军先出帐子，王羲之还未起来。不一会，钱凤进帐，命闲杂人避开议论事情，全都忘记王羲之还在帐中，便谈起变节叛逆的阴谋。王羲之醒过来，听到了他们谈论的事情，知道这样就没有活命的可能了，就用手指抠喉咙而呕吐，弄脏了头脸和被褥，假装熟睡。王敦议论事情到一半的时候，方才想起王羲之还没有起床，他与钱凤大惊失色，说：“不能不除掉他了。”等到打开帐子，才发

现他吐很狼藉不堪，相信他确实在熟睡，于是王羲之得以保全性命。当时人都称赞他有智谋。

陶侃从长江上游东下，平定苏峻之乱，主张诛杀庾亮。他认为必须杀了庾亮，才可以向苏峻致歉，平定战乱。庾亮打算逃窜，却不能够；打算会见陶公，又怕被拘禁，进退两难，无计可施。温峤劝庾亮去拜见陶侃，说：“你尽管远远地就下拜，一定没有别的事故，我为你担保。”庾亮听从了温峤的劝说，前去拜见陶侃，到了那里就下拜。陶侃自然地站起来制止他，说：“庾元规为什么来拜我陶士行呢？”礼毕，庾亮又降低身份到下座就座，陶侃又自然地邀他起来同坐。坐定之后，庾亮便把过错归于自己，自我谴责，深深表示谦退致歉，陶侃不知不觉便消除了不满的情绪。

温峤失去妻子之后，堂姑刘氏家遭遇战乱，家人离散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很有姿色才智，堂姑把女儿托付给温峤，让他给寻找一个女婿。温峤心中暗有自己娶她之意，就回答说：“好女婿不易寻到，只是找个像我这样的，怎么样？”堂姑说：“家族已经破败，只求草草地活着就足以安慰我的后半生了，哪里敢希求像你这样的人呢？”又过了几天，温峤向堂姑回复道：“已经寻到了婚配的人家，门第大致可以，女婿的名声官职都不比我差。”说完就留下一尊玉镜台作为聘礼。堂姑大喜。结婚时行过互拜礼后，姑娘拨开纱扇，拍手大笑说：“我早就怀疑是你这老奴，果然像我所预料的那样！”玉镜台，是温峤做刘琨的长史，北征刘聪时得来的。

诸葛恢的女儿是庾家的媳妇，守寡之后，发誓说不再出嫁。这个女子很正直刚烈，不会有让她登车再嫁的可能。诸

葛恢已经把她许给江思玄（江彪）为妻，就搬家靠近江家。起初，骗女儿说：“搬到这里合适。”家里的人一时间都离去了，只留下女儿在后面。等她发觉后，已经再也出不去了。江彪晚上过来，她又哭又骂，闹得更加厉害，闹了一整天才渐渐停下来。江彪晚间入房睡觉，一直是在对面床上。后来看她心情平和了，江彪便假装梦魇，好久醒不过来，呼喊声和气息声逐渐急剧起来。诸葛氏女便呼唤婢女说：“召唤江郎醒来！”江彪于是跳下床来凑近她，说：“我本是天下的一个男子，进入梦魇跟你有什么关系，却要召唤我呢？既然这样关心我，就不能不跟人家说说话了。”诸葛氏女默不作声，羞惭起来，彼此情义从此深厚起来。

支愨度和尚起初想过长江南下时，与一个北方和尚做伴。他们商量说：“用旧的教义到江东去，恐怕混口饭吃都不行。”便共同创立“心无义”之说。后来这个和尚渡江没有成功，支愨度却果真讲起“心无义”多年。后来有北方人来到江东，先前的北方和尚给他捎话说：“替我向支愨度表达我的意思：‘心无义’怎么可以成立？当初设立这一说，只是暂时解决饿肚子问题，不要因此而辜负了如来的教义啊！”

王坦之的弟弟阿智（王虔之），说他性情恶劣都不止，到了成年时也无人与他成婚。孙绰有个女儿，也是性情乖刺，也无嫁人的可能。孙绰便去拜访王文度，要见见阿智。与阿智见面之后，便假装说：“这阿智一定是不错的，一点不像别人所传说的那样。我有一个女儿，倒也不坏，只是我是个出身寒微的人，不该与你商量，想让阿智娶我女儿。”王坦之很高兴地向父亲王述禀告说：“孙兴公刚才来，忽然提出想让阿智

与他的女儿成婚。”王述惊喜。成婚之后，女子不通情理的程度要超过阿智，王家这才知道孙绰骗术的高明。

范玄平（范汪）为人好用智谋心计，却有时由于多虑而失去机会。一度失官居住在东阳郡，当时大司马桓温在南州城，所以前往投奔他。桓温这时正想招用被埋没而不得志的人，以此压倒朝廷；况且范玄平在京都一向也很有名气。桓温认为他是远道来投奔自己，欢喜非常。等到范玄平进入庭院，桓温就身子前倾，伸长脖子观望，言笑十分欢快，回头对袁虎说：“范公将可以担任太常卿。”范玄平就座，桓温便对他远道而来致以谢意。范玄平虽然实心投奔桓温，却又担心趋于时势而有损名声，就说：“虽然心怀谒见长官之意，却也恰好我有死去的孩子埋在这里，所以来看望。”桓温听了，怅然失望，原先虚心期望的情致一时间全都消失了。

谢暹（谢玄）年轻时，喜欢佩带紫罗香囊，还垂系着手巾之类。太傅谢安为此忧虑，又不想伤害他的心绪，便假称与他赌，赢得了这些东西就把它烧掉。

黜免第二十八

诸葛宏在西朝，少有清誉，为王夷甫所重，时论亦以拟王。后为继母族党所谗，诬之为狂逆，将远徙，友人王夷甫之徒诣槛车与别。宏问：“朝廷何以徙我？”王曰：“言卿狂逆。”宏曰：“逆则应杀，狂何所徙。”

桓公入蜀，至三峡中，部伍中有得猿子者，其母缘岸哀号，行百余里不去，遂跳上船，至便即绝。破视其腹中，肠皆寸寸断。公闻之怒，命黜其人。

殷中军被废，在信安，终日恒书空作字。扬州吏民寻义逐之，窃视，唯作“咄咄怪事”四字。

桓公坐有参军椅蒸薤，不时解，共食者又不助，而椅终不放。举坐皆笑。桓公曰：“同盘尚不相助，况复危难乎？”敕令免官。

殷中军废后，恨简文曰：“上人着百尺楼上，僮梯将去。”

邓竟陵免官后赴山陵，过见大司马桓公，公问之曰：“卿何以更瘦？”邓曰：“有愧于叔达，不能不恨于破甑！”

桓宣武既废太宰父子，仍上表曰：“应割近情，以存远计。若除太宰父子，可无后忧。”简文手答表曰：“所不忍言，况过于言。”宣武又重表，辞转苦切。简文更答曰：“若晋室灵长，明公便宜奉行此诏；如大运去矣，请避贤路！”桓公读诏，手战流汗，于此乃止。太宰父子远徙新安。

桓玄败后，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，意似二三，非复往日。大司马府厅前有一老槐，甚扶疏。殷因月朔，与众在厅，视槐良久，叹曰：“槐树婆娑，无复生意！”

殷仲文既素有名望，自谓必当阿衡执政。忽作东阳太守，意甚不平。及之郡，至富阳，慨然叹曰：“看此山川形势，当复出一孙伯符！”

【译文】

诸葛宏在西晋时，年轻时就有清高的声誉，受到王夷甫（王衍）的器重，当时的品评也把他与王夷甫相比。后来被继母的族人谗毁，诬陷他是狂妄悖逆，将被流放到偏远之地，友人王夷甫等一些人到槛车旁送别。诸葛宏说：“朝廷为什么要流放我？”王夷甫说：“说你狂妄悖逆。”诸葛宏说：“悖逆就该杀，狂妄为什么要流放？”

桓温率军攻入蜀地，来到三峡中，队伍中有人捕得一只猿崽，母猿沿着江岸悲声啼叫，跟着走了百余里不离去，便跳上了船，至船上就气绝身死。解剖母猿的肚子观看，肠子都一寸一寸地断开了。桓温听说此事大怒，下令开除了那个捕猿崽的人。

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庶民，居住在信安，整日总是对空写字。扬州的官吏和百姓追思他的恩义而随他来到信安，暗中观察他，只是在写“咄咄怪事”四字而已。

桓温的座席间有个参军用筷子夹取蒸薤糕，一时拨不开，用盘共食的人又不协助，而参军一直夹住不放，满座的人都笑起来。桓温说：“同盘共食尚且不肯相助，何况在危难之时

呢？”下令把不协助的人都免了官职。

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平民之后，怨恨简文帝司马昱，说：“让人家登上百尺高楼，他却把梯子扛走了。”

原竟陵太守邓遐被免去官职后，赶赴帝王陵墓，过访大司马桓温，桓温问他说：“你怎么变瘦了？”邓遐回答：“我与孟叔达相比感到惭愧，对于破甑（喻失官职）不能不留有遗憾。”

桓温在太宰司马晞父子被免去官职以后，接着上表说：“应该割舍亲情而有长远之计。如果除掉了太宰父子，可以消除后患。”简文帝亲手答复奏表，说：“这种批语是我不忍下的，何况有比这批语更难忍受的。”桓温又再次上表，言辞变得更切急迫。简文帝再答复说：“如果晋室气运长久，明公就应当奉行已下的诏书；如果晋室的气运已尽，那就请让我退位，为贤者让路！”桓公读到诏书，手发抖，身流汗，于是就此罢休。太宰父子按诏命被远远流放到新安。

桓玄失败后，殷仲文回到朝中任大司马咨议，却有些三心二意，不再像往日那样。大司马府厅堂前有一株老槐树，枝叶凋零不堪。殷仲文固初一集会，与众人在厅堂，观看老槐树好半天，慨叹道：“槐树枝叶剥落，不会再有生机了！”

殷仲文本来素有名望，自以为心然担当辅佐帝王重任，主持朝政。忽然受命做东阳郡太守，心中很不平。待去东阳郡上任时，到了富阳，很有感慨地说：“看这里山川的形势，将会再出现一个孙伯符！”

俭嗇第二十九

和峤性至俭，家有好李，王武子求之，与不过数十。王武子因其上直，率将少年能食之者，持斧诣园，饱共啖毕，伐之，送一车枝与和公，问曰：“何如君李？”和既得，唯笑而已。

王戎俭吝，其从子婚，与一单衣，后更责之。

司徒王戎既贵且富，区宅、僮牧，膏田、水碓之属，洛下无比。契疏鞅掌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。

王戎有好李，卖之恐人得其种，恒钻其核。

王戎女适裴颢，贷钱数万。女归，戎色不说，女遽还钱，乃释然。

卫江州在寻阳，有知旧人投之，都不料理，唯饷“王不留行”一斤，此人得饷便命驾。李弘范闻之，曰：“家舅刻薄，乃复驱使草木。”

王丞相俭节，帐下甘果，盈溢不散。涉春烂败，都督白之，公令舍去，曰：“慎不可令大郎知。”

苏峻之乱，庾太尉南奔见陶公，陶公雅相赏重。陶性俭吝。及食，啖薤，庾因留白。陶问：“用此何为？”庾云：“故可种。”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，兼有治实。

郗公大聚敛，有钱数十万，嘉宾意甚不同，常朝旦问讯，郗家法：子弟不坐，因倚语移时，遂及财货事。郗公曰：“汝

正当得吾钱耳！”乃开库一日，令任意用。郗公始正谓损数百万许，嘉宾遂一日乞与亲友，周旋略尽。郗公闻之，惊怪不能已已。

【译文】

和峤性情很吝啬，家中有好品种的李子，王武子（王济）向他要，他给了不过几十个。王武子乘他上朝值班，带领一群能吃的年轻人，拿着斧子到了园中，都饱吃了一顿李子之后，把李树都砍了。然后送了一车李树枝子给和峤，问他：“比起您家的李树怎么样？”和峤收下这些树枝之后，只好笑笑罢了。

王戎吝啬，他的侄子结婚，他送去一件单衣，后来又反悔，要了回来。

司徒王戎既为高官，又很富有，宅舍，僮仆、良田、水碓之类，洛阳一带无人可比。契约帐册繁多，常与夫人在灯下摆布筹码计算财产。

王戎有品种优良的李树，卖李子的时候担心别人得到这种李子的种子，总是在李子核上钻个洞。

王戎的女儿嫁给裴颀，借了父亲数万钱。女儿回娘家。王戎的脸色不好看。女儿立即把钱还给他，王戎的心情才开朗了。

江州刺史卫展在寻阳，有一个老朋友来投奔他，竟一点也不关照，只送给他一斤药草“王不留行”。这个朋友收到所送药草便回车走了。李弘范听说这件事，便说：“家舅太刻薄了，竟然利用药草的名子撵人家走。”

丞相王导性情节俭，帐下的甜美水果积累很多也不分发掉。经过春天腐烂了，都督向他汇报，王导让他扔掉，说：“千万不能让大郎（指长子王悦）知道！”

苏峻作乱时期，太尉庾亮向南投奔陶侃，陶侃很常识器重庾亮。陶侃性情节俭吝啬，进餐时，吃薤头，庾亮就留下薤白。陶侃问：“用这些东西干什么？”庾亮说：“还可以种。”于是陶侃大加赞叹庾亮不仅是风度高雅，而且兼有办事务实的作风。

郗愔大肆聚敛钱财，有钱数千万。郗嘉宾（郗超）心中很不以为然。一次，早晨去问安，郗家的礼法，子弟辈不能坐着，因此立着说话，说了很久，接着说到了钱财的事上。郗愔说：“你就是想得到我的钱罢了！”于是将钱库打开一天，让儿子任意使用。郗愔起初只是认为损失几百万左右，郗嘉宾便在一天里把钱分给了亲友，几乎散光。郗愔听说，惊怪不已。

汰侈第三十

石崇每要客燕集，常令美人行酒，客饮酒不尽者，使黄门交斩美人。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，丞相素不善饮，辄自勉强，至于沉醉。每至大将军，固不饮以观其变。已斩三人，颜色如故，尚不肯饮。丞相让之，大将军曰：“自杀伊家人，何预卿事！”

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，皆丽服藻饰。置甲煎粉、沉香汁之属，无不毕备。又与新衣着令出。客多羞不能如厕。王大将军往，脱故衣，着新衣，神色傲然。群婢相谓曰：“此客必能作贼。”

武帝尝降王武子家，武子供馔，并用琉璃器。婢子百余人，皆绫罗绮罗，以手擎饮食。蒸豚肥美，异于常味。帝怪而问之，答曰：“以人乳饮豚。”帝甚不平，食未毕，便去。王、石所未知作。

王君夫以糒糒澳釜，石季伦用蜡烛作炊。君夫作紫丝巾步障碧绫里四十里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。石以椒为泥，王以赤石脂泥壁。

石崇为客作豆粥，咄嗟便办。恒冬天得韭萍齏。又牛形状气力不胜王恺牛，而与恺出游，极晚发，争入洛城，崇牛数十步后迅如飞禽，恺牛绝走不能及。每以此三事为搯腕。乃密货帐下都督及御车人，问所以。都督曰：“豆至难煮，唯豫

作熟末，客至，作白粥以投之。韭萍齏是捣韭根，杂以麦苗耳。”复问驭人牛所以驶。驭人云：“牛本不迟，由将牛人不及制之尔。急时听偏辕，则驶矣。”恺悉从之，遂争长。石崇后闻，皆杀告者。

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驳，常莹其蹄角。王武子语君夫：“我射不如卿，今指赌卿牛，以千万对之。”君夫既恃手快，且谓骏物无有杀理，便相然可，令武子先射。武子一起便破的，却据胡床，叱左右：“速探牛心来！”须臾炙至，一脔便去。

王君夫尝责一人无服余袪，因直内着曲阁重闺里，不听人将出。遂饥经日，迷不知何处去。后因缘相为，垂死，乃得出。

石崇与王恺争豪，并穷绮丽，以饰舆服。武帝，恺之甥也，每助恺。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。枝柯扶疏，世罕其比。恺以示崇，崇视讫，以铁如意击之，应手而碎。恺既惋惜，又以为疾己之宝，声色甚厉。崇曰：“不足恨，今还卿。”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，有三尺、四尺，条干绝世，光彩夺目者六七枚，如恺许比甚众。恺惘然自失。

王武子被责，移第北邙下。于时人多地贵，济好马射，买地作埽。编钱匝地竟埽。时人号曰“金沟”。

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，见颜、原象而叹曰：“若与同升孔堂，去人何必有间！”王曰：“不知余人云何，子贡去卿差近。”石正色云：“士当令身名俱泰，何至以瓮牖语人！”

彭城王有快牛，至爱惜之。王太尉与射，赌得之。彭城王曰：“君欲自乘，则不论；若欲啖之，当以二十肥车代之。既不废啖，又存所爱。”王遂杀啖。

王右军少时，在周侯未坐，割牛心啖之，于此改观。

【译文】

石崇每当邀请客人聚宴，总要让美人劝斟酒，如果客人不把杯中酒饮干，就令家中宦者将美人一个个杀掉。丞相王导和大将军王敦曾一起去拜访石崇，丞相平素不能饮酒，就勉强饮干，以至于沉醉不醒。每当轮到给大将军劝酒，大将军坚持不饮，看石崇怎么办。已经连斩了三个美女，大将军神色不变，而且仍然不肯饮酒。丞相责备他，大将军说：“石崇自己杀他自家的人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！”

石崇家的厕所里常有十多个婢女站列侍候，都穿着华丽的衣服，经过修饰打扮。厕所里甲煎粉、沉香汁之类，无不齐备。上厕所后，又给新衣服，穿上才让出来。多数客人因羞于脱衣而不能去厕所。大将军王敦到厕所时，脱下旧衣服，穿上新衣服，神情高傲。婢女们相互议论说：“这位客人一定会作贼！”

晋武帝曾光临王武子（王济）家，王武子供承酒食，都是用的琉璃器皿。婢女一百多人，都穿的是绫罗衣裳，用手擎着饮食。蒸乳猪味道香嫩可口，与一般的不一样。武帝觉得奇怪，便询问缘故，回答说：“是用人乳喂养小猪。”武帝对此很不满，没有吃完就离去了。这是连王恺、石崇都不知做法的蒸乳猪。

王君夫（王恺）用糖饴和米添锅，石季伦用蜡烛烧饭。王君夫制作了一个紫丝布、碧绫里子的步障达四十里长，石崇便制作了一个锦步障达五十里长，同王君夫比高低。石崇用

花椒和泥涂壁，王君夫用赤石脂涂壁。

石崇为客人做豆粥，吆喝一声就能做出来。整个冬天都能有鲮韭苗末。还有，石崇的牛形状气力敌不过王恺的牛，而与王恺出游的时候，出发很晚，都争着先入洛阳城，石崇的牛走了数十步后速度快如飞禽，王恺的牛拼命跑也赶不上。王恺一直为这三件事而感到遗憾，便密秘买通石崇手下的总管及驭车人，问他们其中缘故。总管说：“豆子是很难煮熟的，只好预先做熟末烂，客人到时，做白粥时倒进去。韭苗末是捣韭菜根时掺上麦苗罢了。”又向驭牛人询问驾奴的技巧。驭牛人说：“牛本来跑得不慢，只是因为驾车的人追赶不上反而控制不当罢了。”在紧急时，听任车子偏辕，就飞驰起来了。王恺完全按他们说的办了，于是就争夺了优胜。石崇后来得知，把告密的人全杀了。

王君夫（王恺）有头牛叫八百里驳，经常把这头牛的蹄角修得晶莹放光。王武子（王济）对王君夫说：“我射箭技艺不如你，但是今天我指定赌你的牛，用一千万钱做抵本。”王君夫凭恃自己手的动作敏捷熟练，而且认为这样杰出的牛不会被宰杀，便答应了他，并叫王武子先射。王武子一射便中靶，退下来坐在交骑上，吆喝侍从：“快拿牛心来！”不一会儿，烤牛心就端上来了，王武子只吃了一块就走了。

王君夫曾经责备一个人不要穿多余的内衣，趁值班之机，把他放入曲折深邃的房子里，不让别人带他出去。这个人于是饿了好几天，昏迷中不知去哪里。后来朋友帮助了他，在快死的时候才得以出来。

石崇与王恺争豪富，都用尽华丽的物品来装饰车马和衣

冠。武帝是王恺的外甥，常常帮助王恺。武帝一次将一桩高二尺多的珊瑚树赏赐给王恺，树的枝桠繁茂，是世上很少与其相比的。王恺把珊瑚树给石崇看，石崇看完，就用铁如意向珊瑚树砸去，珊瑚树应声而碎。王恺既惋惜珊瑚树，又认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宝物，因此声色俱厉地对石崇发火。石崇说：“这不足以惋惜，现在我就还你。”便令侍从把家中的珊瑚树都取来，其中三四尺高、枝干举世无双、光彩夺目的有六七桩，与王恺原来那一桩相当的很多。王恺看了，神情迷惘，若有所失。

王武子（王济）被免官，移居到北邙山下。当时人多地贵，王武子喜欢骑马射箭，便买了地，筑起矮围墙，作为骑射场。又编串起铜钱，围绕场地一圈，挂满矮墙，当时人们称之为“金沟”。

石崇常与王敦到太学里游玩，见到颜回、原宪的画像而感慨道：“假如与他们同为孔门弟子，跟常人比较何必有差别！”王敦说：“不知其余的人比较怎么样，子贡跟你比较近似。”石崇脸色严正地说：“士人应当让自己的身份名望都高人一等，何至于用‘瓮牖绳枢’的话劝人安贫乐道呢！”

彭城王司马权有条快牛，十分爱惜。王太尉（王衍）与彭城王射箭，赌赢而得到这头牛。彭城王说：“您想要自己用来驾车，那就不说了；如果想要吃掉它，我要用二十条肥牛来顶替它。这样办既不废弃吃，也保存了所爱的牛。”王太尉最终还是杀掉吃了。

王羲之年轻时，在周颙家座席间的末位坐着，周颙割取烤牛心的肉给他吃，从此人们改变了对王羲之的看法。

忿狷第三十一

魏武有一妓，声最清高，而情性酷恶。欲杀则爱才，欲置则不堪。于是选百人，一时俱教。少时还有人声及之，便杀恶性者。

王蓝田性急。尝食鸡子，以筋刺之，不得，便大怒，举以掷地。鸡子于地圆转未止，仍下地以屐齿碾之，又不得，替甚，复于地取内口中，啮破即吐之。王右军闻而大笑曰：“使安期有此性，犹当无一豪可论，况蓝田邪？”

王司州尝乘雪往王螭许。司州言气少有牾逆于螭，便作色不夷。司州觉恶，便舆床就之，持其臂曰：“汝讵复足与老兄计？”螭拨其手曰：“冷如鬼手馨，强来捉人臂！”

桓宣武与袁彦道樗蒲，袁彦道齿不合，遂厉色掷去五木。温太真云：“见袁生迁怒，知颜子为贵。”

谢无奕性粗强。以事不相得，自往数王蓝田，肆言极骂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。半日。谢去良久，转头问左右小吏曰：“去未？”答云：“已去。”然后复坐。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。

王令诣谢公，值习凿齿已在坐，当与并榻。王徙倚不坐，公引之与对榻。去后，语胡儿曰：“子敬实自清立，但人为尔多矜咳，殊足损其自然。”

王大、王恭尝俱在何仆射坐。恭时为丹阳尹，大始拜荆

州。讫将乖之际，大劝恭酒，恭不为饮，大逼强之转苦。便各以裙带绕手。恭府近千人，悉呼入斋；大左右虽少，亦命前，意便欲相杀。何仆射无计，因起排坐二人之间，方得分散。所谓势利之交，古人羞之。

桓南郡小儿时，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。南郡鹅每不如，甚以为忿。乃夜往鹅栏间，取诸兄弟鹅悉杀之。既晓，家人咸以惊骇，云是变怪，以白车骑。车骑曰：“无所致怪，当是南郡戏耳！”问，果如之。

【译文】

魏武帝（曹操）有一个歌妓，声音清脆高昂，可是性情很凶。魏武帝想杀掉她吧，又可惜她的才华；想原谅她吧，又不堪忍受她的脾气。于是选来一百个人，同时训练。不久，有一个歌女的声音赶上了她，魏武帝便杀了那个性情很凶的歌妓。

蓝田侯王述性情急躁。有一次吃鸡蛋，用筷子去刺，刺不住，便大怒，拿起就扔在地上。鸡蛋在地上转个不停，他接着下地用木屐齿去踩，又没踩住。他气坏了，又从地上捡起放入口中，咬破之后又立即吐了出来。王羲之听说此事大笑，说：“即使王安期有这种脾气，尚且无一点可取，何况他的儿子王蓝田呢？”

王胡之一次冒着大雪去王螭（王恬）家。王胡之语气稍有违逆于王螭，王螭便变脸色不高兴。王胡之感觉不妙，便搬起坐榻靠近王螭，握住王螭的手臂说：“你怎么还值得与老兄计较？”王螭拨开他的手说：“凉得如同鬼手一般，还硬要

握别人的手臂！”

桓温与袁彦道（袁耽）作樗蒲赌博游戏，袁彦道掷子的点数与自己想的不合，便气急败坏地扔掉了五木色子。温峤说：“看到袁生迁怒，才知道颜回高尚。”

谢无奕性情粗鲁倔强。一次因事与王述不相融洽，便亲自跑去数落王述，竟无顾忌地竭力大骂。王述脸色严肃，面朝着墙不敢动身，有好半天。谢无奕走了好久，王述才回头问左右小吏说：“走了没有？”回答说：“已经走了。”然后他才又正面坐下。当时的人都赞叹王述性情急躁却能有所容忍。

王献之去拜访谢安，正赶上习凿齿已经在座，王献之该当与他同坐一榻。王献之走动着不肯坐，谢安就拉他在对面榻上坐下。宾客走后，谢安对侄儿谢朗说：“子敬实在清高自立，只是人为地作这些矜持的习惯，很会损害他的自然气质。”

王忱、王恭一次都在何澄家的座上。王恭当时任丹阳尹，王忱刚任荆州刺史。到了将要分别的时候，王忱向王恭劝酒，王恭不肯应承饮酒，王忱就逼他喝，越逼越紧张，双方便各自将裙带绕在手上。王恭府中随从近千人，都被招呼进屋中；王忱侍从虽少，也都叫到跟前，看样子就要互相攻杀。何澄没有办法，就起来将座位排二人之间，双方才得以分开散去。这是所谓凭势利的交往，古人对此是感到羞耻的。

桓玄小时候，与堂兄弟们各自养的鹅相斗。桓玄的鹅总是不胜，就对此深感忿恨，于是夜里到鹅栏中，把堂兄弟们的鹅抓过来都杀了。天亮之后，家里人都对此感到惊奇害怕，便禀告桓冲，桓冲说：“没有什么值得惊怪的，必是桓玄恶作剧罢了！”一问，果然如桓冲说的。

逸险第三十二

王平子形甚散朗，内实劲侠。

袁悦有口才，能短长说，亦有精理。始作谢玄参军，颇被礼遇。后丁艰，服除还都，唯贲《战国策》而已。语人曰：“少年时读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，又看《庄》、《易》，此皆是病痛事，当何所益邪？天下要物，正有《战国策》。”既下，说司马孝文王，大见亲待，几乱机轴，俄而见诛。

孝武甚亲敬王国宝、王雅。雅荐王珣于帝，帝欲见之。尝夜与国宝及雅相对，帝微有酒色，令唤珣，垂至，已闻卒传声，国宝自知才出珣下，恐倾夺要宠，因曰：“王珣当今名流，陛下不宜有酒色见之，自可别诏召也。”帝然其言，心以为忠，遂不见珣。

王绪数谗殷荆州于王国宝，殷甚患之，求术于王东亭。曰：“卿但数诣王绪，往辄屏人，因论它事。如此，则二王之好离矣。”殷从之。国宝见王绪，问曰：“比与仲堪屏人何所道？”绪云：“故是常往来，无它所论。”国宝谓绪于己有隐，果情好日疏，谗言日息。

【译文】

王平子（王澄）外表很随和开朗，而内里实际上是好强而偏狭。

袁悦有口才，能作纵横捭阖的说辞，也有精到的哲理。起初做谢玄的参军，很受礼遇。后来遇有父母丧事，守孝期满后回到京都，只带着一部《战国策》而已。他对别人说：“年轻时读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，又看《庄子》、《周易》，这些都是病痛时的事，该会有什么益处呢？天下最重要的东西，只有《战国策》。”到了京都之后，去向司马道子游说，很受亲近爱戴，几乎乱了朝政。没有多久，他被孝武帝杀死。

孝武帝非常亲近敬重王国宝和王雅。王雅向孝武帝推荐了王珣。孝武帝打算见到王珣。一次，孝武帝在晚间与王国宝、王雅相对而坐，已经有了醉意，下令传唤王珣。王珣将到，已经听到士卒传报的声音了，王国宝自知才能在王珣之下，恐怕被王珣夺去重要的受宠地位，就乘机说：“王珣是当今的名流，陛下不宜有醉容时见他，本可以别行下诏召见他。”孝武帝认为王国宝说得对，心里认为他很忠诚，于是下令不见王珣了。

王绪屡次对王国宝说殷堪的坏话，殷仲堪对此很忧虑，向王珣请教对策。王珣说：“你只要经常去拜访王绪，去的时候就把左右的人打发走，趁此谈论别的事情。这样，那二王之间的友好关系就疏远了。”殷仲堪按他说的办了。王国宝见到王绪问道：“近来你与仲堪避开别人，都说了些什么？”王绪说：“自然是平日往来的话，没有其他什么谈论。”王国宝以为王绪对自己有所隐瞒，果然两个人的感情日益疏远，对殷仲堪的坏话也就停息了。

尤悔第三十三

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。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，并啖枣，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，自选可食者而进。王弗悟，遂杂进之。既中毒，太后索水救之。帝预敕左右毁瓶罐，太后徒跣趋井，无以汲。须臾，遂卒。复欲害东阿，太后曰：“汝已杀我任城，不得复杀我东阿。”

王浑后妻，琅邪颜氏女。王时为徐州刺史，交礼拜讫，王将答拜，观者咸曰：“王侯州将，新妇州民，恐无由答拜。”王乃止。武子以其父不答拜。不成礼，恐非夫妇，不为之拜，谓之“颜妾”。颜氏耻之。以其门贵，终不敢离。

陆平原河桥败，为卢志所谗，被诛。临刑叹曰：“欲闻华亭鹤唳，可复得乎！”

刘琨善能招延，而拙于抚御。一日虽有数千人归投，其逃散而去亦复如此。所以卒无所建。

王平子始下，丞相语大将军：“不可复使羌人东行！”平子面似羌。

大将军起事，丞相兄弟诣阙谢。周侯深忧诸王，始入，甚有忧色。丞相呼周侯曰：“百口委卿！”周直过不应。既入，苦相存救。既释，周大说，饮酒。及出，诸王故在门。周曰：“今年杀诸贼奴，当取金印如斗大，系肘后。”大将军至石头，问丞相曰：“周侯可为三公不？”丞相不答。又问：“可为尚书

令不？”又不应。因云：“如此，唯当杀之耳！”复默然。逮周侯被害，丞相后知周侯救己，叹曰：“我不杀周侯，周侯由我而死。幽冥中负此人！”

王导、温峤俱见明帝，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。温未答。顷，王曰：“温峤年少未谙，臣为陛下陈之。”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，诛夷名族，宠树同己。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。明帝闻之，覆面着床曰：“若如公言，祚安得长！”

王大将军于众坐中曰：“诸周由来未有作三公者。”有人答曰：“唯周侯邑五马领头而不克。”大将军曰：“我与周洛下相遇，一面顿尽。值世纷纭，遂至于此！”因为流涕。

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，母崔氏固驻之，峤绝裾而去。迄于崇贵，乡品犹不过也。每爵皆发诏。

庾公欲起周子南，子南执辞愈固。庾每诣周，庾从南门入，周从后门出。庾尝一往奄至，周不及去，相对终日。庾从周索食，周出蔬食，庾亦强饭极欢，并语世故，约相推引，同佐世之任。既仕，至将军二千石，而不称意。中宵慨然曰：“大丈夫乃为庾元规所卖！”一叹，遂发背而卒。

阮思旷奉大法，敬信甚至。大儿年未弱冠，忽被笃疾。儿既是偏所爱重，为之祈请三宝，昼夜不懈。谓至诚有感者，必当蒙佑。而儿遂不济。于是结恨释氏，宿命都除。

桓玄武对简文帝，不甚得语。废海西后，宜自申叙，乃豫撰数百语，陈废立之意。既见简文，简文便泣下数十行。玄武矜愧，不得一言。

桓公卧语曰：“作此寂寂，将为文、景所笑。”既而屈起坐曰：“既不能流芳后世，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？”

谢太傅于东船行，小人引船，或迟或速，或停或待，又放船纵横，撞人触岸。公初不呵谴。人谓公常无嗔喜。曾送兄征西葬还，日暮雨，驶小人皆醉，不可处分。公乃于车中，手取车柱撞驭人，声色甚厉。夫以水性沉柔，入隘奔激。方之人情，固知迫隘之地，无得保其夷粹。

简文见田稻不识，问是何草，左右答是稻。简文还，三日不出，云：“宁有赖其末，而不识其本！”

桓车骑在上明畋猎，东信至，传淮上大捷，语左右云：“群谢年少大破贼。”因发病薨。谈者以为此死，贤于让扬之荆。

桓公初报破殷荆州，曾 [会] 讲《论语》，至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”。玄意色甚恶。

【译文】

魏文帝（曹丕）忌惮弟弟任城王曹彰的骁勇强壮，就趁在卞太后房中与任城王一起下围棋，一同吃枣子的时候，把毒药放入一些枣蒂中，自己挑选无毒可吃的来吃。任城王不知道，于是有毒没毒的都混着吃了。中毒之后，卞太后找水来救他。魏文帝预先命令侍从把盛水的瓶罐都弄破了，太后光着脚徒步赶到井边，却没有盛水的器具。一会儿，任城王就死了。魏文帝又想害死东阿王曹植，卞太后说：“你已经害死了我的任城王，不能再杀死我的东阿王了！”

王浑的后妻是琅邪颜氏的女儿。王浑当时任徐州刺史，结婚行交拜礼时，颜氏女拜完，王浑将要答拜，观礼的人都说：“王侯爷是一州长官，新娘是本州百姓，恐怕没有答拜的道

理。”王浑于是停拜。王武子因为他的父亲不作答拜，没有完成婚礼，恐怕不算是夫妻，就不为此拜后母，称颜氏女为“颜妾。”颜氏以此为耻辱，但因为王家门第高贵，也最终不敢离婚。

陆平原（陆机）在河桥兵败，被卢志谗毁，被判死刑。他在临刑前叹道：“要想听听家乡华亭鹤鸣之声，还可以听到吗？”

刘琨善于招揽人才，却拙于抚慰使用。一日间虽然有几千人归附投奔，但逃离散去的人数也是如此。所以他最终也没有什么建树。

王平子（王澄）刚顺江东下时，丞相王导对大将军王敦说：“不能再让那个羌人向东行进了！”王平子的面貌像羌人。

大将军王敦起兵，丞相王导兄弟们到朝廷谢罪。周顛深深为王氏兄弟担忧，刚进朝廷时，脸上很有忧虑之色。王导呼喊周顛说：“王氏百口性命都托付给你了！”周顛径直走过去，没有答话。周顛进到宫内，向元帝苦苦请求保存救助王导家族。王导一家得到元帝的宽宥后，周顛非常高兴，喝起酒来。等周顛出来，王导兄弟们仍然在门外，周顛说：“今年杀掉那些贼奴，要取颗像斗大的金印，系在肘后。”大将军王敦到了石头城，问丞相王导说：“周顛可以让他做三公吗？”王导不答言。又问：“可以做尚书令吗？”王导仍不回答。王敦因此说：“这样的话，只应杀掉他了！”王导还是不作声。等到周顛被害，丞相后来知道周顛曾经救过自己一家，慨叹道：“我没亲手杀周顛，可是周顛却是因我而死的，我到了阴曹地府也对不住这个人啊！”

王导，温峤一起去见明帝，明帝问温峤前代所以能够夺得天下的原因。温峤没有回答。一会儿，王导说：“温峤年纪轻，不熟悉前代之事，请让臣给陛下陈述一番。”王导就详细叙述了晋宣帝创业之初，诛灭名门望族，宠幸、树立赞同自己的人，直到文帝末年杀掉高贵乡公曹髦的事情。明帝听了，把脸低下靠在椅子上，说：“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，晋朝的命运怎么能长久！”

大将军王敦在众人座中说：“各个周姓家族从来没有做到三公高位的。”有人回答说：“只有周颙像樗蒲戏中已经五马领头了，但没有成功。”王敦说：“我与周颙在洛阳相遇时，一见面就倾心尽情。正值世事纷乱，就到了这地步！”于是为此而流下眼泪。

温峤当初受司空刘琨的差遣，到建康拥戴司马睿即晋王位，他母亲崔氏极力阻拦他，温峤割断了衣襟而去。一直到他达到高贵的位置，乡里的品评仍然不能通过他列为上品。所以，他每当升爵都要皇帝发诏书。

庾亮要起用周子南（周邵），周子南托辞拒绝，越说越坚决。庾亮每当去拜访周子南，庾亮从南门进，周子南就从后门走出。一次，庾亮一去就突然到了，周子南没有来得及离去，二人相对坐了一整天。庾亮跟周子南要吃的，周子南就拿出蔬菜粗饭，庾亮也勉强进食，极为欢快，同时谈起世事，约定要推荐任用周子南，共同担负起辅佐治世之任。周子南做官之后，官至将军二千石，却不称心。夜里慨叹道：“大丈夫竟被庾元规耍弄了！”一声长叹，便背疮复发而死。

阮思旷（阮裕）信奉佛法，虔诚信仰到了极点。大儿子

年龄不满二十，忽然染上重病。儿子既然是十分爱重的，就为他祈求佛教三宝显灵，昼夜不敢马虎。他认为心地至诚而有所感动的，必当受到佛的佑助。可是儿子终未救活。于是跟佛教结下怨恨，原来信奉的宿命之说全都破除了。

桓温面对简文帝时，不是很能言谈的。他废除海西公后，应当自己作点表白，就预先撰写了数百字的稿，陈述废立的道理。见到简文帝之后，简文帝便哭了，泪下成行。桓温感到内疚，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桓温躺着说：“像这样寂寥，将被文帝、景帝耻笑。”一会儿又屈身坐起，说：“既然不能流芳后世，还不能遗臭万年吗？”

谢安从东边（指从会稽）乘船出行，仆役驾船，有时慢有时快，有时停有时等，又任船纵横，撞人触岸。谢安从来不斥责他。人们说谢公总是没有喜怒。谢安一次为兄长征西将军谢奕送葬回来，天晚了，下着雨，车夫都喝醉了，没有办法，谢安就在车中亲手拿了车柱撞车夫，声色俱厉。水性是深沉柔和的，进入狭谷就奔腾激越，就如人的性情，自然知道迫于狭隘之地，没有办法保持他的平和纯正的心境了。

简文帝看见田间的稻子，不认识，问是什么草，侍从回答这是稻子。简文帝回去后，三天没有出门，说：“怎么能依赖它的末梢生活，而不认识它的根干呢？”

车骑将军桓冲在荆州上明城打猎，有东边的信使到，传报淮水边破秦军大捷的消息。他对侍从说：“谢家一群年轻人竟大破了贼寇。”便病发而死。当时人们议论认为，桓冲这样死，比从前他让出扬州刺史而去荆州当刺史还要明智。

桓玄刚得到攻破荆州刺史殷仲堪的报告时，恰逢听讲说《论语》。讲到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”一段话时，桓玄的心绪和表情都很坏。

纰漏第三十四

王敦初尚主，如厕，见漆箱盛干枣，本以塞鼻，王谓厕上亦下果，食遂至尽。既还，婢擎金澡盘盛水，琉璃碗盛澡豆，因倒着水中而饮之，谓是干饭。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。

元皇初见贺司空，言及吴时事，问：“孙皓烧锯截一贺头，是谁？”司空未得言，元皇自忆曰：“是贺劭。”司空流涕曰：“臣父遭遇无道，创巨痛深，无以仰答明诏。”元皇愧惭，三日不出。

蔡司徒渡江，见彭蜺，大喜曰：“蟹有八足，加以二螯。”令烹之。既食，吐下委顿，方知非蟹。后向谢仁祖说此事，谢曰：“卿读《尔雅》不熟，几为《劝学》死。”

任育长年少时，甚有令名。武帝崩，选百二十挽郎，一时之秀彦，育长亦在其中。王安丰选女婿，从挽郎搜其胜者，且择取四人，任犹在其中。童少时，神明可爱，时人谓育长影亦好。自过江，便失志。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，犹作畴日相待，一见便觉有异。坐席竟，下饮，便问人云：“此为茶，为茗？”觉有异色，乃自申明云：“向问饮为热为冷耳。”尝行从棺邸下度，流涕悲哀。王丞相闻之曰：“此是有情痴。”

谢虎子尝上屋熏鼠，胡儿既无由知父为此事。闻人道痴人有此作者，戏笑之。时道此非复一过。太傅既了己之不知，

因其言次，语胡儿曰：“世人以此谤中郎，亦言我共作此。”胡儿懊热，一月日闭斋不出。太傅虚托引己之过，以相开悟，可谓德教。

殷仲堪父病虚悸，闻床下蚁动，谓是牛斗。孝武不知是殷公，问仲堪：“有一般病如此不？”仲堪流涕而起曰：“臣进退维谷。”

虞喟父为孝武侍中，帝从容问曰：“卿在门下，初不闻有所献替。”虞家富春，近海，谓帝望其意气，对曰：“天时尚暖，鬻鱼虾鲑未可致，寻当有所上献。”帝抚掌大笑。

王大丧后，朝论或云国宝应作荆州。国宝主簿夜函白事云：“荆州事已行。”国宝大喜，其夜开阁，唤纲纪，话势虽不及作荆州，而意色甚恬。晓遣参问，都无此事。即唤主簿数之曰：“卿何以误人事邪？”

【译文】

王敦刚娶公主为妻的时候，上厕所，见漆箱中有干枣，本是用来塞鼻孔的，他以为厕所里也吃干果，就把干枣吃光。回到屋中，婢女擎着金制盥洗盆盛了水，琉璃碗盛了澡豆（洗涤剂），请王敦洗手，王敦顺手把澡豆倒在水里就喝了，以为是干饭。婢女们没有不掩口而笑他的。

晋元帝初次见司空贺循时，谈及三国吴时的事，问：“孙皓烧锯断一个姓贺的人的头，这人是谁？”贺循还未来得及说，元帝就自己回忆起来说：“是贺邵。”贺循就流着泪说：“我的父亲遭遇到无道之君，创痛深重，臣无法承答陛下的英明诏问。”元帝觉得十分惭愧，连续三天不愿出门。

蔡谟渡江南下后，见到彭蜆（似蟹），非常高兴，说：“蟹有八只脚，加上两只螯。”令人煮熟了。吃了之后，上吐下泻，浑身无力，才知道吃的不是蟹，后为向谢仁祖（谢尚）说起这件事，谢仁祖说：“你读《尔雅》不熟，几乎被《劝学》害死。”

任育长（任瞻）年轻时，很有美好的声誉。晋武帝死时，选用一百二十个挽郎，都是一时的俊秀人才，任育长也被选在其中。王安丰（王戎）选女婿，从挽郎中寻求其中优秀者，只选取四候选人，任育长仍然被选其中。他在孩童时，灵秀可爱，当时人说他的影子也是美好的。自从过江之后，便神志不清。王导请先渡江南下的当时贤达都到石头城迎接他，还像以前那样接待他，但一见面就觉得他有些异常。大家在席间坐好，摆上茶，任育长就问别人说：“这是茶呢，还是茗呢？”他觉得众人有异样表情，就自己申明道：“我刚才问的是热茶还是冷茶。”他曾经从棺材铺走过，就流涕悲哀。王导听说后说：“这是有情感上的痴呆。”

谢虎子（谢据，小字虎子）曾爬到屋上去熏老鼠。他儿子胡儿（谢郎）无从知道父亲做了这件事，听别人说愚蠢的人有做此事的，就对这样事加以戏笑。他时常说起这件事，不只说过一次。太傅谢安知道他不了解此事来由之后，就对胡儿说：“世人以此事毁谤中郎（指谢据，谢安之弟），也有人说我与他一起做此事的。”胡儿听了十分羞惭，关在屋子里一个月不出来。谢安假托而把过错引到自己身上，以此开导胡儿，这可以说是德教。

殷仲堪的父亲得了身虚心悸病，听到床下蚂蚁动，以为

是牛在斗，就心慌发抖。孝武帝不知道病者是殷仲堪的父亲，问殷仲堪说：“有一个姓殷的，病情是这样的吗？”殷仲堪听了流下眼泪，起身说：“这种问题让臣进退维谷。”

虞啸父任孝武帝的侍中，一次孝武帝随便问他：“你在门下省，却一点儿也没听说你有什么献替（指君主的规谏行为）。”虞啸父家住富春，近海，他就以为皇帝是希望他奉献海物，回答说：“天气还暖和，鲞鱼干、虾干等还弄不到，不久就该有所进献了。”孝武帝听了拍手大笑。

荆州刺史王忱死后，朝廷议论中，有人说王国宝应当做荆州刺史。王国宝的主簿连夜呈文报告说：“荆州刺史的事已经定了。”王国宝十分高兴，那天晚上打开衙署阁门，召唤主簿等属官来，话头虽然不谈及做荆州刺史的事，但神色很轻松。天亮后派人打探，完全无此事。他立即叫来主簿，责备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误别人的事？”

惑溺第三十五

魏甄后惠而有色，先为袁熙妻，甚获宠。曹公之屠邺也，令急召甄，左右曰：“五官中将已将去。”公曰：“今年破贼，正为奴。”

荀奉倩与妇至笃，冬月妇病热，乃出中庭自取冷，还以身熨之。妇亡，奉倩后少时亦卒。以是获讥于世。奉倩曰：“妇人德不足称，当以色为主。”裴令闻之，曰：“此乃是兴到之事，非盛德言，冀后人未昧此语。”

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。有男儿名黎民，生载周。充自外还，乳母抱儿在中庭，儿见充喜踊，充就乳母手中鸣之。郭遥望见，谓充爱乳母，即杀之。儿悲思啼泣，不饮它乳，遂死。郭后终无子。

孙秀降晋，晋武帝厚存宠之，妻以姨妹蒯氏，室家甚笃。妻尝妒，乃骂秀为“貉子”。秀大不平，遂不复入。蒯氏大自悔责，请救于帝。时大赦，群臣咸见。既出，帝独留秀，从容谓曰：“天下旷荡，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？”秀免冠而谢，遂为夫妇如初。

韩寿美姿容，贾充辟以为掾。充每聚会，贾女于青琐中看，见寿说之，恒怀存想，发于吟咏。后婢往寿家，具述如此，并言女光丽。寿闻之心动，遂请婢潜修音问。及期往宿。寿跷捷绝人，逾墙而入，家中莫知。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，说

畅有异于常。后会诸吏，闻寿有奇香之气，是外国所贡，一著人则历月不歇。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，余家无此香，疑寿与女通，而垣墙重密，门阁急峻，何由得尔？乃托言有盗，令人修墙。使反，曰：“其余无异，唯东北角如有人迹，而墙高，非人所逾。”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。即以状对。充秘之，以女妻寿。

王安丰妇常卿安丰。安丰曰：“妇人卿婿，于礼为不敬，后勿复尔。”妇曰：“亲卿爱卿，是以卿卿。我不卿卿，谁当卿卿？”遂恒听之。

王丞相有幸妾姓雷，颇预政事，纳货。蔡公谓之“雷尚书”。

【译文】

魏文帝的甄皇后聪慧而又美丽，原先是彭熙的妻子，十分受宠爱。曹操攻破邺城时，命令急速召来甄氏，侍从说：“五官中郎（曹丕）已经把她带走了。”曹操说：“我今年破贼，就是为了这个女人。”

荀奉倩（荀粲，字奉倩）与妻子情深意重，冬天妻子坐热病，他就走出屋子在院中把自己冻凉，回屋再用身子贴住妻子。妻子死了，荀奉倩没多久也死了，因此招来世人的讥讽。荀奉倩曾说：“妇人的德行不值得称道，应当以姿色为主。”裴楷听了这话就说：“这其实是一时兴趣所至说的，不是符合美德标准的言辞，希望后来的人不要被这种话蒙蔽。”

贾公闾（贾充，字公闾）的后妻郭氏性极妒忌。她有个男孩名叫黎民，生下来才一周岁。贾公闾有一天从外边回来，

乳母抱着孩子在庭院里，孩子见到父亲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贾公闾便凑近在乳母手中吻了吻儿子。郭远远望见，以为贾公闾喜爱乳母，就把乳母杀了。孩子悲伤地想念乳母而哭泣，不饮别人的乳汁，就死了。郭氏后来最终也没有儿子。

孙秀投降晋朝后，晋武帝很爱重他，把姨妹蒯氏嫁给了他，夫妻情意深厚。孙秀妻子曾妒性发作，就骂孙秀为“貉子”。孙秀心中大为不满，于是不再入内室。蒯氏非常后悔自责，向晋武帝请求帮助。当时正值大赦，群臣都进宫朝见。臣子们走后，晋武帝唯独留下孙秀，很轻松地对他说：“现在天下宽宏浩荡（指大赦宽大），蒯夫人可否也按此例而宽容呢？”孙秀脱下冠带表示谢罪，于是夫妻关系和好如初。

韩寿姿态容貌都很美，贾充征召他为属官。贾充每次与属官聚会时，他的女儿都从格窗中偷看，看见韩寿，就喜欢上了他，心里总想念他，在吟咏中也表露出来。后来婢女到韩寿家中，详细叙述了这些情形，并说贾家姑娘长得光彩艳丽。韩寿听了这些春心涌动，于是请婢女暗中传递音讯。到了约定时间，韩寿就到贾充女儿处过夜。韩寿身体轻便敏捷，超过常人，跳墙而入，贾家没有人知道。从此时起，贾充发觉女儿总是盛妆打扮，喜悦畅快的样子不同于往常。后来，贾充会见众吏时，闻到韩寿身上有一种奇特的香味，是外国进贡的香料味，这种香味一沾在人身上就过几个月散不尽。贾充想，这种香料武帝只赐给了自己和陈骞，别人家里没有这种香料，就怀疑韩寿与自己女儿私通了；可是垣墙重叠严密，大门小门都关闭严紧，韩寿从哪儿进来的呢？便假称发现被盗，令人去修墙。派去的人回来说：“其他地方没有异常，只

有东北角好像有人爬的痕迹，可是墙很高，不是人所能逾越的。”贾充就对女儿身边的婢女审问，婢女就把事情过程都交待出来了。贾充对此没有声张，把女儿嫁给了韩寿。

王安丰（王戎）的妻子总是称王安丰为“卿”，王安丰说：“女人称丈夫为卿，从礼教说是不敬的，以后不要再这样叫了。”妻子说：“亲卿爱卿，因此称你为卿，我不称你卿，还有谁称你为卿呢？”于是王安丰就听任她这么叫了。

王导有个爱妾姓雷，很喜欢干预政事，从而受贿。蔡谟称她为“雷尚书”。

仇隙第三十六

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，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。后秀为中书令，岳省内见之，因唤曰：“孙令，忆畴昔周旋不？”秀曰：“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”岳于是始知必不免。后收石崇、欧阳坚石，同日收岳。石先送市，亦不相知。潘后至，石谓潘曰：“安仁，卿亦复尔邪？”潘曰：“可谓‘白首同所归’。”潘《金谷集诗》云：“投分寄石友，白首同所归。”乃成其讖。

刘琦兄弟少时为王恺所憎，尝召二人宿，欲默除之。令作阌，阌毕，垂加害矣。石崇素与琦、琨善，闻就恺宿，知当有变，便夜往诣恺，问二刘所在。恺卒迫不得讳，答曰：“在后斋中眠。”石便径入，自牵出，同车而去。语曰：“少年，何以轻就人宿？”

王大将军执司马愨王，夜遣世将载王于车而杀之，当时不尽知也。虽愨王家亦未之皆悉，而无忌兄弟皆稚。王胡之与无忌长甚相匿。胡之尝共游，无忌入告母，请为饌。母流涕曰：“王敦昔肆酷汝父，假手世将。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，王氏门强，汝兄弟尚幼，不欲使此声著，盖以避祸耳。”无忌惊号，抽刃而出，胡之去已远。

应镇南作荆〔江〕州，王修载、谯王子无忌同至新亭与别。坐上宾甚多，不悟二人俱到。有一客道：“谯王丞致祸，非大将军意，正是平南所为耳。”无忌因夺直兵参军刀，便欲

斫修载。走投水，舸上人接取得免。

王右军素轻蓝田，蓝田晚节论誉转重，右军尤不平。蓝田于会稽丁艰，停山阴治丧。右军代为郡，屡言出吊，连日不果。后诣门自通，主人既哭，不前而去，以陵辱之。于是彼此嫌隙大构。后蓝田临扬州，右军尚在郡。初得消息，遣一参军诣朝廷，求分会稽为越州。使人受意失旨，大为时贤所笑。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，以先有隙，令自为其宜。右军遂称疾去郡，以愤慨至终。

王东亭与孝伯语，后渐异。孝伯谓东亭曰：“卿便不可复测！”答曰：“王陵廷争，陈平从默，但问克终云何耳。”

王孝伯死，悬其首于大桁。司马太傅命驾出至标所，孰视首，曰：“卿何故趣，欲杀我邪？”

桓玄将篡，桓修欲因玄在修母所袭之。庾夫人云：“汝等近过我余年，我养之，不忍见行此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孙秀既恨石崇不肯给绿珠，又恨潘岳从前不以礼相待。后来孙秀任中书令，潘岳在中书省遇上他，就打招呼说：“孙令，记得往昔的交往吗？”孙秀借用《诗经》中的话说：“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”潘岳于是才知道一定免不了报复，后来孙秀收捕石崇、欧阳建，同一天又收捕了潘岳。石崇先被送到市上，互相间也不知道。潘岳后到，石崇对潘岳说：“安仁，你也这样了吗？”潘岳说：“真所谓‘白首同所归’！”潘岳在《金谷集诗》中曾写道：“投分寄石友，白首同所归。”这诗句竟成了讖语。

刘琦兄弟俩年轻时，被王恺憎恨。王恺曾经召他们俩到家中过夜，想暗中除掉他们。王恺令人挖坑，挖好后，就要加害他们。石崇一向与刘舆、刘琨要好，听说他们到王恺家过夜，知道其中必有变故，就连夜去拜防王恺，问刘氏兄弟在哪里。王恺仓猝间不能隐瞒，只好答：“在后屋睡觉。”石崇就径直进去，亲手拉他们出来，同车离去。他对刘氏兄弟说：“年轻人，怎能轻易到别人家过夜！”

大将军王敦抓住了司马愨王（司马丞），夜里派王世将（王廙）把司马愨王载于车上杀了他，当时人并不都知道这件事。即使愨王家也不是都知道这件事，而愨王的儿子司马无忌兄弟二人都还年幼。王世将的儿子王胡之与司马无忌长大后相互间十分亲密，王胡之曾与司马无忌一同游戏，司马无忌进屋告诉母亲，请为他们准备酒食。母亲流着泪说：“王敦从前肆意残害你的父亲，是借王世将手干的。我多年来不告诉你，是因为王家势力强，你们兄弟还年幼，不想使此事张扬开，只是为了避免横祸而已。”司马无忌听了惊叫起来，拔刀而出，但王胡之已经远去了。

应詹做江州刺史，王修载（王耆之）和谯王司马丞的儿子司马无忌一同来到新亭与他告别。座上宾客很多，想不到二人都到了。有一个客人说：“谯王司马丞遭祸，不是大将军王敦的主意，只是平南将军王廙所为。”司马无忌就夺取值班参军的刀，便要砍王修载。王修载逃走跳入水中，船上的人把他捞上来，才得免于一死。

王羲之一向轻视王述，而王述晚年声誉变得高起来，王羲之尤其不服。王述在会稽内史任上遭遇母亲丧事，停留在

山阴办丧事。王羲之接替王述做会稽内史，几次说要出门去王述家吊唁，一连几日都未成行。后来王羲之上门通报吊丧，主人王述按礼哀哭之后，王羲之不上前吊唁而离去，以此侮辱王述。于是彼此矛盾日深。后来，王述任扬州刺史，王羲之仍在会稽内史任上。刚得到这个消息，王羲之就派了一个参军到朝廷去，请求分出会稽郡为越州。派的使者接受了差遣却忘记了旨意，很为当时的贤达们所讥笑。王述暗中派他的从事向朝廷列举会稽郡的诸多不法事实，因原来两人有矛盾，朝廷就让王羲之自己做适当处理。王羲之便托病离开会稽郡，以愤慨告终。

王珣与王恭交谈，后来逐渐出现分歧。王恭对王珣说：“你就让人不可捉摸！”王珣回答说：“汉代王陵在朝堂上直言谏争，而陈平顺从缄默，虽然方式不一样，只问最终结果什么样的罢了。”

王恭死后，朝廷把他的首级悬在朱雀桥上。司马道子命人驾车出行到悬挂首级的高杆处，仔细看了看首级，说：“你何故急着要杀我呀？”

桓玄将要篡位，桓修想趁桓玄在桓修母亲处时袭击他。庾夫人说：“你们都已接近我过完晚年的时候了，我抚养了他，不忍看见发生这样的事。”